魏志曰管寧但着布裙
宋書曰羊欣字敬元年二十時五獻之芳吳興太守
甚知愛之欣嘗夏月着親絹裙晝寢現之人縣見
之書裙數幅而子欣書本工因此弥善
齊書曰奧後侯子響不道帝以兵圍之有司奏子
響籍賜為蜎氏子響容作蜜數紙藏妃王氏羣腰
中具自申明玄輕舫還關而不得見此舌之深佳顧
衿之無使竹帛齊交父子父有害子之名
後魏書曰河間人齊興太武政赫連昌帝以徵服入
其城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繇之架帝乘而
上因比得枝於齊有力焉
北齊書曰世祖為胡皇后造貞珠裙積所費不可服
計被火燒之
晉東宮旧是日黃太子納妃有絳紗複裙絳碧結綬
複一裙冉碧紗紱雙裙碧紗文雙裙碧紗文繡纓
雙裙子碧紗穀雙裙冉碧杯文雙裙
山陵故事曰梓宮有綢絳雙裙無腰
晉宋舊事曰崇進皇太后為太后皇太后有絳碧綃
雙裙絳綃褥綃絳紗複裙自綃裙
四王起事曰惠帝還洛陽得鹿犢車一乘以單帛裙

為愊河東記曰西河無蠶婦女着碧縝裙上加細布裳

秦州記曰婦人着裙刺乃三千餘幅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孟卓字君儒少脩苦之志着單裙十年不換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織成下裙列女傳曰梁鴻妻孟光布裙荊釵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五女皆布裙無緣裙四等

真人內傳曰南極夫人被錦服青羽裙

俗說曰車武子婦大妬夜恒出掩襲車後乎其婦兄嶷慰夜宿共眠取一絳裙掛着屏風上其婦果来扱刀逕上牀發欲刃牀上人定看乃是其兄於是慙羞而退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懽欣紈素三條裙

東哲近遊賦曰着紫綈之裨筵又曰帽有四角之隆裙有三條之紱

裩

晉書曰王澄之荊州送者傾城澄脫衣着犢鼻上尉取鵲鷟音雀傍若無人

晉記曰容請劉伶值其裸袒因責伶伶笑曰吾以

天為屋以屋為褌諸君不當入何怨乎

宋書曰桂陽侯義融孫晃字茂德性庸鄙為郢州刺史暑月露褌上廳事

梁書曰周弘正善玄理為世所宗臧法師於閒善等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著紅褌錦紋髻踞閔而師疑一非世人規相狎弘正後為左民尚書夏月着燭皁褌衣朱衣為有司所奏彈其放達如此

又曰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蛮國中擲搏無褌褰露於脩輩所侮及平曾休裂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褌其外並賜軍士不少入室

又曰謝幾卿性通脫在省署夜着犢皁褌每門生登閣通飲酒酣呼為有司紀奏坐免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与卓文君至成都逐相謀還成都賣酒相如自着犢皁褌滌器以恥王孫也

世說曰范宣潔行廉約韓伯字為穆章太守遺百疋絹不受減五十疋淳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韓後每范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耶范笑而受之

阮籍大人先生傳曰羣虱之處褌逃于深縫自以為吉宅君子之處褌中何異虱處褌中乎

竹林七賢論曰諸阮皆儒孝富時財唯阮咸好酒家
貧俗七月十日曬夜諸阮庭中並列綈錦成以長竿
桂擲阜布視人問之曰未能免俗聊復尔耳
語林曰桓宣武性儉着故褌上馬不周視敗五形遂
露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屨 舃 鞾

釋名曰屨禮也飾足所以為禮亦曰抱也所以抱足也

複其下曰舃了腊也久立地濕故複其下使腊也不供言賤易有宜各自畜不假借之也

齊人曰摶借猶把鮓麁之貌也曰麁絲麻常草皆問名麁麁措也言所以安措足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文曰屨緌紟謂之綦
廣雅足所也斀小兒履也
世本曰於則作屨扉於則黃帝臣草曰非麻曰屨也
方言曰絲作之屨作之不借組者謂之屨屨朝鮮洌水之上謂之邛南方江沔之間㑹謂之粗梁㠯下支反一音尽屨其通語也徐土邳沂之間今下邳音沂謂之邛角兩綌上兩下爽開之東西或謂之綌或謂之綀其通語也
史記曰張良嘗遊於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墮其屨圯下謂良曰孺子下取之父曰屨我良業為取中屨屨有上無下足尽尽践地道中人笑之
又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誇楚為瑇瑁簪刀劒之以室飾以珠玉而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屨趙使大慙
又曰淳于髡曰杯盤狼籍屨舄交錯
漢書曰王莽好高冠長劒屨
又曰鄭宗哀帝擢為尚書屨声僕射数諫爭每

見曳革屨上等曰我識鄭尚書屨声
魏志曰曹公令曰議者以詞廟當鮮屨吾受錫命
帶劒不解上殿今有事于廟而屨是尊光公而替
王命敬父祖而簡君王也吾不敢脫屨上殿
蜀記曰先主少孤識屨為業曹詈罵云賣屨舍
長
又曰列琰妻胡入賀太后后持留胡經月乃出胡
有美色琰疑其与後主有私呼卒伍百過胡以屨
搏面胡具以言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過妻之
人面非受校之地琰意充弃市
晉書曰夜武庫火累代之宝皆為孔子屨漢祖斬
蛇劒王莽頭拜失
又曰符健時霖雨河水溢浦津監冠登得一屨於
河長七尺三寸内指跡長一尺深三寸
續晉漢陽春秋曰江州刺史王弘造陶明淵無屨
弘從人脫屨以給之語左右為彭澤作屨左右請
度淵明於衆坐申脚令度及屨至着而不疑
晉惠帝起居注曰帝還洛陽至陵下謁無屨取
左右屨着下拜
趙録曰佛圖澄卒葬後郭門吏報石季龍云是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㪷一屨西去季竜發其墓唯見一屨与一石
後魏書曰王遵業從容恬素若屨丘園裳着穿
屨好事者多數新屨以學之
宋書曰益州道士郗碩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
因卧而死後人見硯在荆州明上一隻故屨縛在脚
而行其疾遂不知所之
齊書曰高祖儉素宮人盡令着紫絲屨太公賈屨
之書曰行必慮正
六韜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懐仁而善謀冠雖弊禮
加於首屨雖新法以踐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
又曰昔帝堯天下黼衣絓屨下不便為也
晏子曰公問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時公繁刑晏子曰
踊貴屨賤公愀然遂緩刑
又曰景公為屨飾以金玉服以聽朝屨重僕不能
舉之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古之制衣服冬軽而暖夏
重而清金玉之屨是重而寒也公入徹屨
孫卿子曰大布之衣粗紃之屨可以養体也
莊子曰儒者冠者知天時屨方屨者知地刑

又曰曾子居承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

韓子曰鄭人有欲買屨者先自度足而置其坐往市而忘操之見屨乃曰吾亡度足乃歸取之市罷不得屨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

又曰文王屨係解視左右尽賢無可使係者因俛而係人

又曰魯人身善織屨其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餙足也帝越人跣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欲不窮可得乎

賈子曰天子黑方屨諸侯素方大夫素圓屨

賈誼書曰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屨決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此一踦屨乎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屨哉悉與偕出弗與俱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弃者

又曰屨雖鮮弗加之於枕冠雖弊弗以首屨

又曰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詔置酒享群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群臣陳屨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侯聞之者莫不太息及一世即位皆知天下必弃之

淮南子曰禹之趹時冠挂而拂頯屨遺而不取

塩鉄論曰古者庶人鹿菲草屨令富者帛沓絲屨
風俗通論数曰蹻者奇也屨曰之一也
夢書曰屨韈為子属体末也若夢得屨韈者必有子
息也屨者為男韈者為女也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弟上遺同心七寶
綦屨
又曰度安世年十五為成帝侍郎常着輕絲屨
又曰匡衡色人有說詩者衡從與語質疑邑人推
服到以屨而去
拾遺録曰穆王起春霄之宮西王母来正納毋豹文
履
魏武帝遺令曰諸舍中可學作組屨賣之
又内式令曰吏民多製衣文綃之服屨絲不得過降
紫金黄絲織屨前於江陵得雜綵絲屨以與家的
當着畫此屨不得效作也
晋令曰士卒百工屨色無過緑青白婢屨色無過
紅青古儈古会切賣者皆着巾帖額題所儈賣者
及姓名一足着黒屨一足着白屨
東宮舊事曰太子妃有絳地絞屨一緉
漢舊儀曰乘輿帶七尺斬蛇劒屨虎尾約屨

漢舊徐乾古履儀曰正會大司馬問劒履上殿議徐言所以遂見從者履上殿時人凡咸譏云古無履但有舄當着舄上殿不宜着履案周禮天王赤舄黑舄后素舄履鄭君注曰複下曰舄單下曰履是則古有履也蔡謨荅台符分別履舄之名事曰被符小會義注侍臣劒履升殿而斡虞決疑言劒履之名宜審謹案今時所謂履者自漢以前皆名屨古外有二履傳曰踊遺履賤禮曰戶外屨賤者猶足所履踐耳詩云賈誼曰冠雖弊不以履履者一物之別也名履者足紀之蔕履可以履霜舄者一物之別也名履者足

跣之通稱古先代以來優崇重臣言劒履則包舄也又大臣昇殿不唯朝會或私覿獨見臨時所着不必是舄故摠言履以明不跣而已斡虞中朝宿臣多識往行親覩其禮退而書之即是晉之故典令決疑言舄者書時事也議注言履者牽摠明也尋文摠意所稱雖異其制一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虨仕州為治中當元會至曉不朝化為白鵠至閤前迴翔欲不威儀以帚撏之得一雙履虨驚還就列內左右莫不駭異時少隙為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聞遂至誅滅

荆州記曰興安水邊平石上有石屨

搜神記曰宮亭湖有一佑客下都經其下見二女子云可為妾買兩綿絲屨自孚相報佑客至都與置之一籍置屨在內留廟下中去無一書一刀忌而和留之及下去以乘舟忽有鯉魚躍入部之得刀與書

幽明錄曰晉太寧元年餘杭人姓王夫其名往上舍過廟乞福既去已行五六里嫺復更反取一白衣持屨孚至云當使還君化為鵠飛入因中

列仙傳曰肅父巢州人在曲周市補屨數十年不老人奇

又曰昭帝既葬鉤弋夫人空棺無屍但有絲屨

列異傳曰胡毋理為太山府君齎書詣河伯貼其書絲屨其精巧也

漢武內傳曰七月日七西王母降復玄瓊鳳文之舄

列女傳曰翟方進學於京師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一織屨以給之

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終自齊適楚楚王欵矣為相其妻子曰家織屨以食淡然而無為樂在其中矣謝者奏嘉與婦叔書曰今杜虎龍組緹屨一

綱

高文帝惠婦與文惠書曰今聊奉組生履一兩曹植賀冬表曰獻白文履七緉要百副崔寔四民曰令曰八月制常履十月作白履劉楨魯都賦曰纖羅履綵燭鮮新表以文組綴以朱蠙曹植洛神賦曰踐遠遊之人履曳霜綃之輕裙古樂府詩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張華輕薄篇曰足下黃金履乎中雙莫耶甄述女詩曰足躡承雲履豐趺踏春錦

古詩曰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傳玄履銘曰戒之哉念履正無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之徵

賈誼吊屈原文曰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嗟若先生獨離此屢兮

舃

崔豹古今注曰舃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汎溺也方言曰履中有木者謂之複舃自關而東謂之複其也單者謂之宛下單者謂之鞮詩曰公孫碩膚赤舃几：

又南有嘉魚車攻曰赤芾金舄箋云金舄黃朱色也
周禮天官下曰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
赤繶黃繶青句素履葛屨鄭氏曰王吉服有九舄有
也王后以服六唯祭服有舄三等赤舄為上兔服之兒
亦云司為下綠繶者億正司農云赤繶黃繶黃繶以黃
王傳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所遺羽翠被
以翠羽豹舄以豹皮為優執鞭以出
三里六服圖曰複下曰舄單下曰履下夏葛冬皮也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時衣翠衣帶玉厠王劒屨僑
舄
典論曰中長侍張讓子奉為太乙令與人飲酒輒
制引衣掌發路刑体以為戲樂將罷又乱其舄履
無不顛倒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履文鳳之舄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琅琊阜鄉人秦始皇請見與
語三日三夜賜璧千萬出於阜鄉皆置去留書以
赤玉舄一枚以報
拾遺録曰秦王子嬰寢於望夷宮夜夢有一人長
丈髮鬚髯絶青納玉舄而乘丹車告云天下當乱
王乃殺趙所夢則始皇之灵所着舄則安期所遺
者

列仙傳曰黃帝葬橋山崩無尸唯劒舄存
衡波傳曰足履萬錢舄漂如日光宛如游龍
風俗通曰孝文身履華舄而衣戈綈
又曰俗說明帝時尚書郎鄭令王喬每月朔常
詣台一朝帝怪其求數而無車馬密令太史候
望言臨至時常雙亮從東南飛來因牽羅得一
雙舄使上方識是四年中所賜尚書履也
杜氏幽求曰裒衣博帶高冠原舄佩以珠璣結之
纓雞陳恩王七啓曰金華之舄動跐遺光

韈

說文曰韈足也
釋名曰韈在脚也
左傳曰衛侯諸大夫飲酒褚声子韈而登席公怒
帝王世記曰武王伐紂行至商山韈係解五人在前
莫肯以係皆曰臣所以事君非為係韈
漢書曰中山王来朝成帝賜食後飽起下韈係解
成帝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
又曰景帝時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延中公
卿尽以會張釋之為廷尉王生頃曰吾韈解為我
結韈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独柰何辱張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王亡益於張廷尉
方今天下名昌吾故願聊使廷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
聞之賢王告而重釋之
東觀漢記曰和帝召諸儒侍中賈逵黃香相難罷
朝特頒賜履韈
文子曰均為縞也或為冠或為韈則履之
又曰文王伐崇至墟而韈係解文王自結之
太公聞焉文王曰吾聞所與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之 漢舊儀曰凡齊玄豹韈耕
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之
用青韈

會稽典録曰賀邵為人美容止與人交久益敬之在
官府常著韈希見其足
曹植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韈生塵也
崔浩文儀曰近古婦人冬至日進履韈於舅姑
張衡南都賦曰羅韈躡跡而容與
皇甫規與馬融書曰勤上韈一量以通微薄奉嘉
婦與嘉書曰今奉細布韈二量
高文惠婦與文書今奉織成韈一量
曹植賀冬表曰獻韈七量并為韈頌曰王趾既御履
和稻與行其與録邁動以福井

後漢崔駰作蠶銘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八

服章部十五

屨　屐　屣

鞮　屩　屧

屨

釋名曰屨拘也所以拘足也

說文曰屨履也一曰鞮也

詩曰葛屨五兩冠緌雙止

又葛屨曰糾糾可以履霜　夏葛屨冬皮履莫非所以履霜

周禮曰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繶黃繶

青句表緦葛複下曰罩古人言緦以通複緦以通於罩句當為絢亦黃之系為下言也辨內外命夫命婦之緦功緦次命婦散緦去飾着

大戴禮曰入於戶朱綎越緦是高紫之行也

禮曰侍坐於長者緦不上堂解緦不敢當階就緦跪而舉之屏於側向長者而緦跪而遷緦俯而納緦

又曰戶外有二緦言聞則如言不聞則不如毋踐緦毋也踖席

又曰國家靡君子屨絲緦

佐傳曰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具匠且匠齊地見大承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丞人立而啼公惧墜於車傷足喪屨及誅於徒人費得鞭之見血

又曰使楚子申舟射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及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乃殺之楚子聞一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劒及於寢門之外

又曰齊晉戰于鞌郤克傷於天流血及屨未絕跣音

又曰吳伐越三子禦之大敗之虜姑浮以戈擊闔廬（姑大夫闔廬越浮吳王）傷將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

穀梁傳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宣公殺赤而非之（宣公殺子赤叔肸非責云）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孟子曰許行自楚之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捆音閫猶叩椓世織屨欲使堅故叩之賈屨履也）

屐

釋名曰屐搘以賤泥也為雨足搘以踐汎也帛屨作之如蹻者也不曰帛屐者蹻不可以踐泥屐可以踐泥也故謂之屐

屐

漢書曰袁益吳三王使圍守之乃力決悵直出屐行七十里

東觀漢記曰范升奏云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我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屐昇于華轂

晉書曰宣王初郤追諸葛於關中多蒺藜乃使軍吏二千人著軟材木屐前行然後晉宣帝雜教云當預作太平木屐遂賤時有蒺藜屐行蒺藜悉著屐底

又曰謝安遣弟石及從子玄征苻堅所在充安方對一客圍碁石有驛書到碁畢還內過戶限心喜不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疫一折齧

又曰王述性急當食雞子著刺之不得便怒擲於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以屐齧踏之不得嗔甚掇口中嚼而吐之

又曰祖約好材阮孚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皆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蠟屐困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又曰石勒擊劉曜使人着鐵屐施釘登城

晉中興徵祥說曰舊為屐者齧皆達名露外秦元中忽不復徹名陰亦服妖也識者以為外謀也必有陰謀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有因謀之事及隆安以遂致大乱

宋書曰謝靈運好山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上齒下則去其後齒

又曰虞玩之高帝鎮東府朝逮致敬玩之為少府猶蹲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針銳笑斷以苦接之問曰即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

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竟不易辨高帝咨嗟因賜以
新屐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思華俱重俱著
簪齘席復以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
又曰劉疑之有嘗認其看屐笑曰僕着已敗今家
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送還不肯復取
齊書曰沈麟士昔嘗行路憐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
是卿屐耶即跣而反憐人得屐送前者還之憐士
曰非卿以屐耶笑而受之
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盜發古塚者傳曰是楚王琢
獲王屐王屏風
梁書曰范廉為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儉薄材客
於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及為屐斷以喻廉
曰刺鼻不知健面不知賊鑿作步數持此得勝人
譏其不計恥辱以取名位
論語隱義注曰孔子至蔡解於客舍人夜有取孔子
一隻屐去盜者置屐於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
與凡人屐異
孔叢子曰孔穿抾方屐見平原君
宋元嘉起居注曰劉禎彈廣州刺史為朗賊有白
荆屐六七十量

風俗通曰延嘉中京師長者皆着木屐女始嫁作添
畫屐五色綵為緣後稍用絲漸以微細貴賤通服
屐之像
世說曰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屐問訊甚修外生
禮及嘉賓死着高屐儀容軽怪每命坐皆云有事
不假坐
郗公慨然曰若使嘉賓不死鼠輩敢尔
語林曰鄭玄在馬融門不業成辞帰融心忌之鄭玄
亦疑有追乃坐橋下擾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
玄在上下水上而擾木比必死矣遂罷追矣竟以免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人盜其筍隨行見恐盜
者貪絜屐而歸
皇甫謐高士傳曰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於
庭首不着布身無單衣足着木屐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女布裳木屐
秦記曰符健皇始四年新平縣有長人見語民張
靖曰符一氏應天受命當太平健以為妖妄下靖
獄是月河渭蒲以坂津堅寢登於河中得隻屐長
七尺二寸称屐五指長尺餘指尺深寸登以獻健因
赦靖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九眞軍安縣女子乳長數
長尺嫁入山聚羣盜常着金擒踶屐
庾仲雍荆州記云劉盛公枝江人桓司空臨州与上
佐遊於灵溪盛公詣市還着皂盖布裙以杖荷屐
詣桓司空
神仙傳曰左慈見孫討逆着鞭駈馬慈着木屐策
杖徐足然中不能及乃止
搜神記曰昔作屐婦人圓頭男子方頭盖作意欲
別男女也太康婦人皆方頭屐与男無別
集異記曰廣平游先期妄見一人着亦袴褶知是其
魅乃以刀斫之乃死良人方変是所常着屐
異苑曰介子推逃禄隱亦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
伐而製屐每懐服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
之称将起於此
又曰丹陽縣有棗枯廟枯生時有道術能着屐行水
上後負道法婿怒殺之投其屍於水上乃随波流漂
至今廟處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髣然有屐
夢書曰麛屐為使令卑賤類也夢得麛屐得僮使
也
王褒僮約曰持斧入山斬轅裁轅若有餘材當作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几木屐

屐

說文曰屐鞮屬也鞮革履也

史記曰漢孝武帝云使朕誠淳如黃帝弃妻子如脫

屣耳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賓客盈坐聞王

到倒屣迎之

後漢書曰皇甫規有當世重望卿人有行賄為郡守

謁規、卧不起聞王符至遂倒屣而迎

春秋後語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

朝歌紂之所都今衛州地引車避下謁之田子方不為禮太子擊

因問曰今富貴者驕入乎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

驕則失國大夫而驕則失家富貴者安敢驕人貧賤

驕人耳行不合言不從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太子

不懌而去

淮南子曰堯之天下也年衰志悶牽天下而傳之舜

猶却行而脫屣

孟子曰舜視弃天下猶弃弊屣也

世說曰何晏為吏部尚書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倒

屣迎之

鞾 與靴同

釋名曰鞾本胡也趙武灵王始服之
北齊書曰鄭太妃初與神武避葛榮同走拜州負困
燃馬屎自作鞾
又曰任王諧為拜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
馬人換其新靴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諧召城
外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劫害遺
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作者比靴向
後魏書曰有人遺趙黃靴數百枚柔與子曰善明
妻家如其語捕獲一時稱明察
魏之於市有人從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
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
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
唐書曰建中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
之季父母也上見之方徒而鞾
鄭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着五綵織成
靴
列仙傳曰仙人文賓太上丘人也賣靴為業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足下織成靴一量
慕容晃與頹和書曰今致繡靴一量

傳咸表曰涼州民先辦裝靴從軍之物然後作衣

蹻音腳

說文曰蹻足也

釋名曰蹻草履也出行着之蹻輕便因以為名也

春秋後語曰趙相虞卿躡蹻檐登来說孝成王一

說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故號虞

卿

謝承後漢曰江夏劉勤字伯家貧作蹻供食常作

一量履斷勤買不賣出行妻賣以釋未勤歸炊

熟恠問何所得未妻以實告勤責曰妻賣貶物期

取其直也因弃不食仕至司徒

宋書曰劉敬宣嘗夜燎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屩於

也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寸巫已經人着耳鼻間並

欲壞頃之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又敬宣為其所害

又曰張暢在彭城為魏太武所圍太武遺李孝伯

至城欲與暢語李伯曰君南土膏粱河為着屩君

而看比使将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武成為愧但

以不武受命統軍我陣之間不容綏服

齊書曰沈瑀為餘姚令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曰

彰別瑀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疑貴人悉使著芒

僑粗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輒加榜捶
又曰褚彥回初有清峯宋元嘉末魏軍逼　歩百
姓成負擔而亡時父湛之為丹陽尹使其子第並
着芒僑於斉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彦
回時年十余甚有慙色
梁書曰侯景即位童謡曰脫青袍着芒僑荊州天
子挺應着
又曰何點方尚書秉紫車囓草僑恣心所適致醉
而歸陳書曰沈衆武帝時無起部尚書監起太極
殿恒卧布袍芒僑以麻繩為帶朝士咸共請其所
為
梁書曰臨川王宏着修過度後庭数百人皆幾
天下之選所倖江無晨服玩侔於斉東昏潘妃宝
寀直千萬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九

服用部一

帳　幔　幌　幢　牀　檐　青　盧

帳

釋名曰帳張也張施於牀上也小張曰斗形如覆斗也尒雅曰幬謂之帳

史記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不冠不見也上耳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漢書曰方朔曰陛下城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帳甲乙帳名贊曰造甲燔之於四達之衢
帳乙之帳絡以隨珠
東觀漢記曰馮魴求中上行事諸國勑魴車駕
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士上詔南宮複道
多惡風寒老人居之
且病靡音肥風病苦內者多取帷帳東西竟塞諸窻望
今致審漢官儀曰祭天有絁幄帳
魏畧曰大秦國織成五色帳又以明月夜先珠帳
又吳時外國傳曰條國王作白珠交結帳
魏志曰呂布將辞袁紹還洛欲殺之明日當發紹
遣甲兵三十人辞以送布：使止於帳側偽使人
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去而兵不覺夜半
兵乱斫布床被謂為已死明旦詔訊問知布尚在

事見樂部

又曰太祖悕壞郎補納內
又曰典常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数百人
常統帳晝立侍終日夜帳左右
又曰曹爽從帝朝高平陵司馬宣王語爽曰陛
在外不可終宿促送帳幔詣行在也
吳志曰將欽守公布拜左護軍摧當入其內毋
疏帳縹被摧勤其貴而守約勑御府為毋作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被段易惟悵晉令曰錦悵為禁物
晉後畧曰張方兵入洛陽御宝織成流蘇武悵皆
割分為馬韉矣
晉令曰元帝時奏太極殿施絳帳帝詔曰漢文以
上書皂囊為惟冬可青布夏青疏
又曰桓玄小會於有堂殿施絳綾帳鏤黃金龍
衢五色羽葆流蘇群臣切相語曰比頗以輬車亦
王奔仙善蓋之流
沈約宋書曰高祖圍廣固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
色以飛入高祖帳中胡笳蕃起賀曰蒼黑胡虜之色
齊書高祖儉素內毀施黃紗帳
又曰土谷渾王河南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旨
子悵即穹廬也
隨書曰煬帝北巡欲誇戎狄令宇文愷為大悵其
下坐数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
客侍衛者数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多修忽
有若人切戎狄見之莫不驚駭
唐書曰高祖時吳王杜伏威獻竹悵上以勞人不
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畢可汗衙帳無故自破高祖曰此何祥也
內史令蕭瑀進曰昔魏文帝幸許昌城門無故自
壞帝惡之而還其年文帝崩始畢帳壞即其數
也高祖然之
抱朴子曰蔡伯喈到江東得論衡中國諸儒竟其
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求其帳中隱處果得之
傳子曰太祖武皇帝（魏武帝）愍嫁娶之僭上公主適
人不過皂帳
郭子曰許侍中碩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常夜
在丞相許戲二人勸極丞相便使人已帳中眠
碩至曉猶展轉不得熟寐許上床便大鼾丞相語
諸客曰此中亦是難眠處耳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熟絳絹埵
又曰東齊夏施烏紗單帳四幸坊洗馬坊練帳
三甫事曰秦時參奢綈帳綺綃土木珠紫
漢武故事曰上以瑠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
珍寶為一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桓譚新論曰李少君置武帝李夫人神影於帳
中令帝觀之見
燕丹太子曰秦始皇置高漸離於帳中擊筑

又時外國傳曰斯調王作白珠交絓帳金牀上天竺
佛精一舍天竺王見珠園好意欲留焉臣下諫乃止
拾遺録曰蜀先主甘后坐與白絹帳中於外望之如
月下聚雲
益部耆舊傳曰翟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事書
囊以為帳惡聞紈素之聲
神仙傳曰茅君當受神灵之職衆賓皆至忽然
有素繒帳於屋下數數重白甄金案杯人皆飽
醉
又曰茅君仙去民為立廟茅在帳中與人言
鄴中記曰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錦流蘇斗
帳四自然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青綈光錦
或用緋綈登高文綿或用紫綈大小錦緣以房子錦
白二十斤白纏裹名為裹複帳四角安純金銀鏤
金香炉以石黑燒集和名香帳頂上安金連花中
懸金薄織成枕囊春秋但綿帳表以五色總為夾
帳下用紗羅成或文綦毋羅紫或穀文為單帳
鄧德明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室經數年尸猶儼
然蒼帳覆之
幽明録曰晉朱黄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天漢開明

有一老公將小兒持箱自通即以兩丸藥賜母拒
之患頓消因以停宿夜中廳事上有五色氣叅天
琴歌清好祖往視一之坐中十帳裏四角及頂上
各有一大珠刑如鵝子明彩炫耀馬融別傳曰融
為通如善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鄙君自
哭服多在後飾常坐高堂施降紗帳前授生徒後列
女樂弟子次相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風俗通曰灵帝好胡服帳京師皆竟為之後董卓擁
胡兵掠宮夜
語林曰劉植石詣崇如廁見有絳文帳大牀茵褥
甚立不得行乃更如他廁
俗語曰桓公玄在南州妾當產晨風應頒帳桓曰
不須作帳可以到夫人故帳與之
世說郗超為桓溫叅軍時謝安王坦之嘗詣溫溫
令超帳中卧聽論事風動帳開見超安笑曰郗生
可謂入幕之賓矣
又曰卞範為陽羊孚於南州數還往卞許云卞疾
動不堪坐卞開帳物裸羊遝上卞床枕入被下
乃迴坐傾脇移尼達幕羊去卞執手曰我弟一理
其鄉莫貧我

魏武遺令曰吾與妓女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練帳一月朝十五輒向帳作樂

古詩曰紅羅複斗帳四角香囊

紫子大七哲曰綿奏內設羅幬繢帳也

江淹別賦曰春宮閉北青苔色秋帳含茲明玄月

孔雅珪北山文曰蕙帳空虛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鶴兮曙

後驚離騷曰翡翠翼羽帳飾高堂

劉玄詩曰慢帳迎秋月

說文曰慢幕也

釋名曰慢、相連綴之言也

廣雅曰慢掩也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壁谷水以繞慢盛土為堤灌城

慢

宋書曰晉安王子鸞叛逆取所乘車除脚以為輦出行常欲褰車帷慢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俱瞻不宜然景雲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平澤中逐鹿章數肋射之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時至今来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開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悒悒使人無氣

又曰柳悛音悛甚重婦人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枝精立畧不敢視僕射張穆與悛押塞而為悛妻賞敬穆每詣悛必先相聞夫人悛每欲見枝但因穆請奏其事隔幔坐妓然後出悛每欲見妓但因穆留月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慢蓋名曰禮將不躬禮以知士卒寒暑也

軍令曰戰時皆取般上布慢布衣漬水中積聚之賤有炬炎前以掩滅之

拾遺録曰周穆王時鳥章錦慢者摩連國獻烏錦文如鴝翔

又曰吳主趙夫人巧紗無雙權居昭陽宮倦乃褰以紫綃之惟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曆其思烏荅曰妾欲窮盧盡思能使人綃惟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一侍者飄然自凉為若取風而行權称善夫人乃折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之弦百絶百續乃織為羅穀

累月而成裁之為慢內外視之飄颻如烟氣輕動而
房內自涼時權尚軍旅常以此慢自隨以為征幕
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內文添枕中謂之絲絕
秦記曰符堅以太尚常逞毋宋轉其父業得周
官音義乃絕家立講堂書生百人隔紗慢而授
業焉
陸機別傳曰機嘗黑慢繞車手決不開至明見
誅
世說曰庾太尉亮有兒年數歲溫太眞常隱慢
但但驚也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
為論者乃謂不減亮
王融詠慢詩曰幸得與珠綴冪曆君心楹日暝不辭
卷風來輒自軽每聚金鑪氣時駐玉琴声但頟置
酒蘭釭當夜明
幌說文作櫎
說文曰櫎惟屏風之屬
晉惠帝起居注曰有雲母幌
鄴中記曰石虎太武殿西有崑華殿閣上轀開大
忽皆絳紗幌
華陽國洛陽記曰洛陽城十八觀皆籠雲母幌

說文曰幬單帳也

謝承後漢書曰黃昌夏多蚊貧無幬僱債為作

幬

又曰羊續為廬江太守卧一幅布幬二穿敗糊紙補之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願以妓自效子發禮之後齊代楚偷乃後解齊將之幬獻之子發因復還之齊將惧而退

楚辭曰翡翠幬高堂紗牀玄玉梁

又曰翡翠珠被被懶 衾 爛光弱何拂壁羅幬張馬融廣成頌曰張雲幔施幬帳

曹植九詠曰蕙幬芳荃林

林檐

通俗文曰障林曰檐檐謂之曲也

釋名曰林前惟曰檐檐言在前接承霤水流入曲也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録石綺綃裹林檐

青廬

世說曰魏武帝少時常與袁紹好為遊俠觀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偷青廬中人皆出
觀帝乃抽刀劫新婦與詔還出失道棘林中絕不能
動帝復大叫偷人今在此紹惶自擲出遂俱免
唐書曰建中中議公主出降之儀日近伐設氈帳
擇地而置北乃胡穹廬之制不可以為佳宜於堂
中置帳以紫綾縵為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九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
服用部二
簫　惟　幄　幕　帝

簇

釋名曰簫也自障蔽簫然為聲數曰簫戶蔽也

通俗文曰戶幃曰簫

楊雄方曰宋魏陳楚謂之曲或謂之趙自關以西謂之箘南楚謂之蓬薄

漢書曰周勃以織曲為業蘇林曰薄一名曲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嚴君平筮卜成都市日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
授老子
梁書曰夏侯亶性鄙儉不事華侈晚頗好音樂有
枝妾十數人無被服姿容每常隔簾奏時
謂簾曰夏侯妓衣
齊書曰沈麟士字雲禎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
誦書號為織簾先生
又曰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名初世隆曰
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
人命曲箴李黨一取筆乃高蓋辰題簾泊旌
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湎
唐書也張嘉真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
平鄉尉坐事免歸侍
薦嘉真以材堪憲官請以已之官秋授之則天
召見面簾與之言嘉真奏曰以臣草茅而得入
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重霧竟不
觀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勞
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又曰王鍔為淮南作法軍中無一棄物至故簾亦
令收之他日付舡坊以為簽著上作合切下而灼切他皆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窮緯蕭以為業司馬彪注曰蒿為薄蕭也

又曰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奏也

漢武故事曰甲帳居神以白珠為簾箔玳瑁押

之象牙為筏

洞冥記曰漢武元鼎元年甘泉宮起招仙灵閣編

翠羽麟毫以為簾

西京新記曰漢諸陵寢皆以竹為簾其為水

文及竜鳳像

又曰昭陽殿織珠為簾風至聲如珩

拾遺記曰石虎於天武殿前起樓十丈結珠為簾

垂五色玉珮至鏗鏘和鳴

普東宮故事簾箔皆以青布緣純

三秦記曰明光宮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為簾

箔段竜竜

涼州記曰呂纂時胡人發張駿塚得白珠薄簾

汝南先賢傳曰范滂被收曰願得一幡薄理於

首陽山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

謝綽拾遺曰載明室歷朝寵倖家累千金大兒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嬌淫為王色珠簾明室不能禁之
崔寔政論曰珠簾玩飾匿懷袖文綃敝於惟簟
夢書曰夢簟屏風蔽匿一身也
唐國史補曰尚書有清德其妻劉晏妹嘗造廣見
其門簟甚乃指度廣狹以罷竹織成不加緣飾將
以贈廣毛憪三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惟

說文曰在旁惟
釋名曰惟圍也以自障圍也
禮記曰惟簿之外不踰也
又曰弊惟不棄為埋馬也
又曰路馬埋之以惟
周禮春官下里掌舍掌王之会同之舍惟宮設旌
門謂上行昔止有所受肆若食息張帳為宮樹旌表門
左傳曰齊歸公孫敖之喪以惟之旌故聽其歸
賓而書之
葬視其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陵聲已不視惟
堂而哭声已憲叔母悉敖從堂文故惟堂
又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寵欲去三桓張公室與
公謀而朋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子言於
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逐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門氏（襄仲居東門）子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帷張帷介幅也使副歹命於君

又曰問兵嬰以帷縛（音篆）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去（侍子在公傔臣也）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之）曰君婚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貶（匿藏也貶親也）其帷納之

又曰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

禮記曰士表君使人弔撤帷主人迎弔于寢門外

史記曰孔子見衛夫人在絺帷中而拜

又曰蘇秦說齊宣王臨菑之衆祖帷成帷

又曰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方功也

又曰文帝惰帳不浔文綃

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弟子以次相授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舍園

漢書曰秦起咸陽而至西雍離宮三百帷帳不移而具

又曰成都侯王商第內大池以行舡立羽蓋張周帷

又曰東方朔上疏云文帝集上書囊為殿帷
後漢書曰更始委於趙萌日夜与婦人飲宴後庭
群臣欲一言事輒醉不能時見不得已令侍中坐為
内與諸將識非更始声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
自縱放若此
華嶠後漢書曰班始尚陰城公主公主順帝之姑
貴驕淫乱所所嬖居惟中帝始入使伏牀下
袁宏漢記曰獻帝出長安李傕来追董承惧
射之以被為帳幔
又曰賈琮為冀州刺史垂惟而行及至州曰刺
史當遠視廣聽反垂惟以自掩蔽乃命褰帷
東觀漢記曰張奐字然明使匈奴郎將時休屠各
乃朔方烏孔並反燒度遼將運門烟火相望兵
衆大恐各欲亡走奐安坐車中与弟子講書
自若
魏志曰司馬景王奏太后廢齊王方曰帝於陵雲
台曲室中施見九親婦女
吳志曰孫峻欲誅諸葛恪置酒伏兵於帷
晉書曰穆王立年始二歲皇太后褚氏設曰紗帷
於太極前殿抱帝臨軒

晉陽春秋曰武帝令曰殿前織成帷不須施行
宋書曰袁粲每經傳胎戶輒歎曰經其戶寢若
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乎
齊書曰毛惠素為少府卿帷孝母服除後更修
母所在處情屏每月朝十五向帷悲立傍人為
之於王子先者王子光者見而惡其貌客以告
子胥曰此易致也額令王子光居於堂上重帷而
見其衣王子光許之子胥說之半王子光牽帷搏
其手而與之坐
淮南子曰光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光縷而後鍼不可
以成衣
漢武帝內傳曰七月七日宮掖之內張雲錦之帷然
九光之灯候西王母至也王母以紫錦為
神仙傳曰淮南王見八公至足下及履迎之登思
仙之臺張綺罪之帷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弟上遺金
錯綃帷
拾遺記曰漢安帝好微行於郊間或露起帷宮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間皆用錦罽文綃
風俗通曰俗說帷帳車可作衣令人病癩
東宮舊事曰太子妃有青布碧裏梁下帷一紺綃
青布窓戶幃各一
夢書曰夢見帷帳憂陰事
離騷曰紐薜荔而為帷
楚詞曰翡翠幬飾高堂
張衡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朱帷連網曜
野陝雲在太冲吳都賦曰譎詐翠帷嫮素女
浦岳寡婦賦曰入室芳塵望灵座帷飄飄芳灯熒熒
度關楊都賦曰皇帝迺坐路寢御組帷
阮籍詩曰薄帷覽明月清風吹我衿

帷

尒雅曰以覆帳謂之帷
說文曰帷木帳也
三禮曰圖在上曰弁四傍及上曰帷上下四傍悉周
曰惟惟大帷也
書曰成王疾大漸出綴衣於庭孔安國曰綴衣帷帳
周禮大官曰幕人掌帷幕幄帟皆以布為之合衆
之帷也
室官曰屋至所居

左傳曰楚子伐鄭諸侯還救晉侯使張幬輔躒致楚師求御子鄭人卜宛射大吉二子在幄坐射大于外

又曰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会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孔張也）

又曰衛侯為虎幄於籍圃（於籍田之圃幄幕以虎獸為飾也）

漢書曰元后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座於太皇后傍王奔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后藩妾何得与至尊並撤去更設座傳太后聞之怒不肯会

漢書傳曰祭天紫壇有紺幄帳

西京雜記曰成帝設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世謂為三雲殿

拾遺録曰燕昭三年廣之國獻善舞者二人王處以毋綃華幄

物理論曰漢末黃門張讓段珪等於是帝幄後相對泣帝驚問尚復幾時哉於是大收諸黨

劉植魯都賦曰緹幄弥津毋帷覆洲

幕

廣雅曰幕帳也
釋名曰幕絡也在裏絡之稱也
說文曰惟在上曰幕蒙之覆案食亦曰幕
周禮天官下曰幕人掌惟幕幄帟綏之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

又曰國君過市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弁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惟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觀之若觀之則施惠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

儀禮曰國君與鄉圖事管人布幕寢門

左傳曰楚子元伐鄭楚師夜遁諜告曰楚幕有鳥

諜間也鄭所使間候楚也幕帳也使以

又曰吳記杞未朘遁衛夜宿於戚戚子孫色也間鍾聲季子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而又何樂乎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又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漢書曰衛青征匈奴大剋武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下府中因號幕府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皇后既處椒房太后上餤重加幕覆輬撤去

晉書曰郗超字嘉賓桓公與謝安論大事令超卧

帳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郝生可謂入幕之賓

宋書曰劉穆之孫瑀仕宦甚不得意至江陵與峻書曰朱衛之三世叛兵百居荆州青油幕不作謝宣明面

唐書曰杜暹為監察御史往磧西覆七蕃人賫金以遺暹因辭不受左右言不遂其情乃受理之幕下既去乃移牒令取之

黃石公三畧曰軍幕未設將不言熱此謂之礼將說苑曰晏子謂景公曰合蹏綏之締以成幕

兵書曰將軍帳幕無故動敵人散走

魚豢典畧曰孔子反衛見夫人在錦帷中孔中北面稽首夫人在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旁起霄游宮鋪里緹幕器服皆尚黑色

漢武內傳曰李夫人既死帝思之命工人作夫人形狀置於輕紗幕中宛然如生帝火悅走

楚辭曰離謝修幕侍君之閒閒靜

潘安仁籍田賦曰其壇蔚其岳立翠幕黮以雲布

張景洛陽樓賦曰停与蕙渚息鴛蘭田珠慢虹野翠幕蜺連

劉楨詩曰明月皎緹幕華燭散炎輝

弈

釋名曰小幕曰弈張在上弈然也

周禮曰幕人掌帷弈鄭司農云弈平帳也凡喪王則張弈三重諸侯再重卿大夫不重

又掌次曰師田則設重弈

禮曰君於士有賜弈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

服用部三

屏風　步障　承塵

屏風

釋名曰屏風以屏風障也扆在後所依倚也

周礼天官掌次曰王大旅上帝掌次設皇邸大旅上帝除天

于圜丘也鄭司農曰皇羽覆也玄謂后板屏風与染羽象鳳凰色以為之也

礼記明堂位曰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

又三礼圖曰扆縱廣八尺畫斧文今之屏風則遺象也

漢書曰陳萬年字幼公善人事賂外戚為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年十八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訕近臣萬年嘗病召咸教誡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着頓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因不復言

又曰班伯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久之成帝出遊臨侯伯伯乃再視事自大將軍薨後師古曰王厚也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則侍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日引滿奉白時乘輿幄坐帳畫屏風師古曰坐音才卧反畫紂醉踞妲己作長之樂上以伯新起數日礼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无道至於是虞伯對曰書云乃用婦女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若此ㄴ圖何戒伯曰沉緬于酒微子所以去也式號式謔大雅所以留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云式號式謔傳善作夜酢號乃以流連荒亡蓋失之矣上歎而泣涕流連也而諸書大雅以流連不謂飲酒之大失也謔音詩歎然淫乱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讀言放等不懌又曰成帝首滅微房掖庭用度許皇后上疏曰設妾

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又絕妾以詔書矣

又曰王莽常翳雲母屏風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為撤之上妹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太尉奏第五倫為司空班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吳志曰景帝時紀亮為尚書令子隲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坐焉

又曰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筆落點素因就以作蠅權以為生蠅奏手彈之

魏書曰太祖雅性節儉帷帳屏風壞則補納

魏志曰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賜毛玠曰以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以古人之服

晉書曰吳隱之字處默清貧劉裕拜太常卿以竹蓬

為屏風坐無氈席

續晉陽秋曰何毋忌母劉牢之妹無忌與宋高祖謀夜於屏風中製檄文母登屏風窺之大喜曰汝能如此吾雖雪矣

宋書曰顏延之愛姬死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惧墜地因病卧

又曰王琨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爵輒云此酒難遇盛故薑菜之屬并掛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付之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中丞劉禎奏風聞廣州刺史韋即於州作緑沉銀泥漆屏風二十三牀請以事免郎官

王珡宋春秋曰明帝性多忌諱禁制迴避者數十百品亦惡白字屏風書古吉景曜商畧先言往黃朱紫隨代之

齊書曰宜都王鏗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畧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拂瘤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又皇太子在雍有發古冢得玉屏風遣將還都

又劉悛傳武帝常在東宮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帷帳

南史曰王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虧物理也

唐書曰太宗引虞世南為　十八學士嘗令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書之一無遺失

又曰田神功卒賜屏風茵褥於靈座

又曰憲宗以天下無事留心典墳著書十四篇名曰前代君臣事跡寫於六扇屏風以示宰相

春秋後語曰孟嘗君每待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所與客語知其親戚居處客去後使使謝餽無所遺失

鹽鉄論曰一梧桷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為多矣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

桓譚論曰五聲各淫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順宮而成可以殿上五色錦屏風諭而示之堂視則青赤白黃各各異類就視則皆以其色為地土色文之世其欲為四時五行之樂亦當各以聲為地而用四聲文飾之猶彼五色屏風矣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去疾發魏哀王塚有石屏風

又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遺雲母屏風瑠璃屏風
又曰漢江都王建勃嘗跳越七尺屏風
漢武舊事曰帝起神臺其上扉屏風悉以白琉璃作
之光洽洞澈也
郭子橫洞冥記曰上起神明臺上有金床象席雜玉
為龜甲屏風
拾遺錄曰董偃嘗臥延清之室設紫瑠璃屏風列麻
油燈於戶外視屏風若無屏風矣侍人唯見燈明以
言無碍乃於屏外扇偃曰王石豈須扇而後清涼也
侍者乃屏風扇以手摸之方知有屏風之碍矣
又曰孫亮作瑠璃屏風甚薄而徹每於月下清夜舒
之常愛寵四姬使坐屏風中外望之乃如無隔唯香
氣不通於外
劉向七略別傳曰臣與黃門侍郎歆以列女傳種類
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荣最尋之効是非得失之分畫
之於屏風四堵
桓任別傳曰任亡愍念之為作象著屏風置座邊
古今注曰孫亮作瑠璃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一十
種
鄴中記曰石虎作金銀釦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士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則八尺下
施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也
三輔決錄曰何敞為汝南太守和帝南巡過郡有刻
鏤屏風為帝設之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
雕鏤傷民愚在竭節義在修身
風土記曰陽羨縣令袁起生有神異無病而亡塚東
面有屏風蓋神仙之所座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床上屏風十二牒織成
漆連銀釦紐織成連地屏風十四牒銅環釦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虎字伯文為巳郡太守以父老
歸供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三秦記曰荊軻入秦為燕太子報讎把秦王衣袂曰
寧為秦地鬼不為燕地囚王美人彈琴作語曰三尺
羅衣何不裂四面屏風何不起王因裂衣而走得免
段龜龍涼州記曰有人發張駿墓得真珠簟箔雲母
屏風
語林曰滿奮字武秋羸惡風侍坐武帝屢顧看雲母
牕或云北窓瑠璃屏風實密似疎有難色武帝笑之
答曰臣如吳牛見月則喘或云是胡椒侍魏明帝座
俗說曰荀介子為荊州刺史荀婦大妒恒在介子齋

中客來便閉屏風有桓客者時為中兵參軍来詣荀
諮事論事已訖為復作麈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
婦在屏風裏便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不論事已
訖何以不去桓狼狽便走

又曰謝萬作吳興郡其兄安時隨至郡中萬眠常晏
起安清朝便往牀前叩屏風呼萬起

淮南王屏風賦曰列在左右近君頭足不逢仁人未
為朽木

曹毗詩敘曰余為黃門在直多懷遂作詩書屏風

李尤屏風銘曰舍則潛辟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
簾方壅閫風雅霧露是抗奉上敬下無失其常

王羲之與殷浩書曰勸令畫廡蘭於屏風

步障

晉書曰石崇與王愷相尚愷以紫絲步障四十里崇
以錦步障五十里以敝之

又曰王獻之妻謝氏有才辯獻之嘗與賓談論詞理
將屈謝氏遣婢白獻之曰欲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綾
步障自蔽與客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齊書曰江夏王寶玄與崔惠景敗景敗寶玄逃奔數
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裡圍之令群小數十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嗚鼓角統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斗少日乃
殺之

北齊書曰瑯琊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武成甚
愛之儀衛甚盛帝嘗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施
青綾步障以觀之

東宮舊事曰大子納妃有絳布碧裏步障三十漆竿
銅鈎

拾遺記曰石虎為洛臺列鳳文錦步障縈蔽於浴所
語林曰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聞是玄度弟欽遲
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弄之玄度為之解紛諸人遂
不能犯境劉真長歎曰玄度為弟婚施十重鈇步障
語林曰大將軍刑周伯仁以步障繞之經日已具王
曰周伯仁弟癡何以不知其翁屍周家然后收之

承塵

釋名曰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

周禮春官下曰幕人掌帝綏之事

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為郡功曹
皆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亡者後以金
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
後葺理屋宇乃得金亡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

縣曹

宋書曰建平王宏子景素在南濟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深懷夏惧嘗謂故吏刘璡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飛鳴相追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游則參于風煙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既則啄湯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関於心一何樂哉

搜神記曰長安有張氏者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上為我福也來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乃住為一夠從爾資產巨師萬

又曰博陵刘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正有神能語京詔書詰下消息輒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府於前切之离隨刀不見盡兩羊肝有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奉刀欲听之伯祖討正自舉着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慙捉後伯祖當為司隸復先語伯祖云某月某日書當到期如言及人司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首內事伯祖大怒怖謂神曰今職在刺奉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荅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死聲

支僧載外國事曰斯訶調國有大富長者條三弥與
佛作金箔承塵一佛作兩重承塵
抱朴子曰余支人騰永叔嘗養大獼猴以鉄鏁鏁之
着床間而犬忽齧殺之永叔使合鏁埋之後百許日
有鬼者見猴走止承塵上不悟是猴鬼也驚指之
曰猴猴何以被傷流血斷走乎永叔曰始乃今日知
弥猴死後有鬼乎
語林曰傅信忽母亡羸病恒驚悸信乃取鵝鴨去毛
置承塵上行落地母輒恐怖
楚辞曰経堂入奥朱塵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

服用部四

扇　蓋

扇

楊雄方言曰扇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扇自關而西謂之箑

世本曰武王作箑

帝王世紀曰武王自盟津還返於國見暍人王自左擁而以扇之

續漢書曰梁冀與服之制作擁身扇

東觀漢記曰黃香至孝夏則以扇侍於親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略曰韓宜字景然為丞相軍謀掾步入宮門內與
臨淄侯相遇時新雨地有泥潦宜碍不得去以扇自
障
晉書曰武帝太始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
天下嫁娶使官者駈傳州縣台充選者使楊后選所
取后妬不取端止好唯取長白時下蕃女有美色帝
奔扇障面語后云下蕃女子后曰蕃三世后族不宜
枉以卑位帝乃止
又曰何植字元幹常以縛筆織扇為業以奉供養
又曰庾亮出鎮於外汝帝旧故執朝權王導不能平
嘗遇西風起輒奉扇自蔽曰元規塵污人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居會稽山見一老姥持六角扇賣
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歎惋因謂姥曰元若
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金價姥如言人競買之后
姥復將數扇來詣書羲之不答
又顧榮傳曰廣陵相陳敏及渡江攻楊州刺史刘机
阻兵據州郡有異峙之意遣顧榮厥舟於岸敏率萬
人出不獲濟榮自麾羽扇敏衆大潰也
晉中興書曰安帝義熙元年禁絹扇及樗蒲
續晉陽秋曰謝安嘗袁宏机對辯速宏為東陽郡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賢祖道治亭安起執宏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云聊以
贈行宏應声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蒸庶合坐稱其
辛要
又曰謝安卿人有罷中宿縣者还詣安問其歸貧荅
曰嶺南腳埶唯有五萬蒲葵扇謂非時為滯貨安乃
取其一中者捉之於是京都士庶競而慕焉增價數
倍旬日則无所賣矣
宋書曰明帝王皇上嘗宮內大襟而裸婦人覩之以
為歡笑后以扇障面獨无所言
又明恭王后傳曰廢帝大德太后每加嘗譬始猶見
順後狂愚稍甚太后常賜帝王柄毛扇帝嫌毛柄不
華因此欲加酖害太醫煮藥左右止之乃止
又曰范曄謀逆被擊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書詩
賦美句曄受旨援筆而書曰去日之炤炤袭長夜
之悠七上徇覽悽然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孫貴宇文與形不滿六尺神識
耿介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
之內便覺萬里為遥
又曰劉祥字顯徵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建元中為正
員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表刘安得免寒士

又曰蕭子顯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文言但舉扇一摇而已衣冠竊恨

梁書曰臨川王宏子正表幼不慧常執白團扇湘東王取題八字銘玩之正信不知嗤之終常摇握

又曰柳惲早有令名少工篇什為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王融見而嗟賞回書斋壁及所執白團扇

南史敷字景隴生而母亡年數歲問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鍼綠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

又曰羊欣字敬元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後軍府舍人

又曰何戡美容儀動止與褚彦回相幕時人呼為小褚公家業富盛生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為奢麗出為吳興太守頗好畫扇宋武賜戡戡雀扇善畫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宝元皆能妙歎其巧絶戡因王晏献之

後魏書曰爾朱榮字輔伯鄭節閔帝時封河澗郡公尋

為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興左右劃扇為約鄎帳下都督馮紹隆為鄎信待說鄎曰今方同契濶宜當心漉血示衆以為信鄎從之大集部下鄎乃跼胡床令紹隆持刀砉心紹隆因推刀殺之

唐書曰中宗為皇太子太后以時熱令皇太子外朝用扇鄭日太子讓之詔不許

太公六韜云將冬不衣裘將夏不操扇　礼將之也

管子曰夏行五政三曰禁扇去笠

淮南子曰失火而鑿池救裘而用扇不能救也

又曰夫夏日不被裘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冬日不用箑者非簡之也清有餘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出則燭不息

春秋繁露曰以龍致雨以扇逐暑

崔豹古今注曰雉尾扇起于殷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為皇后夫人車服輦車有翣即緝雉羽為之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以為常侍諸王皆什得用之

又曰鄭扇長柄扇也漢世多豪傑為雉尾而制長扇也

又曰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禅廣開視听求賢人

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也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供漆要扇青竹扇各一太子納妃同心扇三十

單竹扇二十

修復山陵故事曰玄宮中用絹團扇六枚

西京雜記曰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金亭兩国人未知也所知餞谷見其墨綬駕見其墨綬露乃劳之曰得无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又曰長安巧工丁緩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尺相連續一人運之則滿堂寒戰

又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弟上遺雲母扇五明扇七華扇翟扇蝉翼扇

又曰天子夏則設羽扇冬則設繒扇

晉中興徵祥設曰舊為羽扇柄者刻木以象骨翩用十毛取全数也中興初王敦始改用長柄使其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以為服妖也柄使可執者国柄之象毛減用八字是羽翩損少而飛羽不終之應也

蕭中記曰石虎作雲母五明金箔莫難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純金如蝉翼一面彩沫畫列仙奇鳥獸異

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
中細縷縫為其際唯畫而彩色明徹看之如謂可取
故名莫難也虎出時以北扇挾乘亦興亦用牙挑枝
扇其上竹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蠆
金色

異物志曰扶南国昔但知作大扇遣人持之不知人
各自用也及今熱時各自用也

拾遺録曰周昭王時淫脩国献青鳳丹鵠各一雌一
雄夏至取鵠翅為扇一名旋風一名除煩一名反影
時有南歐献二美女更搖此扇侍于王側

世説曰王大将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轉扇郭面而得
住後渡江左不復能爾王嘆曰不知吾進伯仁退郭
梁自少而長季倫斬坡曾无異色如
斬傲恨憚于周顗則不然之言

又曰温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
笑我嫗是老奴果如所疑

又曰羊孚作雪讚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值象能鮮
即潔成暉桓亂逐以書扇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将戰武侯乘素輿
葛布白羽扇指麾三軍三軍皆隨其進止

又曰胡毋彦國至湘州坐廳事斷官事爾時三伏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傍搖扇視事其兄子先從容顧謂曰房國復何為自貽伊戚

又曰庾翼為荊州都督以毛扇上城帝疑是故物待中劉劭曰柏梁雲搆匠者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翼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季恭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俗說曰顧虎頭為人畫扇作稽阮而都不點眼睛主問之顧荅曰那可點睛點睛便語

列仙傳曰介之推隨晉重耳去國后辭祿與母入介出從伯陽游後世見在東海王治賣扇

搜神記曰魯少千山陽人漢文帝微服懷金欲周其道少千執象牙扇出應門

續搜神記曰吳猛好道術嘗渡江以白羽扇畫水橫流直過不用舟楫也

異苑曰高平檀茂宗義熙中喪亡其母劉氏夢見宗云方永違離今以此扇奉別母流涕覺於屏風間得扇上皆如蜘蛛網絡

婦人集曰沒太子妻李氏為夫所遣婦興夫書并致安衆扇兩雙

古詩曰綾扇如團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女形乘鸞

入煙霧班婕妤扇詩曰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
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魏陳平曹相九華扇賦曰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
帝匕得賜尚方竹扇不方不員其中結成文名曰九
華其辭曰烟形五離而九折篾劈解而縷分放虬龍
之蛇蟬法雲霓之烟煜因形致好不常厥儀兮不應
知因不中規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微寒時氣清
以差厲紛飄動乎綺紈
徐幹團扇賦曰於帷合權之奇扇肇伊洛之纖素仰
明月以取象規因躰之儀度

傅咸狗脊扇賦曰蓋卑以自居君子之紆孤寡不穀
王侯修名尚不媿狗脊之爲號亦焉顧九華之妙形

蓋

釋名曰蓋在上覆蓋人也
通俗文曰張帛避雨謂之繖蓋
禮檀弓下曰斲蓋不弃爲埋狗也
左傳定曰齊侯伐晉夷儀斲無存死于晉下
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斲於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
公三趨之與之犀軒直蓋
家語曰孔子將行命從者持蓋既而果雨

又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也之為人也甚短于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也者故能以久也

史記曰五羖大夫相奉也有勞不生來暑不張蓋

漢書曰上官傑少時為羽林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投之傑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焉

又曰黃霸為楊州刺史三年宣帝詔賜車蓋持高一尺以彰有德

又王莽傳曰或言黃帝時見華蓋登仙莽乃造華蓋高八丈一尺皆金璠羽蓋載以秘機四輪車駕六馬輒者皆呼登仙

續漢書曰靈帝時講武平樂觀建十重五彩華蓋高九丈十丈建九重華蓋高九丈

又曰祠老子於濯龍中設華蓋八座

東觀漢記曰隗囂過研幸登登遵勞之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

後漢書曰光武東巡虞延從罵到魯還經封邱城門上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捶御史延救之乃止

吳志曰曹休入皖城陸遜破之權令人右以御蓋覆遜

又曰周泰字幼平數戰有功孫權覆以何蓋
又曰劉基孫權愛敬之嘗從御樓船上時雨甚權以
蓋自覆又令覆基餘人不得也
又曰賀齊為將綺飾所乘船青蓋絳幰
晉安帝記曰桓玄遊于水南颿風飛其輕蓋後義兵
退逐敗
宋元嘉十年起居注曰御史中丞荀伯子奏左衛將
軍何尚之公事每單笠有虧脩制建野笠于公門并
華緻而不得御
宋元嘉二十九年起居注曰詔羅單固奉孔雀蓋一具
齊書曰始安王遥光傳江祐被誅東昏召遥光入殿
告以祐罪遥光惧還省便揚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
入臺先是遥光行還入風飄儀纛出城外遥光后敗
梁書曰王籍為中散大夫弥日忽忌不樂乃至徒行
市到不擇交遊有時逢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
南史曰殷孝祖與賊合戰每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
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至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
儀自標顯若此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中
流矢死
又曰扶南其俗單古具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

又宋玉大言賦曰圓天為蓋方地為輿

淮南子曰蓋非撩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撩蓋未足恃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郯子過于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

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戰僕啾之蓋足以蔽霜露

說苑曰田子方遇瞿瑞乘軒車戴華蓋疑以為人君也

崔豹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埜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於帝上有花蔭之象故因而作華蓋

又曰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為戰國常以賜將軍自漢朝乘輿用之因謂卑賤蓋有軍號者賜其一焉

搜神記曰湖坡吏丁初忽見少婦人姿容可愛自衣戴傘呼初乚疑而待顧侍婦自投波中是大蒼獺衣傘皆是蓮荷

異苑曰義熙中烏陽小吏見女子戴青緗姿容甚麗

遂要之女至多電光乃是大狸抽刀斫殺其緻乃枯

荷葉

真人周君傳曰紫陽真人周義山子通合會仙人在金屋銅門之內以紫雲為蓋

真人王君傳曰太上大道君授務成君綉羽蓋雙明珠

俗說曰徐子水年少時嘗夜夢見烏從天上飛啣緻樹其廷中如此凡三過緻遂以惡終

青鳥子葬書曰作墓發土夕夢見單緻入市者富貴

楚辭曰孔蓋兮翠旌為蓋翠羽為旌其也　登九天兮抚

彗星

又曰乘水車兮荷蓋駕雨龍兮驂螭

宋玉高唐賦曰蜺為旌風起雨霽千里而逝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屯余車其万萬乘兮紛雲而迴

華旗　字切

阮籍清思賦曰折丹木以蔽陽乘芝蓋之三重

刘植魯都賦曰蓋如飛鵠馬如遊魚

宋玉大言賦曰圓天為蓋方地為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服用部五

麈尾　如意　佛　唾壺　書臺　香炉　麈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陽秋曰石勒僞事王浚遺勒麈尾勒為不執置之於壁朝拜之云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

晉書曰王衍夷甫盛美貌明悟若神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又曰王導妻曹氏妬導令別脩館以安衆妾曹氏知

之導將恐有他喧辱命駕恐遲以所執麈尾柄驅牛
而進司徒蔡謨聞之謂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不
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棘犢車長
柄麈尾導大怒

宋書曰張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修靜以
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又融臨
卒遺令建白旛舡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復魂
又曰張敷好讀之言兼屬文論弱冠初父郤使與高
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欲屈握麈尾
嘆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自重

齊書曰周顒音辭麗長于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
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
十餘載頗見宗録唯斗塗白黑無一人得者非意此
音猥來入耳見重如此

梁書曰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於孝中講説僕射
徐勉以下畢至謝舉造坐屢折廣詞理道邁廣深歎
服仍以所執麈尾贈之以況重席焉

陳書曰張訊善講論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
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
至于堪捉此者獨張訊耳即手授訊後主嘗幸鍾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開善寺召從臣坐于寺西南松下勑訊講議時索麈
尾未至後主勑取枝手以屬訊曰可代麈尾
郭子曰何次道嘗詣王丞相以麈尾礭牀呼何共坐
曰此君子坐也
又曰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語左右進食冷而復煖
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隨落滿飯中賓主遂至暮
忘飡也
又曰王長史病已篤暝灯下轉麈尾而視之歎曰如
此人曽不得滿四十及亡為尹臨殡以犀柄麈尾置
柩中因慟哭

世說曰王丞相常麈一麈尾者帳中及殷中軍來乃
取之曰今當遺汝
又曰客聞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以麈
尾柄礭机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
舟得去客乃悟服
語林曰康法暢造庾公捉麈尾至彼公曰麈尾過麗
何以得在答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得在耳
華陽國志曰宜山出麈尾
王道麈尾銘曰誰謂脩卑御於君子拂穢靜暑虛心
以俊

許詢白塵尾銘曰蔚蔚秀格偉偉奇姿莊弱軟潤雲散雪霏君子運之探玄理微

如意

齊書曰蒼梧欲害高帝帝嘗以書案下安鼻為楯以鉄為書鎮如意甚大以備不虞欲以代伏

蕭子顯齊書曰明僧紹字丕烈平原鬲人也隱長廣郡勞山詔徵為正員外郎疾不就賜竹根如意笏擲冠隱者以為榮

梁書曰席闡文武帝將起兵闡文勸蕭鬲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

又曰韋叡拒魏于邵陽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

又曰殷鈞字季和梁武興鈞父叡有舊以女永興公主妻鈞公主驕溢險虐鈞形貌短小為主所憎每被台入先滿壁書殷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言于帝上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出為王府諮議所詣荅議

又曰李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灵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

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以之乃以為益州別駕
後魏書曰高祖孝文欲試諸子志尚乃大陳寶物任
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競取寶玩宣武皇帝惟取骨如
意而已帝大奇之
又曰廣陵王羽為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孝文將南討
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夏寧悅之領廷尉
卿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丕留守帝賜羽如意以表
心焉
拾遺記曰吳主潘夫人之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夫
人容態少儔為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為
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貌夫人憂
慽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吳主見
圖而嘉之以虎魄如意抶案則折嗟曰此神女也遂
納之
又曰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月下舞脉精如意
誤傷夫人頰
胡綜別傳曰時有掘得銅匣長三尺七寸以琉璃為
蓋布雲母於其上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螭
虎如蝘蜓等形時人莫有識者太常以問綜綜答曰
昔秦始皇帝東遊以金陵有天子氣乃改名掘鑿江

湖平諸山南處處斡理宝物以當王氣其事見於秦
記
石季倫本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長三尺二寸
世說曰殷荆州有所識作賦示東折幔戲之殷甚以
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出之
王既讀殷笑不自勝上看章不既笑亦不言好惡但
以如意點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又曰謝萬北征而常啃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
萬兄安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呼諸將宴以悅其心
萬從之於是台集諸將帥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
曰諸軍皆是勍卒諸將甚恨之
語林曰石崇與王愷爭豪晉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
以珊瑚高二尺許愷以示之崇以鉄如意擊之應手
瓦碎愷聲色俱厲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有三
尺光彩溢耳者六十七木愷悵然自失
異苑曰大原郭澄之義熙初諸葛長民欲不為輔國
諮議澄之不樂後為南康太守盧循反自廣州長民
以其謀先告因騁私惡收澄之以付廷尉將致大辟
夜夢見一神人以烏角如意與之既寤便在其頭側
可長尺餘形制甚陋澄之遂得無罪後從人問齎以

自隨忽所在

劉義慶啟事曰恩賚賜臣屢鏤忤節如意目所未覩

拂

晉書曰武帝泰虎四年有司奏先帝舊物麻繩為細拂以明儉約

宋書曰孝武大明中壞高祖所居陰壁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張壁上掛萬灯籠麻絕拂侍中表覬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曰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

齊書曰陳顯達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謂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繩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即取于前燒除之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白毦拂二

唾壺

晉書曰王敦為荊州牧既專外任有問閇之志引劉隗方協為心腹及隗用事頗間王氏敦怒臨陳之自爾憤憤不平安每酒後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缺如意擊唾壺為節壺邊盡缺

梁書曰天監中七天竺國奉表獻疏琉璃唾壺
修復山陵故事曰皇后玄宮有白瓦唾壺五枚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書銀帶唾壺一
魏武帝上雜物用有純金唾壺一枚漆
園油唾壺四枚貴人有純銀叅帶唾壺三十枚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納薛靈芸別父母獻珮累
日淚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玉唾壺承淚即如紅色
及至京師壺之淚如凝血
又曰吳王潘夫人帝嘗與夫人遊船宣之臺恣意幸
適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寫于臺下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魏襄王塚得玉唾壺一枚
交州雜記曰太康四年臨邑王范熊獻紫水晶唾壺
一口青水晶唾壺各二口
續齊諧記曰武昌小吏吳龕渡水得五色石夜化為
女子稱是龕婦至家見婦翁被白羅袍漆几銅唾七
狀如天府稱河汨
馬融遺令曰家中不得下銅唾壺
賀循苑礼曰藏物金用瓦唾壺一枚
蔡邕表曰詔賜薰鑪唾壺朝廷之恩前後重疊父母
之於子死以加此

孔臧與子琳書曰侍中安國犀臣近見崇礼不供褻器猶復掌御唾壺朝廷之士其不榮之

書臺

東宮旧事曰皇太子初拜有栢書臺

又曰太子妃有漆書臺

香炉

漢官典曰尚書郎給女史二人潔衣服執香炉燒薰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

梁書曰侯景即位景狀東边香炉无故墮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為廂景曰此東廂香炉那忽下地議者以為湘東軍下之徵

南史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天人手執香炉來至其所已而有娠

又曰庾仲文貪賄何尚之奏辺令史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实得嫁女具銅爐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

齊書曰江泌為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召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訪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后子琳被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炉一枚
晉東宮舊事曰泰元中皇太子納妃王氏有銀塗博
山連槃三斗香爐一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誼作臨褥香爐一名被中
香炉為机環轉四周而鑪躰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
被褥以為名又作九層山香爐鏤以奇禽怪獸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爐一枚貴
人公主有純銀香爐四枚
襄陽記曰劉和季性愛香爐上側置香爐主薄張恒
曰人名公作俗人真不虛也和季曰荀令君至人家
坐處二日香尚在何我愛好也
鄴中記曰石虎冬月為復帳四角安純金銀鏤錢香
爐
徐光坐南岳記衡山石室中有几及香爐
盧諶祭法曰香炉四時祠坐側皆置也
徐爰家議曰婚迎車前用銅香炉二枚
集異記曰吳郡吳秦能筮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使
秦筮之秦曰此物實雖為金其象突山有樹非林有
孔非泉闖闖風至時發青烟此香炉也語其主處求
即得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詩曰四坐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說銅炉器崔嵬象
南山上以巨松栢下根據銅槃雕文各異類離婁自
相連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
不歎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梁昭明太子銅博山香炉賦曰稟至精之純有産灵
嶽之幽洋紆般倕之妙指運公輸之巧心有蕙帶而
叢隱亦電裳而昇仙寫嵩山之巃嵸象登林之千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六上

服用部

囊　帊幙

囊

說文曰囊謂橐也橐車囊也方言曰自關而西㕓囊謂之掩裹周易坤卦六四曰括囊无咎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焦贛易林歸妹之損曰爭雞　羊亡其金囊利得不長

毛詩公劉曰迺裹餱粮于橐于囊

公羊傳哀公曰齊景公死舍立陳乞迎陽生使力士
奉巨人也囊而至閒之則公子陽生也乞曰此君也
諸大夫皆再拜稽首自是使龍賭救齊夾賭水陣韓
史記曰韓信已定臨淄楚使龍賭救齊夾賭水陣韓
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
龍目徉不勝遂走龍賭追信信渡水使人決壅水大
至急擊殺龍賭
戰國策曰荊軻逐秦王時侍醫夏无賭以藥囊提軻
漢書曰陸賈使尉他乚賜賈囊中裝直千金
又曰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
朔賭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
朔飢欲死
又曰楊王孫病且終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
真死則為布囊盛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以身親
土
又東方朔傳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
又曰張安世持囊簪筆事孝武數十年見謂忠謹
又曰邴吉馭吏嘗知邊塞吏出適見驛持赤白囊邊
即發卒命書馳來至虜入雲中伐郡遽歸府見吉白

素近臣也
貝也

囊擊

狀

又曰成帝許美人乳詔使婢嚴持乳醫及藥篋至美人所後詔使嚴持緑囊書與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美人葦篋一合盛所生兒死緘封及緑囊敕書予嚴

又曰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迂徙轉移所載不過囊橐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黄金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於冀谷水以縑囊盛土為堤灌西城

後漢張湛傳曰光武嘗召見諸郎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曰漁陽太守張湛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前公孫述破時珍宝山積捃摭之物足富十世而湛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范曄後漢書曰楊璇為零陵太守以緋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會戰從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匕燒馬驚奔突賊陣

又曰和熹后臨朝杜根以安帝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后怒收根以緹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而載出城外根得蘇

典畧曰馬超為司隸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

乃以囊裹其足而戰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

魏畧曰大秦國王有五宮相去各十里王一旦至一宮听事止宿明旦復至一宮遍而還出行常以一韋囊自隨有上言者收辭囊中還宮乃省之

吳錄曰步騭表言北降王潛等說北箱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孫權見呂範葛帷云每讀騭表輒獨失笑北江有開闊　生寧有可囊塞理乎

王隱晉書曰棗嵩用事于王浚時諺曰十囊五囊入棗郎

晉中興書孫恩敗以囊盛嬰兒投之于外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伐尋而后亂汝

晉書曰郭公居河東精卜筮郭璞從而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璞由是洞曉其術

宋書曰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鮓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録其焦以貽母

陳書曰后主怠于政事每啟奏后主倚隱囊置張貴妃于膝上共決之

隋書曰張虔威嘗在途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求認悉以付之

莊子曰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學而不行命之曰輸
囊輸蛇
又曰將為胠篋探囊　擿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
縢固扃鐍此世俗所謂智也然巨盜至則負匱揭篋
擔囊而趨唯恐緘縢之不固也
淮南萬畢術曰鴻毛囊之可以渡　江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石綺絹裹被囊　丹羅
長命綺絹裹椀囊一枚　綵文綺絳絹裹枕囊二
晉中經簿曰盛書皂縹囊書函中皆有香囊二
世說曰謝玄年少時好着紫羅香囊垂復手太傅患
之而不欲傷其意乃緘縢其口
語林曰劉承禎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公皆素與周
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王公言神味
亦不相酬俄頃宵退王庾甚怪此意未能解溫曰承
禎好賄新下必有珠寶當有市非事令人視之果見
香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諧貴
又曰石崇廁內兩婢錦囊是籌也
俗說曰何承天顏延年俱為即何問顏曰霍囊是何
物顏答曰此當復何解耶霍囊將是卿
西京雜記曰惠帝與趙王同寢處后殺之不得後帝

早獵后命力士於被中搤殺之乃死呂后不信以綵
囊盛之載以水軿車入見偃賜之力士東都門外宮
如帝後知斬腰之
拾遺録曰蕃秦張儀二人假食于路剥樹皮為囊以
盛天天良書
又曰燕昭王夢西方羽人從雲中來曰大王精智未
開永恒生久視之觀不可也得以指畫王心應手而
摩王之臆俄而即愈
裂玉乃驚悟血濕于襟王復見所夢人曰本欲易王
之心乃出方寸緑囊七中有續脉石名丸補血精散
又曰石席為浴臺皆用鍮石琥珀為隄岸或以琥珀
車渠為舩枸杜則自渠水以内池七中皆紗谷為囊
盛百襟香漬于水裏
王肅喪服要記曰昔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安
設五穀囊乎哀公曰五穀囊者起自夷狄齊讓國不
食周粟而餓首陽之山恐魂魄之飢故作五穀囊吾父
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為
国語曰吳王殺申胥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
春秋後語曰趙王使平原君入楚求其泛約其客有
文武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未有可以備二十者毛

遂請行平原君曰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囊其鋒立
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无所聞是先生無所能也
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若早處囊中乃頴脫而
出非特末見也平原乃許與偕
江表傳曰魏太祖與馬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嘗
置六斛米囊東西走馬擲梨米囊以量太祖輕重太
祖尋知之曰幾為狡虜所欺
漢武內傳曰帝見王母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母
曰此吾真形圖也
曹瞞傳曰操佩易自佩小擊囊盛手巾細物
益部耆舊傳曰閻憲字孟度為縣竹令男子杜成行
于路得遺裝囊開視有錦帛二十五疋明送詣吏
汶南先賢傳曰范滂被詰受幾贓七賕滂曰曾為北
部督郵汝陽有記囊表裏六尺若以此為贓已直六
十耳
鄧文舉別傳曰鄧文舉河內人也懷帝末濟江至酇
杭市賣箭若易鹽米以樹皮作囊得米鹽以內囊中
裴淵廣州記曰州厨事設于梁上盡五羊衆又作五谷囊
隨衆懸之云昔高固為楚使相五羊衙谷卒于楚庭因
是圖其象

荆楚歲時記八月民俗以錦綵為眼明囊記曰赤松子此日以囊承桐樹下露以為相貽或以金箔為之

遺相餉遺

幽明錄曰習鑿齒為荆州主簿從桓宣武出獵見黃物射之即死是老雄狐髯帶絳綾香囊

又曰廣陵韓略將下馬竟鞭重見有綠錦囊中有短卷書普鞭鞘皆不知咋從來開視之故谷紙祝經故世之常聞也

異苑曰信安鄭微年少時見人遺一囊云中有物欲碎便為凶兆微密開看乃是一挺炭意甚秘之年十

病篤語子弟曰吾齒老矣可試啟此囊見炭悉碎折於是遂死

趙一秦客詩曰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朱劉義恭啟曰垂賜金虎睥荣更囊七寶校裝玉眼明囊

帕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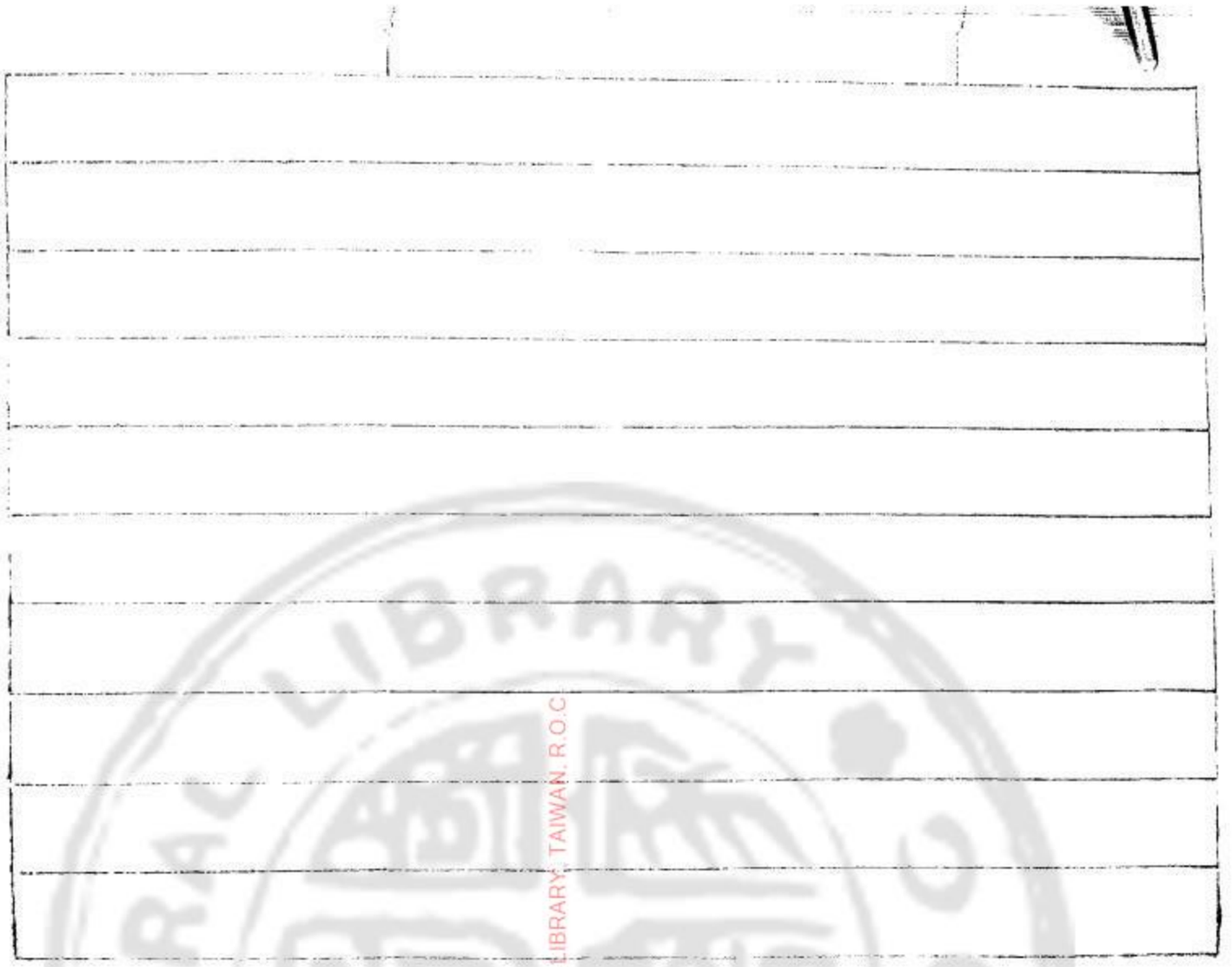
通俗文曰帛三幅曰帕亦曰幞

職官曰尚書郎入直中宮供青縑白綾幞

晉中興書曰陸納為吳興太守徵拜左右民尚書臨發止留被幞餘悉還官

梁書曰張訊幼喪母有婢綵紈紅帕即母之遺製及
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咽不能自
勝
南史曰閔康之寓居南平昌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
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披黃布帔而卧丁不
相聞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北史曰後魏元文既專政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
宝充物其中又嘗卧婦人於食輿以帔覆之令人輿
入禁内出亦如之直衛雖知無一敢言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綾裹幞帔五具絹裹

帔帕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

服用部

簏　篋

簏

說文曰簏竹高篋也字或作箓為

通俗文曰簏謂之匱笥

魏晉世語曰武帝欲以臨淄侯植為嗣世子患之以

車載簏內詣朝歌長吳質與謀楊脩以白太祖不推

世子懼質曰明後簏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又復白推

之無人脩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推而無人太祖

縣是疑焉

王隱晉書曰洛陽有尉部小吏忽有好物尉疑語問
云先行逢一老嫗說有病師卜當待城南年少輩相
煩相報乃上車內着漆篦中行十餘里過六七門開
篦忽見樓閣好屋問此何處云是天上見一婦人三
十五六短青黑色眉後有瘢時賈后踈親聞其狀知
是后慙而去

晉書曰陸納性恬每自弄料財物有客入見之羞忸
以身映篦

晉中興書曰王敦害周顗籍其家止見素篦中有故

絮

脩復山林故事曰武悼皇后玄宮貯衣蝦蟇篦二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漆馬齒書篦金裝粉地
篦

古詩曰交工衆牙篦婉轉青絲繩

篋

左傳昭四曰叔魚求貨於衛淫匄莞者衛人復屠伯
饋叔向羙與一篋錦

春秋後語曰魏文侯命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
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

服用部八

牀　榻

牀

許慎說文曰牀身之安也

釋名曰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

方言曰牀齊魯謂之簀陳楚之間謂之第音笫音好北燕朝鮮謂之樹秦晉之間謂之杜南楚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梓音訾謂之兀郊趙魏之間謂之庶

易曰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六二剥牀以辨筐貞凶象曰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曰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又曰巽在床下象曰巽在床下上窮也
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床
礼曰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
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華
也簀牀第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
起易簀命元起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音棘矣不可以變幸
而至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
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
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床安而沒
左傳曰齊無知弑其君舟殺孟陽于床注云陽小臣代
公居床事具
逆門
又曰楚子圍宋宋大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
床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又曰夏子反卒楚子使遂于憑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
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掘地
下氷而床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
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周禮曰王府掌王之祖席及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曰晉獻公寢而不寐卻叔虎曰床第之不安耶
驪姬之不側耶
戰國策曰孟嘗君至楚獻衆床郢之登徒直送之不
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盛曰衆求之直千金傷廉
若駑標賈妻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先行入有
寶劒願獻之戊曰諾
范曄後漢書曰袁術僭號人情離叛欲北至青州曹
操使劉備邀之至江寧坐簀床而歎曰袁術乃至於
此乎歐血而死
又曰向栩性卓詭常於竈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板
乃有膝跡足指之處
又曰羊茂自季寶為東郡太守冬日坐百羊皮夏月
坐一榆木板床疏食出界買鹽豉食之
又曰薛淳為漢中太守夏但坐板床不設席冬坐羊
皮河內高弘為瑯琊相亦然也
魏志曰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
竺汜曰陳元龍海河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
事有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之
意不相與語自上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
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濟世

之意而君求田問舍無言許氾所求是元龍所諱何線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卧何但上下床之間耶表大笑

晉書曰武帝會宴凌雲臺衛鑣託醉曰路帝牀前曰臣欲有言因以手撫帝牀曰此坐可信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瓘於此不復言

又曰齊獻王攸特為文帝所寵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坐也幾為太子者數矣

又曰中宗元帝既登尊號百官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中宗乃止

又曰陶淡字起靜好道年七十五六便絕穀設小床以常獨坐不與人共

又曰太尉郗鑒使人求女婿於王導問令就東廂遍觀諸子使者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年並佳然見聞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牀坦腹而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訪之乃逸少也以女妻之

又曰桓玄從荆州下都篡位所坐御床忽陷殿仲文進曰將由聖德淵重厚地不能載之大悦

燕書曰公孫鳳隐於昌黎九城寢於土地床也

又曰江湛為元兇劭所害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之
日所眠床忽有數斗血
又曰王微不仕元兇之變微尋書玩古遂至足不履
地終日端坐守生埃唯當坐處獨淨
又曰羊戎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搜戎布牀
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臨床戎曰家官恨狹更廣七
寸王笑曰卿豈惟善雙聲乃辨士也
又曰張敷為中書舍人秋當周赴善雷要務以敷同
省召家欲詣之趨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不住詎
可輕行雷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可憂不得共坐敷
先方設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
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
又曰王僧達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遷
中書舍王門即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達孫
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猲已改服瓊之就坐
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何
親遂焚瓊之所坐床弃書曰紀僧真幸於武帝精歷
軍校容表有十風謂帝臣未人出自本縣武吏遭逢
聖時陛勞至此為兒婚得苟貽先女即時無復所須
就陛下乞百士大夫帝曰江墩謝濤我不得歷此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自請之僧真承旨斆登榻坐定斆使命左右曰讓
吾床讓客僧真喪氣而退之
又曰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彦回請原不在見其服牀
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彦回歎曰虞君之清雅至於此
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又曰竟陵王子良爲會稽郡閣下有虞龢舊牀罷任
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郊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
之
又曰少帝夜醉蕭坦之與曹道罰挾抱還昌殿骨玳
瑁床上
梁書曰侯景既篡位聞義師轉近猜忌彌深牀奠閤
騎自曉後見客
又曰長沙王懿孫植性恬靜處一室牀有牖康宗室
衣冠莫不揩則
又曰兼弘性奢侈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飾車馬
皆一時之絶有眠牀一張皆是麈柏四面周匝無一
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兩重爲脚也
又曰賀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畊供養年二十始輟
來就又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床思義未達則橫
卧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

又曰西域龜茲等國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興妻並坐接客

後魏書曰魏收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覷誦習床版為之鋭減而精力不輟

又曰韓務騏龍驤將軍郢州刺史獻七寶床象牙席

唐書曰貞觀十八年白三品已上賜宴於玄武門太宗操筆作飛書群臣乘醉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采然後得之其不得者減稍洎登床罪當死請付法司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莊子曰驪姬之父對人之子晉國之始得也曰涕泣沾衿乃其與同匡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商君書曰明者無所不見人主處匡床之上而天下治

論衡曰孔子將死遺秘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

南方志曰南方老人以龜支床及老人止舁牀龜尚活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床六星

世本曰紂為玉床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素扇 脚七具 床

漢武帝內傳曰武帝受西王母真刑六甲雲飛十二
律帝盛以黃金封以白玉函珊瑚為床索錦為帷安
者相集襄上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隱家山之陽
支木為床
神仙傳曰衛叔卿入華山有紫雲靡白玉為床
真人周君傳曰周義山字季通今會仙人在金屋大
室以彩玉為牀
馮明先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女還伭宗石室中金床
玉几
西京雜記曰武帝為七寶牀雜寶屏風八寶帳設於
宮中時人謂為寶宮
又曰昭陽殿設玉床
又曰韓嫣以玳瑁為床
拾遺曰董偃常臥延清之室畫石為床石文如畫体
甚輕出郅支國上設熟瑠璃帳大齊屏風
又曰石季倫厝沉水香如塵沫而置象床上使所愛
者踐之無跡則賜真珠百琲（琲日琲珠百枚）若有跡者則節
其飲食令体弱故閨中相戲曰尔非細骨輕軀那得
百琲真珠
又曰頻斯國存楓林林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

上尅為三皇之像天皇十二頭地皇一十一頭人皇九頭肖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為床七尺有膝痕深二三寸

衡山記曰仙人室中有黃玉

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郡有賈誼所守井旁局脚石床一床可容人坐其形古制云誼所坐床也

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塚前有石床長八尺瑩摩鮮明叩之即鳴時太尉從事中傅珎之諮議參軍周安穆折石床各取一頭為曾氏之後所訟

黔中記曰石虎御床郡方三丈其餘床皆局脚高下六尺後宮別切中有小形玉床又有轉閇床射鳥獸異物志獸麝噴禁二音狼狀如麋而角向前入林則得之角正四據人因以作踞床

異苑曰沙門支法存有八尺沉香板床刺史王淡息切求不與遂殺而籍焉籍沒後息疾法存出為祟也

世說曰袁紹年少時曾夜以劍遣人擲魏武小下不着帝揆其後又高因帖臥牀劍至果高

語林曰簡文為撫軍時所坐牀上塵不聽左右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

雜五行書曰凡安牀東首貧賤疾病西首富南首貴北首

死兵書曰將坐牀無故自動下欲害之

梦書曰夢床所壞者爲憂妻也

曹植九脉曰蔥懆分釜床

柴子太上帝曰下梵上簟華鏤之木

劉楨績慮賦曰布玳瑁之席設觜蠵（觜大龜也音惟）之牀鴈

玫瑤之几對金精之盤李尤臥床銘曰牀之所安寢

處之歡久則敬慎崇德遠姦

榻

堅床銘曰休之所安寢處之歡久則敬慎崇德遠姦

釋名曰長得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坐王

人無二獨所坐也

謝承後永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人陳蕃爲太守不

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周璆字孟玉陳蕃爲太守瑨來置一榻去則縣

之也

蜀志曰簡雍性簡傲佚蕩自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

榻須枕臥語無所屈

吳志曰周瑜薦魯肅孫權引肅合榻對飲言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議書曰當陽侯劉彥節既貴士子自　三署不得
上方榻時以此少之
又曰顧延之為秘書監光禄勳太常時沙門釋惠林
以身孝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
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嫉焉因醉曰昔于同
騎乘表終**正**色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
色
又曰王瞻字明遠一字升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
仕宋為王府參軍常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
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三人彥節外雖酬之意
甚不悦
齊書曰孔休源字慶緒博孝為晉安王府長史甚得
人譽王深相倚仗常於中齊別施榻云此是孔長史
坐人莫得預為甚見敬如此
馬魏書曰元顧為吏部尚書右僕射上為登階向榻
見榻甚故問都令吏徐忏起曰此榻曾見先王坐順
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撤之
梁書曰臨汝侯猷為益州頗僭濫客遂內遂有香燈
疾卒

都校切　不置連榻武帝知之以此為僭還都以憂愧成

唐書曰玄宗命太常韋縚讀時令每月一節每孟月朔日上御宣政殿策置一榻榻東置面案令韋縚坐而讀之

又曰李峴為相元載於政事堂置榻邀宣事中官坐峴至此左右去榻

唐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

郭子曰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客皆在連床干稚舒後至曰杜元凱復以連榻坐客不坐便去

列仙傳曰脩羊公者魏人也咀華陰山石室有題石床卧其上石盡穿陷也

胡床

風俗通曰靈帝好胡床董卓權胡兵之應也

魏志曰裴潛為兗州刺史常作一胡床及去官留以掛柱齊書曰張景真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舴艋坐胡床觀者咸疑是太子

梁書曰武帝軍至新林楊公則自越城移北領軍府舊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從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弊中吾腳談笑如初

又曰侯景既篡位時着白紗帽而尚披青袍頭捧衆
牙梳床上帝設胡床及釜蹄着鞾垂脚坐
北齊書曰武成胡后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
下文掛寶裝胡床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者也
庾肩吾賦胡床詩曰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歌
形正文邪體自午臨堂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館下淹留奉盛胡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

服用部九

枕　被

枕

說文曰枕卧所薦首者也

釋名曰枕檢也所以檢項也

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又曰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展轉伏枕

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大喪財供角枕

禮曰鷄鳴咸盥漱飲枕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曰楚靈王敗於乾谿王親獨行彷徨於山林之
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
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寢疇枕王曰璞而去
之
洞林曰丞相從事中郎王文英家枕自作聲
漢書曰淮南王有枕中鴻寶祕苑書言使鬼物為金
之術及鄒衍重道衍命方世人莫知劉更生父於武
帝時治淮南獄得書更生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
上命典作方鑄事費甚多不驗
後漢書曰樂紘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嘗獨眞臺上無
被枕衽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紘問其故甚嘉之
自此詔太常賜尚書以下朝夕飡給幃帳
東觀漢記曰黃香事親暑則扇枕寒則以身温席
後漢書曰魏高昌有白盬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
枕貢之中國
魏志曰藺則為侍中董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
藺則膝非接人枕也
魏略曰大秦國出色枕
吳書曰張紘作柅榴枕賦陳琳在此得之因以示士
人曰此吾鄉里張紘作也

晉書曰王敦鎮豫章為王澄以舊意所侮敦益忿恕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二十人持鈇馬鞭為備澄手恒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偷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敦令力士格戕搤殺之

又曰笠者謂董豐曰君憂獄遠二枕避三沐豐既歸妻具枕授沐豐皆不從其夜果誤殺妻也

沈約宋書曰武帝記曰畢卓州常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北征以虎魄治金瘡上大悅命擣碎分諸將又曰武昌王渾少而凶戾為中書令每夕裸身露頭徃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即周郎中枕以為笑樂又朱石齡少好武不事產檢勇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聽事前紙方一寸帖著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

齊書曰陳顯達建武世不自安侍晏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

北齊書曰鄭基自世業清慎嘗語人曰仕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者也

梁書曰土茂為雍州長史人或譖茂及武帝弗之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令鄭紹叔徃候之遇其卧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曰甚使君家門塗炭　起義長史那猶卧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

唐書曰玄宗嘗製大枕與王憲申芸之

又曰貴嬪姊虢國夫人豪侈尤甚所枕之枕不知其

尸子曰孝子一夕五起視親衣之厚薄枕之高下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妓道之士有善偷者進見子發子發禮之無幾齊伐楚偷夜出盜其齊將軍枕歸之明夕復取其簪又以歸之齊師大駭還師而去

越絶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問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曰陽者主穀貴陰者主穀賤故當寒而不寒穀為之暴貴當温而不温穀為之暴賤王曰善書帛藏之枕中以為國寶

范子曰堯舜禹湯皆有預見之明雖有凶年而民不窮王曰善以丹書置之枕中以為貴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龍頭舊髻枕銀環鉤副之

蔡質漢官儀曰尚書即直給通中枕

西京雜註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虎柏枕龜

文枕

拾遺録曰魏咸熙二年宮中夜夜有異或叫呼驚人乃有傷害者詔使宦者閤中伺候有白虎毛色淨密以戈投虎即中左目俄而往取虎以隠形更搜覓乃於藏中得之玉虎枕左目有血帝嗟其大異問諸大臣荅云昔誅梁冀得玉虎枕一枚云出枕單池國所獻臆下有題云帝辛九年献帝辛紂也金玉久而有神

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漢武帝東巡狩見父頭頂白光高數尺帝呼問之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有二十二物二十四物以應二十四物氣八物應八風臣行之轉少而齒生

列異傳曰景初中咸陽縣吏王臣夜倦枕ヒ卧有頃聞竈下有呼曰文納何不以之頭下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就我至飲乃止見一人着烏袴褶取火照之集異記中曰劉玄暮忽見一人着烏袴褶取火照之面首有七孔面莽黨然乃請師筮之師曰此是君家先世物久則為魅劉因執縛刀欲砍數下變為一枕乃是先祖時枕

異苑曰滕放枕文石枕卧忽暴雷震其枕傍人莫不

為怖懾微覺有聲不佈也

楚宋玉高唐賦曰楚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願薦枕席

司馬相如長門賦曰搏芳若以為枕席荃蘭而為香

又美人賦曰高岡重曰角枕

劉向別錄曰向有芳松枕賦　後漢張紘環林枕賦

曰有爾之珠環超詭異以邈絕旦　色也如芸之黃

其為香也如蘭之芳其文也綵霜地金　榮菜而紅

榮

蔡邕驚枕銘曰應龍蟄潛德保灵制器像物示有

其形折人降鑒居安慮傾

崔駰六安枕銘曰枕有規矩恭一其德承先寧躬終

始不咸六安言六安而也

藉彥楠榴枕銘曰琱木之奇文斲理鮮廉稜方正盛

滑頁堅卞敬宗作無患枕讚無患木銘也言人枕之

無患也

江文通詩曰撫枕懷百慮

被

說文曰衾大被也

釋名曰被所以被覆人也衾也其下廣大如岸之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也
論語曰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詩曰錦衾爛兮
又曰肅肅霄征抱衾與裯
傳曰楚子次于乾谿雨雪楚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
舄皮鞮以出
史記曰王章字仲卿疾無被卧牛衣中
又曰汲黯曰公孫弘位至三公俸祿甚厚為布被此
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黯過
然今日廷詰臣誠中臣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欺詐
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亦
霸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
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小吏無差
誠如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為謙
讓愈益厚之
漢書曰廣川王去疾姬昭信甚妬王愛姬陶望卿昭
信妬之譖於王曰望卿有姦窺即言即中令卧錦被
王信之繫殺之
又曰李夫人疾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
寢病形貌壞不可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

又曰霍光薨詔賜繡被百領
後漢書曰祭遵奉公家無私財布被夫人棄不加緂
又曰宣秉性節儉常服布被蔬食
華嶠後漢書曰樂松為郎獨宿直臺上無被帝推被與之
表山松後漢書曰范丹為萊蕪長去官無被空橐自隨也
謝承漢書曰京兆朱寵字仲威為太尉家貧卧布被
朝廷賜錦被卧兼布被
又曰羊續字興祖為南陽太守以清率下淮卧一幅布衾敝糊紩補之
東觀漢記曰王良為大司空在位清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又曰馮豹字仲文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卧引刀砍之正被其起中被獲免
又曰馮豹每奏事未報嘗服首門下或從皆至明天子默使小黃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
漢官典職曰尚書郎入直供青練白綾被或錦被
魏書曰文帝詔朝臣三代大夫知被服五代大夫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

晉陽春秋曰景帝有目疾文鴦之來攻鷁而目出惧
六軍恐崇以被痛甚齧被破
晉書曰魏舒為尚書郎或有非其人論者欲有沙汰
之言舒乃曰五郎其人也樸被往出論者咸自愧之
又曰楊駿被誅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
於門外大呼曰砍判旬日託疾死及是其言果驗
又曰光逸字孟祖為傅昌小吏令使之昌雨遂令不
在逸解衣卧被衾中令遂詰之逸曰衣單冒雨如不
易衣必致凍死何惜一被而殺人也令奇之而不問
又曰祖逖字士雅與琨共被寢中夜聞鷄鳴蹴琨覺
曰起舞廿非惡聲
又曰吳納為吳興守徵為尚書去任有被幞而已
又曰禿髮烏孤之祖壽閭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
產於被中鮮卑為被為禿髮因而氏焉
宋書曰虞龢為中書郎廷尉廿好季居貧房漏恐濕
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又曰沈麟士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未終禮矯
俗乃自為終制遺令氣絕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
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為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
又曰康沙門釋寶志亡亮欲以衲被遺之未及有言

寶志忽來牽被而去

又曰羅研齊狗兒之後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乱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棨実非一朝百家為林不過數家有食含記樂禍無足多怪若令林上有百錢布被覩中有數斗麦飯寧有為乱乎

梁書曰裴之橫字如岳少好賓重氣俠不事産業兄之高以其紕誕乃為狹被流食以激厲之之橫嘆曰大丈夫富貴又作百幅被後為吳興太守作百幅以成其志

陳書曰高宗時豫州献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孫卿子曰天子至尊重無上矣衣被則五彩維閒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

家語曰黔婁先生死被矩露足孔子及門人見之謂其妻曰寧使正之不足不可斜之有餘

説苑曰鄭君來青翰之舟張翠華之蓋越人擁檝而歌曰山有耒兮木有枚心説君兮君不知於是鄭君奔繡被而覆之

夏侯孝子集曰羊太常辛夫人字憲英性不好華麗從外孫胡毋楊上夫人歸被夫人取反卧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惠帝起居注曰帝至朝歌無被中黃門以兩幅布
被給帝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綵杯文綺被一絳具文罗
一幅一絳被羅綉文四五幅被一
東宮故事曰太子有七綵文綺被又有絳文羅面
京兆舊事曰長安孫晨家貧為郡功曹十月無被夜
卧葛東書收之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鴛鴦被
晉陸雲與兄机書曰一日按行曹公器物有寒夏被
有七枚
海内先賢傳曰姜肱字伯淮事繼母年少肱兄弟感
凱風之孝同被而寢不入室以慰母心也
邊讓別傳曰讓字元禮才辯俊逸孔融薦於魏武曰
邊讓蔡九州之收則不足為單衣襜則有餘
孟部耆舊傳曰王忱字少林於客舍見諸生疾甚困
謂忱曰腰下有黃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屍骸未
及問其姓名呼及困絕忱賣金一斤以給棺柩餘九
斤置生腰下後大度亭長到亭有白大馬一疋入亭
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來而後忱承馬匕哭入
金房父家房父見曰真得盜矣忱說得馬之狀又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被示之房父曰鄉有何陰德曰念葵諸生事耳說形
狀房父曰真我子也忙即以被馬歸之房父不受遣
迎生喪全具存焉
列女傳曰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為作
十二幅被其隣父怪問之母曰少兒無異操惧朋類
之不顧大其被以招貧生之卧庶聞君子之言耳
桓任傳曰重侯母酷惡常憎任為作二幅箕踵
杜詠酒別傳曰君曾新作被暖眠不覺晏起乃嘆暖
眠使人忌起異事因命著陌上有寒苦人學被气之
常眠布被中
孫畧別傳曰親戚有窮老者畧感推被以恤之冬寒
不解帶而寢
郭子曰殷浩作揚州刺史發不敢夜行
被幙人問其故答云刺史嚴不敢夜行曰日欲暮便令左右取
語林曰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七輒斫人不覺左
右宜慎之後乃楊凍眠所幸小兒竊以被覆之因欲
砍殺自尔莫敢近之
又曰傅信字子思遭父喪哀慟骨立母怜之竊以錦
被蒙其上林宗往吊之見被謂之曰卿海內之儁四
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郭奮衣而去自後實絕

百許日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樂府詩曰天寒而被薄憂思知夜長

楚辭曰翡翠珠爛齊光

陸雲芙蓉詩曰寢共織成被絮之同攻綿

傅玄被銘曰被雖温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已無薄於人

張華苦行曰重無暖氣班被覆空牀

潘岳悼亡詩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曠誰與同歲寒

劉孝威謝賚錦被啟曰色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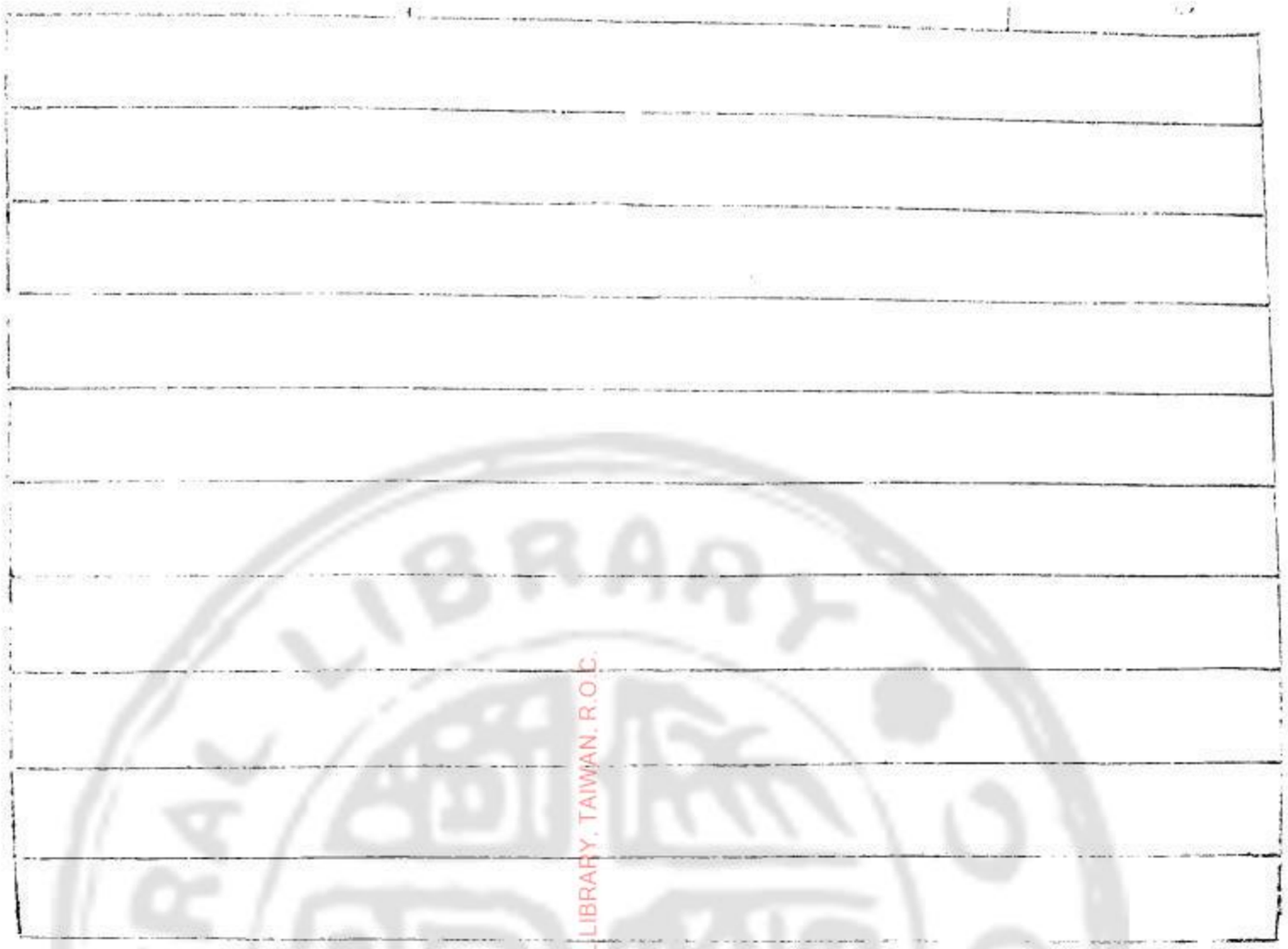
采喻聯璧鄂君暫

經楚侍蓋朱鬣復帝賜鸞

綺高憩藻麗遠

謝鮮明漢光悅其姓文魏馬驚其

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

服用部

簟　褥　氈　卧具　氍毹

簟

說文曰簟竹席也

釋名曰簟忄也布之簟然正平

禮曰莞簟之安蒻秸之尚

又曰父母舅姑之簟席枕几不傳

詩曰下莞上簟乃安斯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言曰簞宋之間謂之篋或謂之簍其粗者謂之籧篨行唐以籧蓧直文而禮也自關而東周楚魏之間謂之倚佯自關而西東觀漢記曰殤帝詔省莊弱平簞

又曰馬稜為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給堅強車

皆以桃枝細簞

又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

能消却姦邪常以良日允與立入為獻帝誦孝經一

章以杖二竹簞盡九宮其上隨日時入焉及允被害

乃不復行也

晉書曰王恭字孝伯與王忱齊名友善恭有六尺簞

忱見之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遂坐薦上忱聞

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王隱晉書曰車永為廣州刺史永子溢使工作象牙

細簞工患之

晉公卿禮秩曰太宰何曾遜位賜簞褥一具

蕭子顯齊書曰林邑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簞等

物

孫卿子曰輕暖乎簞而体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席之上先莚簞尊之上先玄酒王貴之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本而後末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赤花霞文簟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象牙為簟賜李夫人

又曰會稽獻竹簟供御世號為流黃簟

諸葛亮轉教曰計太歲運用蓬旅簟千萬具

庾翼與王書曰今致八尺丈二細桃枝簟十枝黃蔑雙文簟二支領黃蔑獨坐双文簟一枝

王廙春可樂曰弱簟平端

潘岳悼亡詩曰長轉啼枕席簟竟牀空

左思吳都賦曰枕笙象簟韜於筒中

王鑒作簟賦曰楚簟陳於王房巴箱列於板臺

褥

小雅曰褥謂之茲

釋名曰褥人所坐藉也

又曰車中所坐用虎皮也

詩曰文茵暢轂駕我旗馬

漢書曰霍禹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繡茵漆黃金塗

草絮薦騰

東觀漢記曰榮遵有疾詔賜重茵

魏畧曰焦先生字孝然河東人也高尚不仕自作蝸

牛廬淨掃其中榮木為床布褥其上天寒搆火以自
炙
魏志曰太祖性節儉帳幬屏風壞則補納崗褥取温
無有緣飾
又曰王朗上疏曰老臣懷上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
伍某少小常苦被褥泰温則不能使軟膚弱體是以
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舍小縕袍不致於至厚
則又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吳錄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從李勰李其母為作
厚褥大被人問其故母荅曰小兒無德容多貪故為
廣被大褥
齊書曰宗則高尚不仕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荀
席
又曰褚彦回弟澄為左戶尚書彦回甞登以錢一萬
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彦回曰豹坐褥
又柳慶遠為儀同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
吾臺大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
席興汝上又先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太尉
為元景也
後魏書曰尒朱世隆將被誅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帖家奴告省門
亭長云令旦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
至晚王還者將軍自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之
記識

世說曰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着衣夜則
累茵褥謝公云体宜令常和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
非攝生之術帝曰夜靜宜温謝公出歎之也

南越傳曰尉他卧象牀錦茵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拜有八尺褥一重中褥一步輿
褥一納妃有承床褥三丈用緑之

會稽後賢傳曰丁潭以先祿大夫還第詔賜床帳席
褥

鄴中記曰石虎作褥長三丈厚百丈奚鼠在氷下土中
神異記曰北方有氷萬里厚百丈奚鼠在氷下土中
其毛長八尺可以為褥也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皇后其女弟上遺鴛鴦褥
拾遺録曰周穆王時紫羅文褥者壇孫国献之

語林曰大將軍攻周侯至石頭坐南門石盤上將截
之送已褥與周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高茵重設

說文曰毛可以爲氈

釋名曰氈旃也毛相着旃旃然也

韻集曰氈細罽也

周禮春官掌次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

又曰掌皮供毳其爲毛以待邦用事

漢書曰匈奴絕不與食天與雨雪武卧氊雪

與氈毛異咽之也

漢書曰王吉諫昌邑王遊獵曰夫廣厦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從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及殷周之盛

其樂豈徒銜撥之間也哉

又曰江都王女細君歌云遠適異國烏孫王穹廬爲室旃爲鄉

魏志曰李勝爲荆州刺史往辭太傅曹爽因密之太傅曰謬問勝曰并州有佳氈可致之勝出曰太傅無能爲也

又曰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鑿山通道作橋以氈自裹推轉而下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青氈牀褥三具也

晉書曰杜預子錫爲愍懷太子舍人屢直諫於太子

太子思之置針於錫坐處氈中銛坐刺之血出

又曰戴記曰慕容熙后符氏卒慕容隆妻張氏煞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符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祕韓中有弊氈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

齊書曰孔奐為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舡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倩見奐居處儉素乃即以擅衣一具奐辭不受

北齊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閑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卧氈夜縋而出因得遁還

又曰清河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突厥謂周人曰爾言齊亂故我伐之今齊人眼中有鉄何可嘗也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渡之

又曰綦携佞巧能候當途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荆州過携別因辭携故見敗氈弊被更遺之錢物

廣志曰羌女人披大華氈以為盛服

拾遺錄曰漢武帝以氈鞦籍地惡鞘之喧也

搜神記曰太康中天下以氈為陌頭及帶身袴口於是百姓相戲曰中國其必為胡所破也夫氈胡之產者也而今天下以為陌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

淮南子曰夫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為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氈故不通於物者不可與言裕

說俗曰桓帝以奴病勞冷無氈可卧橫車騎自撒巳眠

氈興之

語林曰王子敬在齋中卧倫人取物一室之內晷盡于敬卧而不動倫遂登榻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

偷兒石染清氈是我家舊物可特置否於是群偷驚

物驚走

南傳曰調斯國有青石染氈絳染氈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荷氈被毳者難與道純錦之麗密

陸雲詩曰冬坐几肩氈

卧具

風俗通曰扶風蕪不違父為司隸李暠所遷不違穿府北垣徑上廳事斫暠卧具暠一宿數遷

沈約宋書曰朱百年隱居山陰家素貧每以冬月士

衣並無絮自此不衣錦帛嘗寒時就孔顗飲酒醉眠
顗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体謂顗
曰綿定甚温因流涕悲慟顗亦為感傷
齊書曰謝朓常行還過侯江草時大寒雪見草斡絮
單席而臥讀不倦朓嗟歎久之乃脱其所着襦幷手
徃既宅適見黄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既手笑既知
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
戇戇

又曰劉孝綽與劉孺兄弟甚狎既少孤宅近僧寺綽

通俗文曰識毛褥謂之戇戇
聲類曰戇戇毛席也
廣志曰戇戇戇織也近出南海古文稱北漢之戇戇
非其所生
魏畧曰大秦国以預繭絲織成戇戇文出黄白黒緑
戇戇
周書波斯国大月氏之別種也其地出瞿叟
吳時外国傳曰天竺国出細靡戇戇
陶侃別傳曰外国獻戇戇公舉之曰我還国當與牙
共眠牙名冽之 字處靜是公庶孫小而被知以為後嗣

南州異物志曰氈毳以羊毛雜群獸之毛織鳥獸草木人物雲氣作鸚鵡遠望軒軒若飛也

古樂府詩曰請客上北堂坐氈及氍毹

張衡四愁曰美人贈我氈毹別以為惆悵今至氍毹一以達心也

氈毹

通俗文曰氍毹細者謂之氈毹名氈毹施大林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床也

東觀漢記曰景丹率眾至廣阿先武出城外馬坐按

氈毹上設酒肉

魏畧曰大秦国以羊毛木皮野繭作之氈氍之屬有五色九色氈毹其毛鮮於海東諸国所作也

南史中天竺国出好丧氈毹

世說曰王子猷詣郝雍州雍州在內未出王見鋪氈毹云阿乞那得此令左右送向家郝出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去趨無忤

異苑曰沙門有法存者生廣州善禁術遂富有八尺翁登作百種形像又有沉香八尺枚林大原王淡為刺史大兒卧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殺而籍為法

存後形見於府內經日王尋得疾亡卽之又喪
杜篤邊論曰匈奴請降氈毳罰褥帳幔氍毹積如卹
山
班固與弟超書曰月支氈毳而小相雜但細好而已
馬融奏馬賢於軍中帳內施氈毳士卒飄於風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服用部

薦蓆

薦蓆

說文曰蓆籍也禮天子諸侯蓆有黼純繡又曰筵竹蓆也又曰蒻蒲薦也可以爲薦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蓆釋也可卷可釋也書曰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見西序東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敷重底席緇純文具仍几東序西牖敷重席書純雕
王仍見西序南嚮敷重蒲筵繢純漆仍几
詩邶相舟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席雖平尚可卷
禮記曲禮曰群居五人則長者又異席而以西為人為節
子者坐不中席
又曰有憂者側席而坐側猶特也有喪者專席而坐侍坐
於所尊敬無餘席又盡其近者尊之猶為其後來也
又曰姑姊妹女子子也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
不與同器而食
又曰奉席如橋居刃廟橫請何鄉請衽何趾南向北向
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
則講布席已問疏文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
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史檀弓下曰仲尼之
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也貧無蓋與之席
傳曰大輅越音活席昭其儉也
又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
周禮天官玉府曰玉府掌王之衽
又春官曰司几筵掌五席大朝覲饗射凡封国命諸
侯王位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
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

雕几竹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旬役則設　席

凡喪事設葦席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所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忘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丗所往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史記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薦席坐之

又曰任安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北兩人過平陽至主家皆恠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斷席而坐主家皆恠而惡之莫敢問也

又曰陳平以獘席為門

漢書曰文帝以莞蒲為席

又曰元帝病史丹以親密侍疾上獨寢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

後漢書曰更始至長安居樂宮升前殿即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可視

又曰來歙征隗囂徑至洛陽隗囂守將固保其城囂乃悉兵圍洛陽築堤灌城歙固守矢盡發屋斷木為兵上自將上隴囂衆潰上隴走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絶席在諸將之上

又曰鄧訓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椵以温色

又曰趙丙有術曾至渡頭求舡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將風乃過

又曰李恂遷武威太守坐事逸織席自給

東觀漢記曰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

又曰王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又曰黃香家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床枕寒則自温席

又曰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又曰宣秉建武年元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博士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令與諸儒難說上善而從之後正旦朝賀令群臣說經更相難結義有不通輒專其席以益通者憑重五十席京師議曰解經不窮

又曰殷亮為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重八九席帝曰學不當如是也

又曰許敬宇鴻卿其鄉吏有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抚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又曰汝南薛惇字子禮為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妻曰君無俸祿給予孫復無完席恥惇以善席與妻自坐敗又衛良字叔賢拜尚書令病罷官還家無完席賓客省之者坐桑下談論飲水去

典畧曰袁尚袁熙奔遼東公孫康先置精勇於庭中請熙尚熙尚入乃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康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

蜀志曰先主少孤母販履織席為業

晉書曰王渾為將軍鎮壽陽虛懷撫士坐無空席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行親人過侃宿時大雪無草侃母湛撤床雜蔣手刈給客牛馬（晉陽春秋云蔣蔪也）

晉中興書曰王敦死累以席塗以蜡埋齊中

晉建武起居注曰立敬后廟蔪蓆不用緑緣

晉前燕書曰高祖虜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發視無所見遂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書曰林邑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八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異人謂金之精為陽邁中國云紫磨者因為名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刘禎為御史中丞奏風聞廣州刺史韋朗於州部作白蓆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即官

吳均齊春秋曰刘璡字璥敬耿介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陽內見一女子容貌甚麗眄睞之璡因抽坐席憩車中以隔絕之其正如此

唐書曰代宗時晉州男子卻模以麻辮駁持竹筐簟席哭於東市以三十字論時政每字條一事上即召見又曰玄宗子潁王璬為劍南節度夫使玄宗將幸蜀遣璬先赴本部渡綿州江乘船見以紈綵席而籍者顧曰此可以為寢處奈何賤之令撤去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人坐文綺之席衣以紈綺之衣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又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祖席之上

漢書儀曰天子登紫壇紺席除地用一彩席六重

呂氏春秋曰衛灵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曰天寒子哉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取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灶是以不寒

莊子曰申屠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瞀人合堂同席而坐也

魯連子曰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行與不行譬以方為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緣蔀也

列子曰陽朱南之沛之梁而過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夫太白若辱盛德如不足楊朱曰

閒命矣其　舍者避席其來也煬者與之爭竈席

晏子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戎葭而席公不悅曰子猶席可也對曰臣聞介胄坐陳不席獄尸

不席二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大夫皆席

又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晏子曰夫鋪藁陳簟者人臣不敢與焉又移於司馬穰苴曰鋪藁蔣席陳簟籩人臣不敢與焉

范子計然曰六尺蘭蓆出河東上價七十蒲席出三輔上價百

韓子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惡頭必

于思子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戴之履雖善足不履之金
以履之且夫美而耗上妨義之道也
又曰衛嗣公時有人於縣令左右縣令發褥而席奠
嗣公令人遺席曰吾聞汝發褥而席弊其賜汝席縣
令大驚以君為神
又曰孟獻伯相魯不坐重席
又曰禹為蔣席頗緣此彌侈也而国不服者三十三
人殷作茵蓆郤文弥侈吳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又曰文公至河令席被捐之咎犯聞之曰蓆褥所卧
也而君弃之臣不勝其哀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内席三經之席
鹽鉄論曰古者庶人蒲蓆以草經及後踐蒲葯復造
方薦帛緣者也

崔豹古今注曰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為席曰西王
母席也
又曰古者大夫複薦草緣蒲平簟莞今當富者繡茵
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獨坐龍鬚蓆赤皮花經席一領
山海經曰鵲山至箕尾山其人皆鳥身龍首祠之用
白蒲為席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設緑熊席毛皆長一尺餘眠而

擁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見也坐則沒漆中其雜薰諸
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
又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迴風席
漢武帝內傳曰帝齋於尋真臺紫羅薦地夜二更後
西王母至也
王子年拾遺録曰軒皇使百辟群臣受教者先列珪
玉於蘭蒲蓆上
又曰蕖葉草高五尺葉色如紺葉形如半月之勢亦
曰半月花草無實其質温柔可以為席
又曰方丈山有草名濡葽葉色如紺莖色漆細軟可
蒙海人織以為薦席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列丈
又曰崑崙山有葭紅也可編為席温柔如毯毛焉
又曰瀛州南有金碧之館有青琉几覆以雲紈之素
席用香水柔莞
又曰岱輿山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
衣服則蕉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為席方冬弥温以枝
相磨則火出矣
又曰穆王時西王母來敷蒲之席黃莞之薦莞色若
金
又曰燕昭王設麟文席麟文者錯雜寶飾席為雲霞

麟鳳之狀

神仙傳曰淮南王為八公設象牙席

異苑曰庾寶妻毛氏五月西暴蔫蓆忽見其三歲女在席上臥驚怛便滅女真形在別牀如故不自知而天世傳仲夏忌移床

搜神記曰羅威字行德性至孝母老天寒以身温席而後授其處

勅中記曰石虎作席以錦雜以五香施以五彩綴編浦皮緣之錦

范汪荊州記曰安城郡令屬江州出桃枝席

成公興内傳曰登白虎延成君為敷魚鬚之席

文士傳曰張嚴朱異張純三人共詣驃騎將軍朱據夏施揖讓而坐君子佽直

問三人才名皆為賦然後乃坐純曰席為冬設簟為

皇甫謐高士傳曰嚴君平成都市賣卜詔徵不起蜀

有富人羅仲與君平善問何以不往曰無車粮仲即

為具車馬粮米君平曰吾病有餘非不足也我有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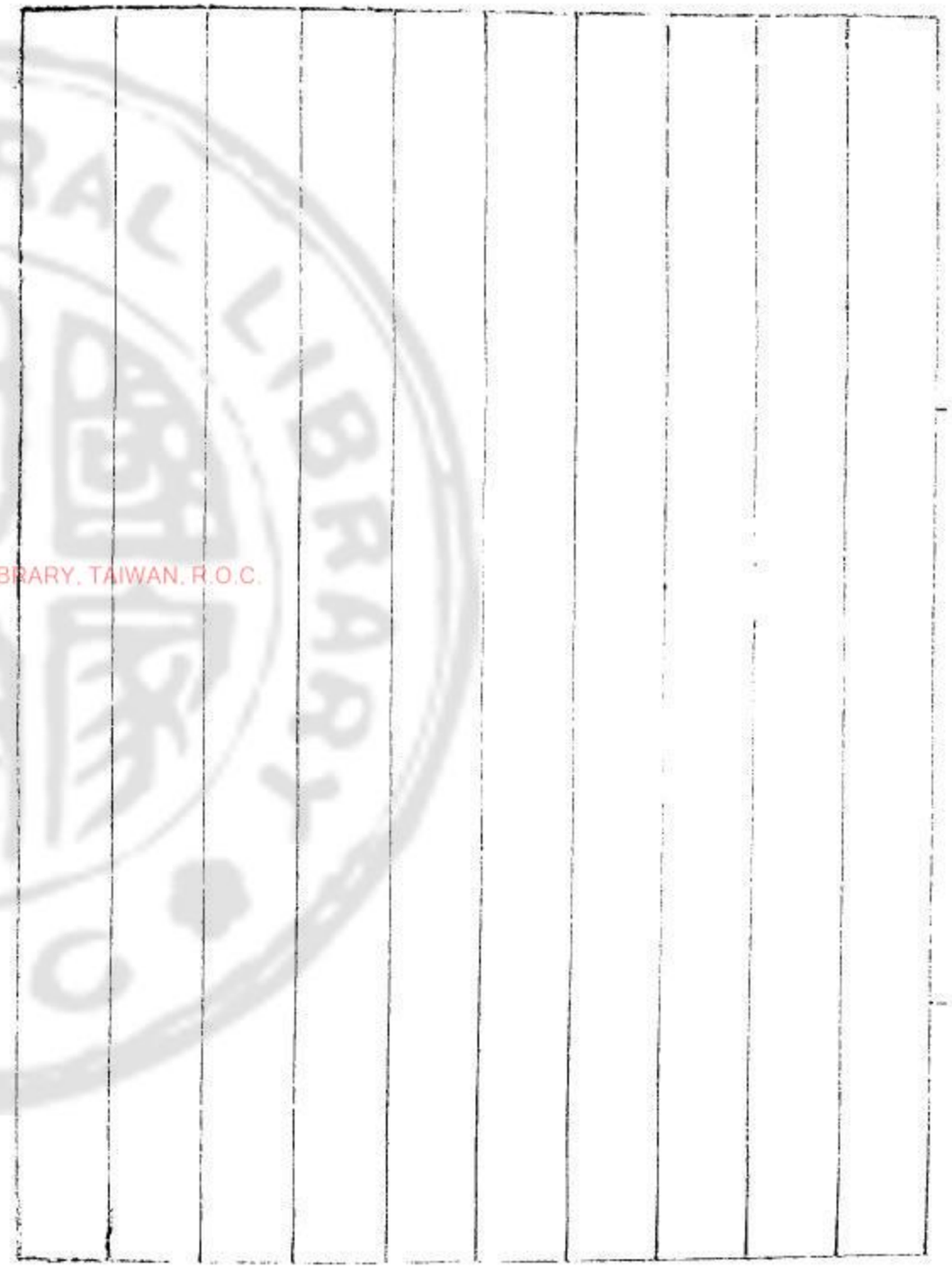
而子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

也仲曰吾一席直万金子無檐石乃云有餘謬矣

又曰老萊子親没隱蒙山之陽枝木為床蔫艾為席

益部耆舊傳曰張克為州治中從事刺史每自坐高
床為從事設單席於地
鍾玩良吏傳曰吳隱之字處默郵城人也轉廣州刺
史還舟之日唯身而已宅有茅茨六間坐无完簀以
蓬為屏風會稽先賢傳曰董昆字文通為太農帑坐
无完席
盧毓冀州論常山為林人陘為澤兼跨浦葦雲母御
席地產不為无珧也
汝南先賢傳曰鄭敬以茅葭為席常隨杞柳之陰
會稽典錄曰隆侈字長遷為豫章太守廳事薦編至
絕不改以群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穉李贄數詣問
乃待以殊礼
世說曰管寧與華歆同席嘗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
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楚辭曰瑤席兮玉瑱
楊雄甘泉賦云靡薜荔以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
魏刘禎清慮賦曰布玳瑁之席設蠲蠲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十

服用部十二

几　案　杖

几

釋名曰几皮也所以皮物也

書顧命曰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疾發大命臨群臣）

（又齊戒沐浴令病疾故但面扶相被以冕冕憑玉几以出命）

易渙封九二曰渙奔其几（悔亡象曰渙奔其几得願）

（几承物也）

詩行葦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周禮春官曰司几筵掌九几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設左右王凡祀先王布席亦如之詔祀祭右彤凡筵國賓亲臨前亦如之左彤凡國賓老則右漆几凡喪事右素几吉事変几凶事仍几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搡几杖以從之

又曰獻几杖者拂

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謝去君貪其後而留之也則必賜之以几杖

又曰乘車必以几

又曰龜筮几杖不出公門

又月令曰八月之節養老授凡杖

又内則曰父母舅姑坐御者舉几斂席

又曰姑死綴足用燕几

國語曰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荷偃士正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惧不能歸請班師（班還也）智伯怒（智伯荀瑩）投之以几（偃正閒也）

又曰為谿疆曰晉王務行禮不求耻人几設而不倚

爵盈而不飲禮之至也

國語楚語曰左使倚相（倚几有誦之戒訓誦上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

漢書曰吳王　疾不朝驗問不実及後使人為秋請
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
諸侯朝聘也
上復責問吳使ヒ者曰察見
淵中魚不祥張宴曰喻人君不
當見臣下之私也於是天子賜吳王几
杖
又曰朱傳遷瑯琊太守齊郡舒緩茶名傳奮髮舞杖几
曰観斉兒欲以為俗即皆仆罷諸弁吏
續漢書曰魏文帝賜楊彪几杖以彰舊德
東観漢書曰黄香為尚書郎以香父尚在賜臥几灵
壽杖
又曰上初即位先訪求賢茂詔曰前密令卓茂名冠
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英為太傅封褒德候賜几
杖
魏志曰太祖為司空相丞毛玠為東曹掾太祖平柳
城頌所獲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以賜玠曰君有古
人之風故賜古之物
又曰呂布遣陳登至太祖求徐州牧登因陳布勇而
无謀宜早誅之太祖悦始及登還拔布戟斫几責之
晉書曰刘毅仲雄以太康六年卒帝抚几驚曰失吾
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
又曰魏舒以年老稱疾遜位詔賜几杖不齊及錢百

万牀帳簟褥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嘗往門生家見裴几滑淨因書之真早相率後其父誤刮之門生驚懊累日

宋書曰沈麟士字雲禎隱居以篤學為務恒憑素琴（素几聲）

吳均齊春秋曰孔靈產為光禄大夫覽止足之分不

肯仕太祖以白麈毛扇素几遺之曰以君有古人風

故賜鄉古人之物也

陳書曰王冲為太子少傅　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

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太　從　司空徐度宅

宴筵之上賜之以几

後魏書曰咸陽王禧謀逆誅其宮人為之歌曰可怜

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

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

偶

孟子曰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與王晤行者坐而言

不應隱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

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晝齊邑也齊人欲為君留孟子不以倚席而卧也）

漢舊儀曰天子用玉几而戴勝（梯謂憑也）

拾遺録曰瀛州南有金巒之觀中藏寶几履以雲紈

之素漢武帝內傳曰帝受西黃母五岳真經盛以黃
金几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
謂之綈几公侯皆以木為几冬則以細罽為褽憑之
不得加綈錦之飾於几案
會稽典録曰葛仙公憑白桐凡孝數十年白日登仙
几化為白虎三脚兩頭往七人見之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畫重几大
十各一枚
語林曰任元褒為先祖勳孫翊往詣之見門吏憑几
視孫入語任曰吏几對客為不禮任便推之吏荅云
得罰體病以横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横施值
其兩足便為憑几何又孤鵠蟠膝曲木抱腰
姚信士語曰馬援憑凡而見梁
受　文高拜
戴勝竹林七賢論曰魏朝封文王固讓公卿皆當喻
旨　宣鄭冲等馳使從阮籍求其　待之籍時在
表孝　宿扶而起書凡枚為文無所治定乃寫符信
鄴中記曰石虎御坐凡惡深彫畫皆為五色花也
南岳記曰衡山有石室內有石床石凡
異苑曰曆陽石秀之歘有一人着平巾袴褶語秀云

聞君巧侔班匠刻几尤妙大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陳
云劉政能造數旬而殫氏石猶存劉作几有名遂以
致弊
幽明録曰海中有金臺水出百丈臺其内有金几脚
文備制上有百味之食
李尤几銘序曰昔帝軒轅仁智怨事之有闕作　几
之法
張華倚几銘曰倚几之設七而倚作器此成於彼也

案
説文曰椸似綠切　圓案也
方言曰陳楚宋魏謂案為甿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説淮陰侯淮陰侯曰臣故
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及去項歸漢七王
賜臣玉案之巨闕之劍臣背之内愧於心
史記曰高祖過趙亡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甚恭上箕
踞罵之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子孫有過不誚讓為便坐對案
不食
又曰賈禹奏曰見賜杯案畫文金銀餙非當所以食
臣下也

又曰朱博為廉儉自微賤至富貴不食重味案上不過三杯酒

又曰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奉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又曰魏霸延平元年仕為先祿大夫妻死長兄伯為娶妻送至官舍霸曰嫂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劵他家先嫗為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跪曰不敢相屈而妻慙求去

又曰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友每相與談論輒屏案不食

又曰梁鴻常賃舂每歸妻為具舉案齊眉

又曰蔡邕素清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儲副賜錢百萬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沓

南史曰江秉之為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以付庫

梁書曰郭祖清儉素水案食不過一肉

漢舊儀曰丈二旋案以陳三十肉九穀飲食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妃初拜有漆金渡足奏案一枚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鏤帶漆畫案一枚
江表傳曰曹公平荊州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
唯周瑜魯肅陳距北之計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
將復有言迎北軍與此案同也
西京雜記曰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案於桂宮中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是山
精常令在案行東方朔問曰巨靈汝何以敢飼母健
否
廣陵傳曰吳戒字季齊姓剛直同業生陳外為賊戒
見之外為設食戒曰汝已為賊柰何為設食因舉按

此下板本少一章依宋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鏤帶漆畫案一枚

江表傳曰曹公平荊州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

唯周瑜魯肅陳距北之計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

將復有言迎北軍與此同也

西京雜記曰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案於桂宮中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疑是山

精常令在案行東方朔問曰臣靈汝何以欺朔母健

否

廣陵傳曰吳戒字季齊姓剛直同業生陳外為賊戒

見之外為設食戒曰汝已為賊柰何為設食因舉按

投江中令其撤饌

神仙傳曰吳興人沈羲為仙人所迎上見老君玉女

以金案玉杯藥賜羲曰此神仙丹不死之藥

此下校右力
一章係第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記曰獻杖者執末
又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
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于貢聞之曰夫
子殆將病也
又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曰天乎
余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
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
女於夫子尒罪一也喪尒親使民未有聞焉尒罪二
也喪尒子而喪尒明尒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
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

又曰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
傳曰鄭莊公與夷射姑酒飲私出
而
之
論語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又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
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植其
杖而耘
史記曰張騫云前人在大夏時見
安得此大夏國人曰賈人往之市身毒
東南可數千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漢禮儀曰三公五更杖玉杖

又曰季秋之月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八十禮有加玉杖長九尺端為鴈鳩七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

華橋 原缺 晉輿 [illegible]

魏志曰文帝引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賜之几杖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錫所以賓禮黃耆褒崇老也昔孔光卓茂並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某公延年杖及憑几

又曰周宣為卿史大宇楊沛夢人謂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又與君杖飲以藥酒宣占之曰夫杖起弱藥治人病八月一日黃巾賊又滅至時賊果滅復杖

吳書曰全綜年高賜以杖百錢掛杖頭每至酒家輒醉

晉書曰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山濤又以其母老年并賜藜杖一枚

又曰阮宣子出行常以一竹竿隨車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朝杖真杖以出入而歸

後魏書曰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朝杖真杖以出入

莊子曰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杖藜應

用

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不足北走大澤未至道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廣志曰九真出靈壽杖

呂氏春秋曰孔子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持杖而揖之問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疎之義

陸賈新語曰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隆任杖不固則顛是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聖賢以為杖也

新序曰昌邑王徵為天子到菅陽置積竹敕杖二杖

襲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杖也大王奉大喪當柱竹杖

風俗通曰漢高祖與項籍戰京索間遁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賜老人也拾遺録曰老子當周之末居山與世人絶迹唯有黄髮及叟五人手扶青竹之杖出入室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縻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富有宝庫十間竺常賑生恤死家馬廐旁有古冢夜聞泣聲尋之見婦訴云漢末為赤眉所害剖棺見剝乞更深埋井乞獎衣自掩竺杖其言後歷一年復見前婦云君財宝可文一世應遭火危令以青廬杖一枚長九尺扳君衣棺之惠竺扶杖而帰而后隣家常見竺家有一清氣如龍蛇之形又有青衣童子數人來云縻竺家當有火賴君能恤飲枯骨天道不孤君德故來禳却此災使君財物不盡旬日火從庫起燒其珠玉十分遺一火盛之時見青衣童子數十來撲火又有氣如雲覆火上即滅

又曰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黎杖扣閣而進向閣中獨坐頌書老人乃吹杖端火出具以照向且說開闢以來向因受五鴻範之文恐辞說繁廣向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荅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金印之姓有博孝者下而観観焉乃出懷中竹牒者天地間之書余畧授于焉余向于敢從授術亦不語人

焉

漢武內曰帝先有玉箱杖是西王母所獻帝甚愛之
崩後故以入槨其年人有於扶風郿市中買得者帝
時在右侍人識之告有司詰問云于市中見一人賣
之實不知賣杖主名也
神仙傳曰費長房欲求道而顧家貧壺分乃斷一青
竹杖與長房自等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以為縊死
大驚號逖殯葬之長房立其傍無見者後長房歸家
人不信是房亡曰往日所葬竹耳發蒙視杖猶存
又曰壺公遣費長房歸以一竹杖以之騎比當至家
以杖投葛陂中長房騎杖忽然如睡便到家以杖投
葛陂中顧之乃青龍也
又曰介象令人騎青竹自吳往蜀
刘根別傳曰孝武皇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
仰才曰開左目開右目氣且絕久乃蘇息武帝使問
之所行何等女子不荅東方朔曰婦人食日精者
劉向別傳曰有麒麟角杖
塔寺記曰謝尚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
死勿當其鋒見塔寺可穰未眼立杖頭刻作塔形見
有氣來疑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黑氣衝尚家
尚以杖捎之氣即回散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往觀杖果枝即拔出之便平復如故

神異記曰陳敏孫皓之世為江夏太守自建業越職
閻宮亭廟驗過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枚年限既
滿作杖擬以還廟撫摋鐵以為幹以銀塗之尋徵為
散騎常侍往宮亭送杖於廟中訖即進路日晚降神
巫宣教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塗杖見與便投杖水
中當送以還之欺蔑之罪不可容部衆取杖看之見
鐵幹乃置之湖中杖浮江水上其疾如飛遲到敏舫
前敏舟遂覆之也

漢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銀角杖一枚

崔瑗杖銘云乘危履險非杖不行年老力端非杖不
強諸蔗雖美酒不可扶人　已亦不可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十一

服用部十三

箱　巾箱　笥　笈　火箱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馬盖呈箱事四枚

漢武帝內傳曰帝崩時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棺中至延康二年河東宮曹李及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書盛以金箱卷後題曰月是武帝時河道太守張純以箱及書奏上之武帝時左右見之涕泣曰此是帝崩時殯殮物宣帝愴然以書付茂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安合如故

晉陸雲與兄機書一函曰行曹公器物有書箱五枚思兄識彦高書箱甚似之收之

巾箱

漢武帝内傳曰武帝見西王母巾箱中有一卷書王母曰此五岳真形圖昨青城諸仙就我求今當付之宋書曰元嘉初南陽公主見女巫嚴道育云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兒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素青可愛因是巫蠱而敗

齊書曰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卷一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撿閱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効為巾箱五經自此始也世説曰威法療者養與人其兒年二十得病經年有神來語言牀席不淨神何處得坐曰有漆内箱甚淨神何不入中因内新果于箱中覺有聲以箱盡蓋覆之於是便聞箱中動搖即以衣傳之可以五升米重而病愈

異苑曰晉孝武太元末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鞞竽之音帝是歲崩天下大亂

笥

說文曰簞笥飯及衣之器也

尚書曰惟衣裳在笥

東觀漢書曰上問第五倫卿為市掾人有遺卿母一笥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出之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生此語

東觀漢記曰上聞王郎將軍至復驚去馮異進笥麥飯兎肩

續漢書曰世祖微時繫南頓鳴市吏以一笥飯與之

吳越春秋曰越以文笥七枚獻吳王

西京雜記曰宣帝以虎魄笥盛身毒寶鏡

風俗通曰孝靈帝建寧中京師長者皆以葦碎方笥為粧且時有識者竊言葦方笥郡國獻簉也今珍用天下皆當有罪獻於理官也後黨錮皆獻廷尉人名悉入方葦笥中斯為驗矣

張衡綏笥銘曰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先公綏笥傳世用之吏治笥平子為德主簿故為之銘也

笈

說文作扱曰笈驢上負也

風俗記曰笈學士所以負箱如冠籍箱也

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公車五徵皆不降志其
有喪負笈赴弔行五里也
又曰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覽羣書負笈尋師變姓
易姓名
又曰高弘字伯武河內山陽人為瑯琊相到官自負
笈單步入界聽採風俗
又曰蘇章字士成北海人負笈追師不遠萬里
又曰方諸字聖明負笈到三輔無術不覽
又曰郎宗負笈資卜給諸公表上博士徵宗宗負
笈遁去

李固傳曰固父為三公而固步行負笈千里從師
拾遺錄曰漢惠帝時有仙人韓稚東至沈離國過其
人同室負笈而問其年幾何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語武帝曰阿母令以瓊笈妙
蘊發紫臺之文賜汝

火籠

方言曰南楚江沔之間籠謂之篝或謂之笯陳楚宋
衛之間謂之曹君令熏籠是也
齊書曰卞彬性飲酒火籠什物多諸譏異自稱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范述曾為永嘉太守有善政徵為游擊將軍群
故舊送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銅皮火籠十
餘枚而已
脩復山陵故事曰當棹宮人中有象牙火龍

太平御覽卷七百一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二

服用部十四

熨斗　　澡盤

熨斗　　澡灌

通俗文曰火斗曰熨　伏虎

帝王世紀曰紂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熱之使人舉不能勝輒爛手與妲己為戲笑

魏末傳曰優人欲使幼帝取大將軍昭昌熨斗柄帝不敢發

晉書曰韓康伯年數歲母殷氏以時大寒方為大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令康作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袴康伯曰
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令既著襦不亦當蝮
又張燕別傳曰燕小時母謂其寒且作袴燕曰且作
袴如熨斗着火柄亦熱
隋書尉曰遲迥反於鄴時李穆在并州高祖獻盧其
為迥所誘遣使往布腹心穆遽奉熨斗於高祖曰願
以此熨安天下也高祖大悅
三輔故事曰董卓壞銅人十枚為小錢熨斗
淮南子曰糟丘生於象箸炮烙始於熱斗 許順曰熱斗熨斗
作炮烙之形也 手也灶人手遂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斗三枚
魏武帝集上勝所得順帝賜物銅熨斗二枚

溧盤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盤又有容五石銅溧
盤也
杜預奏事曰溧盤熨斗民間要用
士說曰大將軍王　至石崇家如廁還有數十婢曳
羅穀擎金溧盆盛水琉璃盛溧豆因令著水調而飲
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大笑也
述征記云長安逍遥宮門裏有溧盆面徑丈二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異苑曰中朝有人畜銅澡盆旦夕恒鳴
張華曰與洛中宮商相諧故聲相應鑪之乃止
傳云澡盆銘曰與其澡於水寧澡於德水之清猶可
濯也德之服不可塵也

澡灌

四王起事曰惠帝征成都軍敗帝渴帳下齎五升銅
灌就民家取水就灌飲之
齊書曰劉俊少與齊武帝好帝乙至俊宅晝卧覺俊
自奉金澡灌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
稱此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金塗澡灌一枚青絲三
合繩一枚長二丈五尺
又曰皇太子納妃有澡灌二枚
西域諸國志曰月支國有佛澡灌受二升許青石名
羅勒色碧玉班受水無定隨其多少
遠惠玉師澡灌銘序曰得磨罗勒石澡灌一枚故以
此銘荅之

伏虎

周禮天官曰太尉掌王燕衣服凡褻器鄭司農云褻
弱器甫子也
春秋後語曰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大敗智伯

軍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
史記曰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
魏略曰蘇則為侍中舊侍中親省起居故俗因謂執
虎子始蘇則同吉茂隱茂後見則嘲之曰士宦不已
執虎子
錄異傳曰吳時嘉興倪彦思忽見鬼魅入其家能與
人語飲食如人唯不見形彦思乃延道士逐之酒殽
既設道士便擊鼓召諸神魅乃取伏虎於神坐吹作
角聲以亂音頃道士忽覺背中冷驚起解衣乃伏虎
也
馬融遺令曰穴中不得下銅虎況他銅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三

服用部十五

匣　匱　厨

匣

說文曰匣匱也

論語季氏曰孔子謂冉求虎兕出於匣

拾遺錄曰合塗國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之能言雞犬牛豕死者以玉為匣埋海上其主遊戲海上於地中聞犬豕雞之聲主者猶識掘而取還養如昔焉唯毛羽之禿落久更悅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武帝上雜物既曰銀鏤漆匣四枚
古歌曰流塵生玉匣

匱

說文曰匱櫝也匣也
論語子罕云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
論語季氏曰龜玉毀於櫝中
左傳曰昭王七年傳曰燕人歸燕姬以謐甕玉櫃
國語曰夏之衰也褒之神化為二龍而言曰余褒之
二君也夏后布幣而策告之龍而發在櫝藏之七王
隱晉甘書卓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師言金匱
將離是以悲鳴尋而將軍周慮等承望敦意害卓
唐書曰王伾不劣闕葺下能如叔父有大志唯務金
帛寶玩為無門大門櫃上開一孔使足以受物夫妻
寢止其上
韓子曰楚人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櫝薰衣柱椒
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緝以珍翠鄭人買櫝而還珠此
未可謂善鬻珠也
李尤匱匣銘曰國有都邑家有匣匱貨賄之用我之
利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畧曰鹿累字伯重京兆人常隨青牛先生先生字
正方曉知星歷風角　情累得其術有婦無子後亦
喪婦獨居道側以博為障施一廚牀食寢其中
晉陽秋曰顧愷之尤好丹青嘗以一廚盡寄桓玄悉
糊題其前玄乃發廚後而取之封題如舊以還之愷
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
猶人登仙也
沈約宋書曰汝陰范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
盛飾毋住上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
齊書曰衡陽王鈞母區貴人卒鈞哀毀甚先是貴人
花釵廚子鈞以為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
開禮再拜鯁咽見者皆為之悲
又曰陸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二年不解文義欲撰
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南史記謝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上廚書須劉領軍
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
拾遺錄曰郭況家富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
瓊廚金穴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栢書廚一梓書廚一
范甯敬曰藉官之大信而北散在衆曹此不可也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令作十五厨藉一縣一厨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四

用部十六

梳篦　刷　鑷　劈　剔

齒纖

梳篦

說文曰櫛梳枇名也

釋名曰梳言其齒疏也

禮記曲禮上曰男女不同巾櫛

又玉藻曰櫛用柲櫛髮笄用象櫛

左傳僖公中曰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與子歸乎對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于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

漢書曰孝文帝遺匈奴襦袍梳篦各一也

續漢書曰季文德素善延篤為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引進之篤聞為書止文德曰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雲漢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魏志曰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管輅古之輅先說鷄子從道蚤蝨送一一名之唯以梳為梳耳

修復山陵故事曰梓宮用象牙五枚后梓宮物象梳六枚瑇瑁梳六枚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瑇瑁梳三枚

盛弘之荊州記曰臨賀興安縣東邊有平石其上有櫛屐各一具俗云越王渡溪脫屐墜櫛於此

崔寔政論曰無賞罰而欲世之治是猶不畜梳枇而欲髮之治也

物理論曰威行法明漏吞舟之魚法不明則類於細櫛細櫛則苛慝生也

夢書曰夢梳枇為憂解也虱盡去百病愈也

傳咸櫛賦叙曰大才治世猶櫛之理髮也
徐幹詩曰思見君巾櫛以弭我勞慙
蔡邕女誡曰用櫛則思其心理
高文惠與婦書曰今致琦櫛一枚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視曹公器物梳枇者在然

刷

斯竭力以没齒
為恥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
晉傅咸櫛賦曰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
西愁詩曰美人遺我掰檀梳

說文曰荔草似蒲而小根可作刷
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
釋名曰刷帥也帥髮長短皆令上從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七猪漿刷
稽康養生論曰勁刷理髮僅乃得之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視曹公器物刷處尚識

鑷

釋名曰鑷攝也攝髮也
通俗文曰拔減髮鬚謂之鑷
說文曰作簏曰箴箱也

洞林曰卷縣令施安置鑷令郭璞射之璞曰此是鏡
物有兩歧
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餉沈慶光銅鑷
脩復山陵故事梓宮中用鉄鏤鑷五枚
臨海水土記曰鑷魚長七寸頭如鑷
齊書曰高祖令左右拔白髮隆王昌高祖之孫年五
歲戲於牀前帝曰兒言我是誰荅曰太翁也豈有為
人曾祖拔白髮乎即擲去鑷

鰷

說文曰鰷角銳端可以解結

毛詩淇澳曰充蘭之支童子珮鰷
禮記內則曰子事父母左佩小鰷金遂右佩大鰷木
遂

別蓝纖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行曹公罷物有別蓝纖金以
一枚寄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服用部一十七

步搖　假髮

步搖

釋名曰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於首上有垂珠步
前也

周禮曰王后首飾曰副所以副首為飾若今步搖也
續漢書輿服志曰皇后入廟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
白珠桂枝相糾八爵九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
漢後書曰和熹鄧后賜貴人赤綬以未有步搖環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各加賜一具

晉書曰慕容廆曾祖莫護跋魁初率其諸部入居遼
西從宣帝伐公孫氏以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
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見之乃斂髮襲冠諸
步回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

江表傳曰孫皓使尚方以金作步搖假髻以千數令
宮人着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命更作

晉令曰步搖簪髻皆以禁物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黃金步
搖玉風賦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搖

梁沈靜妻沈氏步搖花詩曰珠花縈翡翠寶葉間金
瓊剪荷不似製為花如自生依枝拂衣領微步動搖
葉

假髻

周禮曰追師掌王后首服為副

鄭玄云副婦人首飾三輔謂之假髻

東觀漢記曰章帝詔東平王蒼惟王孝友之德令以
先烈皇后假髻帛巾一衣一篋遺王可時瞻視以慰
凱風寒泉之思

晉中興書曰徵祥說曰太元中公主婦女絞髮假髻

以為盛飾用髮豐多不可行戴乃先於籠上扶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人不能自辦自歸無頭就人借髮後孫恩桓玄之亂死者萬計被戮之家多七頭首至大斂時皆以繩縛菰草為頭假髻是之應也

晉令曰士卒百工部得看假髻

釋名曰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

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

傳曰衛莊公見城州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吕姜髢後為己氏所殺也

吳志薛綜上事云漢氏朱崖叛以長史覩其人好髮髡取為髮故百姓怨叛

南越志曰開安縣出頭髮

異苑曰琅琊費縣民家恒患失物作繩彊施穿宮因擊得一髮長三尺許後不復失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手巾　絮巾

手巾

漢名臣奏曰王莽作出王閎太后憐之閎伏泣失聲太后親以手巾拭閎泣

英雄記曰在尊者前宜各具一手巾不宜借人巾用

江表傳曰孫權克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涕泣交橫權慰勞與語使親近手巾拭其面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百濟白手巾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志曰炎州以火浣布為手巾

博物志曰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患為三公辛爾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捫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

名山畧記曰欝州迫發酒徐誕常以治病為事有吳人姓夏侯來師誕忽暴病死終冬涉春有長沙門從北來於道中見夏侯云被崑崙召不得辭帥寄手巾為信誕得手巾乃本所送入棺者

志怪曰會稽人吳詳見一女子溪邊洗脚呼詳共宿明旦別去女贈詳以紫巾荅以白布手巾

神仙服食經曰伏苓如拳者着手巾中百鬼消滅

秦嘉婦與書曰今奉越布手巾二枚

絮巾

漢書儀曰皇后親蚕絲絮織室作祭服皇后得以作

魏畧曰趙岐避難至北海着絮巾市賣餅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以女騎一千為鹵簿冬月皆

綸巾

博物志曰蜀人以絮巾為帽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
服用部十九
鏡　鏡臺
羅　巖罷
鏡
釋名曰鏡景也有光景也
廣雅曰覽謂之鏡
玄中記曰尹壽作鏡
大戴禮曰武王践祚鏡銘曰見爾前必慮爾後
尚命帝命期曰桀失其玉鏡用之噬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書考靈耀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
詩邶栢舟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漢書東方朔傳曰郭舍人四銖播文章甘有組素之
兩人相見朔能知之為上容朔曰此玉之寶石之精
素如日月棄如衆星而人相覩見相知情此為鏡
魏畧曰夏侯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
侯淵俱為將軍七中號惇惡目夏惇惡之每照鏡恚
撲之於地
發輒撲鏡着地
蜀志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
沈約宋書曰劉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敬宣見衆
人灌佛乃披頭上金鏡以為母灌因悲泣不勝
又曰殷仲文在東陽照鏡而不見其頭面旬日而戮
又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甘卓將被誅引鏡不見其
頭
又曰慕容垂攻鄴苻丕遣其從弟龍請救乃遣謝玄
青銅鏡黃金寃轉繩等以為之信
齊書曰綦毋珚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
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
又曰陸慧曉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珚慧曉心如

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梁書曰王琳國武帝起兵東昏呂珍國以衆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為王茂所敗及入城密遣郗纂奉明鏡獻成於梁帝亡斷金以報之後侍晏帝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曰黃金謹在臣不敢失墜
又曰到溉子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懷鏡及生因以名焉
隋書曰文帝委任高熲後衛右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上上怒之皆被疎出因為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唐書曰太宗謂群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人以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寶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殂上一鏡矣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物而無傷
荀子曰心能善知人者如明鏡善自知者如蚌鏡以曜明故鑒人以含珠故內照
韓子曰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而志短於自知故以道止已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而失鏡則無以正鬢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氏春秋曰人之阿甚矣而無所鏡其滅亡無日矣
孰當可鏡其唯士人乎鏡明已也夫
淮南子曰明鏡之始曚然未見形容也及拭之以玄
錫磨之以白氂則鬚眉微毛可得而察
又曰鏡便於照形承食不如竹簞
又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倡故萬物無傷其
德之乃失之也
又曰高懸大鏡坐見四鄰
又曰人莫鑒於沫雨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
形於生鏡而窺形於明鏡者以其易也

抱朴子內篇曰或問知將來吉凶為有道乎答曰用
鏡九寸日照有所思存七月則神仙千里事也明鏡
用一或二謂之日月或用四謂之四規鏡
又曰萬物之老者其精皆能假託人形以炫人惟鏡
中不能逃其真形是以入山道士以明鏡徑九寸懸
于背有老魅未敢近或後來者視鏡中疑是仙人及
山中神者鏡中故如人形

蜀王本紀曰武都大夫化為女子蜀王娶以為夫人
無幾物故葬於武都以石化鏡一枚表其墓

魏名臣高堂隆奏曰陽符一名陽燧取火于日陰符

一名陰燧取水于月並入銅作鏡名曰水火之鏡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自着衣大鏡尺八寸銀花小鏡尺二寸漆匣盛蓋銀金薄鏡三枚銀龍頭受福蓮華鉤鐮四副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御物有尺二寸金錯鏡一枚皇太子雜純銀錯七寸鐵鏡四枚貴人至公主九寸鐵鏡四十枚

鄴中記曰石虎三人臺及內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蟠龍雕飾

世記曰晉武帝將軍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相講習車武子苦問謝表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表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

益部耆舊傳曰杜真孟宗周覽求師經歷齊魯資用將乏磨鏡自給

南蠻獠人俗曰諸婚姻以奴婢一人為聘無奴婢以銅鏡當人婢

吳興郡記曰臨安縣東石鏡山有石鏡一徑二尺四寸甚清亮

山謙之尋陽記曰廬山東南有石鏡懸崖明淨照見人形

海内士品曰徐孺子嘗事江夏黃公公死往會葬家貧無以自致賫磨鏡具自隨賃磨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而退

荀悦申鑒曰君子三鑒匕乎前鑒乎下鑒乎鏡前惟人訓人惟明商德之哀不鑒于湯禹也周秦之弊不鑒于明鏡也

古今注曰平帝始元三年延陵西園神寢内御户座前大鏡皆清液如汗水出狀

西京雜記曰高祖入咸陽宮周行府庫有方鏡九寸表裏明徹人直來照之影則側見以手掩心而來即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則膽張目動秦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腸胃五藏歷然無礙人有病在内則掩心而照之即入曰宣帝被繫收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絲婉轉繩繫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鉢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佩之者為天神所福宣帝從危獲濟及紹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帝崩鏡不知所在

拾遺錄曰周穆王時渠國貢火濟鏡廣三尺六寸闇中視物如晝人向鏡語鏡中則響應之也

又曰周穆王時有如石之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

雪謂之月鏡

又曰方丈山池泥百鍊成金鏡色青可照魑魅

洞冥記曰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年中祇獻此鏡照見魑魅百鬼不能隱形

列仙傳曰負石磨鏡局狗吳中街磨鏡得一錢磨之

神仙傳曰河東孫博能引鏡為刀屈刀為鏡

劉根別傳曰思形狀可以長生以九寸明鏡照面熟視之令自識己身形長令不忘久則身神不散疾惡不入

搜神記曰孫策既殺吉每獨自髣髴見其在右引明鏡自照見在鏡中因拍大叫瘡皆裂須臾而死

又吳歷曰策為許貢客所傷引鏡自照曰面如此尚可逮功立事乎因擿几大叫瘡裂而卒

續搜神記曰文獻曾令郭璞筮己一年中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覺盛水置床張二角名曰鏡好以厭之某時撤覺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見所失鏡在千覺中覺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後令筮鏡覺之意璞曰覺違期故致此妖邪魅所為無他故也使燒

車轄以鏡立出
又曰林慮山下有一亭人過宿者或病或死常有十許男女各雜衣或白或黑輒來為害有郅伯夷者過宿於此獨坐誦經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因共博於是伯夷容以鏡照之乃是一群犬因執燭而起佯誤以燭燒其衣毛乃焦伯夷懷刀殺一人中之遂死成犬余悉走去
神異經曰昔有夫妻將別破鏡人執半以為信其妻與人通其鏡化鵲飛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為鵲安背上自此始也
幽明錄曰宮亭湖邊傍山門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以鑑人謂之石鏡後有行人過以火燎一枚至不復明其人眼乃失明
地鏡圖曰欲知寶所在地以大鏡夜照見影若光在鏡中者物在下也
雲角要占曰厭盜賊法三月以小形銅鏡七枚埋申地秤七百斤土覆之坎深二尺五寸廣二尺五寸築令堅固
孟達與劉封書曰天地生如鏡
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火方銅鏡高五尺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三尺二寸立菩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亦怪
也
秦嘉與婦徐淑書曰頃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藻
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明鏡可以鑒形淑答
書曰今君征未旋鏡將何施行明鏡鑒形常侍君至
傅咸鏡賦曰從陰位於清商操秋金之剛精雕祝融
以致度命歐冶而是營晞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曜
靈

鏡臺

世說曰温嶠為劉越石長史北討劉聰得玉鏡臺嶠
從姑劉氏有女美嬌有意自媒數日乃玉鏡臺姑喜
既婚交禮女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也
三國典略曰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
三十三枚中一三枚
面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八

服用部二十

笄　纚　瑞珥　釵

指跳附　脫　環

笄

釋名曰笄係也所以拘冠使不墜

三禮圖曰笄簪也士以骨大夫以象詩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副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珈笄笄之旒垂者

白虎通曰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序

國語曰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子（內于之嫡妻）訪于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并之倚相止之

又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解其三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又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其委笄

春秋後語趙　襄子之姊為代王夫人襄子併代殺王平其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磨笄自殺代人憐之名其地為磨笄山

齊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

釵

釋名釵之形因名之也

曹植美女篇曰頭釵金爵

續漢書曰靈帝時江夏黃氏母浴而化為黿入于深淵其後人時見出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

又輿服志曰貴人助蠶瑇瑁

江漢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玳瑁三黠釵群臣以為非禮成欲不與孫權勅付使

晉記云王逵妻衛氏太安中為鮮卑所掠路由章武堂留書并釵釧訪其家

晉令曰六品下得服金釵以蔽髻
又曰女奴不得服銀釵
晉山陵故事曰后服有琦瑁釵三十隻
沈約宋書曰秦王三年以皇后已下六宮金釵千枚
班賜北征將士
列女傳曰梁鴻妻荆釵布裙
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神女留一玉釵與
帝乞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
謀欲碎之明旦視之匣唯見白鷺直升天去故宮人
作玉釵因改名玉燕釵言其吉祥
拾遺錄曰漢獻帝為李傕所敗帝傷指伏后以繡紋
拭血刮玉釵以佛於創應手創愈
又曰魏文帝納美女薛靈芸有献火珠龍鸞釵帝
曰珠翠尚不能勝況龍鸞之重乎
又曰魏明帝時昆明国貢嗽金烏口常吐金屑如粟
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
得帝王心
又曰石季倫愛婢翔風刻玉為倒龍之佩瑩金為鳳
冠之釵言刻玉如倒龍之勢鑄金象鳳凰之狀結袖
繞檐舞於晝夜使聲丶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者

不呼姓名悉听佩聲視釵色玉聲軽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也

華陽國志曰涪陽大龜其甲可卜其緣可作釵世號靈釵裴淵廣記曰豪富女子以金釵為大釵執以叩銅鼓故號為銅鼓釵

崔豹古今注曰蟠龍釵梁冀妻孫壽所制

異苑曰吳有徐君廟東陽長山縣吏李瑶義熙中遣事往都婦過廟乞息扳銀釵為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婦前剖腹得所願釵事尋解

幽明錄曰尋陽參軍夢一婦人前跪自称先葬近水涔沒誠能見救雖不能富貴可令君薄免禍參軍明旦覓果見誌婦人曰君見渚邊上有魚釵即我也參軍明旦覓果見一敗墳其上有釵移置高燥處却十餘日參軍行至東橋牛奔直趣水垂墜忽轉正得無恙也

錄異傳曰吳人賈季客賈去家與諸賈人語曰吾臨行就婦求金釵與之吾乃置戶楣上忘向婦說妻夢見季死前金釵在戶上妻取得發哀一年季却還神仙占曰頭上着釵夜卧隨轭履中着婦人與外夫釵之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玉釵掛臣冠羅袖拂臣
黃香九宮賦曰刺駭雞以為釵
古歌辭曰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
陳司馬美玉篇曰頭帶金雀釵腰佩翠琅玕
崔瑗三子釵名曰元正上日百福禮吏譽如雲乃象
衆星三珠橫釵拜嫂贊曰昔日倡家女摘華露井邊
魏陳思王美女篇曰頭戴合歡釵
梁陽濟世井得金釵詩曰昔日倡家女摘華露井邊
摘華還自比捕候還自隣窺已終不已笑笑自成妍
寶釵於此落從來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先
此人今不在此物今空傳
秦嘉與婦叔書曰今致寶釵一雙價直千寶可以糧
首叔荅曰未奉光儀則寶釵不設
吳怪曰吳興妖童贈謝府君詩曰玉釵空中墜金鈿
色已歇獨泣謝春風良夜卒明月

鐲 釵類

齊書曰文安皇后為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為宮人製
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妹惟陳故舊釵鐲數枚
又曰周盤龍為右將軍建元元年魏攻壽春盤龍為
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桓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喜下詔美釵鐲二十枚與其愛妾礼氏

王仲宣七釋曰戴明中之羽崔雜華鐲之成雉

孔穉七別曰長袖　腕而遺睢紫鐲承髮而騁輝

瑞珥

說文曰珥瑱也瑱以玉充耳也

釋名曰珥頊也懸瑱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

此本出於蠻夷蠻夷婦女輕浮好酒此以鐲鍾之也

今中國倣之也

風俗通曰耳珠曰璫

周書曰武王馳紂南師大崩帝辛登廩臺取天知王

珥及鹿玉衣身以自焚鹿玉則銷天知珥在火中不銷

詩曰玉之瑱也象之帝也

又曰有斐君子充耳琇瑩

傳曰夏齊侯將納公魯昭公也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之如瑱充耳也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

史記曰淳于髡謂齊威王曰前有垂耳後有遺簪此可

又曰武帝遣青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書曰卞太后性儉約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罷皆
黑漆太祖當得名瑁數具命後自選一具后取其中
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詐
故取其中者耳
吳錄曰袁博出遊其女登得壞墟齊瑁珥百枚於是
封上之詔以賜博也
晉令士卒百工不得(服)瑣瑁
又諸葛恪別傳曰范慎不穿馬耳瑁恪荅曰毋之於
女天下至親穿耳附珠何傷於仁
戰國策曰齊王夫人有七美珥
韓子曰齊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所寵者凡十人)薛公欲知
所立人為十玉珥而美其一獻於王以付十孺子明
日視美珥所在乃立之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合浦圓珠
珥
夢書曰珠珥為人子之所貴夢得珠珥得子也
魏陳思王洛神賦曰珥江南之明瑁
劉楨魯都賦曰含丹吮素巧笑妍祥揮曜日之笄珥
明月之瑁繁欽宣情詩曰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
王粲七釋曰執照夜之明瑁煥煜爚以垂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玄七謀曰佩崑山之美玉珥南海之明璫

釧跳脫附

通文俗曰環臂謂之釧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釧二雙

祖台之志怪曰建安中河間太守劉照夫人卒於府後太守至夢見一好婦人就於室家持以雙金鐲

後與太守不能名婦人乃曰此鍾府志切鎖鍾鐲者其狀如紐珠大如指屈伸在人太守得置枕中前太守果無復有鍾鐲焉

迎喪言有鍾鎖開棺見一女同時被錄乃脫金釧二雙託沉以與主者亦得還遂共謝接女云家在吳姓徐名秋英沉後尋問遂得之女父母因以女妻主者是其外兄斷理得免

沉

高文惠與婦書曰今致金鐲一雙

交州記曰波期玉以金釧聘斯調王女也

唐書曰交河王趨崇裕兄昭少好學嘗有鬻異事書于市者其母將為買之搜索家財不足其價唯篋中有金釧數枚既而歎曰何愛此物令吾子不有異聞乎促令貨易比書昭後歷司膳卿頗以詩詠流譽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契濶繞臂金跳脫

指環

春秋繁露曰紂刑鬼侯之女取其環
五經要義曰古者后妃羣妾礼御於君所
女史書曰授其環以進退之有娠則以金環退之當
御者以銀環進之進者著以左手陽也當以就男故
著左手右手陰也既御而復故此女史之職
漢書儀曰宮人御幸賜銀環
後漢書曰孫程等十九人立順帝有功各賜金指釧
環

晉書曰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玉環乳母曰汝
先無此物祜乃於鄰人李氏東墻桑樹中探得之李
氏見驚曰余七兒所失物也乳母具言前事李氏悲
惋時人異之李氏之子即羊祜前身也
又曰傅鹑年五歲父友見而戲鮮鹑衣取其金環與
左右鹑不惜以此賞之後選入侍講東宮
宋書曰南夷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
梁書曰武丁貴嬪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
五彩如龍有女子臂跳脫則貴嬪也帝贈以金金
納之時年十四

後魏書曰咸陽王禧弟樹字秀和位宗正卿後奔梁
武帝尤器之後復歸魏初辞梁其愛妹玉兒以金指
環與樹帝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
而賜死
拾遺録曰吳王潘夫人以火齊指環挂石榴枝上因
其處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環榴
之名將為妖乎權乃翻其名為榴環臺也
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鍊金彊照見指上骨色之賜
以侍兒
益部耆舊傳曰劉寵喪母時乱坟墓發傷寵乃矯母
令為家貧無財唯有手上金環賣造墓供送免發掘
西戎傳曰大宛國人深目多髯婁人以金同心指環
為聘
外國雜俗曰諸問婦許婚用同心金指環保同心不
改
林道記曰林邑王獻金指環於吳主
胡俗傳曰始結婚姻相然許便下（金）同心指環
扶南傳曰扶南有訟者煮水令佛以金指環投湯中
然後以力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即焦
茅君傳曰勾曲山上有神芝五種求之法當以三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登山賫金環二雙欲以奉誓如此者三以為盟也必
得芝草投環於石間忘願念
集靈記曰王諶琅耶人也仕梁為南康王記室亡後
數年妻子困於衣食歲暮諶見形謂婦曰卿困乏衣
食妻因與之酒別而去諶曰我若得財物當以相寄
後月小女探得金指環一雙
甄異傳曰沛郡秦捄義熙中至曲阿村日暮失路遠
見火光投之屋有女少因寄宿曉臨別女以指環與
捄之去迴顧乃是冢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一十九

服用部二十一

粉　黛　脂澤　燕支

的　花勝

釋名曰粉分也研米使分歎也胡勿切　粉者赤也梁粉使赤以着頰也

墨子曰禹造粉

博物志曰紂燒鉛錫作粉

漢書曰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去疾昭后妬之令畫工畫望卿袒裼傳疑有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惠帝侍中傅粉脂
續漢書曰順帝時所除官多不次李固奏免百餘人
等既怨共作飛章誣固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
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盤旋俯仰無曾悽怛之意
魏書曰何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魏略曰邯鄲淳詣臨淄侯植時大水植取水浴以粉
自傳科頭胡舞擊劔誦小說顧謂淳曰邯生何如也
韓子曰若毛嬙西施之美釃無益於治明法度必賞罰則
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
國之脂澤粉黛淮南子曰漆不厭白
抱樸子曰或問涉海之法荅曰先於川次破雞子一
枚以少粉雜香末合投水中則不畏風波
又曰民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
神仙傳曰真人南極子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
煞之雞子黃中皆有少粉也
華陽国志曰巴郡江西縣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為
粉則皦曜鮮芳嘗貢京師名為粉水
扶南傳曰頓遜國有磨夷花末之為粉大香
夢書曰婦人夢粉飾為憐妊
神農本草曰粉飾一名鮮錫

語林曰石崇則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
漢官儀曰省中以胡粉塗壁
鄴中記云石虎以胡粉和椒塗壁曰椒房
宋玉登徒子賦曰着粉太白施朱太赤
蔡邕女誡曰弘粉則思其心之鮮
曹植樂府曰御中粉於君傍中有霍納都梁
傅長虞感涼賦曰珠汗隕於王躬粉附身而沾凝

黛

說文作𥆞畫眉也
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代其處也
通俗文云染青石謂之黛
後漢書曰明德馬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傳之如
楚詞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容
宋起居注曰河西王沮渠蒙遜獻青頭黛百斤

脂澤

釋名曰澤人髮恒枯瘁以此濡澤之脣脂以丹作象
脣亦也
廣志曰面脂魏興以來始有之
漢書曰翁伯賈脂而傾縣邑

又曰孔奮為姑臧長清儉人或譏之以詐身處脂膏
不能自潤北史后妃傳曰晉舊儀典櫛三人掌宮中
櫛膏沐
世說曰江淮以北謂面脂為面澤以墨作字
蔡邕女誡曰傳脂則思其心之和澤髮則思其心之
潤
馮衍集曰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惟一姐武所見頭
無釵面無脂澤
燕脂
博物志曰作燕支法取藍藏切達要擣以水洮去黃汁
作十餅如手掌着溫草卧一宿便陰乾欲用燕支以
水浸之三四日以水洮赤汁盡得赤汁而止也
西河舊事曰祁連山焉支宜畜養匈奴失此二山
乃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
使我婦女無顏色
崔豹古今注曰燕支葉似薊花似菖蒲出西方土人
以染名為燕支中国人謂紅藍以染粉為婦人面色
謂為燕支粉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此下有紅藍足
下先知之不他方人採取其花梁緋黃接其上英者
作燕支婦人用為顏色可愛班固曰匈奴名妻作閼

氏言可愛如燕支

的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之灼也此本天子諸侯有羣妾者以次進也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重不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而識也

王粲神女賦曰施華的之結羽釵傅玄鏡賦曰珥明璫之迤迤點雙的以發姿

花勝

釋名曰花勝草化也言人形容止等着之則勝

續漢書輿服志曰皇后入廟為花勝上為鳳凰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金綺鏤橫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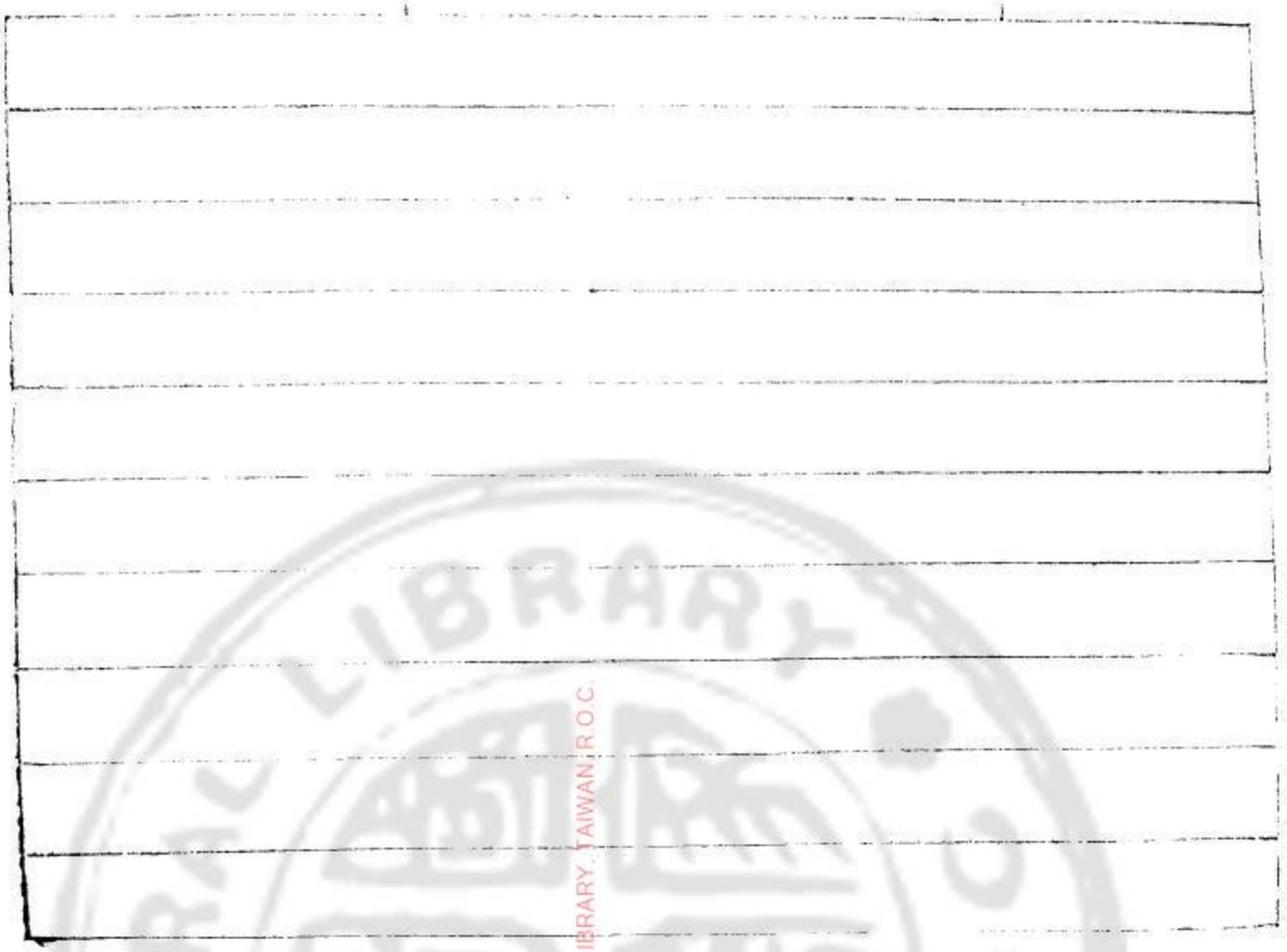
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戴勝

符瑞圖曰金勝者仁宝也戴勝

晉中興書曰一名金柅拔神契曰神靈滋液百珠宝

用有金勝晉孝武時湯穀氏得金一枝長五寸形如

織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

方術部一

養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傳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政 听国政）晝以訪問（訪問 可否）夕以修念（修念 所施）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子小切）底（音止）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氣也宣之則也氣集滯而休氣露）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

老子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国之象胷臆之設猶宮室也支体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

理之間猶四衛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能理其身亦猶人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弊即國亡氣衰即身謝是以志人上士當施醫於未病之先不追修施於既敗之後故知固難保而易喪氣難清而易泄審機權可以安社稷制嗜慾可以保性命若能捍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何名六害一曰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月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嫉妒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耳蓋未見其有益也雖心希妙理口念玄經咀嚼英華呼吸景象不能補其促矣誠知所以保和全真當須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樂少惡少愁少惡少好少事少机夫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容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乃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蝕人之性猛於豺狼無久行無久坐無久立無久卧無久視無久聽不飢強食則脾勞不渴強飲則胃脹体欲常勞食欲常少勞無令過少無令虛冬則朝無虛夏則夜無飽早起不

過難鳴前晚起不過日出後心內澄則真人守其位
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
沮輕侮於人當減算殺害於物必傷年修一善則魂
神歡構一惡則魄神喜魂神欲人死常欲寬泰自居
恬惔自守則神形安靜災病不生仙錄必書其名死
籍必消其咎養生之理盡在此矣至於鍊瓊丹而補
腦化金液以留神此上真之妙道非食穀啗血越分
而修之方人之中得者殊少深可誡焉

莊子曰善養生若牧羊視其後者而鞭之周威公曰
何謂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谷飲不與民共利行年
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
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
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
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失守一方之通之適者鞭
其後者去
其不及耳

人形必先無　物已有餘而行不養者有之矣其來不能却其
必先無離形已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其有生
去不能止也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養形神
清此下三事皆以養生起想
是一事也有前

果不足以存生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腹腸開嗜欲養生之末也

韓子曰神不注于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呂氏春秋曰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多陽則痿痿也逆寒病也痿痿不能行也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珠衣不燀熱燀則理塞脉則結理塞則氣不達味衆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鞕中大鞕則氣下達以此求長生其可得乎

昔先王之為苑囿園池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借濕而已矣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為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此五者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于性也又曰天生陰陽燥濕寒暑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之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去乎害何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克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

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霧六者動精則生害矣諸言大災皆謂過制故凡養生莫知若本無由至矣

又曰湯問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曰欲取天下天下可取身將先取為天下所取也凡事之本必治身嗇其大寶大寶身也用其新棄其陳湊理遂通精氣月新邪氣盡去反其天年此之謂真人昔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景者不於景於形為天下者不於天下而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

淮南子曰君子行正氣不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植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通飲食和喜怒便動靜而邪氣自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興座疽之癈而豫之哉

又曰今萬物之來推拔吾性擇取吾精勢若泉原雖廩庸可得乎今夫樹木灌以滫水疇以肥棄十人養之一人拔之則必無餘蘖況以一国同伐雖欲之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豈可得哉今盆水在廷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浊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圓人神易浊而難清猶盆之類也

又曰夫水之性清而沙土之人之性安而嗜慾乱之夫人之所受於性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于芳臭也肌膚之于寒煖也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以為制者異也是故神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矣智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鑒于洙泗而鑒于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于生鐵而窺于明鏡者以其亦易也夫惟易且靜能故形物之情性由此觀之用者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焉

又曰聖人不変其宜不易其常放准修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悲憂者德之失好憎者心之過嗜慾者性之累夫大怒破喜墜陽薄氣發瘡驚怖為狂憂悲多悲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性而不変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愛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

抱朴子內篇曰夫太元之山难知易求不天不地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沉浮不絕除緬邈崔嵬崎嶇和氣烟煴神華並遊玉井泓窈灌溉延休一日二十宮曹府相由離次列立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實如珠金玉嵯峨醴水出隅還年之上甘其清流千能修之松喬同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匕巍匕玄昊飄匕玉液霏匕金紫之房又曰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貴要博見而擇善編修在乎其隈愚人競往至皆帰有道至士登之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賢士之所私子思所之

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事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足以延壽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惟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奇藥可以無病矣學道之不能成就由偏枯之若此也

又曰余祖鴻臚少時嘗為臨濮令云匕縣有民家世壽考或出百歲八九十歲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後亦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為而不知何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井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鍊丹沙而服之乎

又曰人亦有不病者各有所制捄生食不食欲飽眠

不欲扇星下不卧里語曰人在人間日失一日如牽牛以詣曆所每進一步去死轉近也夫人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為蝼蟻之粮終與塵埃合体令人怛然心熱求生之德何可不營

新論曰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享養生却老之術君惠曰龜鶴稱千歲以人之才何乃不如蟲鳥即

白虎通曰男子六十閉房戶所以輔衰故重性已也

會稽典錄曰王充年漸七十乃作養生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閉明塞聰愛精自輔服藥導引庶幾獲道

劉根別傳曰取七歲男嵩女髮與己頸垢合燒服之一歲則不知老常為之使老有少容也

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虛精散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胷中則信順曰深玄德日全不祈喜而自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所歸也

又曰夫為稼於陽世偏有一槩之功者雖終歸於焦

爛必一溘者後枯然則一溘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溘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之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形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捉於情憂喜不留於心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輔養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種田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想縣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楡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董辛害目豚魚不養世所識也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入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故哉

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嗜聲色是躭目感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煞其臟腑醴酪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

平粹夫以蕞尔之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内
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神仙傳曰彭祖云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温
夏凉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安閑性
樂不欣思慾之感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
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養視聽之懽所以導心也
凡此皆以希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智
人恐不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遁不還故絶其源故經
有上士別牀中士異扳服藥百過不如獨卧色使目
盲聲使耳聾味令口爽若能節其宜適抑揚其通塞
者不減年籌而得其益凡此之類譬猶水火可否失
適反為害耳人不知其經脉損傷血氣不足内理空
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為外物所犯因風寒酒色
以發之耳若本克實豈有病乎凡遠思強健傷人憂
過悲哀傷人喜樂過量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
願傷人戚戚所患傷人寒煖失節傷人陽陰不交傷
人人所傷者甚衆而獨責房室不亦惑哉男女相成
猶天地相生也所以道養神氣使人不失其和天地
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殘
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地晝離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精氣和合者有
四時故能生育萬物不知窮極人能則之可以長存
次則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能入治身之本要也
其餘歷　導引之術及念体中万神有舍影中形之
事不干心志也人能愛精養体服氣鍊神則万神自
守其不然者營衛枯疲万神自逝非思念所留者也
魏志曰吳普常問道於華佗佗謂普曰体欲得勞動
但不當使極耳如搖動則穀氣易消血脉流通病不
得生猶蠹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仙
者及漢時有十君舊為導引之事熊驚鳥頸引挽腰
躰動歸閑節以求難老吾有以術名五禽之戲可行
之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
並利蹄足以當道引體中不行起作一禽之戲普施
行之遂年九十餘
博物志曰魏武帝問封君達養生之術君達曰体欲
當勞食欲常少勞無過虛省肥濃節鹹酸減思慮損
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春夏施瀉秋冬閉藏吾常行之
有効
高湛養生論曰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經方洞識攝
生之道嘗謂人曰食不欲雜則或有所犯當時或無

災患積久為人作疾尋常飲食每令得所多飡令人
彭亨短氣或攻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膩餅臛之屬
此物與酒食瓜果相妨當時不必即病入秋節變陽
消陰寒氣總至多至暴卒良由涉夏取令大過飲食
不節故也而不達者皆以病至之日便謂是受病之
始而不知其所由來者漸矣豈不惑哉
養生要曰旦起東向坐以兩手相摩令熱以手摩顉
上至頂上滿二九止名曰存泥丸又清旦初起以兩
手耳極上下之二七止令人不聾次縮鼻閒氣右
手從頭上引左耳二七止次引兩鬢髮舉之令人血
氣流通頭不白又摩手令熱以摩身体從上至下名
乾浴令人勝風寒時氣寒熱頭痛百病皆除
莊子曰吹煦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
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養生要狀氣經曰道者氣也寶氣道常存神者精也
寶精則神常明生精有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
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是以為道者務寶其精從夜
半至日中為生氣時正偃仆瞑目握固（握固者如嬰兒之捲手）
閉氣不息於中心數氣出之曰增息如此身神具五
藏安能閉氣數至云二百至二百乃口吐五十華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目(蓋華也)耳目從舉無病邪不
宜氣一名曰行一名長息其法正僵仆徐漱澧泉(豐泉也)而咽之因行氣口但吐氣鼻但內氣徐縮引之莫
大極滿者難患十五息已一息自可吐也一息數之
至九十息頻伸訖復為之滿四九三百六十息為一
竟咽之乃鼻內氣也不爾或令欬凡內氣上外吐氣
則氣不流自覺周身
抱朴子曰城陽郤儉大時行獵墮空塚中飢餓見塚
中先有大龜數七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
仰儉素亦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為遂不復飢百
餘日後人有隅窺塚中見儉而出之後竟能咽氣斷
穀魏王拘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
力自若
又曰尒乃咀吸寶華谷神大清外琛五耀內守九精
修養雜訣曰老子云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〻若
存用之不勤言口鼻也天地之門以吐納陰陽生死
之氣每至日面向午展兩手按膝之上徐按捺百節
口吐濁氣鼻引清氣所以吐故納新是謂氣良久徐
徐吐之仍以左右手上下前後柘取如山納雲如地
受澤若氣通則竟咽〻轉動若得十通即竟身體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澤而光色渙耳目聰明飲食有味氣力倍加諸疾去矣

守九精法言曰生氣侍牀鋪厚軟枕與身平仰卧展脚捏去身四五寸兩手亦去身四五寸微ㇾ鼻引天陽清氣入意送此氣遍身脉即閉氣至極後細從口吐之勿令耳聞吐氣之聲也

著生論曰凡夫著生者先調元氣身有四氣人多不明四氣者之中各主生死一曰乾元之氣化為精ㇾ反為氣精者運於神精益則神明精虧則神暢則生健若精散則神疲精竭則神去神去則死二曰神元之氣化為血ㇾ氣ㇾ血者通於內血壯則體豐血虧則顏盛顏盛則生合若血衰則髮變血敗則腦空則死三曰庶氣庶氣者元二交氣口化為津ㇾ復為氣氣連於生ㇾ託氣於陰陽動息滋潤形骸氣通即生氣塞則死四曰衆氣衆氣者穀氣也穀澀於生終誤於命食穀味雖生蘊穀氣還死精能附血氣能附生常使循環即身永固乾元之陽ㇾ居陽位臍下氣海是也元神之陰ㇾ居陽位腦中海血是也生者屬陽貿五臟喘息之是也死者屬陰細五味穢惡之氣是也氣海之氣以壯精神以填骨髓海血之氣以補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膚以流血脉喘息之氣以通六腑以扶四支穢惡之氣以乱身神以腐五臟修養雜訣氣銘曰一氣未分三才同源清濁既異元氣各存天法象我法象天我命在我不在於天昧用者夭善用者延性和志寂守一神閑靈芝在身不在於山返一守和理合玄玄精極乃明神極乃靈氣極乃精無精氣乃冥因氣而衰因氣而榮因氣而死因氣而生喜怒乱氣性情交爭擁構成患神形豈寧鍊陽銷陰其氣自行以正遠邪其患自平乾坤澄淨子後午前閉目平空握固冥然納息盧中吐息天關入息微已出息綿已以意引氣臟腑迴旋然後呵之榮衛通宣但有不和遣之踵前五呵六呵無疾不蠲凡欲胎息道引為先経脉不擁關節不煩或如射鵰側身(縁)環或舉腰膝如蟾半圓交西脳後左旋右旋勁屐兩足氣出指端擺掣四肢捉捌三關熱摩尺澤氣海亦然叩齒集神合眸固關寘心亡形任意往還覺氣調勻擁塞喉間擁氣則咽三五相連轉舌漱入咽下丹田以意送之令聲洞然一咽三咽再咽如前三十六咽胎息成焉大道無為為於無為不為無為莫若無為不思為思莫若無思萬法自然不假施為不寒不熱不渴不飢恬淡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以道自怡妙中之微　道君子銘之佩

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一

方術部二

醫一

周禮天官下曰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而分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

又天官疾醫職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厲疾春時有瘠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
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
以而入于醫師殤醫掌腫瘍金瘍折瘍之祝音注
藥劑音刮殺之劑凡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
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
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殤者受其
藥焉
禮記曲禮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
先嘗之藥不三世不服其藥
又王制曰凡執技以事上者祝使射御醫卜及百工
又曾子問世子之謚曰若內豎言疾藥必親嘗之
左傳　曰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藥緩為之緩醫名為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心膈也心下為膏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可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
又襄三曲楚子使蓬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曰　國多寵而王弱國不為可也遂以疾辭方暑閟地下水而床焉重繭衣裘先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

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又昭元曰晉侯求醫於秦伯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於至疾如蠱（感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感女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不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生之藥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忠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燀塤心耳乃妄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朔也）降生五味發生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蓄陰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陰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或蠱之疾今不節不時能無此乎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血蟲為蠱殺之非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同皆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又昭五曰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

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余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君之名人所知識上下舍藥物所以加弒　尚書說命曰藥若

弗瞑眩厥疾弗廖（厥汝心心沃我心如弗藥心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言以自警也）
論語曰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帝王世記曰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造書契
以代結繩之政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情所以六氣六府五臟之行陰陽四時水火升降得
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乃嘗謂百藥而制九針
以極天枉焉
又曰炎帝神農氏長於江水始教天下耕種五谷而
食之以省厥民嘗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天傷人命百姓
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
又曰黃帝有熊氏命公岐伯論經脉傍通問難八十為
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
又曰岐伯黃帝臣也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
經方草木素問之書咸出焉
素問曰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之醫知道
乎雷公對曰訟而未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
而未能彰足以治胖僚不足至後王頭得受樹天
之定四時陰陽合之別星辰與日月光以彰經樹後
世益明上通神通農著至教疑於二黃帝曰善無失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輪應也而道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以教衆庶亦不疑殆
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爲寶
世本曰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爲帝堯之醫
史記曰扁鵲渤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爲人客舍
舍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
常人乃呼鵲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遇傳與公公無
泄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
常知物也乃悉取禁方盡與扁鵲以其飲藥三十日
視見垣外人以此視疾盡見五臟癥結得以詐
脉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少趙趙簡子疾五日不知
人召扁鵲入視疾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滯
也而何恠昔秦穆嘗如此七日而寤居二日半公簡
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常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
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援我
帝命我射之中熊羆羆死有熊來我有射之中羆羆死帝
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羣我一翟夫
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
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此范魄之西而亦不能有
也董安子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曰言告簡子簡子

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
虢至門下問喪者曰太子何病國中至穰
過於喪士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
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上邪氣邪築畜積
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
死何時曰鷄鳴時至今日收乎曰未也（叔未切）其死未
能半鵲曰臣齊渤海秦越人也家在鄭未嘗得望清
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
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之可生也臣聞上
古之時醫有俞附治病不以湯液醴洗鑱石橋引案
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飲訣
脉結筋搦髓析肓爪膜湔浣腸胃漱滌五臟鍊精易
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若不如是而欲
生之曾不可以告姟嬰之兒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
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
切脉望色聽聲形爲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
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太表不出千里決
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
當聞其耳中鳴而鼻張循俻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向
溫也中庶子陽扁（鵲）言目眩然而不能瞬吞橋然而

不能下乃言扁鵲言入報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拜得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溝壑長不及言未及畢因厲聲服皮刀切膺涕泣橫流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太子病者所謂屍蹷者也夫以陽入陽中動胃善緣中經經維絡別不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不遂音墜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而起內鼓不止外絕而不爲使上而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陽絕陽之色已廢脉亂故形靜而死壯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陽芝蘭藏者生以陰入陽芝蘭藏者死凡此數事者皆五臟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之取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礪針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自此當生者越人能死之起耳扁鵲過齊桓齊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里不治將深齊桓曰寡人無疾扁鵲出齊桓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不病者功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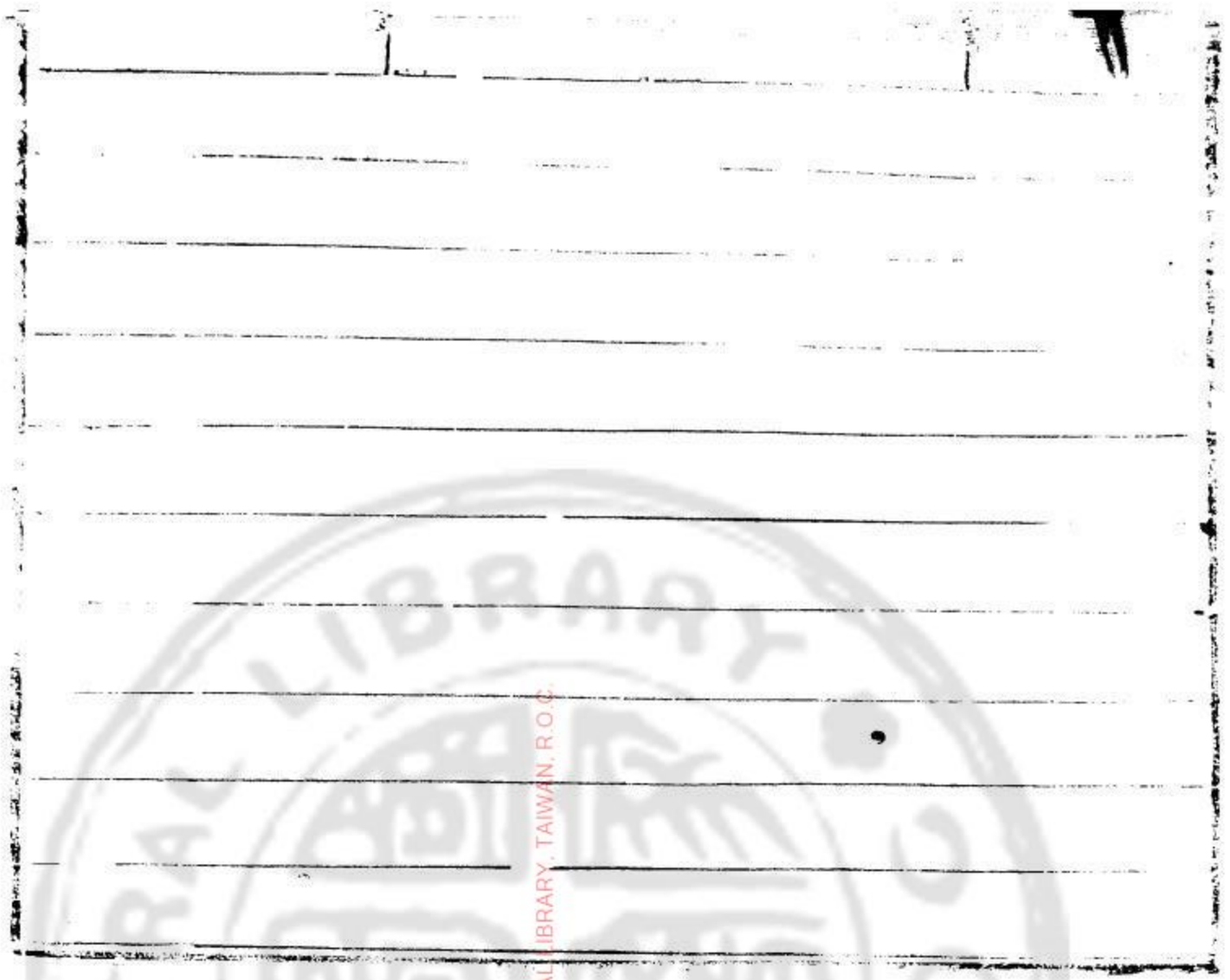
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
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
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退走桓侯
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在腠里湯熨所及其在血脈
針石所理其在腸胃酒醪所及能其在骨髓雖司命
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後五日桓侯体病
使人召扁鵲鵲以逃遁焉桓侯遂卒扁鵲名滿天下
旁遊六國至邯鄲趙女貴病扁鵲即為帶下醫隨洛
陽聞周人愛老人扁鵲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
人愛小兒醫髓俗改變無滯碍秦太醫令李醯自知
伎不如遂密使人刺殺之
又曰公孫光齊淄川陳里人善為古方及傳語法淳
于意使之息授其書意欲盡求他精方光曰吾方盡
矣吾身以衰以所事之是吾少年所授妙方也公毋
以教人意曰悉湔禁方幸甚死不忘傳人光喜曰公
侯必為國工臨蓄楊慶有奇方吾不如之汝可謹事
必得之意遂捨光而事慶焉
又曰楊慶齊人也年七十餘有古先黃帝扁鵲脈書
吾色訴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否及藥論之書
甚妙精之家自給富不肯為人治病亦教子孫後淳

于意以父道事之甚謹慶愛之盡以其禁方與之曰
汝慎物令我子孫知汝學吾此法意曰謹聞令矣意
行用其方遂盡其妙焉
又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姓淳于名意少而
喜醫方術更受命同郡元里公乘楊慶年七十慶餘
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禁方受之傳黃帝扁鵲
脉書五色訴疾知人死生多驗齊郎中令循病衆醫
皆以蹙入中而刺之意訴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
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意飲以夫齊湯一飲
得前後溲再飲得大溲三飲而疾愈淄川王美人懷
子而不乳來召意意往飲以莨湯藥一撮以酒飲之
旋乳意復訴其脉躁躁者有餘疾即欲以消石一齊
即出血如豆比五六枚濟北王侍者韓女病意訴脉
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
男子而不可得也菑川王病召意訴脉曰蹙上爲重
頭疼身熱使人煩懣意即以寒水附其頭頼足陽明
脉左右各三所疾旋得已病之沐髮未乾而卧訴如
前所以蹙頭熱至肯齊王廣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
客意與諸侯坐未食上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吉曰君
有病往四百日君腰脇痛不可以俛仰又不得小溲

不涵治病即入濡賢及其未舍五臟急治之病方今在客賢濡此所謂賢瘨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腰疾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昏諸倩（方言曰宋齊間婿謂之倩）見建家京（京者倉稟之屬）取弄之建炙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蒼腰脊痛不能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腰以下者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而病愈臨菑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寒熱當毒死不知意診其誅曰燒瘕（燒音饒）燒瘕為疾服大上膚黃粗循之戚戚然竟飲以芫花一撮即出蛟可數升病愈三十日如故齊王侍醫遂病自鍊五石服之意往過之遂謂意之不肖有病辛診遂焉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語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神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癰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服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濟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濟治之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言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逆順之法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語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

藥交鬱石夫悍藥之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而
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入則動
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愈（加愈切）
分發為疽意告之百余日果病疽發乳上入鈇忿此
所謂之大体也必有經紀柱二者一不習文理陰陽
失矣齊成相舍人奴從朝入宮意見之食閨門外氣
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痺氣也當望春萬塞不通
其色有病氣意即告寔者平心好為脉學意所即示
不能飲食法至夏泄血而死宮者平即往告相曰居
之舍人奴有病重死期有日相居曰何以知之曰居
朝入宮居之舍人奴晝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公乃
示平曰病如是者必死相即召舍人奴謂之曰奴有
病不舍人奴曰無身病無病者至春果病四月泄血
死所以知如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邪外故傷
脾之色也望之殺黃然（殺蘇曷切）察之如死青之茲象醫
不知以為大虫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者胃氣黃者
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
重病而脉順清者曰內閑閑之內病人不知其所痛
小急者無若若加一病死中春一俞順及一時以其
所以四月死者診其心時順愈愈順者人尚肥也奴

之病得之流汗数出灸其火而以出見大風也淳齊
于司馬病意訴其告曰當病週音洞風週風之狀飲食
不益輒後之如側也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
我之王家食馬肝胞甚見酒来即出驅疾至舍即泄
数十餘出意告曰為大齊米汁飲之七八日當愈時
醫奉信在旁意出信謂左右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
病為何曰以為週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
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意
意往問盡如是訴疾為一大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
病愈或聞其病故曰意訴其脉時切之盡如法其病
順故知不死
又曰朱邑臨淄人師倉公授五訴脉論之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二

方術部三

醫二

史記曰馮信臨淄人爲齊太倉長好醫淄川人王令就淳于意學方惠教以審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劑法湯信受之擅名漢世

又曰高期仕濟北王爲太醫王遣就倉公淳于意學經脉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所氣當上下出入邪正逆順之宜談石定砭灸之法歲餘亦頗通之

又曰唐安臨淄人也雅性性醫倉公淳于意教五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下經脉奇咳四時應陰陽之法為齊侍醫
又曰杜信高永伏家丞自知身病乃專治學醫倉公
甚憐之教上下經脉五診之法
又曰鄧訓為護烏桓校尉妻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
取以刀自刺訓聞有病有困者輒拘縛束不與兵刃使
醫藥療之愈者非一莫小大莫不感悅
又曰符論曰凡療病者必先知脉知虛實氣之所結
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
人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
安也

又曰郭玉者廣漢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
於涪水因號涪公乞食人問見疾者時下針石輒應
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脉法傳於代弟子程高尋求積
年翁乃授之高亦隱疾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
診之枚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
常之奇乃令試嬖臣美手挽者與女子雜處惟中使
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若玉曰左陽左陰脉有男女狀
若異人臣疑其故常歎息稱善玉人愛不矜雖貧賤
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鑒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試令
貴令羸服變一針即差召玉詰聞其狀對曰醫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皮膚之間鞕于曰痏之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
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自存於心乎之際可
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勢尊高以臨臣臣壞垢
攝以本之其爲寮也有四難爲自用意而不任臣一
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挼不強不使能藥三難也
好逆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曰有衂破者也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甚之志臣意且猶不盡
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帝善其對軍者卒官
又曰曹褒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
病徒爲致醫藥經理鑪粥多蒙濟活
東觀漢記曰鄧訓謙怒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
往来門内視之如此有過如鞭朴之教大醫皮巡徒
徼上林還暮宿殿門下疝疾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
往問之巡曰異得大以慰脅訓身至大官門為求火
不得乃以口噓其脅復平同盧即共更噓至朝遂愈
鍾離意別傳曰黄讜為會稽太守建武十四年吳大
疾疫署意中部尉都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
門入家至賜與醫藥諸神廟為民禱祭召録醫師百
人和合草藥恐醫小子或不良藥毒齊賊害民命先
自吞嘗然後施行其所臨護四千餘人並得差愈後

日府君出行災害百姓攀車涕泣曰明府君不須出也但得鍾督氏郵皆活也何顒別傳曰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為氏醫卒如其言顒先識獨角言無虛發王仲宣年十七常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湯不治且成門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貫音賒長也遠不治也後至三十疾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術今傳於世張景方序曰衛汎好醫術少師景有才識撰四逆三部厥陰其父婦人胎藏經小兒顧顒方三卷皆行於世高湛養生論曰王叔和性沉靜好著述考覆遺文採撫詳論撰成脉經十卷編次張仲景方論編為三十六卷大行於世

魏志曰華他字元化沛國譙人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且百姓雖而猶有壯灾時人以為先沛相陳珪舉孝廉大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救種心分銖不錯秤量針錢過數處栽七分壯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腸皆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截斷洗除去疾藏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瘡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又曰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賜痛安不他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右即女在左即男人曰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又曰縣吏尹世若四肢煩口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他曰視作熱食得汁即不汁後三日無即作熱食而汁不出他曰臟氣已絕於內當漐泣而絕果如他言

又府吏倪尋李延共俱止患頭痛身熱所害正同他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病同療異他曰尋內實延外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日並起

又都郵徐叡得病往省之叡謂他曰昨使醫曹吏劉祖針胃管訖便嗽嗽臥不安他曰刺不到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後五日不救遂如他言

又東陽陳叔山小男三歲得下利常光啼曰已羸困問他他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他愈四紫苑九日即愈

又至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須他偶主人許主人令他視平他謂平曰君早見我不應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人相見五日平應時歸果如他言

又他行道見一人病噎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他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傍有賣餅家蒜韲不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差即如此言立土蛇一條遂懸之車邊欲造他他向未遂他家小兒戲曰前迎見他北壁懸北蛇輩以數十我公曰疾者前入坐見他以爲其人蹔怒則差乃多受其貨又有一郡守病他以書罵之守果不怒令人追殺而不加功無棄何去留書罵之守果不怒令人追殺守子知之屬使勿遂守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士大夫患体中不決諳他他云君病至深當破賜取之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君忍痛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劑裂也士大夫曰余不忍痛必請治之他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意死又廣陵太守陳登得胃中煩滿面赤不食他訴脉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成肉疽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他日此病後三暮當發遇良醫乃可濟依期果發時不在遂死

又曰婦人常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冬月中他令坐食槽中平且用冷水及灌云當滿百始七十灌冷

戰欲死他令滿數至八灌十熟氣乃精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他乃使燃火温牀厚覆衣食久汁洽出着粉燥便愈

又有人病腹中攻痛十餘日髮眉墜落他曰是胖半腐可劑腹治也使飲藥令卧破腸就視胖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割去惡肉以膏傅之即義太祖聞而異之召他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他針鬲手而愈

又華史李成苦灸晝夜不寢時吐濃血以問他他言君病腸癰灸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錢已服當吐二升餘濃血訖快自養一月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亦服羌若不得此藥故當此服與兩錢散成得五六歲親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強健我見欲使何忽急去（社擧切）藏藥以待不祥先特貸我羌為卿從華他更索成與藥已故道譙從索藥適會植他見羞忿忿不忍求後十八歲病發無藥可療以至死

又曰樊阿彭城人少師華他嘗問他求服食法他受以漆葉青粘散子方云服之去三蟲利五臟輕身急氣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年百餘歲漆葉所在有之

青粘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青粘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臟益精氣本出於迷人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他他以爲佳語阿阿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氣力強盛怪而問之所服食阿困醉亂誤說之人服多驗

蜀志曰關羽爲流矢貫臂每陰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在當破臂刮骨去毒乃可除之

晉書曰裴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最之倫定律度也驗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以改諸度量若是未能悉革可先故太醫椎衡皆若羌遠還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爲害尤深古壽考兩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

又曰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施毎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朴稱畿言曰我受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愼無塗也其父祝之曰若不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尔塗也施乃解

又曰張苗雅好醫術善消息訴處陳廩立得病連服藥發汗汗不出衆醫皆云發汗不出者死自思可愈

之如中風法令温氣於外迎之必得汗也復以問苗
云魯人有疫極汗出卧簟中冷得病苦增寒諸醫與
散四日凡八過發汗傅粉身極燥乃起即愈廩丘如
其言果差
又曰趙泉性好醫方極救無倦善療衆疾於癘尤工
晉中興書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幼覽衆書追
得萬卷自號抱朴子養性之術撰經用救驗方三卷
號曰射後方又撰玉極方一百卷下令行用
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幼沉靜寡欲有高尚之志以
著術為務令自別玄宴先生後得風痺疾因中而學醫
習覽經方手不卷逐盡其妙
又曰劉得彭城人也少以醫方自達衆疾於虛勞尤
爲精妙療之隨手而愈尤是尚風千里而至者多矣
官至太醫校尉
又曰使脫性器沉毅志行敦簡善訴候明消息多辯
論以醫術精情拜太醫校尉治黄疸病最爲高宇
又曰宮泰幼好墳典雅尚方術有一藝長於已者必
千里尋之以此精心善極諸疾於風尤精制三物散
方治喘嗽上氣甚有異效世所貴焉

又曰靳邵性明敏有才術本草經方送覽通究栽方治療意出衆表創制五右散方進朝士大夫無服餌皆獲異効

又曰程據為太醫令武帝初受魏善改元為大始而據貢雉頭裘帝以奇伎異服典禮所禁焚子于殿前據以醫術承恩出入禁闥因為賈后合巴豆杏仁九害愍懷太子遂就戮焉

又曰范汪字玄平性仁愛善醫術常以極恤為事凡有疾病不限貴賤皆為治之十能愈其八九撰方五百餘卷又一百七十卷後人詳用多獲其効

又曰殷仲堪陳郡人能清言善屬文名士咸受之謝玄以為長史後遇之仲堪父疾病年醫不解帶躬本醫術究其精妙執書揮淚遂耿一目

又曰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貧素而躬耕為事好學不倦生而羌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加人口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齎数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嘉其感意召醫語視之醫曰可劄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即仲堪

於是處之別室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言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

劉敬叔異苑曰王慕海陵人也少習經方尤針精石假作其壻来魅或成治病纂為治之始下一針有頓從女被內走出病遂愈

宋書曰徐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術過求飲留一觚盧與之曰君子孫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積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弥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聲甚悽愴秋夫問其所何所須答言姓斯家在東陽患腰痛死為鬼疼猶難忍請之秋夫曰云何曆法鬼請為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不見當世伏其通靈又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軟氣欲絕無醫以為內癰文伯曰此髮瘕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飲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懸住上水滴盡一髮而已病即差

又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善亦訝脉而訴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文伯曰腹有兩子

一男一女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加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瀉足太陰補平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應出其言又曰孫法宗忽苦頭瘡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来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誤相及但取牛糞煮傳之即驗一傳便差一境賴又曰陽欣宇敬元性姓文 儒兼善醫藥撰方三十卷爲代所重焉

又曰秦承祖性耿介專好藝術於方藥不問貴賤皆治療之多所全護當時診之為工手撰方二十卷大行於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齊書曰徐四伯爲臨川王昶所重時值閤將軍旁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爲診之曰卿伏應熱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氷雪大盛令二人来捉伯玉伯玉解衣坐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禁氣絶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撻之又盡水五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熱不忍也也乞飡食伯王以水與之飲一升病都
差自尒恒發熱冬月猶單衣體更肥壯又長有偃人
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之診曰此尸注也當得死
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
鼓服即之差後秣陵人張景羊十五腹脹面黃衆醫
不能療以問嗣伯曰此石蚘音迴耳極難療當死人得
枕煮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痢并蚘虫頭堅如
石者五升病即差後治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
問嗣伯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服竟
可理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愚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
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主者鬼氣伏而
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得復
附体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醫療既辟蚘蟲轉
堅也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
煮死人枕也夫形氣入肺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
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復埋於冢
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草屋中呻吟有聲嗣伯
云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
躰痛而尠尠有黯音黤黑無數嗣伯還煮斗余湯令服
之服之訖痛熱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黯尠皆

抜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疔
疽也又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爲氣
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
拳大稍稍長二十余日瘤大濃爛出黃赤汁升餘樹
爲之痿損

齊書曰褚澄字彦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
念以事到部澄見謂曰汝有重病答曰舊有冷病至
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脉曰汝病非冷熱當是食
鷄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斗煮之服一服乃吐一物
如升許涎裹之而動開視乃鷄雛十二頭病而都愈

吳均齊春秋曰顧歡字玄平吳都人也隱於會稽山
陰白石村歡率性仁愛素有道風其濟人也或以攘
竊而多全護有病邪者造之間君家有書乎歡答曰
唯有孝經三篇歡曰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人當自羞
如言果愈後問其故歡曰善攘惡勝正邪故示

梁書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人性愛林泉尤好著述
常曰我讀書未滿萬卷以內典參之乃當小出耳先
生性好醫方專以極濟欲利益群品故循撰神農本
草經三卷爲七卷撰真誥十卷集驗方五卷廣時後
爲一百之製世所行用多獲異効

又曰范雲疾召醫徐文伯視文之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故速卽時愈正恐二年不復可救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壯爲重衣以復之有頃流汗於此卽起二年果卒

又曰王僧儒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卽金元起欲工素問訪以砭石僧儒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心鉄說文有此砭字慎許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経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云注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鉄代也

後魏書曰王顯字世榮陽平人也頗參士流雖以醫術自達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聞昭懐后之懐世宗也夢為日所逐化龍而遠后后窘而驚悸遂成心疾勅詰諸醫診脉徐謇云是傲風入藏宜進湯藥顯榮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懐孕生男之象後果如顯言乃補御史常在御營進藥出入禁内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卷頒布天下

又曰徐謇字伯成丹陽人也兄文伯皆善醫藥謇性秘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為王公不為指療魏孝文還洛除中散大夫雄亦醫術稱

又曰裴宣患篤世宗遣太醫令馳馹就視并賜御藥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不知起因自尅亡日果如其言

又曰高允徵有不適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高祖文明太后聞知遣醫李脩往視脉之告以無羔猶入蜜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善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醯百有余品皆盡時未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尉問相屬允喜如形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非已膽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

北齊書曰張子信少以醫知名隱於白鹿山時出京師甚為魏收崔季舒所知常以詩酧贈大寧中徵尚藥典御歲餘謝病歸又曰馬嗣明河内野王人少明醫術胗脉預知生死形劭子寶七十八苦傷寒嗣明診其脉告楊愔曰此子今病不療自愈然不踰年必死覺之少晚不可為也数日丙公侍宴酒酣顕祖曰子才兒聰宜以近都處之愔曰年少未可邵出愔以嗣明言奏乃止寶未暮未而卒其驗如此背發腫嗣明以麩理色后大如鵝

卯烈火燒令黃赤投醋搥中使骨落盡暴乾搥節和傅
之立愈嗣明從駕之晉陽至遼陽見牓去女病能差
之於錢十萬衆醫視之無敢措手嗣明傍見笑曰真
得汝矣乃抵其家問其由云魯將麥穗凡赤無長二
尺似蛇入指中因驚倒手臂重痛月餘日漸及半身
腫病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絶嗣明曰毒蛇為鵲所啄
遺血於此犯而得之即受方令服十餘劑以湯散補
之明年還鄴女疾都愈載雖而歸嗣明恃其伎視徐
之才崔鴻权等筏如也
隋開皇中卒
又曰李元忠趙郡栢仁人也代為著姓元忠倜儻博
學通陰陽術数初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
年遂喜於方技性仁恕人有疾病無問貴賤咸為療
之故鄉里推敬聲稱益遠後拜南郡太守茨弟密性
方直亦以母老習醫遂成妙手
又曰崔季野字权正博陵安平人孤明敏有識幹
精於醫術經方本草常所披覽天保中於徙所無事
更說意研積後雖未望顯貴亦不懈怠
張太素齊書徐之才字士茂高平金鄉人五素祖仲
融隱於秦望山有道山過之求飲因留飄廬遺之曰
習此子孫當以道術救世位至二千石開視乃扁鵲

鏡經習一卷習之遂爲良醫至濮陽太守父雄員外散騎侍郎代傳其術號爲神明而之才幼而俊發尤爲精敏仕梁爲豫章王綜鎮東右常侍隨宗鎮彭城綜降魏之才走至呂梁爲魏所獲既羈旅以藥自業文諳隱滑稽無方王分貴人爭饋之爲貴人居以稍遷員外散其常侍加中軍金紫天下中高祖詰正陽恒君內館所療十全皇建中除兗州刺史未行武明皇太后之豫之才奉藥力愈賞賜巨萬有人脚根腫痛不堪忍諸藥莫識之才視曰蛤精也當乘船入海出脚水中得之疾者曰是也之才為割得兩蛤子大如榆莢或以五色骨為佩刀靶之才曰此人瘤也何從得之對曰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文理故用之其通識此類武成王成王酒色過度恍忽不恒曾病發自言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而立之才曰此色慾過大居所即致進藥一服稍稍遠便成五色物數服而愈病發輒馳召之針藥所加無不愈者顛音積武成王生齘牙遍召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對帝怒而扶之才實拜賀曰此謂智牙生則聖明而壽帝大悅賜帛萬疋加金玉重寶

又曰張遠遊齊人以醫藥道術知名尋有詔徵令與
術士同合九轉金丹成顯祖置之玉匣曰我貪人間
樂不能飛上天待我臨死方可服之
後周書曰姚僧垣宇法衛吳興武康人也父菩提梁
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
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
通洽通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梁武帝入禁面
面加討試僧垣酎對無滯梁武甚奇之時武陵王所
生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効帝令僧垣視之僧垣
還詭其狀武帝嘆曰鄉用意綿密乃至於此以此候
疾何疾可逆朕每留情頗識治體今聞鄉說益開人
意十一年帝因發熱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
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忽從遂至危篤梁元帝
嘗有心腸疾諸醫咸謂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垣曰
脉洪而實此有宿妨非用大妨黃必無差理帝從而愈
及大軍克究州為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遣
使馳馹徵僧垣謹因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
疢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勳隆重
乃止明年遂至長安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
自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縱緩不復自持垣即

爲診脉處湯三劑穆初復壹劑上縛解再服中縛解
又服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孿弱便爲合散稍
得屈指伸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褒樂公賀蘭隆先
有氣疾加一水腫喘息奔急坐臥不安或有勸其服
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坦坦僧曰意謂
實未盡僧坦知其可差即爲處方諸患悉愈大將軍
樂平公竇毗暴感風疾精神昏亂無所覺知諸醫先
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坦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君
專以見付相爲始之其家欣然僧坦爲合湯散所患
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發朝
謁燕公于謹嘗問僧坦曰樂永平世俱有痼疾若如
僕意永世爲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克殺樂平雖
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
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文宣太
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高祖引僧坦問曰太后
患勢不輕諸醫病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
臣之義言在無隱公以爲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
之妙將以經事已多唯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四年高祖親戎東
試至何陰遇疾口不能言膽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
縮又不得行僧坦以爲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
事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又治目目便愈
未及治足疾亦瘳北至華州帝以痊復是歲高祖幸
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坦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
至尊貶膳曰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
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沒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
在東宮嘗苦心痛乃令僧坦治之其病即愈及即位
恩禮彌隆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僧坦
宿直侍疾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坦訴
候知帝危殆乃對曰臣荷恩既重思在効力但恐痛
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領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
同大將軍隋開皇初卒僧坦撰集驗方十二卷行紀
三卷行於世

隋書曰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覽醫方
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誡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
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
外散騎侍郎父景武竟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
術自達侍陳爲散騎常侍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

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
中夢其妃崔氏泣曰本来相迎如許智藏將至其人
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
計矣當入灵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
已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
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知藏時致仕于家帝每
所有苦輒令中使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登御牀智
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

唐書曰甄權許州扶構人嘗以母疾與弟立言專醫
方得其旨趣隋開皇初爲密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隋
偶一穴應時射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
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
服其年卒撰脉經真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第立言
武德中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風毒發腫太宗
令立言視之既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
如其言明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躰羸
瘦已經二年立言診其脉曰腸內有虫當時誤食髮
爲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

眼燒之猶髮氣其疾乃愈
又曰許裔宗常州義興人也初仕陳爲新蔡王外兵
參軍時柳太后感風不能言名醫療皆不愈脉益沉
而噤裔曰衣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熏之令藥入膝
裏周時可差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
如煙霧其夜更得語武德初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
死遞相連染諸醫無能療裔宗每療無不愈者或謂
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裔宗曰醫乃意
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微若其難別意之所解曰莫
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別脉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
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有一味直攻彼病藥力
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
多安藥味臂之於獵未知兎所所多發人馬空地遮
圍或異一人隅然逢也如此療病不亦踈乎假令一
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
以難差諒由於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
加於舊吾思之舊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七十餘卒
又曰秦鳴鶴爲侍醫高宗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武
后亦幸災異遲其志至是疾甚召鳴鶴張文仲診之
鳴鶴曰風毒上攻若疾頭出少血即愈矣太后自簉

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上曰
醫之理病議不加罪且吾頭共悶殆不能忍出血未
必不佳命剌之鳴鶴剌百餘會交腦戶出血上曰吾
眼明也剌言未畢后自簾中頂禮拜謝之曰此天賜我
師也躬負贈寶以遺鳴鶴
又曰安金藏為大帝士人時肅宗為皇嗣或有誤告
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来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
毒睿欲自誤唯金藏大呼乎謂俊臣曰公既不勝金藏
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割其胃五藏
並出血流被地氣遂絶則天聞之令舁入宮中遣醫
人却内五藏入以綵合之傅藥經宿乃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四

方術部五

醫四

唐書曰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受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故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
公主邑司以居爲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
隣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喬照隣有惡疾醫所不能愈
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
者必有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
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雪
霜張而虹霓此天帝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
一寤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
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
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
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燋枯診發乎
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
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危之診也寒暑
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土崩
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澤
竭涸天地之燋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音
齊才劑切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行体有可
愈之疾天地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
欲圓而仁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謂小心也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膽大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

仁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数百歲人話聞齊閒事歷歷如昨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彩茂甚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矣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

又曰張仲文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嘗慈藏病以醫術知名文仲則天初為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升跪絶倒則天令仲文慈藏隨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脅則劇難救自朝候之未交食時苦衝脅絞痛文仲曰若入心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藥曰干爲卒文曰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脩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種氣有八十種大體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之行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脚氣頭風上氣當須藥服不絶自愈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即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軽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藥奉御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於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孟詵汝州梁人也以進士擢第垂拱初累遷閤
舍人詵學方術常於鳳閣侍郎劉綿音眸之家見其勅
賜金盤謂棣之曰此藥金若燒之上有也五色試之
果然則天聞之不悅因事出爲台州司馬撰補養方
必効方各三卷又曰王方慶太原人也雅有材度博
學多聞篤好經方精於藥性則天令監領尚藥奉御
張文仲侍藥李虔縱光嘉慈藏等撰諸藥方方慶
撰隨身左右百發百中備急方十卷大行於代
又曰天寶中詔曰朕頃者所撰廣濟方救人疾患頒
行已久傳習亦多猶慮單貧之家未能繕寫閭閻之
內或有不知儻醫療失時因致夭横性命之際寧忘
惻隱宜命那縣長官就本廣濟方中逐要者於大板上
件録當春方要路牓示仍委採訪使勾當無令脫錯
又曰德宗撰真元集要廣利方親爲之製序散題於
天下通衢其方摠六千三種五百八十六首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五乘也
韓子曰醫善吮人腸含之血非有飢骨之親也痢之
所加出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
子能已乎文摯即命叔龍背明而立文摯從向明望
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幾聖人

也予心穴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七孔）今以聖智疾者或由乎此矣

又曰楊朱之友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請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脉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疾由飢飽色欲精慮非人非鬼雖漸可攻也季良曰衆醫也亟屏之愈曰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多之故所其由來者漸矣弗（音切）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所其由來者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旦食之盧氏曰汝不受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亦有知之者矣季梁病自瘳

又曰魯亹公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曰治扁鵲治之伺愈謂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臟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病與体偕長爲汝攻之如何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曰亹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疾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君於善矣遂飲二人毒酒未死三曰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窮如初

尸子曰有醫竘（音駈主反）者秦之良醫也為（切）宣王剖挫（音在）

爲惠王療痔皆愈張子之背腫灼治之謂醫灼曰
皆非吾皆也任子治焉治之遂愈灼成善治疾也張
子委制焉矣身與國亦由此心有所委制然後治
孔蘂子曰宰我使齊反見夫子曰梁丘遇魅毒三旬
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
賓列大夫衆賓并獲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
獻方者將爲病也今梁丘子已療矣而諸夫子復驟
獻方意欲梁丘大夫後有患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
辭弟子此言何如孔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服
後爲醫梁丘子遇魅害而獲瘳廬有與之同疾者必
問所已矣之方焉衆人爲此之故各言其方欲售之
以已人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希處所以
已之方之優劣也
公孫尼子曰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
食何如子曰丘春之居首龍夏居密楊秋不風冬不
煬飲食不饋飲酒不勸醫曰是良藥也
鶡冠子曰扁鵲兄弟二人並喜醫魏文侯問曰子昆
弟三人孰最善對曰長兄視神次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
毫毛故名不出門鵲鍼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
侯吕氏春秋曰齊王疾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視至

王疾謂太子曰非怒則王疾不可治怒王則聞擊死太子曰苟已王疾臣與母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文摯曰諾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疾王怒不與言擊昌生享擊太子與母合爭之不得失患於平世易患於濁世難也

又曰曾有公孫綽曰告人曰我能治偏枯今吾倍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

又曰用藥者得良醫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

楚辭九章曰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　神仙傳曰李少君與義郎董仲舒相親見仲舒宿有固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并方用戊巳之草后土胎黃良獸沈昉先義之根百舟華釀亥月上旬合煎銅器中童男沐浴淨潔調其湯火合藥成服如鷄子三劑齒落更生服盡劑武命不復傾

又曰鳳網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藥華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五月末埋之百日煎先之卒死者以此藥內口中皆立生網服此藥得數百年不老

又曰士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經叁日董奉時在

南方乃往以三九藥內死人口中以寒水含之令人
舉死人頭搖道之食頃士燮開自動手足半日能起
坐遂活活後四日能語云死時淹然有數十馬卒收
之將載輅車上去
大赤門柱以付獄獄中人各一户户總容一人以燮
內一户中以徒土外封之不復見恍忽聞人言太乙
遣使者來召士燮急開出之聞人以鐸掘其地户食
久引之見外有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人持節乎燮
上車將還至門而活奉還廬山了不由作入爲治病
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令種杏五株輕者種一株數年
之間杏樹成林縣令親故有女病醫療不若令謂奉
曰若能治之便以妻君奉使籾召鬼魅有大白黿長
數尺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人斬之女病即愈遂以妻
子
又曰封君達年百餘歲往來鄉里視之年三十許人
常騎青牛行間有病疾死者識與不識遇便以藥治
之應手出愈不以姓字語人能騎乘青牛故號牛青
道士
列位傳曰員局先生者吳郡人莫知姓名負石磨鏡
局循吳中磨鏡輒問人得無有疾若乎有即出紫丸

赤丸與之服服藥病無不差如此數年後吳有大疫
先生家至戶到與藥活數萬許人後上吳山絶崖縣
藥與人欲去時語人曰吾欲遷蓬萊山爲汝曹下神
水崖頭一日有水色白從石間流下服之疾愈
玉匱針經序曰呂博少以醫術知名善診脉論疾多
所著述吳赤烏二年爲太醫令撰玉匱針經及注八
十一難經大行於代
千金序曰沙門支法存領表人性敦方藥自永嘉南
渡士大夫不襲水土多患腳弱唯存能極濟之
又曰仰道嶺表僧也雖以聰惠入道常以醫術開懷
因晉朝南移衣纓士族不襲水土皆患軟脚之疾染
者無不斃踣而此僧獨能療之天下知焉名
又曰僧深齊宋間道人善療腳弱氣之疾撰録法在
存等諸家醫方三十餘卷經用多効時人號曰深師
方焉
龔慶鬼道方序曰劉涓子不知何許人也晉末於冊
陽郊外照射忽見一物高二丈許因射而中之走如
電激聲若風雨夜不敢追日一率門人弟子隣仵數十
人尋其縱跡至山見一小兒問之何姓小兒云主人
昨夜爲涓子所射今欲取水以洗瘡因問小兒主人

是誰答曰黃父鬼是乃將小兒還来至聞擣藥聲遥
見三人卧卧一人卧一人開書一人搗藥此及齊吐突而
前三人並走遺一秩癰疽方并一曰藥人有云癰者
塗之隨手而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五

方術部六

卜上

說文曰灼龜也象兆之縱橫也

周禮天官太宰職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師執事而卜日遂戒（前其前所誡之日也十日事宗伯太祝之屬也既齊三日執卜又戒百官以始齊）

又春官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卜者問後歲宜芟卜）卜來歲之戒（秋田爲禦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卜問後稼所宜）又曰大卜掌三兆之法之曰玉兆二曰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兆三曰原兆兆灼龜發相於大其刑可占者原田也者象似玄龜之體首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經兆之体皆百有
又卜師職曰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
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四兆者分之為四部若易体
十体言此謄曰開籥出開其占書也經兆百二
三篇書金見書也是
又曰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
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儀屬北龜
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体辨之上春釁龜祭祀
先卜釁者殺牲之曰鄭以血之神卜其曰與牲也
又曰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之筮占八頌以八卦占之筮八
故以眡吉凶凡卜筮居体占夫大占色史占墨卜人
占坼
禮記曰正月命有司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周禮龜
釁龜謂建寅之月
曲禮凡筮日旬之外曰遠基日旬之內曰近基曰
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
筮有常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卜不過三卜筮不
相襲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
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疑定猶與也
故曰疑而筮之

又檀弓下曰石駘仲卒（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無嫡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齋潔則得吉兆也）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斗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之龜為有知也又禮運曰龜為前列（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知也又郊特牲曰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受命謂告之退而卜）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誡之義也又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又王藻曰卜人定龜史定墨（視兆所坼）君定体（視兆得也）又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問志則否（大卜問來上筮者也志私意也）

又曰雜記曰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卜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又祭義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意易抱龜南面天子卷（音滾）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地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立以為易謂作易抱龜易官名周禮曰天卜天卜主兆

又曰表記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

又曰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

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任卜筮也神不佽日月不遠卜筮先日明謂群臣也是故不相瀆也瀆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所不遠者日與牲尸也卜筮常日也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遠龜筮

左傳曰楚伐鄭莫敖曰圖請濟師於王鬬廉曰師克在我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鄭師於蒲騷

又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事具筮門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又僖中曰孤嫗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嫗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

又曰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杜預注曰卜招梁大卜也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又曰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得用天子禮樂
故郊為魯常祀 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
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
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又曰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又文下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
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
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右左曰命可長曰君何
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長短時也民苟利矣遷
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又曰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
之卜曰尚無及期患伯令龜卜楚丘占之齊侯不及
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又宣上曰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又宣下曰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臨于大宮其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陣者皆哭楚子
退師
又成上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又襄元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
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吾
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後不郊宜其不從也

又褒二曰鄭皇耳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也皇耳皇成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送其雄姜氏曰征者送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圉之（衛人追之）孫蒯獲皇耳于大丘

又曰晉侯還及著雄疾卜桑林見（事具桑部）又曰鄭石臭言於子襄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狩）而歲習其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從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守之毋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又襄五曰盧浦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戎卜攻雙言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又曰邾二曰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楚地也瑣聞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

吳出師還啓疆帥師從之（從無師也）遂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盧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驛至於羅汭（驛傳也羅水名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犒勞）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

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往使臣滋繫邑休怠（休解）而忘其死亡無曰大今君倉焉震電憑（憑盛也）雲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

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
且吾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敗而備邑知
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
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
也其庶有報志乃弗貳
又昭三曰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音丕）率吉請斷三尺
馬而用之（灵姑姪公其也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又昭四曰楚召觀從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
卜乃使爲卜尹（佐卜人開龜兆）
又曰初靈王卜曰余嘗得天下不告捉龜詬天而呼
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
也故從亂如歸
又曰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
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
魴也以爲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
子魚曰先死楚師繼之大敗無師
又昭六曰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僂句出地名）（僂曰龜所）以卜爲信與僭僭吉
又定下曰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
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矣敵乃

過中年

又哀上曰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丹敗楚師不如死秦盟逃誓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亂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

又曰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崇師弗祭（事具江部）

又曰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請史趙史墨史龜（晉晉史也）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陽類也）故可以伐丹利子商（姜齊姓也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遊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　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禄也帝乙之元子歸昧而有　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毛詩曰升彼虛矣以望楚與堂景山與堂景山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龜（龜曰卜遠国必卜之）

又曰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又曰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卜之筮之會人或筮俱占之言於繇爲近征夫如近今耳）

又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又曰哀哉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哀我寡財之民仍有獄訟之事特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得生）

尚書大禹謨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維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又洪範曰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龜曰卜蓍曰筮）乃命卜筮曰雨曰霽（龜兆形也有似雨者又有似霽者）曰蒙（蒙霧絲絡不連屬）曰克曰貞曰悔（非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三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　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吉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吉

又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二　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生（穆敬）

也咸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卜吉凶周公
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生順相之辭
壇同墠乃卜三龜一習吉 習因也以三王之龜
卜一相因而吉也
公乃爲三
又大誥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我有大事
休朕卜并吉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周
公緩受茲命
又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致政在各本其春
來伊洛衆說始卜
定都之意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我使人卜瀍之間南近洛矣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
及獻卜
史記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於何至泉陽使漁者
豫舉 網得而囚之置籠中夜而見夢於元王曰我
爲江使 河豫且得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
語王有德義故來告想元王召博士衛平問之平乃
援式而起仰天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卿規矩
爲輔副以權衡四惟以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
先見乃對曰今昔斗王子宿 牽牛河水大會神龜
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圄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
擁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 而乘輜車
其名爲龜使人問泉陽令取龜獻使者載行出於泉
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暝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

雨並起將入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　王延頸而前三步而宿正頭而復却其故處元王見而惟之問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夕平因王有德義使人　之令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却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趣駕送龜毋令失期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　知天之道明於上古遊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　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興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王大悅於是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以血灌龜於壇中以刀劑之身全不傷脯酒禮橫其腹腸荊之卜爻必制其瘡程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又曰沛父老率子共殺沛令開城弟迎劉季欲以爲沛令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莫如劉季於是乃立沛公

又曰陳平等遣人迎代王欲立爲帝代王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曰寡

人固以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乃天子也
又曰帝以月旦祓龜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乃持
龜而遂之若常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鄉立居取
生荊之
堅木堅木枝燒之斬取熟處以灼龜所卜處灼以荊若
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圍遝之祀曰今日吉謹以梁祓
王靈之不詳王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
占不信不誠則燒靈揚其灰以徵後龜
又曰賓皇后弗廣國宇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
賣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寒卧岸岸崩獨得脫
死曰卜數日當爲侯
又曰司馬季楚主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
夫貫誼爲博士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習先王聖人
之道術宛徧人情相視而歡貫誼曰吾聞古之賢人
不居朝必在　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卿卿朝士夫
夫皆可知矣試之　數中觀采其人二人即同與之
市游於卜中天親雨道少司馬季主問坐弟子三四
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人
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觀其狀貌類有道者即禮
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延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

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寤猶纓正衿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且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也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之貌類有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誰也所高者何也公何以卑言不信行不驗不當故謂之行夫卜筮者世之所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跨巖以得人情虛高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　然間日月此瑕吉凶則弗能理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基然則天地六利害事之成敗昔者先王定國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也正時曰乃後入家產子先占吉凶後乃有之伏犧作八卦

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周文王卦以破敵國破天下由是國之卜筮有何負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且夫
歸設坐位王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鬼神
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
子此有德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者且
死或以生患或以勉事或以成嫁婦或以子娶養生
此爲德之豈直數百錢哉此老子所謂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大謝少老子之言豈異於
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
上而敬居下而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
爲業也積之聚委藏之不用府庫從之不用車輸
貢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特不盡索之物
遊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也子何故而云
而何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
海爲池曰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生之道作存作亡公
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感乎公見乎談士辯乎慮事定
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
語必道上古慮事　計餘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
恐憙人主之志之求其　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　莫大於
此矣然欲強國成功盡忠
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道教感愚也夫愚感之人豈

能以一言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慮爲
鳳駈凰不與燕雀爲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
故君子處旦隱以避衆自匿以避倫儆是德順以除
衆害以明天性助上食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等
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

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
其服弗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服王鳳以
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
爲卜筮賤業

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
依於孝與人臣依於忠各因其勢之以善

又曰張禹字文父徙家蓮勺（上音輦下音酌）禹爲兒數隨家
市嘗觀於卜相者前父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
言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
及禹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

謝承後漢書曰姜肱桓帝時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
太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父病吮醫遂羸服
問行竊伏青州界中賣卜給衣召命得斷家亦不知
其處歷乃還

又曰田戎擁衆夷陵閉塞江路光武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

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擁郡國洛陽地
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不從乃留幸臣守寇
陵自將兵沿江沂沔止黎丘刻日當降而辛臣於後
盜戎診寶從間道先降於苯彭而以書招戎戎疑之
必責已乃灼龜卜降兆不吉中折遂止不降
又曰范冊字史雲朝議欲以爲侍御史因循身迎命
於沛之間徒行斂服賣卜於市
魏志管公明傳曰洛中有一小人失婢輅爲卦教明
日明城門中倒檐豚人牽與共鬬且如其言豚逸走即
追之豚人人舍愛破土人甕婢從甕中出輅在田舍
時嘗候鄰主人患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陌上伺
有一角巾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宿此能除之即
從輅語得書生遂宿意甚不安主人罷入生乃抱
刃出門新積疑有一小物直来如獸手中持火以口
吹之生舉刀砍斷腰視之乃狐也自此無復火災

方術部七

卜下 諸卜雜附

晉書曰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郭璞從之受業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

又曰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歸友卜家中安否友曰鄉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爲廣陽領校遭母喪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瞑數十里何急復去友曰非不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洪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欵發狂絞殺兩子幷殺婦人所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族往收殯亡者尋索洪索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鸚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吉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鸚來

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祐仍遷石頭督 爲吳郡

守文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

王隱晉書曰步熊字叔羆陽平人少好卜筮術數門徒甚盛熊學舍側有燒死人吏疑是熊諸生失火持諸生急熊曰吾已為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来問得　来者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已死其父毋號泣制服熊為卜尅日當還如其果至

宋書曰初蔡興宗初為郢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某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禄大夫

又曰荀伯玉為晉安王子勛鎮行參軍泰始初還卜自業

齊書曰王敬則少時於草中射鵰有垂如烏豆集其身擿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　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

又曰郁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求明祐世隆曰求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蔗履題簽箔旌曰求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梁書曰吉士瞻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先曰君擁旄仗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

三國典畧曰梁武昌太守朱買臣開元帝議遷都人勸梁主雲建鄴舊都營陵攸在荆鎮遷鼈非王者宅頴陛下勿疑致後悔也臣家在荆州卅不願陛下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乃召卜者杜景豪決去留遇兆不吉荅曰吉去景豪而言曰北兆爲鬼賊爲留也事具京都部

又曰周文育隨盧安興征俚僚有功除南海鑒州王深委任之勵被代文育與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誰望公侯之事卜人曰君須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且辭勵勵問其故文育以告勵乃遣之

又曰東魏相齊王澄以丹師還次於小平津北岸古塚崩古見銘曰今卜高原千秋之後化爲下泉當逢霸主必爲改遷王曰古人之卜其何至也今更葬之又曰齊害其公廢主濟南王也長廣王湛懼高元海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盡一策港不能斷令鄭道讓吳道世等卜以決之道
讓等曰不利舉事靜則吉
又曰初鄴有賣卜者相趙隱當大貴及隱自黃門侍
郎遷秘書監崔肇師呼卜者而問已焉卜者對曰公
令望雖高爵位難肇師不悅終而其言
隋書曰獻皇后崩上令蘭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
至一處卜雲羊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
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葵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
如家墓田若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
當戰沒然竟然吉言
唐書曰王遠知事梁貞白先生陶弘景隱居茅山盡
傳其符録陶煬帝為晉王出鎮揚州遣人迎致及即
位東都起玉清觀以處之太宗之為秦王既也平
王世充與記室房玄齡往詣之立枚以問其吉凶遠
知指秦王之枚曰此當上應天命下濟蒼生者又指
玄齡之枚云聖之輔也及太宗踐祚恩禮甚厚
又曰城陽公主初適杜如晦之子荷荷貞觀中為尚衣
御坐承乾事伏誅公主改適饒州刺史薛昱之子觀
將成婚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未
亦雙悴若晝日行舍之禮合則終吉太宗將從之焉

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讌飲以晏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威内外有規動息時吉凶有儀先生之教不可黷也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終不可爲也夫卜筮者所以定猶豫決嫌疑若黷礼亂常先王所不用也太宗又從其言而止

又曰憲宗嘗謂季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不中近日風俗尤更崇尚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不敢專邦國有大事可疑者故謀於卿士庶人決於卜筮俱吉則行之末俗浮僞辜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覬安持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其事神而異之近者風尚

筮此誠弊俗聖旨所及實辯邪源但存而不論弊斯息六韜曰文王卜田史偃曰卜田渭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曰得公侯遺天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

又曰文三問散宜生卜伐殷吉乎龜龜不兆祖行之日雨轏至軨行之日幟折為三散宜生曰此凶四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非子之所知也龜不兆

聖人生天地之間承哀亂而起龜者枯骨蓍者朽草
不足以辯吉凶祖行之日雨轄至軫是洗濯甲兵也
行之日幟折為三此軍分為三如此斬紂首之象
國語曰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不吉公曰
何謂也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遇見也挾會也骨所以刺人猾弄也
齒牙謂兆端左右折有似齒牙中有從故曰銜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為害也礼太卜掌龜大
夫占色史占墨伐夏交脛兆有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夏
交對也銜骨皆在口也攜人國移心焉攜移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
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其逞
而不知故胡可壅也胡何壅防也言入其心以為快而不知其惡何可止也公
不聽遂尅之尅勝獲驪姬以歸有寵立為夫人
春秋後語曰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殺之心惡惟之
卜雲涇水為祟鬼物為祟音思醉切又曰鄜忌與田忌不相善公孫閔謂鄜忌曰何不詐
令人操千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
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焉
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鄜忌從之田忌懼無以自白
遂其徒攻臨菑欲殺鄜忌不勝而奔
說苑曰成王卜洛事曰昔有周成王之卜君成周也

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就無敢中止乎
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
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
行父戒其子曰吾欲室之來於兩舍之間也使吾
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
茂昌不賢則速亡安有擇地而對封哉示有天固也
又曰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
三大夫者孰為賢馬人對曰臧文氏家有龜焉名曰
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仲爲孺
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爲之
賢不賢馬人不識
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善也隱而顯其
言人之過也又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
救卜乎
楚辭卜居曰居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
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
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何
以教之原曰吾寧悃悃愊愊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
斯無窮乎寧誅鋤
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

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
將呫音足嗫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寧廉潔正直乎
以自清平將
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
將泛泛若水中之鳧隨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
騏驎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
與鷄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
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
張賢士無名於羔默默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
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知有
所不明數有所不達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
意龜策誠不能此知事○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僕先
人非有冊書剖符之功特依倚卜祝之間人主以排
擯遇之
白虎通曰乾草稿骨衆多獨以蓍龜何龜之言久也
蓍之言蓍曰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此禽獸草木之而能知吉凶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太卜官各以牲祠龜策塗以牲血
謂之釁者龜甲所以卜也蓍草所以筮也
三禮圖曰龜以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

後右楚焞（他昆切）以荊爲然以灼龜正以荊者凡木心皆圓而荊心方是以用之

抱朴子曰卜者小數餘福者謂知来之妙

異苑曰會稽餘姚錢祐以元嘉四年五月三日夜出屋後爲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之時至一官府入重門見一人遇机而坐形貌偉莊左右侍者三十餘人謂祐曰吾欲使汝知術數之法故令虎迎汝無懼也留十五日晝夜語諸要術盡教道之方祐受法便畢遣令還而不知道即使人送出門仍見歸路既得還家大知卜占無幽不驗經年乃卒

又曰北海任翊字彥期還從軍遠征十年乃歸臨還擇栗卜師雲非屋莫宿非時沐浴翊結伴數十共行遇雷雨不可蒙冒相與庇於巖下想非屋莫宿之戒遂負擔擷沐於是巖崩壓伴死至家妻先與外人通謀共殺之請以濕髮爲認婦宵則勸翊令沐寢憶非時莫浴之忌收髮而止婦心慙負詐乃自沐髮而同寢通者夜来不知婦也斬首而去

述異記曰宋車騎將軍南譙王刘義宣鎮荊州府吏蔡鐵（音失）善卜能悉驗時有妙見精宪如神公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命左右射之內置亟中時侍者六

人悉驅入齋後小小戶內別呼人召鐵鐵至使卜巫
中物謂曰中則拿賞辟則重罰鐵卜兆成笑曰知之
矣公曰何鐵曰父色之鼠背明向戶彎弧射之絶其
左股孕五子三雄二雌若謂不信剖腹立知公使剖
鼠腹皆如鐵言即賜錢一萬

蠶卜

春秋後語曰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
燕人蠶卜傳說自給燕人用蠶卜秦託此以取
臧獲之裘臧獲役人鮮其衣裘以賞其怪恠之言也
資自給傳會事以爲詞說各解

虎卜

博物志虎知衝破又能畫地卜今人有畫物上下者
推其奇偶謂虎卜

鷄卜

史記曰越巫立越祀而以鷄卜

鳥卜

隋書曰女國在忽嶺之南其國俗事阿脩羅神及樹
神歲初以人祭或猕猴祭畢入山祝之便有一鳥如
雌雉來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
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絶

稗蒲卜

傳物志曰老子入西戎造樗蒲五木也或木胡人亦爲樗蒲卜後傳棲陰善其功

十二碁卜

異苑曰十二碁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建至東方朔密以占乘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見一老公着黃皮衣竹簡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復流於世

齊書曰江謐出為鎮北長史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靈棋經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槌玉杯上使御史大夫沈沖奏謐前後罪收付廷尉賜死果以金鬿盛藥鴆之

竹卜

荆楚歲時記曰秋分以牲祠社其供帳盛於仲春之月社之餘祚悉貢饋鄉里周於族社之餘會其在茲乎此其會也擲教於社神以占來歲豐儉或折竹以卜楚辭曰索瓊茅以筵篿（楚人折竹結草以卜謂鳥筮也）

牛蹄卜

晉書曰夫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

楊方五經鈎沉曰東夷之人以牛蹄占事呈告示凶
無不中牛非智之物骨者若此之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七

方術部八

筮上

說文曰筮易卦用蓍也從竹巫聲（巫古文巫也）

周禮春官上曰筮人掌三易以辯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筮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恭九曰巫環以辯吉凶（鄭玄曰此九巫讀也更謂筮也皆當筮為字之誤）凡國之事先筮而後卜

禮記曲禮曰假爾大龜有常假爾大筮有常卜筮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過三求吉不過三也卜筮不相襲也卜不吉則又筮筮者先聖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也

又表記曰天子無筮謂出征巡狩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襲其祥也諸侯有守筮守筮守国之筮也有事則用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

左傳莊公曰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也龜卜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雄相和鳴鏘鏘然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姜姓也五世其昌並爲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子也日日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它生敬仲其少也周內使有以周易陳侯者周太史也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兵于王此其代臣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乎非在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他自有櫂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爲山也四蓂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蓂也旅陳也百言物備也巳矣猶有觀焉故曰在其後乎因觀文以傳占故言猶有兒非在巳之言故知在子孫也風

行而著於古故曰其異國乎若在異国必姜姓也姜
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襄此其昌
乎變而象長故知當興於大嶽之後也得太
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故知陳必襄也
又閔公曰晉獻公以稷魏賜畢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
大卜偃晉掌卜大夫也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
矣天子曰兆民諸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
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吉辛廖晉大夫
也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
居之凡長之母覆之乘歸之六体不可易合而能固
安而能殺此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又閵公曰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
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間于兩社為公
室輔兩社同社豪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
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
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又僖上曰秦伯代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
之秦伯涉河晉侯車敗則秦伯不解謂敗在已故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
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
狐夫蠱必其君也於周易卦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皆下筮
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其公象未聞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內卦為貞
外卦為悔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
今歲以秋風吹落山木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之實則為人所取
晉侯車
三壞也
又曰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
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血也女承匪亦無貺
也周易歸
妹上六
作野猪象着卧屘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
遂羌舒縣廷塚王睦病卒已復既发為卜之令以冊
盡按作日月置床頭及卧虎皮馬鞍泥登時大愈劉
世女則病鬼魅積年巫為祈禱伐空塚故城間得龜
數十猶不羌发筮之令作布囊女發時張囊着窓牖
間交閉户作氣若有所驅逐斯須之間囊大脹如吹
荅葉因便敗女仍大發发乃便作史囊二枚皆張之
施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着樹間二十許日
漸消下開視有一二斤毛狀如瓜毛女遂大羌

方術部九

筮下

晉書曰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卿人魏序欲覲東行
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筮不可東行必遭
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之不信卿曰既必不信宜以
以禳之可索兩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着船前求索
正得駮狗無白卿曰駮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
餘上毒正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作
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此視已死吐黑血斗餘有序
墅上白鷺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又曰郭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
大如水牛灰色卑脚類象背前尾上皆白大刀而
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
卦遇遯之蠱其林曰艮体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
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靈不許
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
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
郭亭驢山君鼠使見刑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
如此

又曰王道深重郭璞引忝已軍事導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桓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突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桓木粉碎時元帝初震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命受之命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人之頃對曰吉庾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脩其政而常有窺上國之志

王隱晉書曰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也性沉深有思義少為諸生善易高平劉柔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為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相為使之交死乃以朱書其手腕橫文後二寸為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臥以其明大有鼠伏死手前譙國夏侯藻母病困五旬中出詣智卜有一狐當問向之嗥喚藻愁悵遂馳詣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撫心嘯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莫休然後其禍僅可救也藻之如母亦扶病而出啼家人既集堂屋五門捽然暴崩護軍張

卽毋篤智筮之使西出市外候繫毋臂令傍人趕之
拍烜使作聲三日三夜放去卽從之侯其出門卽爲
大所作死毋於漸此羌
又曰上當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
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
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識來因思遠謂之
曰君有通靈之思而但爲貴人用此君寒士貧若多
也蹇可爲一卦智乃令詹作卦卦成謂瑗曰爲君安
宅者女子耶瑗曰是也此人安宅失宜既害既身又
令君不利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
步當有一有持新馬鞭者便就請買還以懸此桑樹
三年當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正
三年沒井得錢十萬銅鐵雜器復可二十餘萬於此
家業用展病者亦愈 搜神記同
又曰韓友字光景廬江舒人也善卜占行京費厭勝
之術龍舒長節子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交爲
筮之使畫小心翼翼多福之人又鼻者銀此天中之
山 臣松之案相書鼻爲天中山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
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馬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
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

天上曰壯讒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頤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之義然後三可公決青蠅可驅也

又管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議輅因言不可知君王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曰君何畏人也命以付天下不以付君遂不復問

又曰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鷄毛着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車此則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未聲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

又曰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其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體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狸曰獵人暮歸果輅言又曰鄧艾當代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珍厲護軍袁紹紹曰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赴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吳志曰吳翻字仲翔會稽人嘗與孔融書示以所著易志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理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可謂採頫窮通矣

閔羽既敗權使筮遇節之臨翻曰不出三日必當斷
頭果如其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
又曰陸抗之亮步闡孫皓意張乃使尚廣筮并天下
遇同為帝妃不可言也
魏志曰管輅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
躄疾不知何故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基
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权母也昔飢荒之世當有利
其數斗米者排着井中啧啧有声推一大石下破其
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是恩涕泣服罪
又曰管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卦作輅曰當有
賤婦人生一男子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床上當有
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便去又烏来入室與鷰
共鬬鷰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
官舍久遠魅魍魍為怪耳而生便走非能自走直
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
與鷰鬬直下鈴下耳今卦見其象而不見其凶知非
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恙
又曰管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往祖餞賓客
並會原自起取鷰卵蜂窠蜘蛛着於器中使射覆卦
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干宇堂雄雌以形分翅

舒張此鷺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户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穀觫足吐絲成羅孚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舉坐驚難

又曰管輅舉秀才吏部尚書何晏請之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夜連夢青蠅數一頭来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鴈天下賤鳥爻其在林食楛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不敢不盡忠昔元凱之爾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君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洪範五行傳曰若煩溷瀆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觀卦察兆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蓍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專用龜筮共遠于人神靈不祐也

漢書曰宣帝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劒挺墮沸泥中歹向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立謀不吉上還使有司行祠是時霍氏外孫伐鄧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于華為公車承亡在渭中城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事發誅伏

後漢書曰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大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太山王人生死故請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代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魴始拜郎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魴令曼筮之卦成彖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為邊將官有東名東當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魴出為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皆賊如占其餘多此類去

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求平五年京師少雨上饗雲臺自作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疏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上書曰蹇艮下坎卜艮為山坎為水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為興

又曰孝順梁皇后永建三年春三月丙午選入掖庭相工通見之瞿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太史卜之兆得戴方又遇之得坤之比

又曰明德皇后嘗父病至卜者家為卦問答崇所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卜老卦定釋蓍仰天歎息卜者乃曰此女明年小疾
必將貴遠
又曰晉荀瑤伐齊將戰長武子請卜智伯曰君告于
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爲且齊
人取我美求君命瑤非敢燿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
罪足矣何必卜周易上繫辭曰大衍之數五其用四
十有九 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
十有九則其一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故常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分而為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奇先
四揲之餘不足復揲者也分而為二既悼之餘合卦於一故曰再扐而後掛凡閏十九年七閏為一章五歲再閏者二故畧舉其九也
天數五 五奇也 地數五 五奇合為二十五 五耦合為三十 五耦合為三十凡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變化以此成鬼神以此行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 凡三百
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
萬物之數也 二篇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一百二十策 是故四營而
成易 分而為二以象兩一營也卦一以象三二營也歸其於扐四營也 有十
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 伸之大十四卦 觸類而

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顯明也）神德行（由神以成其用）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可以應對萬物之求助成神上之功也酬酢應對也）

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探賾索隱鉤神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者莫大乎蓍龜

歸藏曰蓍末大為上吉高末大於本次吉剛末大於本次吉竹末大於本次吉竹末大於末次吉蓍一五神萬二四神荊三三神箭四二神竹五一神筮五卦皆藏五筮之神明聚焉

終

又曰衛襄公嬖人婤姶（上音周下音合）生子名之曰元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亨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何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其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如何又昭三曰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

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内倡和爲中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黄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又哀下曰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虚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呼天無辜公親筮之（賈弥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音頓）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又曰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占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師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爲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体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固不可誣也足以雖隨要咎今我婦人而與亂於国在下位婦人平於丈夫而有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

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姣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雖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又襄四　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可也）偃匿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娶之（為已娶也）偃曰男女辯姓今君出自丁成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也變而為巽故曰從風也）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變隕故不可也）且困上六爻辭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用六三爻乱也）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寡婦目發言棠公已當此凶也）遂取之

又昭二日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之父得艮之八）遇明夷之謙以筮卜材（臣也）楚丘（楚丘卜人姓名也）楚丘曰是將行（行出奔也）而歸為子祀（奉祭祀也）以說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火曰銀山也離火也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
談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談也純離為 世亂
談勝勝將適離 山楚則 故曰其名曰牛讒不足飛不
翔雷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鄉也柳
火不 火辞也 盍 血也 賊 賜也 割羊土之切 承筐筐 西
女之戰也 離為中 震為女男故稱士也
隣責言不可嘗也 將嫁 女於 西而遇 不言之卦故
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龍敗姬車說其輹火楚
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之張弧姪其
從姑六年其通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
梁之虛及惠公之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
及此矣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
而後有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其可數乎史蘇是
占勿從可益
又僖中曰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正諸侯
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
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
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
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
吉孰大急且是卦也天澤也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
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又成下曰晉楚將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曰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惟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国蹙敗則離受其咎離王中厥目象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審故曰射其元）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

又襄元曰穆姜薨于東宮（太子宮也穆姜嬌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從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艮周礼大連山歸藏周易也一易皆六八曰）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上艮下艮上艮周礼大其八為吉故言遇艮之隨史疑一易遇八為不吉故曰不利而論之）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也是於周易曰有隨元亨利貞無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也故曰隨以此筮也宜有此四者以告成功一有動銘慮在人家井沸泥中得之縣辭所講先生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大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有井中得其一鍾長七尺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雲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

又曰文敦之謀逆也温嶠庾亮使郭璞筮之璞對不凶嶠亮復令占已之吉以璞曰元吉嶠等退相位曰天奪孰睹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元吉是爲舉事畢有成也於是勸帝

討敦初璞每言山稅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妊崇者構璞
於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成曰無成敦因疑璞之勸
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吏筮吾壽幾何答曰思
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
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日中敦怒收璞諸南崗而
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
雙桓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有大鵲應窠乘索云
不見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巢密葉蔽之
又曰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立始之
末丘山頓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爲
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立始建言也丘
山上名此號不宜宜用冰撫心歎恨帝崩何亢改元
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
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
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
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
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来其妾必愛之不令蘊
之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又若異
於常狗蘊其匡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
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之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

為桓温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此類也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十篇卜韻十篇

載記曰秦符融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兄疑豐殺人送豐有司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曰問汝行往還頗為怪異爻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為北度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左白而濕右而燥窘而心悸以為不祥還之昔復夢如初問誣者筮者云爻

獻訟遂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豐授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易周坎為馬為離三爻同變而成离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三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之文王遇之因姜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水也左水為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驗獲昌詰之具首服曰本與妻謀董豐期以沐新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

宋書曰劉休善筮因尚書令吳喜明帝事遂見新賞

長直殿曰後宮孕曰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
齊書曰賀瑒白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
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上塊加其
心上俄傾而之蘇
南史曰梁大同中同泰寺災帝召太史令虞履筮之
遇坤之履曰無害其繇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
吉文言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也酉應見
卯金来尅木卯為陰賊鬼而帶賊非魔為敗致之有
是人人賛善莫不從風
梁書曰鄧元初為益州刺史及巴東蜀亂使將
光濟筮之遇蹇嘆然嘆曰吾豈歸艾而及此乎後果
始筮
又阮孝緒傳曰孝緒具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
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者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
爻曰此將為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
爻不為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遁無不
利象實應正德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卦
不發升退之道便當謝
又曰阮孝緒自筮卦曰吾壽與劉著作同年久劉著

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
後魏書曰任城王澄王城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
明堂左丌詔太帝卿士謀親令龜易筮南伐之事其
北遇革高祖曰此湯武革順之卦也群臣莫敢言澄
曰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居臣之命湯武得之
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可發兵
不得雲革命此非君人卦未可為吉也高祖厲聲曰
此相雲大人虎變何雲不吉也澄曰此龍興既久不
宜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
祖欲衆也澄曰社稷和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
之臣也務參顧問敢盡愚裏高祖久之乃解曰各言
其志亦復可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昇陛遥謂曰
向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恣懼乘人竟言沮我
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
又曰鄭淵博覽經書長於筮易太祖定中原擢為吏
部郎
又曰許彦少孤貧好讀書後從沙門法慶受易世祖
被徵以卜筮頻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
北史曰後魏樂平王丕坐事以憂薨及曰者董道秀
之死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墓其高二十

余文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曰昔
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
死而道秀棄世道秀善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
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人不為善也夫如是則可上
寧於王下保於已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
從其末咎鬻之至不亦宜乎

三國典畧曰西魏孝武帝宇孝則孝文皇帝之孫也
性沉厚少言体有鄭文初封汝陽公夢人謂已曰汝
當大貴得二十五年將即位使吳遵世筮之遇明夷
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帝曰何謂也遵曰初登
于天當作天子也後入帝于不得父也

又曰清河王岳神武從父弟也初家于洛邑神武奉
使入洛常止岳舍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有光
窺而無火移於東屋其光復存以為怪也詣卜者筮
之遇之乾大有占曰吉勿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龍
九五大人之卦當大貴主人蒙其福神武其兵於信
都山氏聞知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可聞
從之共圖大計岳至信都神武以為散騎長侍封山
氏為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

又曰齊趙輔和明易善筮從宮誕男女時日筮無卜

中有人父疾輔和筮之遇乾之晉告之以吉退而謂
人曰乾為天変為魂而昇於天能無死乎果如其言
又曰齊許遵高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齊
神武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終必横死是以任
情睚誕多所犯忤時齊王無道既聖遵語人曰多忻
筭来吾筮此任天何時當死於是布算蒲床大言曰
不出首冬我乃不見
又後周書曰梁孝元凡諸伎術無所不該南平嗣王
恪嘗以同合咸金以虎珀指還請孝元射覆卦遇後
之履林日上既為天其体則圓指還之相金玉在焉
寅爻帶午寅則為虎珀生光在合中央合中央之物凡
有三種案封而談或重或軽降叅是神服又以壬申
寅時筮南軍何時有信遇剥之艮孝元曰使還以在
門外遣人往看果有所說賓来驚其妙而問之孝元
曰艮為門時在寅與日辰并故知之耳凡所占決萬
不一失及我軍之伐授耆為卜取龜式驗之因抵於
地曰吾若死此下豈非命乎
隋書曰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
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礼無貴賤皆汝之人不
能則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荅上賜之衣服至朝堂

拾之而去於是披髮揚狂遊行市里形体垢穢未嘗
擦沐時有張永樂者賣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求樂為
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求樂
羙服自以為非及也伯醜亦聞肆賣卜有入嘗失子
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
北壁上有青屐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
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思志將
逐之其妻称冤以詰伯醜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
家人指一人曰取可金来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
士嘗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物東北行必不
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令知常事
漢王諒俄而上崩舉兵交知常迯歸京師諒知常先
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類此獲
免又有失馬来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
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推占之鄉且
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膾當得馬庶
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至而遂　之崖
州嘗献径字珠其使者陰陽之上疑言召伯醜筮曰
有物出自水由質圓而色光是大光也令為人所隱
具隱者竺名岑狀上如言薄責之乃得本珠上奇之

賜帛二十疋

唐書曰太宗皇后長孫氏墮大業甲歸寧於永興里后男高士廉有姬張氏於后所宿舍則見一大馬二丈餘鞍勒備具士廉筮之遇坤豕曰至豕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孳載物德合無疆象曰白牝馬地類地行無疆也之泰豕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后以輔以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也卜人曰龍乾之象也馬坤之象也變而為泰天地交也踈協於歸妹婦人兆也案王弼云婦人謂嫁曰歸女尊處位履中居順也此女當大貴也其可盡言乎士廉正之而心獨喜親戚知者咸敬異焉又曰衛大經篤學善易曰無二心言則天降語之徵辭疾不起嘗欲筮死日先鑿墓自為誌文如筮而終又曰玄之為潞州駕將入朝軍人韓凝禮謂自知五兆二因以食蓍試之既布卦一著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為大吉徵既而誅常氏定天保因此行也疑禮起家五品

家語曰孔子嘗自為筮而卦得賁愀然有不樂之狀子張進曰師聞下者得賁是吉卦也而夫子之色不平何也孔子曰以其雜也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白宜正白黑宜正黑今而以貢非吉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三不彫者何質之有余質者不受飾故也 說苑同

古史考曰庖羲作卦有筮

衝波傳曰孔子使子貢往来而未来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来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来賜至矣清朝也子貢果朝至

國語曰晉公子在秦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彖皆八也 内曰貞外曰悔此兩卦在屯為悔震卦坎上屯坤下震上象得在悔皆不動故皆八曰筮爻無為屯也 筮史曰占之皆曰不吉卦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易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命曰尚有晉國之卦也 二者屯豫

又曰惠公卒秦伯納公子董因逆公於何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君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子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臣筮得秦人之八 乾下坤上泰遇泰無動爻筮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為伏也泰三至五震為陰爻與貞也悔豫皆八義同 日筮謂天地配享小往大

来令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叅入皆晉
祥也濟且秉成心伯諸侯秉執子孫賴之君無懼矣
又曰晉談之子適周事單襄公襄公有疾召倘公而
告之曰吾聞晉之筮之曰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
三出焉一既往矣往之不知其次必此且聞吾之成
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焉使其晉國規臀三
世而畢騅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襄公曰騅
此其孫也此周子者晉襄公之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
夢曰必騅之孫也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
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早善晉子其當之晉子卿子頃
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爲公亂謂殺之
智瓘傳曰弦超為神女所降論者以爲神仙或以為
鬼魅不可得正也著作郎于寶以周易筮之益以示
同寮郭璞曰順貞吉正以養身雷動山下氣性惟
新變而之益延壽永年乘龍衝風乃升于此天仙之卦也
搜神記曰橋玄字公祖梁國人也初為司徒上史五
月末夜卧見東壁正白姑門呼左右左右莫見因起
自往手捫摸之壁姑故還牀又見心大恐其旦應卻

往候之玄告邵曰鄉人有董彥興者許季山外孫也其採蹟索隱窮神知化然天性偏狹羞於卜筮者玄聞往請公祖盡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辭公祖讓再三爾乃應之曰府見恠是白光如明門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鷄鳴時聞家哭即吉到秋鄣遷北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到六月九日太尉楊秉薨七月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焉復將度遼將軍遂登

三事

績搜神記曰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建康柵塘逢一趨走少年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此人受乃及當死果此人行刑傍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戲欵哽因

又曰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病廬江度不愈始學易卜屢有驗令試筮之卦成不愈曰案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有三千里上宮姓家索其先養雄雉雌來與交合既畢簷下却後九日辰加午必當有野雄雉籠而絆之置東牕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迎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依其言索雄果得至期日超臥南軒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

龍與雄雌而去雄雉不動趙敦怠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趙病弥年乃起四十卒於中書郎

録異傳曰隗召者汝陰鴻壽亭人也善於易臨死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不憤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詔有使来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賣宅憶夫言期止期日有龔使者来至亭妻遂賣板往使執者板惘然不知所以乃言曰我生不踐此何緣尔耶妻曰夫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瘖謂曰賢夫何苦妻曰亡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嘆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敬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焰妻曰吾不可相負金也賢夫日有金耳知亡後塹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婦而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苦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縗覆以銅祥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其言

金樓子自叙雲初至荆州卜雨聊附見首末孟秋之月九陽日久月旦雖雨俄爾便請有人雲諺曰雨月額千里赤盖旱之徵也吾乃揣筮拂蓍遇動不動既而言曰庚子爻為世於金七月建甲申子辰又三五合

必在此月五日庚子果值井雨余又以十七日筮何時云卷金翅日輝合璧紅塵暗陌冊霞映峙謂亢陽之勢未露膏澤筮遇坎之北於是輟著而歎曰坎者水也子爻為勢其在金令夜三更平北上有水称之為此其方有井雨平所以又曰桃文烈善龜卜謂余曰此二十一日將雨其在虞淵之時余乃筮之遇蹇之謙之小過既言曰坤艮二象俱在上宮非直無雨乃應開霽俄如星如玉季月上金波霧生猶穀河壑似帶余乃欣然異苑曰潁川庾加德善於著蔡之事有一人失婢庾卦云君出可東陵口伺候有娃曹乘車者無問識否但就其載得與不得殆一理也旦出郭果有曹郎上墓迴便升車曹大呼駭牛驚奔入草刺一死屍下視乃其婢也

博物志曰龜三千歲遊於卷耳之上著千歲而三日筮同本以老故知吉凶也

又曰筮必沐浴齋戒燒香每朔望浴著必五浴之浴龜亦然

鬼谷子曰夫決情定疑萬事之基以正亂治天決誠爲難者也先生乃用著龜以助目決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術部十

相上

左傳文上曰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父）伯難惠叔也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收子（穀父）豐下盖方面也、

又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宣上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林狼之聲不必殺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也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史記曰秦王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同繚繚曰秦王為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長目擊豺聲少恩而膺虎狼心若約易出人不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也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寠矣不可與久遊乃亡去王覺固止之以為秦國尉

又曰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學自愛臣有室女願為箕箒妾呂公女乃呂后也（季漢高祖字也）

又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乃由此男相魯元亦皆貴

又曰薄姬母媼之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薄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約曰先貴無相忘而管趙先卑

漢王漢王坐河南城皐臺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約
漢王問其故以實告漢王心憐薄姬召一幸代王（即文帝也）
又曰姑布子卿見趙簡子簡子偏召其子使相之子
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
見一子於路殆軍之子也簡子召子母恤母恤至則
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
貴哉子卿曰天所授也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
召諸子與語母恤再娶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
於常山之上得者賞諸子馳之恒山求無所得母
恤還之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恤曰從常山臨
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恤果賢乃廢太伯而
以母恤為太子
又曰平原君對趙王曰滱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為
人小頭銳上瞳子白黑分明眡瞻不轉小頭銳上斷
敢行也瞳子黑白分明者見事明也眡瞻不轉者執
志彊也（眡讀如視古文通用）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
擊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恐不如守足以
當之王如其計
又曰蔡澤者燕人也遊學於諸侯大小甚重而不遇
因從

唐舉相曰聞子相李兌百日之内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如何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如謂鼻中也巨肩巨肩謂項竪也魋顏蹙齃謂蹙鼻於肩脣吻反謂脣卷縮而肩竪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已往四十三歲矣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齧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肉食富貴四十三歲亦足矣

又曰英布少時遇相者曰黥而王後布被刑欣然果為王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於是賜通蜀嚴銅山得自鑄錢景帝立有告通盜出徼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其家一簪不得着身遂寄死人家

又曰條侯周亞夫為河内太守時許負相之曰君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貴重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餓死負指其言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又曰帝賢為吏至大鴻臚有工相之至丞相有四人使相之至弟二子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竟為丞相

又曰衛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牛母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凡弟數青嘗從上至甘泉居室有一鉏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之奴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

漢書曰上立劉濞於沛為吳王王郡五十三城已幷受甲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汝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又曰李陵為匈奴所圍上欲陵戰死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降上甚怒

又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家世微賤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吏號遲鈍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吏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

又曰黃霸與善相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後為丞相

後漢曰書世祖以來祐為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
祐侍讌從容曰長安亂公有日月角之相此天命也
又曰劉淵善相劉宏造淵淵聞宏聲乃起迎迎曰公當
極位也宏曰家貧負債何可得貴乎淵曰公物狀也張
濟就淵相淵曰事對劉宏可至三公濟事宏宏後為
解犢侯既去南陽桓帝崩迎解犢侯為天子是為靈
帝濟為司空也
又曰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女其母常使善相者
看后曰此女當為大貴遂為帝王妃然而少子養他
子得力乃當踰於所生耳
又曰章德竇皇后扶風平陵人大司徒融之曾孫也
父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后其長女也家既
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薛氏幫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見后
者皆言當大尊貴非臣妾容貌
又曰和熹鄧氏傳曰幼時嘗有相者蘇大見后大驚
曰此成湯之骨法也不可言家人竊喜而不敢宣
又曰漢法常因八月算人漢儀注曰八月初為算賦故曰算人遣大夫
夫與校庭臣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十
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
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愼聘納詳求淑哲

東觀漢記曰班超行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同生驚頸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也相

又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也司徒邰之子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隨師不遠千里

魏志曰管輅族兄李國居在斥丘駱從往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國曰此二人天庭交耳口之間同有凶氣黑變俱起雙塊無宅（輅別傳曰享味借毒天精幽坎為棺槨郤死為喪車）流眄于海骨歸于家火時許當並死後數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渴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矣

又曰鍾繇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是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

又曰朱建平沛國人善相術潁川荀脩鍾繇相與稱善脩先亡子幼繇紀其門戶欲嫁其女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嘲之曰唯當嫁卿何驚耳何意此子竟早殞殁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驚使得善處

馬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焉
又曰文帝為五官將坐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朱
建平已年壽又命徧相衆建貴平曰將軍當壽八十
至四十時當亦有小厄願謹讓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
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
公謂輔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比
一年獨見白狗而傍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
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後文帝黃初七年耳
四十病困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
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為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
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至三十日夜半卒
應璩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欻見狗白問之衆人悉
無見者於是數聚并急遊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
而卒曹彪封王五十七坐與王陵通謀賜死凡詮此
輩無不如言
魏書曰文帝甄皇帝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
寢寐家中髣髴見如人持玉衣覆其上常共惟之後
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姊指后曰此貴乃不可言
蜀志曰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
與劉焉有舊焉有異志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遂為

子琄納后琄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群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琄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可與晉文之於子圄乎於是納后為夫人又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面視自知刑死未嘗不摸之于地也

又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也漢末入蜀知益州從事張裕善相之往從之裕謂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

吳志曰漢以孫策遂脩職貢遣使者劉琬加賜命琬語人曰吾觀氏(權)兄弟才秀明逺然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兒奇偉骨体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其識之

晉書裴秀傳曰文帝未定嗣而禹舜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曰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文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

又曰孝武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為會稽王有三子繼夭自道生癈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乃令善相者召諸慶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為宮人在織坊中

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嵓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為吉祥向齊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又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

晉書曰王覽祥之弟也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也為非其人刀或謂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此刀覽後弈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又曰羊祜少喪父遊汶水之濱父老謂之曰子有好相年未滿六十必見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

又羊祜傳曰祜幼時有善相墓者言祜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

又曰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張華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雞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劒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當得寶劒佩之斯言豈效與言吾年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劒佩之斯言豈效與

又曰檀敦梁憑之嗇有善相者晉陵常搜見平之大驚

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宜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劉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為敷軍所害

又曰魏永之字道長任城人家素貧而躬耕為事好學不倦生而兗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後果如言

又曰王彌少遊俠京師隱者董仲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事好亂樂禍若天下騷爵不亂作士大夫矣

晉中興書曰陶侃少漁雷澤夢生八翼飛至天門而不入相者師圭曰君位當上公為八州都督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

方術部十一

相中

宋書高帝紀曰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脩令相帝當得州不搜曰當得州邊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相中當用為司馬至是叟謂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不應不忘司馬之言然不敢希顧軍司馬願得領軍用焉佐於是用焉

又曰初桓玄篡位遷晉帝於尋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建業玄見高祖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其風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恒盖人傑也每遊集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僕之女也聰明有智鑑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不為人下宜早為之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

又曰柳元景少時貧苦嘗至下都值大雷雨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曰以為幸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

又曰明帝大會新亭接會諸軍主檛蒲官仁李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人尋此不知所在

孫嚴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少孤貧與吳郡孫超之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富貴與全景文共乘小舡出京師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之而相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爲荆郢二州超之廣州景文南豫州

又曰徐羡之年少時嘗有一人来謂曰我是汝祖羡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謂極人臣後羡之隨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鷄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

齊書曰太祖乃為達康令有能名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為洛陽北部人服其英令看蕭達康但當過之耳

又曰張欣泰少有時人相當得三公而言終三十後至尾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可更增亦可得方伯之任耳後為三刺史年三十六卒

又曰曹武雖武士頗知人之鑒姓儉蓄無所餉遺獨餉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弱子相託每密遺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七十萬

又曰明帝体上有赤誌常祕不言既而江祐勸帝出以示人晉壽陽太守王洪軌罷任還上袒示之曰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軌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輒當言之公卿上大悅

梁書曰梁武帝初為衛君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曹屬謂盧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郎即出則貴不可言

又曰梁武帝遷隋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

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將亂安之者其在乎君問其名氏忽然不見

又曰梁武帝初為司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悝謂帝曰君頂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

又曰梁武帝起兵時呂僧珍一夜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額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又嘗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病熱發黃時必謂不濟王見上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又僧珍童兒時從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後隨武帝起義平東昏封平固侯南兗州刺史

後謂書曰李訢字元盛訢母賤為諸兄所輕父崇曰此子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生時租幸中書見而異之謂從者曰此小兒終効用於朕之子孫矣目識眄之世祖舅陽平王壯超有女將貴戚許世祖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户可以女妻之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嘗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世祖親哭三日訢得以超婚得在喪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謂左右觀此人舉動豈有不異於衆必為朕家幹事之臣

又曰寇謙字奉國上穀人嘗從相者唐文相曰君額

上黑字入憤位當方伯封公及為上谷太守文以百
姓禮拜謁文曰明公憶疇昔言乎爾日但知公當得
不知得為州人讀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人咸謂
不然後瓊得塩屋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未拜果
暴終昔魏舒見主兒死自知已必至三公吾恒以卿
將還餞送者五十余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
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即雖位下副實然德聲甚
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闕右願不相忘此
又曰盧淵出關右詔兼侍中初淵年十四嘗詣長安
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
南史曰梁元帝初從劉景授相術因訊以言咎曰未
至五十當有小厄攘之可免帝曰苟有期會攘之可
益及四十七為魏威所滅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石勒東至平原賣與茌
平人師權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龍角髮際上四
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
如公言不敢忘德忽然不見
又曰張秀字文伯羌渠部人也頗曉相法常謂石虎
曰明公之相非人臣骨虎掩其口曰君勿言族吾父子

又南燕錄曰慕容德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異額曰殿下相法當為人臣然後為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見殿下升天耳德拜范陽王建元年即帝位

又前凉錄曰汜瑗與同郡陳瑛他典及宗配遇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封然汜瑗腹有逆毛當兵死無後

北齊書曰房豹遷侍御史王思政入援韻州隨慕容紹宗出討乃為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中臭以厭當之豹謂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公若實有災厄非樓避所免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任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之元吉未幾而紹宗遇溺死

又曰慕容幼時顯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有好相表大必為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在後累遷特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

又曰尉景為聘梁使陳昭善相謂瑾曰二十年後當為宰相瑾出昭謂人曰此公為宰相後不過三年當死昭後為後陳王兼散騎常侍至齊瑾時兼右僕射鳴騶鐃吹昭復謂人曰二年當死果如言焉

又曰盧潛涓陳時李駒駿將迓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詐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越死生以定弟其行也因寄書與第士遂曰吾夢汝以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濆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往往偷生今可死矣

懷朔鎮將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云君有康世之才終不徒然也請以子孫為託興和中啓贈司空公子寧相府從事中郎天祿初兼南中郎將倉鷹交遊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廄於蝸中盧中倉鷹母數見盧上赤氣屬天倉鷹亦知高祖有覇王之相每私加敬劃其宅半以奉高祖由此遂蒙親識

三國典略曰高澄嗣渤海王朝於鄴時有吳士自育而妙於聲相王使試之聞劉桃桃校之聲曰有所繫屬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於其手聲如鷹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爲人主聞王之聲雀暹私稱謬亦有國主也我家胖奴猶當極貴況吾身也

又曰齊文宣字子進神武第二子也婁太后初孕文
宣每夜有赤光照室既生數月后乃與親嫺相對共
憂寒餒文宣忽應曰得活故名侯尼干鮮卑言有相
子也及長黑色大顙兇下鮮深重踝瞻視審定不好
戲弄深沉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下愚下智時人不測
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
又曰梁宣封侯脩忝軍陳冕善相人脩因法會將冕
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冕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
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蹇侵要恐不得善終
又曰東魏御史賈子儒善相太常卿崔暹引子儒潛
觀齊王儒王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
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顧速非帝王相也皇
甫王又竊觀王於道口此不作物會是垂涕者垂涕
者謂太原公洋
又曰齊高歸彥嘗令皇甫玉相已玉曰公位極人臣
必可反歸彥曰我為何須反玉曰公有反骨
又曰周王軌以隋公楊堅相表殊異因入侍讌陽醉
撥去堅帽言曰是何物頭額帝謂之雖大物而却無
所至也皇甫后見堅又舉手自指其額帝謂堅曰皇

后道公額也帝乃密使来和相堅和跪對曰堅相貌
是守節忠臣宜作惣管大將作惣管則能靜肅一方
作大將則能全軍破敵
陳書曰長沙王叔堅母本吳中酒家婢相者言當生
貴子宣帝徵時因飲通焉生叔堅及即位召拜淑儀
又曰章昭達字伯通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
須少虧則當富貴梁大司中昭達為東宮直後因醉
墮為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候景之亂昭
達率鄉人援臺城為流矢所中眇其目相者見曰卿
善相矣不久當貴後還鄉里與陳文帝遊因結昆弟
之分以功進位司空
後周書曰太祖身長八尺方額黃顏美鬚髯長云委
地垂手過膝皆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有紫光
人望而敬畏之
又曰孝閔帝覺太祖第三子九歲封洛陽郡公時有
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之
相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耳
隋書曰高祖生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来自
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来甚異不可俗間處之尼
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角出遍體鱗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
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晛得天下爲人龍顏顙有五柱
八頂目光外舍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深沉嚴重
又曰高祖在周明帝即位授右小官伯進大典封郡
公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照睨對曰不過作柱國
耳既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
定善記鄙言也
又曰遠鼎仕梁爲太府卿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
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客貌固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
非群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
天老夫當委質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傔
同三司待遇甚厚
又曰龐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
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
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希願不忘高祖笑
曰何忘言也頃之有一雉雉鳴於庭高祖□晃射之
曰中則有賞然當貴之日特以爲驗晃既射而中高
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
又曰來和好相術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私
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傔同既授戰

進爵為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
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
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未由人事所及臣無勞
效坐致五品二十餘矣臣是何人敢不漸懼愚臣不
任區區之致謹錄陛下龍潛之時有所言一時書之
秘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實榮之語
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
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頓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
周武王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
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
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
不忘明年爲九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
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說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
王誼梁彥光筭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
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下面問臣曰我得無災
陣不臣奏陛下曰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
幾遂慫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
三百石地十頃
又曰煬帝在藩時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朝野屬望
高祖容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

骨隆起貴不可言

又曰宇文述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又曰李景遼東之役為馬軍總管交遷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祖而觀之卿相表位當極人臣

又曰帝常謂趙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

又曰文帝時蘭陵公主寡上為求夫選親之衛柳述及蕭瑀等以示帝帝曰瑀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

又曰未知善相術同郡韓則嘗詣和相謂之曰後四五當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榔也和言多此類者相經四十卷

北史曰李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常出遊逢一老人賢眉皓白謂白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為台牧努力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畧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荅曰賢豈能領師從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憨服

又曰牛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

貴善愛養之及長鬢皃甚偉性寛裕好學博問
又曰隋齊王暕妃早卒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
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内宴召相工遍視
後寔相江揩妃姊此産當爲皇后貴不可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清詒堂書記

唐書曰高祖生長安紫氣亮庭神光照室體有三亂左腋下有紫誌如龍初有善相者史良言於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為人主至於命也所非敢之久之史良復過高祖乃大驚曰骨法如舊年相頓異昔時忽忘鄙言願深自愛高祖心益自貴

又曰墮向食奉御郭弘道字大實弘農華陰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性寬厚如遇而內敏仕敏歷通事舍人滄州長史暘帝時徵為奉御時高祖為殿內小監心善之亟相往來情契愈昵弘道善相因言因言曰公天中伏犀下相接於眉此非小人之相願深自愛高祖取弘道銀盆置之於地引公之謂弘道曰向言有驗之賞金盆高祖大悅又曰太宗年四歲忽有書生自言善生詣高祖門曰公是貴人存大貴子因自太宗曰龍鳳之資天日之表也公之貴子已而後必由之而創加業時二十必能濟世安民高祖聞其言甚懼及書生辭出使人捕欲殺之以滅口而不知所在高祖以為神陰採世為之義遂以名焉又曰一佛弘礼具州高唐人也隋煬常居藩召令相已弘礼跪　而駕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為萬乘之主誠願戒之在德揚帝即位召天下道　置方以之人令弘礼統攝帝見海內漸亂玄象錯謬內懷憂恐嘗謂弘礼曰卿昔相朕言其已驗且占古道術朕頗自知卿更朕終當何如弘礼逡巡不敢荅帝迫之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弘礼臣本觀相書凡人之有類於陛下其不

得善忠臣聞至人不相故知凡至不同耳自是帝常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

又曰則天初在襁褓袁天綱来帝中謂其母氏曰唯夫人骨法必生貴子方召諸子令天綱相之見元慶元爽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貴然不利則夫亂母時常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節君子形神奥徹不易可知試令行着於是步於狀前仍令舉自天綱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測視之曰若是女後當天下之主也

又曰乙弗礼善占相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當坐視沒為奴真觀初與数人詣弘礼次至大鼎曰君奴也欲何所相成曰何畝知之弘礼曰觀其頭目真是賤人但不之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漸色乃解衣視之弘礼曰着囲不異前言占為自腰已下當為方岳之任其占相皆此類也

真觀末卒焉

又曰袁天網城都人也尤工相以大業元年主洛陽時扯掩王珪違延就之相天網謂淹曰公蘭臺成就孝堂寬博必得親統察之官以文藻

見知謂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外必得五品要職違謂曰公面如大獸之面交友李成必得士友儁接初為武職復與淹等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退暫去職還淹潯遷待御史武德中為大策府兵曹文孝館孝士王珪為太子中允違挺隋末為隱太子交善後太子引以為率至武德六年俱配流驩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網曰素公洛邑之言則信已未知今日之後何而天網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終當俱受榮貴至九年被召入京共造天網天謂杜公曰當即得三品職年壽非天網所知王違兩公在後當得三品官廉有年壽然晚徒皆不稱愜違公尤甚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撿尉吏部尚書王珪尋授侍中出為同州刺史違挺歷御史大夫太常卿貶授常州刺史皆如天網之言大業永寶軟容遊德陽常求問天網天謂曰君頗上伏犀謂王抗輔角有誠必於梁益州大樹功業武德初軟為益州行臺僕射引天網就位軟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之言然自氣赤脉貫童子語則赤氣浮面如為將軍恐多殺人願深自

慎武德九年軷坐事被徵將赴京謂天網曰更
德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仍未見動輔角石畔尤
澤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還来使任其年果重
授益州都督真觀八年太宗聞其君召王九成
宮時中書舍人岑父令是之天網曰舍人岑堂
成就覆過自父才振於海內須又生骨猶未大
臣若得三品恐其損壽之徵父本官至中書令
尋卒其年侍御史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網天網
曰馬侍御史伏遲貫腦兼有玉枕文背於貝物
當富貴不可言近古以来君臣道合罕有而公
面色命門也暗耳後骨不起耳元根只恐非壽
者周從位至中書令燕吏部尚書年四十八歲
行成公曰五岳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
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天網相
人所中皆此類也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更
作何官天網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尽矣果至
四月而卒
又曰劉仁軌初為陳倉尉相公袁天網謂曰君
相當謂隣台輔年將九年果如其焉
又曰張僊藏許州長社人少工相術與天網齊

名太子詹事蔣儼年少時常遇景倉因間禄命
憬倉曰公從今二年當得當官掌兵之官秩未
終而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又註六年擾此
合示此然後當享富貴名位俱盛即又不合中
天至六十一為蒲州刺史十一月三十日禄絶
儼後皆而其言嘗奉使往高麗被莫離之因於
地窖中經六年然後得歸及在蒲州六十一矣
至期召人吏及妻子與之告別云當死俄而有
赤許令致仕右僕射劉仁軌徵時常與鄉人請
思賢各賚絹贈憬藏問官禄景藏謂仁軌曰公
居五品要官強幹解黙終當位極仁臣人軌後
自給事中坐事令白衣海東効力固辭思賢尚存
贈公曰當孤獨客使及人軌為僕射思賢尚存
謂仁曰張景藏相刘僕射則妙矣吾今已有三
子相次如此尽貨田地寄死於所親園内憬藏
相人之妙皆此類景不任壽終
又曰高智周之少也與濟郝處俊係處約同遊
寓于楊州江都人石仲覧卿坐以侍之嘗引相
工親済等相公曰四人皆宰相也而石氏不及
見言前来早貴而末途也躓高晩達而最為壽

考夫連登者易隸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仲覽
真觀末為兵部侍郎卒後卒濟等乃貴皆而相
工所
又曰金梁鳳不知何許也天宝十二載客於何
西善相人又言玄象時哥書翰為節杜使召入
京臨裴冕曰玄象有変半年間有兵起郎中此
時當得中丞即得宰相不拜中丞不離天子左
右大富貴冕曰公乃枉言冕何至死梁鳳曰有
一日向東京一日蜀州一日来朕方此特公相
冕懼其言深謝絶之其後安禄安反南犯洛賜
賜僕弥為位哥舒翰東守童関累月奏冕為御
史中臣追京冕又詰曰事驗冕又曰三日之兆
梁鳳曰東京日即自磨滅川曰亦不能久此間
日何轉分明不可説冕志之節童関失守玄宗
幸蜀粛宗如威武冕會之歡成策立改元為至
正徳元年冕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冕奏之粛宗
召拜都水司者梁鳳在何隴謂呂諲曰判官骨
相亦合得宰相須得一夫驚怖即得諲後至驛
責讓驛長榜之驛吏武将信麁猛持弓矢突入
射諲再發畿中諲面諲踰墻得冕以報梁鳳在

鳳曰此必入相途年誣以黃門侍郎知政事梁
鳳在鳳翔李揆盧二人同見之俱素服自称選
人梁鳳謂之曰公等並至清望官邢得云無官
揆乞以實封梁鳳遣二人行謂揆曰公從舍人
即入相一年内事謂乞公曰好即是吏部郎中
及赴臘西京揆自中書舍人知吏部侍郎事入
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乃以乞為吏部郎中其驗
多此類伴襲自已悔後晁為右僕射兼御史大
夫成都尹劍南鄭度使有進止令將梁鳳行後
病卒

後周史曰周玄豹者本業人少為僧其師有知
人之鑑從遊入餘年若卒元惲師其知可教遂
傳其秘旨既長還俗盧陳寄福嘗遊於燕與
同志二人謁言玄豹退謂鄉人張因曩曰適二
君明年花發俱為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来
歲二子果零落於趙魏間又二十年程登庸而
鄴下
周書曰師曠見太子晉曰汝声清浮色赤火色
不壽王子曰後三年上賓於地所汝慎毋言殃
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其至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孫卿子順曰馬田之為人雖少文鞭亮直有大夫節也吾於以為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鄭臣未明也問諸孫卿其為人也長目而逐視者必體方而心負每以其法相人千里不失臣見面而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詐得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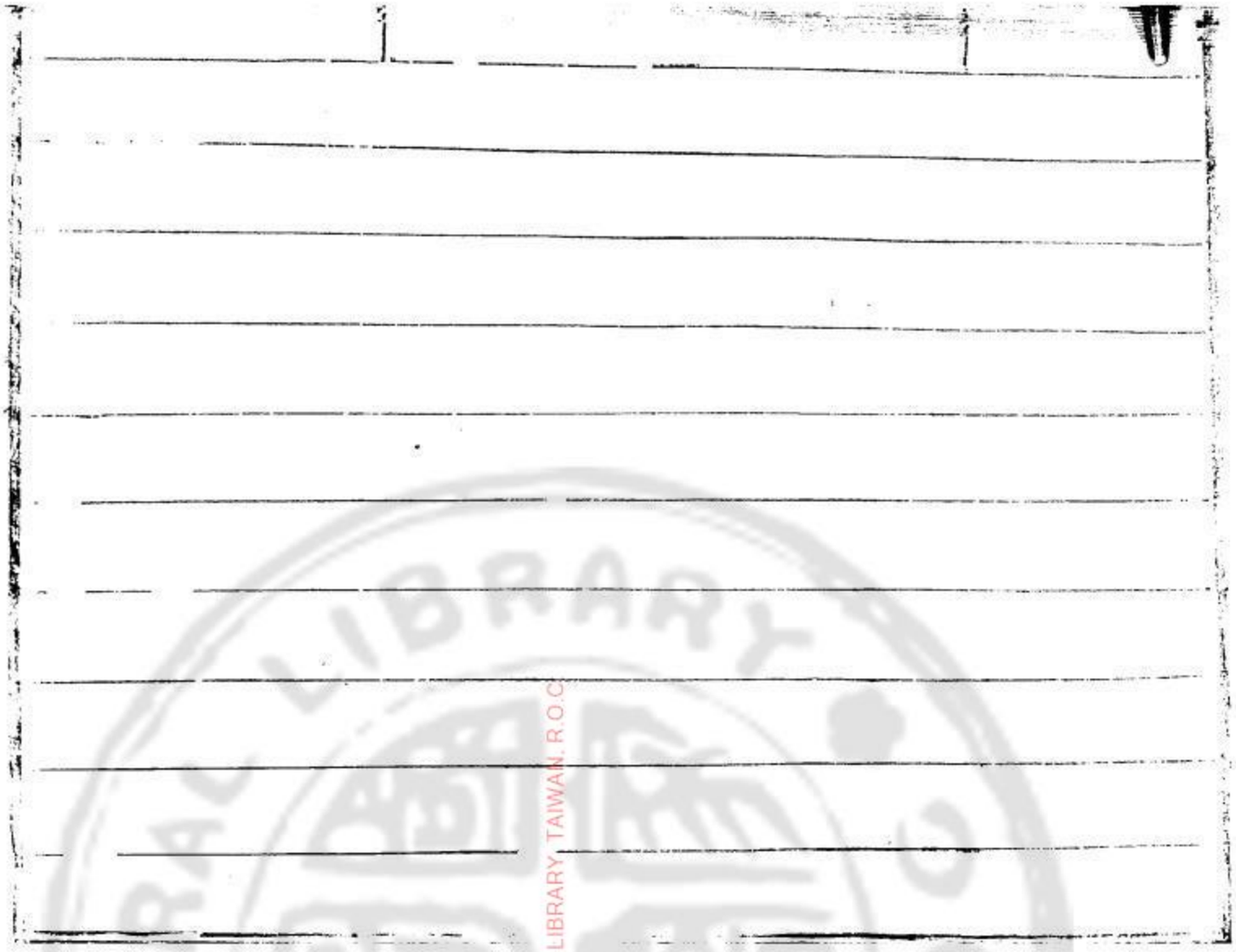
金樓子曰宣修容善許負之形僧王會登樓不語人曰太尉今年必當不濟時靜惠王上康勝或以為不然曰行步向前契韻殊不若其不乍不復年相至期年未靜惠王薨又召明入朝又

云必元詞立之相俄而昭明薨

荀卿子曰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世之梁有唐拳相人也狀顏如知其吉凶世偕稱之相形不能論心論心不而擇術行勝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惡為小人

符子曰楚成王生子商臣乃召楚之善相者相至楚巫相之已於楚曰生子告以而王不吉臣聞鴟梟者食母而飛非其子之不吉但其母之為災今太子非序之不吉但其王之為災

耳楚王怨而殺之
論衡曰世人固有身癢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
於剩則否是以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
父王四乳然世亦有四乳者此奴則馬一毛似
驥耳
又曰宋臣有公孫呂其　尺面長三尺廣三
寸名震夫不若此之狀蓋而求非一世之易也
使形殊於在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亦宜乎云語
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
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
桓公之其亡申叔見巫臣之其竊妻而逃也荀
子以為天下知人事邪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
景有三次之福知人事乎則楚昭有福荣之應
邪父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與同占可
知而疑不可無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占候

周禮春官宗伯下曰眡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妖祥善惡之徵鄭思濃云輝謂日光氣也眡應視）一曰祲二象三曰鐫四曰鑑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弥八曰叙九曰隮十曰相（故書弥作迷鄭思農云祲因相氣祲也相者氣臨日也闇日月合如輝伐也鑑云虹弘大也虹者陰陽交會而有光耀謂日旁氣四面反鄉次序如在山上也隮者上也陰者輝光鑑冠也弥者白也玄謂鐫讀如律童子佩冠日也隮鐫之鐫謂日旁氣刺日也氣有似可虹也詩云朝隮于西想雜形想掌安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叙降宅居也則安祥降下人也人見妖祥凶禍所不安其居也降次序其謂攘移之正歲則行事占夢以季冬月而行安則贈惡夢此正之事所以順歲終則弊其事弊斷也謂其吉凶然否多傳曰僖五年正月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閔臺以望而書禮也視親朔日躔上躔屋可以遠觀也朔旦冬至歷數之訓告所始至歷者同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別審陰陽叙事故民曾軍不能常例此善公之得礼也凡分至啓閉必書云物分春至冬夏秋也傳申立冬雲物色氣災變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為倫故也毒逆祭妖祥為之倫又襄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叙日天道玄枵在于為虛之次十八晉董星幼明年多在西北是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故在乃當在玄拯今已玄拯今已在玄以有時啬陰不堪陽時啬寒兵也盛用而事温無兵是陰不勝陽也發氣洩宋蛇龍蛇玄武之宿虛為青龍失次色之星龍歲星木也木出虛危不為蛇所乘在東房為鄭故以龍為星為朱角亢鄭之星者也宋龍鄭之星也歲星本為中也玄拯三宿虛心其中在拯勅名也土虛如民耗不饑不何為歲為歲鄭之心今失常經時復無器氣洩故曰亦為耗之次王虛民耗也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歲并其次而旅於明之次以害烏帑周楚惡之旅客虛也歲星絶次之客星氣拯其周有福失賜於北禍衡在南為朱鳥在雲尾曰帑鶉尾周

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其論歲星遇賜拜慎則曰宋鄭飢裨竈則曰周楚三死博故修辜以示卜占惟人所在也又曰子噲之卒也將葬云孫押其裨竈晨會事曰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蓼子羽曰其蓼敗在乎干羽公孫揮移知莫不以蓼喻者伯有能多者也於是歲在降婁降終而且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其忘也歲在娵訾之口娵宮在娵訾是歲星經玄枵在玄枵今三十年二年之已其明年乃及降婁

又曰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失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大魯小公此次也已不降及降婁也

曰何故對曰去衛地魯地衛地承違也魯降魯也周四也未降魯之四二月故曰降也日食而逐魯小魯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今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

又曰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五十二年而遂王子彥問其故對曰陳水勝也陳顓頊之後故為水屬火水妃也火為水故妃也楚之先祝治火融為五月而置矣四月出者逐楚而見陳也水囊以長歷惟前年誤閏火出於周為卒氏火正主事今火出而火陳火星心也火出於周而楚所相也周始得非而命臣命則楚故曰逐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而

陳復封為各相妃合得五日陳故五歲
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歲五及
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兼有之天下之道也故曰
五十二年
又曰有星出子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
戊子晉君將死今兹歲在顓頊之虛姜氏曰任
實守地其君其為守而有妖星言告邑姜晉之
妃也天已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如是乎出
吾是以譏之雙所以除又曰有星孛于大辰西
及漢申書
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出必布焉諸
候其火災乎梓慎曰往年無見之是其徵也火
出而見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復其居火也
久已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南四月
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四國當之作其六
物之占在宋衛陳鄭庚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
之虛也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水
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帝為丘之其心為大水
火之壯也其以丙子在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
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必過其見之曰鄭裨
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

鄭王讌鄭必不火子產弗從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為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火甚壬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重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来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人也若有大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憂言子產曰天道遠人道迩所非及也何以知之竈言之天道亦是多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又曰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亥日南至梓慎望風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彌桑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在桓乎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後漢書曰謝夷無字元矦鄉會稽山陰人少為郡吏學風角候占太守第論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賍纍倫使收案其罪夷吾縣無所驗但望閤伏笑而還一歸驚惟不知何所為所及曰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此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行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一日果有驛馬濟長印綬上言暴卒倫矣此

益礼言之
又曰揚由子辰伏蜀都城都人少習易拜七政
元氣風雲占候為郡父李掾時有大雀夜集於
庫樓太守廉范以問由對曰此占召内當有小
無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連柔縣蠻夷反殺傷
長吏群掾庫兵繫之由嘗從人飲勃御其曰酒
若三行便益嚴駕既而趙去後主人舍有鬬相
殺者人情何以知之由曰向柱中木上有鳩聞
此兵賊之象占也
又曰公沙穆遷私農令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
輔以東莫不湮沒穆明晚占候乃豫告令百姓
從居信故私農人獨免得焉
又曰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習易經明風角
時有就其孝者雖未至必豫之姓名嘗告守津
吏當有諸生二人荷粮問翳舍者幸為告之其
後而言又有一生来李積年月謂畧究悪術辞
居鄉里醫為舍膏藥并以蘭書封於告筒中告
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段萌為吏爭津吏撾破
從者頭生開筒得本言到段萌毋吏鬬頭破者
以此膏畧之生用其言瘡者即愈生歡服乃還

足業翳遂遯隱居窴中於家
晉書曰戴景洋善方術司馬颺為烏程令將赴
職陽曰君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又曰鄉
免官十二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為太守振武
為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志當還
尉俄而因赦得出康帶將登祚使洋擇日洋以
可元宅颺果為修合龍所迫不得之郡元帝贈
為日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五太使令陳祚奏
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歡不行乃称病收付延
用二十二日昔越王用三月甲辰及國范蠡称
在陽之前當生盡出上下盡出上下盡空得將
出遊行入中令與此同洋曰越王為吳所囚雖
當時遯媚實懷怨蠡故用甲乘得而歸晉行吳
宮今大行內元含外死怨情當承天洪命納
祚元何以追越王去國晉殃元事耶及從咸元
年祖納南行咯遇南行大雷雨西南東洋曰甲
子西南天雷其下必失大將至汝南人執約兄
子濟送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津曰按河
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九當有下及上者恐十
月二十七日胡馬當来飲淮水至石勒騎大至

功成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
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
東洋曰以無此事尋而傳曰果妄征西將軍庾
亮鎮武昌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
山無林正可圖始不可居中作山入宇不可居
九昔元用人寅来上創立空城至巳酉還下沐
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数人心去就有
期不可移也公宜更則可處武昌不可久住隋
書曰庾秀才初仕梁元帝頗明星歷因供仰觀
從容謂秀才曰朕猶慮禍起蕭墻何方可惜秀
才曰願天相秀才将入郢陛下宜晉重臣作鎮
荆峡整餙旅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憺等
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高宗為臣相嘗夜召秀
才而問曰吾以痛虚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
為何而秀才曰天道微精難可及察竊以仁事
卜之符兆已定秀才從言不可公豈復得為其
隸之士高祖然默久復豈得為箕隸之久之因
舉首曰吾今譬如騎獸誠不得不矣因賜雜綵
五十疋　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為思之大
定元年正月季子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象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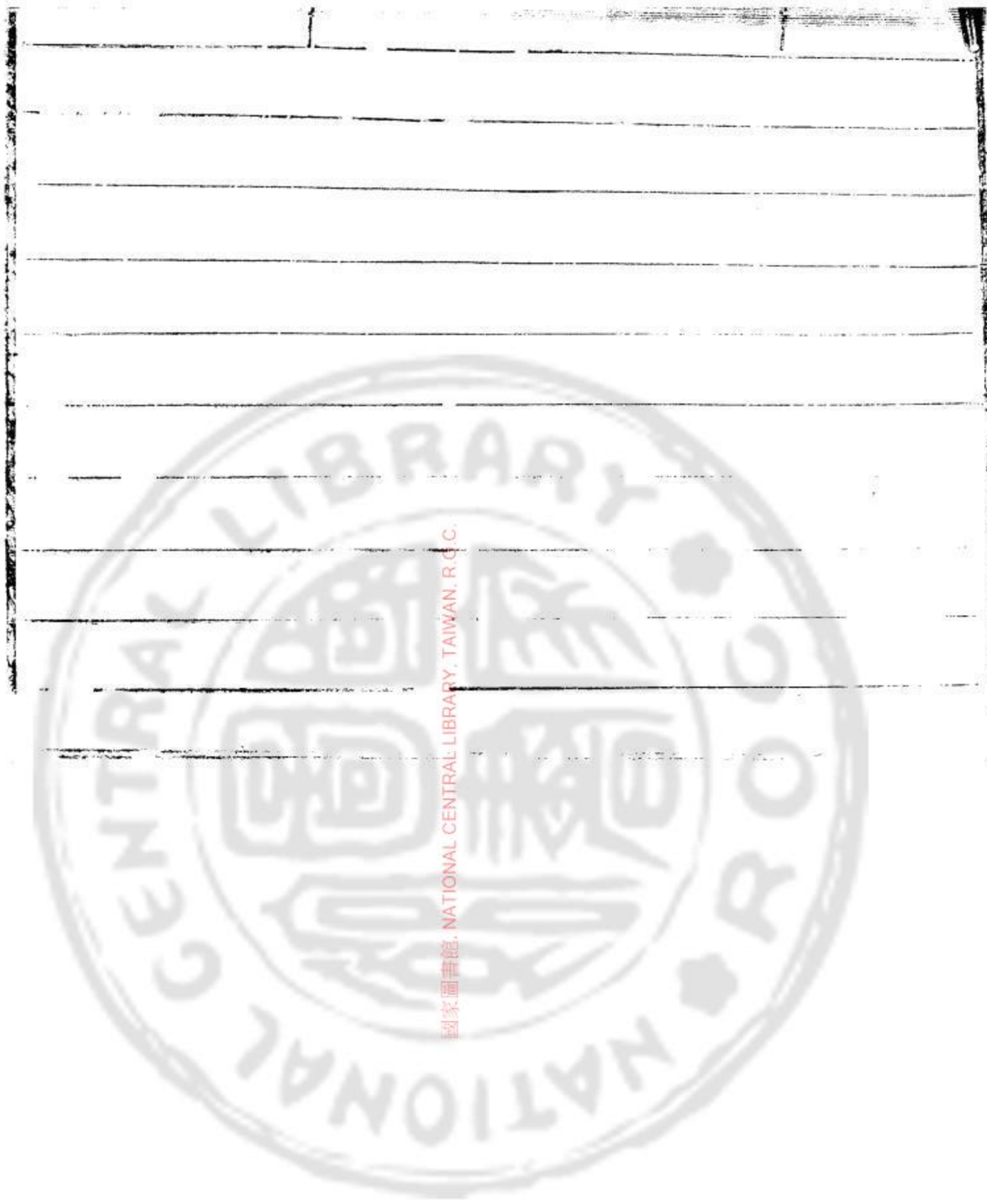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樓敢見於國成之上俄而交子逆風西行氣經
云天下能無雲而雨星王不能氣而立於今王
氣色已見須則應之日月日出外而有居之天
正位謂之二八之間者日人之象人君正位宜
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
十二辰之数初甲九子数又九，為文数其日
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十二月
甲子日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祖帝以二月甲
子即帝享年四百故甲子甲午為得天数今二
月甲子宜應受命上從之星皇帝開授通真散
其常侍高祖将遷都夜與高隸蘇威二人定議
秀才且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火
襲心有遷都且尭都陽舜都異土是知帝王居
止世代不同且漢宮北城經今八百歲水永醎
不堪宜人願陛下協天之心為遷徙之計高祖
愕然謂隸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
百段馬兩兩疋進爵為公謂秀才曰朕自知以
後信有天道矣
又曰虛大翼善立数其後因育以手摸書而知
其自仁壽宋高祖将避暑仁壽宮大翼固諫不

納至再三大翼曰臣愚豈敢餙詞但恐行銮輿不及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太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来自道當不及今古至此佥宜釋之

唐書曰桑道茂者大歷中遊京師善太一遁甲午行災異之說言事无不中代宗召之禁中侍詔翰林建中初神策軍收奉天地道茂謂高祖其担閒大為制度德宗不及省之未沘之乱常倉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率命祭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術部十四

占心　占風　占雨　占氣

占星

漢書曰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容謂張耳曰東井秦地也漢王不閉五星從歲星聚當議取天下

後漢書嚴光字子陵少有高氏與光武同遊及即帝位光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帝令物色訪之訪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帝疑其光也乃偪安車玄纁遣使聘之至三反而後到帝長引光入論道臼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曰朕何而昔時對曰陛下羙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常侯上明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及帝笑曰朕故人言子陵共卧耳

又曰李郃自益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孝称官至博士郃合襲父尤太孝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暮門後知和後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縣閱彩風使、者二人道益部投郃舍時夏夕路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今相對視曰不聞也郃合曰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此星向一州分野故知之耳

又曰曹公破袁紹故官渡初桓帝時有黄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趙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貞人起於梁市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九十五年而公破袁紹天下莫敵也

晋書曰戴洋善占候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答也熒敢入南斗八月暴水當有客軍西南来而期果大水而石水作辞既揚州洋謂人曰視

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太寧二年正月有
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應當壽陽及王敦作逆
祖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
法先起者為應主者為客神星若出白太為主
辰星為客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先起兵者敗今
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轉撥所部應紹代之約
乃卒衆上合肥我而敦死重散遂住壽陽又謂
曰淮之間當有軍事誰城虛曠宜還固手不言
然者雍兵沛皆非官也約不從相也遂陷於賊
南中郎將桓以洋為參軍將隨宣從襄陽太守
陶侃晉之往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二
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
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十月退從兵石順行
入黃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迎行約繞
畢向昴、畢為邊兵主故宜故置天弓以射之
熒惑逆、得私元得之國石弘死是也勒之餘
燼已自殘害今年官每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
為北方當受災歲鎮二星其合翼軫從子及也
徘徊六年荊鄧之分鎮所守其下國昌其非功
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亢如之分

歲移入房太白為星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與兵東南其克會官若應天取不取反受其咎倘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而薨又曰祖狄將城武牢未成而狄病甚先世葉譚度闡閻術入戴洋、曰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豫于州之分歷陽陳謂訓曰人今年西北大將軍大北狄亦見曰為我以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死乃不祐國也俄卒于雍岳又戴記曰符堅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宜恒星皆又見亦有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于堅曰放占西南國亡明年必平蜀漢堅大悅又曰符鑑以地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王猛為冀州牧融將發堅祖于灞東奏樂賦詩堅毋苟氏以融少甚憂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尤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魏延言天市南門屏氏后妃星失明左右闇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問之驚曰天道与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

後魏書曰崔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餘銅錠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書紙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字以記其異

又曰姚與死之前歲太甲奏熒惑在剋瓜星中一夜忽然三失不知所在或謂下人入王之國為同謹之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十數人令與吏官求其所誅崔浩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即其物也請以其辰推之庚午之反辛未之朝天有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人之內庚之與午皆主於秦卒為西鬼今姚命據咸陽是念惑之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之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日熒惑果出於東井晉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因內誼擾明白姚與二子交三年國滅於世諸人乃服曰非所及也

唐書曰嚴善思朝州同邑人也少以孝涉知名尤善文歷數及卜相之術則天時為察御史稍遷太史令至歷二熒惑入輿鬼則天以問善思對商姓大臣當之其年文昌左相入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星犯天關善思奏曰法有亂臣伏罪且有臣下謀上之象歲除張柬之敬暉等

起兵誅張之易昌宗其占驗皆數此
又曰尚獻甫衛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則天時召
見啓
家拜太史令數顧問災異皆符驗長安獻甫奏
曰臣奉命納音在金今熒惑犯士諸侯太史
之位熒惑火也火能克金今是臣將死之徵則天
曰朕為卿禳之
逐輒獻為水衡都尉曰水能生金又去太史之
位卿元憂矣其狄獻甫卒則天甚嘆異惜之
又曰元和八年熒惑狄御上相立執法占者言
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未重月餘李絳以足疾
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九年六月武元
為盜所害年八始三
宰相及出鎮分領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
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數若符會

占風

後漢曰郎顗上書曰今月十七日戊午徵也（揚二年正嘉月日加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正止也（日在申）
丑寅時申皆徵不用火災必當為旱（南方為徵故為火）
也願陛下校計繕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之

官減凋文之餘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
又曰任文公邑都閭中人也（閭中今隆州縣）父交孫明
曉天官風星秘要文公少脩父郡術從事表帝
有曰臼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遺文等五從事撿
行郡界潛詞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
遽起曰諸從事足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當因
起驚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
公獨得見
又曰李南字孝山丹陽荀容人也少篤孝明於
風角和帝永元年太守馬稜坐盜賊而被徵當
時詣迭尉吏人不寧南時通謁賀稜意有恨謂
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那南曰旦
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古来称慶旦日延
景晏以為無徵至晡乃有驛使賫詔書原停稜
事南問其遲晚之狀使者曰向渡花陵浦航（苑陵縣斉水也舟陽鄔航以舟航河唐切也）者馬蹎足是以不得速（蹎屈損也）
稜乃服焉後牽有道辟公有道病不行終於家
南女亦晓家術為由秦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
暴風端便上雲後故求歸乱其二親姑不許乃
跪而泣曰家代傳述風卒起先吹竈突及此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禍為婦主喪者將亡之應因着其亡日乃听還家如期病卒

又曰即宗為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之京師當有大臣火記即時日遣人參候如其言都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召為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包懸以印授入縣迳而遁去遂終身不士吳志曰孫權征黃祖軍行汉潯陽吳範見風氣因詣舡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夜忘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擒祖志五更果得之權恐失之範曰不可權以問範、曰得之後亡卒得在南方有受自刑梁在醜北乘得代刑賊必破亡及甲子日東風自来西行醜在南雷在軍前為軍驅除昔吳代関羽天雷在軍瑜拜賀今往同故知必剋從之果平汉成洋往潯陽時刘裔児軍中西過如尺練長五六尺丈洋曰風從咸池中来聶其不去咸池為刀兵大殺為此喪制甲子日申時府内大聚骨埋之裔架東門洋又曰天有天牢下閉門憂天嶽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閉門以五十人備守井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風衣不從二十四日丑辰裔逐

為國典所害

北齊書曰權會明風角權相書令家人遠行久而不及其行還塋欲至宅乃逢寒雪奇息他舍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瞥然吹雪入戶會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當即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舡以辨吉凶

占雨

後漢書曰任文公為侍郎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舡其便以至不可防救刺史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日早烈文公急促載吏白刺史笑之曰將中天白雲起吏大雨至晡時湔水湧起十餘丈前子延音反千人又曰高獲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時郡境大旱太守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郡督郵續書曰監屬有漢部督郵書掾一明府當自北出則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又曰楊統善天文推部之術建初中為鼓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豪澤人太守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湛使統為郎求雨即降澍

望風

史記曰漢文十五年夏四月趙人新恒平以望氣風見因說上詄立謂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瑞公出英五圖漢書曰范增說與曰沛並修見則常帝公居山東時貪則好色今聞其入開秦陽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繫之物矣

又曰孝武鈞弋趙婕妤胎地毋也家在河澗武常巡狩過河澗望氣者言此有女天子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申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進為婕妤居宮戈宮生召帝

又曰宣帝武帝曾生皇太子孫生數月遭巫蠱事雖在襁猶坐收繫郎邴獄中有天子尉監怜之無辜使女徒更乳養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府繫繫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郎邴獄吉徂閉使者不得入賴吉得全

後漢曰光武記云望氣顏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遥見春陵郭嗜曰嘆歡也音字夜反氣佳哉欝葱葱

然及使兵起還春稜遠望舍南大光赫然屬天有傾不見

晉書曰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今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巡狩以厭之改其地曰秣稜瀆北山以絶其勢及孫權之称號自謂當之考其歷數猶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應之在此矣

又曰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有紫氣道街者皆以元方強盛未可圖也唯張華以為不善及元平之後紫氣喻明

事見中門

又曰陳訓字元道歷陽人也學天文箕歷陰陽占候无不畢綜尤善風角孫浩以為都尉使其占後皓政嚴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湖開或言天下太平之貴蓋入洛時酷以問訓訓曰臣正能望風不能達乎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交輿櫬御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王及陳敏作亂弟宏為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无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擾為宏將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正東參將軍衡

彥拎歷陽乃問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
訓等尤渚山望氣曰不過百人然不可攻之可
拔不訓敗宏復不怨曰和有五千人攻百五人
而不得礼今將士攻之果為彥所敗方信訓有
道術乃優遇之士王之日深矣

後周書曰符昇字鳳起少象人孝太孝祖邪言
待之常侍左右以倫顧聞大統三年東巍將竇
秦入冠濟自頓風軍潼關太祖出師馬牧澤時
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祖昇曰此何祥也
昇曰西南未地主土王四季秦之分也大軍
既出喜氣不効必大慶於是進軍與竇秦賊擒
之

隋書曰遠罪仕良為大府卿至德初罷積田地
寓居僧寺有人毛虎問其故荅曰江西王氣尽
於此矣吾每令當塗長安期運收反故破產耳
陳武帝在南州罷望風知其當王逐寄馬孥因
因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大終
天之立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為潘子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丘其裔其孫因陳氏僕觀明公天從神武継絶
重者元柰是乎武帝因有圖僧辯意為一言大
喜因而定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四

方術部十五

巫山

說文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降神也象人兩
褒元形與上同意
周礼春官曰巫掌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則師
巫而舞雩雩旱祭也国有大裁則師巫而造巫恒凡
事喪掌巫降之礼男无掌望而望慾受號男招
以茅女巫掌歲時祓除釁国浴旱暵則舞雩若
王後吊與況前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

礼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為有凶邪之氣在則君聞大夫之喪去藥卒事而往来喪也其已喪則止巫去桃茢鬼所惡茢鞭倉可掃不詳公依以所異於也

又曰襄公朝于荊康王幸荊人曰必謂襲欲使襄之公依魯人曰非礼也荊人強之巫先桃茢人悔之巫祝桃茢君師臣喪之礼

又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然問曰天久不雨巫欲暴巫而欺曰若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来之毋乃以疏乎已酌甚也巫主接神亦覡

天喪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子曰巫周礼巫旱暵則舞雩傳曰晉侯改葬其太子秋孤突秋下国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元礼於得請於帝矣將以晉昇秦、將祝於對曰臣聞之臣神不歆非類民不其非族君祝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期君祀啚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親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乎許之遂不見

又曰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藏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者用務穡動分杜預註曰勸公有元相濟也

此其務也巫咸何為夫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茲甚分從之是歲飢而不害

又曰初楚范巫相似商似范巫之名謂成王與子王子西曰三君皆將強兇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毋曰死不及止子玉西縊而懸死王使適至遂之止使為適公漢沂江將入郢王在諸公不見之懼而爵曰臣免於死又有絶言謂將逆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尸人每子家謀殺穆王穆聞之殺鬬宜申及仲歸又曰晉侯夢大厲破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於孫不意余浮請於帝矣懷大門及寢門而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也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麥矣公及得食新麥六月丙午晉侯欲變使旬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

又曰晉中竹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伐繫之首墜於跪而載之以走見破陽之巫皐他日見諸迫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方則有臣獻子諾晉伐齊

又曰公在楚、使人公親襯公患之穆叔曰祀

殃而禬則布弊也先使巫祝除殃之凶邪如行禬礼毋朝布布弊元異
乃使巫以桃茢先殯前穰黍楚人弗楚既而悔
之
書曰敢恒舞于宮酣歌于宮時為巫
論語人曰而元恒不可以作巫醫
史記曰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侍到鄴會長
老門之疾苦長老雲若於何伯娶女以故貧豹
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延掾常歲劍百姓取其前
數百万用其三十万為河伯娶婦女巫共分其
餘錢持歸當其時持行視小家女好者雲當視
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水沐為始新繒綺穀之
衣閒居齊戒為治齊宮河上張緹帳、為女居
其中為具牛酒飯食十數日共粉餘之如嫁女
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
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娶之以
故以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故無人又
貧困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
取婦水来漂溺人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
人時願毋三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語人之吾欲
往送女皆諾志其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女

小豪長父老皆會與人民觀之者二三千人其
巫、子老女也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以皆
求繒單衣立天巫旁西門豹曰呼河伯婦来視
其好醜即将女出惟中来至前豹視之顧為三
老巫祝父老女子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入報
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卒使共抱女巫娅沒
之於河中有頃曰巫娅何久也弟子趨之復以
弟十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
人趨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三弟子西門豹曰
巫嫗弟子女也不能白事煩三老人白投三老

何中西門豹簪筆嚮河神立侍良久吏
旁觀者皆為驚恐西門豹曰頗巫嫗三老不来
還索之何復使迫掾與豪長一人趨之皆叩頭
且頗流血地色若死灰西門豹曰詔且罷待之
須吏豹曰迫掾起矣河伯罷之夕也皆去歸鄴
吏民之驚恐是後不敢復言河伯取婦
又曰武帝時遊水發根服處雲游水縣民發根
人信言都尚有病鬼而下之上召置祀之甘泉
及病使人使神君神君曰天子無憂病與是病
愈

又曰相梁災越巫勇越陪有火災後起屋必用
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
又曰起巫立越祀而以鷄卜如鳧矣
又曰孝武帝天漢二年秋上禁巫詞道中者文
頴曰始漢家於道中詞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
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
後漢書曰樊從等至弘農與更始諸將建戰剋
勝衆遂大集乃分万人一營凡三十營至三老
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中上有斉巫鼓舞祀城
陽景以来福助以其定諸呂安社稷故郡国多
詞之為立
也
巫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故賦縣官為
天子也
有笑巫也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
殺其兄乃遂曰從等曰更始荒乱今不行故使
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万之衆西向地兩
而無称號名為郡賊不可久不立宗室挾義誅
罰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為然而立言益
甚前又鄭令正孫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
鬼神如此當求刘氏共尊立為六月遂立益子
為帝自號為建世元中

又曰許祥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数王
奔輔政召為郎稍遷酒泉都尉及奔篡位揚乃
変姓名為巫醫逃匿他界莽敗方還鄉里
又曰弟五倫為稽會太守會稽俗多淫其好卜
筮人常以牛癸百神財産以之囲匱其自食牛
肉自不薦祀者發病且死為牛鳴前後郡将莫
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示百姓其巫祝有依
托鬼神者詐怖愚人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輒
行罰人初頗恐惧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
遂絶百姓以安
又曰順帝延尉河南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断
獄平啓自孤官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営
人所不封土者擇塋其中喪事輒便不問時日
醫巫皆言當族滅而不顧及子孫共訴三代延
尉為去名
又曰朱鈞為九江太守陵道縣有虞后二山人
共詞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以男為女以女為山嫗猶祭之尸主也）歳、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
守令莫敢禁鈞乃下書曰今自以後為山者娶
、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絶

又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常陵人少特老經恬靜不求進官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望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問也

獻帝起居注曰李懽性善鬼恆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女巫繫下祭神六月符劾厲之具無不為義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数以牛祀之天子使在中郎將李國持節拜擢為大司馬左三公之右懽自得為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

東觀漢記曰高鳳年老執志不倦声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

又曰班超使西域于闐王廣得招至礼意甚踈其俗信巫言神怒何故曰漢使有驪馬急求取以似我廣得就超語馬超許之而令巫自求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送別得因辞讓之

吳志曰景帝有疾求視神者一人星帝欲試之乃欲鵝而理之於中架小屋於床扒以婦人紙寢服物著其上乃便覩視之告曰若能說此爻中鬼形狀者即信當厚賜賞矣竟曰尽夕死言帝問之急乃曰實不見鬼但見一白鵝立暮上所以不即白之者疑是鬼神変化作此相當候

有真行而定元復私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
相聞景帝乃厚賜之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從公敬寧詞先人迎女巫
章舟陳珠二人並有国色裝服甚麗若歌舞又
能隱形區景甲夜之初撞鼓舞鍾間以私行舟
珠乃大破舌吞刀吐火雲霧香宜流火電發統
珠往兄弟欲往歡之難統如是共給之曰從問
父疾病得廖大小以為善欲因其祭祀並往賀
之卿可俱行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迳輕
走不由門破蕃直出
又曰武悼楊后既為賈后所幽死價從又信天
巫謂太后必既寃生帝乃覆而殊之施諸厭符
劾書藥物李文缺也于榮陽刘聰遣從弟暢步
其三万鉅討屯于韓王欲疊時暢卒至城東未
假為倫遣使奉牛酒許降于暢、大嚮渠師人
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惧色矩
令孰送禱鄭子産曰君昔相鄭悪鳥不凶胡彪
翔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仙相
助将士聞之皆訟躍爭進
又哉記曰石虎太子遂保母刘之初以巫術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養遂有声寵通賄賂豫言能摧傾朝傾貴多
出其門封芝為宣城君
又曰李雄母羅氏雄信巫覡之言多有忌諱志
欲不塋其司空趙蕭諫之
宋書曰前廢子弟業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婦
人果自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後経少時
夜夢遊後堂有一女子罵曰尔悖雯不道明年
不及熟矣帝怒逐於宮中求得似所夢者戮之
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王殺我以訴上帝之
是巫出此堂有鬼弟曰每陰山公主及五官綵
女所数百人随郎巫捕鬼屏除侍衛帝親自謝
之
又曰王縉綽豫參朝政從兄微惧其大甚歡令
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會巫蠱事泄
上先召僧綽具其言之
又曰明帝選王儉上陽羙公主拜附馬都尉帝
以儉嬌女武康王因太初蠱事不可以婦姑欲
聞家離塋倫因人自陳家蓋以使請故事不行
齊書曰欝林王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
天聞求文惠夢謂曰楊氏之力倍家敬信乎楊

資宋氏已求人間有楊資而歌蓋此徵也武帝
有疾又命楊氏日夜所禱
又曰明帝有衣絳衣服餚帝赤以為厭勝巫覡
云後河水頭徑過宮內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
官水溝左右啓大官元此則不立使意塞之欲
南引淮流會蒙事寢
又曰東昏候倀言蔣候迎来入宮晝夜所禱左
右朱公尚詐云見神動輒恣啓並云降福逐加
位國朱又為灵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又曲信
小詞日有十数巫師魔媪迎送紛紜先向輒託
雲神意范云謂光向日君是天子要人當思百
全計光帝曰至尊不可見上當託神鬼以達意
帝大瞋不許数出帝大怒挍刀每尚尋斧既不
見處刀縛孤為民帝形北斬向之
又曰諸暨東湾里屠氏女朱明痼疾親戚相棄
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書採焦夜紡績
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殡塟負土成墳勿空有
塋云耳性可重神山欲相驅使士可為人療病
必得大富女謂是魅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有
隣舍人有溪毒者女試療之自爲病便着遂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巫道為人療病无不愈加産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為以无兄弟誓守墳墓不嫁

又曰武陵正畢為詞部尚書巫覡或言必有信常人相以自負武帝聞之故无罷未常處方岳為

又曰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雲敬則生時胞衣紫色後因為民鳴皷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後果封侯給皷吹

又曰秦君政字世忠為豫章史內性不信巫邪有師世榮称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政在郡疾小主簿熊丘薦之師之須疾者以為信命君正以所着儒每之事竟取禱去神將送命北斗君正使撿諸身每衣裏獲之以為乱政即刑於市面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梁書曰沈約病夢斧和帝見斷其舌令巫見之言如夢乃呼道士奏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

又曰蔡撙為海臨太守有百姓楊元孫以婇採蘭帖同里正黃權約生子酬乳捕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氏贖婢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撙判

還本主吳能爲巫出入樽内以金訓賂樽妾遂改判每吳元孫撾登聞鼓訟之爲有司劾時樽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爲恥

又曰王神念爲青冀二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東北有石鹿山臨海有神廟祝巫欺惑百姓遠行祈禱糜費及多及神念至便令折捏風僊

後魏書曰郭祚少而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許相後當富貴作、經歷史習催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祚於世奉秀才對策上帝拜中博士累遷黃門侍郎

又曰定州流人解思安其兄愛其懼後追責規絶名貫乃認成人死詐情其弟爲人所殺迎殡歸塋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巫揚氏自古見鬼說思安被害之惡飢渴之意慶賓之誣議同歸兵蘇顯甫李盖等所害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有疑引獄將決竟李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識者爲從外來詣慶兵告曰濮而在州去北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每疑其有異即郎告聞即其由諸乃去是流兵皆役

迯走姓改自思安時欲送官若見求及称有兄
慶賓今住揚州拥國誠内婬姓徐君晓矜愍為
告報見申委家兄聞此必重相報所有才當不
愛惜今但見賓若往不獲送官何脱侍故相告
指便皆意君飲見雇已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
可見隨看之慶賓帳前失色求其少停當倫財
物此人具其報從攝慶賓門曰尔弟迯在何處
妄認他屍慶賓伏引更問盖等乃雲自巫数日
問思安亦為人紀送崇召女巫視之鞭宮一日
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三國典畧曰初斉福武之克鄴城於北上臺見
立軸文盖布所袖也毋詞之曰唯毋臣潘嫗乃
数人而行事親自宰割外巫見者至是斉主焚
除此朝並擲巫放火令燒殺之
又曰斉崇綽夜梦黒衣賞人送相驅逐乃上之
拜巫者烏大以厭之又於方林園自着破裳為
窮兒八市穷自交易馬篡西鄙諸臣為羌兵鼓
鼓噪陵之多少黒夜人窮相執縛親索内将臨
拒或失穷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単馬馳驚前不
得有人解髮散而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崔既歿未愚害家蓮池塋化為人面着鮮
卑帽妻昼魘魘寤云見一人長一丈遍躰黑毛
欲求逼王巫曰此是五道将軍入宅者不祥
又曰侯景之首至于江陵梟之於是然後煞而
漆之以付武庫先是謡曰苔行町市南有好并
荆州軍殺侯景及首至湖東付諮議參将宗季
常季宅東有苦竹町以景首置其中用市南井
水主之先是巫言有鬼万計斷頭折頸入宅去
来雲孛長大懼設奢迎佛又有数万自江津飛
噪集其家焉

北史曰齊琅琊王儼之未儼罪鄴北城有白馬
拂捨是石季龍時為定公所作言将修之巫曰
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屋窠汲浮白蛇長
数丈回旋失之数旬而敗
又曰竇泰母初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秋庭觀之
見電光奪日驟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神暮曰
而不産大懼有悞曰渡河前郡裙産子必意便
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生何從面南大
母從之俄而生泰

隋書曰衛昭王爽討笑厥明年徵為納言祖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之未已爽寢疾尚使巫者薛榮宗視之雲衆
鬼為勵爽今左右驅逐之數日有鬼物求繫榮
宗榮走定下而死其下日爽夢
又曰李景為泰州惣管先是何內井中梵上生
化如蓮拜有親見時変鉄為甲士又許人長数
尺見於城下其跡長四丈尺寸景問巫對曰此
是不祥之物求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
而兵致死者数万言
又曰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其頸兵良馬多
戰死士卒皆歡王氏兄欲棄其弊而繫之恐人
不一乃可假托鬼神言夢見周公乃詞立於洛
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
功不則兵皆疫死爭楚人欲信妖言妄故出言
以惑之衆或請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書曰薛舉寇幽岐之地太宗征之劉大敬山開舉與戰於唐音簍城西南為牽衛尉郝瑗開牽乘勝直指長安牽然之臨發而遇疾召巫視之巫言唐兵為牽惡之未已而死

又曰刘文靜性嗜酒與其弟文起曰飲出悉言挾刀計挂曰會當斬裴寂頭耳家中妖怪數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月之下披髮嘶刀為
厭勝之法其受妻失寵以告其兄妾兄上変高
祖以為属吏
又曰武又将如洛陽至閿鄉縣界其不進召巫
者問之巫言巫龍讓将軍王濟云臣暮在道南
每為採樵者所害聞笑駕今至故来哀告勅去
暮五里不得採樵
又曰肅宗重陰陽、鬼神之事或命巫温行縣
郡為厭甚之術有八人王與遂以左道為相代
宗亦篤信之凡所修築動牽柰、忌而奸人黎
幹得以左道尹京左内集衆工編刺珠肅為御
衣既成而荣之為攘法餘且元虚月
又曰依太中週訖首領羅達于等率其衆議涇
陽請降郭子儀許之因去甲冑與之親見既而
子儀先執杯合胡禄都督請咒子儀請大唐天
子万歲週訖可汙亦万歲两國将相亦万歲若
豈負心常背盟約者身死陣前家口屠戮合胡
禄都督等失色及杯即至譚曰如今明盟約皆
喜曰初發本部来日将巫師两人来雲此行大
安穩然不與唐家丘馬鬪見一大人即帰今日

領兵令公不為疑脫去甲單騎相見誰有此心
膽然不見闕見一人巫師有微矣勸曜文之子
儀撫其背首領等分纏頭綵以續巫師又曰朕
方先鋒兵馬使南陽郡王曰元光每曰話說合
兵拎涇州灵臺縣西共破土藩等十万餘衆初
曰見光等到灵臺縣西深知賊執為月明思少
陰晦過訖使思巫使至西雲及達明戰吐藩尽
寒凍弓矢皆廢披毡徐進元光與迴訖隨而發
之
又曰大曆九年七月久旱是日雨樹豐霈初京
兆尹黎幹以旱故祈雨於朱雀街造土龍悉召
城中巫見更巫觀者刻笑
又曰房儒復故太尉琯之薛子年二十淮南陳
小曲辟為從事多招陰陽巫見令揚言已身過
三十必為宰相
又曰真元中昭義節度使李現真以久病為巫
祝所惑請降官爵以穰之章奏凡七十詞甚切
志上难違之故自司空門而授僕射
又曰唐仁會為右金吾將軍所得俸禄佑外有
餘輒以納官時仁識其邀名仁會強立病悪書

夜巡驚私豪月法無不立發躬自閱罰畧無寬
者京城貴賤或謂俾之時有女巫蔡娘子以鬼
道或衆而雲能令宛者復生市里以為神明仁
會驗其假妄奏請從邊曰上若此者不獲便是
妖亡若此者得生便是罪過不可容也竟依仁
會所奉
又曰李德裕所浙西觀察使得裕壯年得位銳
矜執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
信巫祝惑鬼忤有父母兄弟厲疾者牽室棄之
而去得裕欲便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論之以
言繩之以法數月之間弊風頓革郡屬詞庙按
方之前代名臣賢右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詞
一二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
以清寇盜入樂其政憂詔嘉之
又曰刘禹錫貶即州司馬北居西南夷玉風假
陋牽目殊俗無語言者禹錫在即十唯以文章
吟咏陶冶性情蠻好巫每淫祠巫鼓心敢俚辞
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新祠以
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間夷歌卒多禹錫之辞也
莊子曰鄭大神巫曰季惑知人生死鄭人見之

皆棄列子見之而心醉帰
又曰小巫見大巫抜弟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
如也淮南子曰鄭之神巫相胡子寧見其徵在男
子曰巫ㄕ凶之氣雇見兆其微應也告例子列子行泣執壺子列子
鄭之隱士也壺子弟也報者也又者也壺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之道也形
体地之有也死者自帰其本故曰持天壤也名實不入機發於重
名爵号之名也実倫帛貨財之實不者心不恤者機疾也謂命色使不
壺子視之死生亦斉斉芓也
君子曰斉有田果者命苟曰冨乎子為楽将欲
入㷀也苟入室果呼之曰冨出巫不祥也家果
禍長子死哭曰樂呼而不似悲也
呉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焉仲遠君頗入易
牙堅力常之巫公子啓方公曰常之巫能審於
此生、痾猶疑也仲曰死生命也病是天也君
不守其本是而晋彼将已死無不為也及公病
常之巫曰公以某日薨易牙等辞作公歎曰死
若有之何面目以見仲父豢面而死
山海経曰火荒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眡巫彭
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謝巫羅十人從此陞絳
百樂爰在國典曰古者民神之不能雜擇名知

精爽不携二者而有能齊肅忠政其知能上下
皆義其聖能光遠宣郎其明能光照其聰達之
而是則神明降之哉女曰巫在男曰覡
又曰勵王霣國人謗（勵王恭王之曾孫勵王之子）邵公告曰
不堪命矣（邵公康公之後也穆公虎公為王卿士言不堪暴霣之正命）王怒得
衛巫使監謗者（衛巫國之巫察御之也巫有神灵有謗必之也）以告則殺之（巫言謗王王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王
喜告邵公曰吾能耐謗矣乃不敢言（弭止）邵公曰是障之也防川
從灵氣之告占猶豫而孤疑無咸將多降亏懷
撤指（私呂反）而要之（撤者香物也所以降神来所亨神）東方朔傳
曰武帝時有神朔獨不賀帝曰郎臣皆駕如獨
不駕何也對曰恐後有巫為国害者朔因謝疾
去其後卒有巫蠱之事不知朔充所統也
担子新綸曰昔楚林王驕逸卿下信符竹之道
躬僻壇前無人来攻其國人告及而灵王鼓舞
而若
異葬曰曹吾父能縊歌為巫五月五日於西江
沂濤迎婆娑神溺水不得屍俄年四十緣江號
哭七日遂投江水之而死
幽冊録曰董綽姓巫軍中常有巫都言禱求福

利言從卓求其倉卒無布有手巾言曰可用而
取書中上而作兩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奉謂
卓曰慎此也卓後為呂布新殺後人則知呂
布也

又曰大元年中臨海有巫礼不知由求能卜相
作水符治病多愈亦礼佛讀經人云明年天下
當大疫此竟尤劇又二紀之後此邦則西北大
郡殪户担路汝時南州道叔罷臨海令摧停家
直雲周令今去宜南行必當暴死便指北山曰
後二十日此上應有異人者事張也後餘日大
石夜頹落百丈碎磕若雷庾揩為林海太守過
詣周設饌作伎至夜庾還舫方中天晚為自披
屏風呼叔通何癡不起左右撫看氣絶久矣到
明年縣内病死者數年
又曰巴丘縣有巫師矜晋永昌元年病死土地
神地神曰是人亦道人是人便以相付入門見
数千兎皆見自竹廡自然床榻男女異處有誦
經者喝唱者余食次樂不可言礼文書名已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山門而又身不到推入土神土云道数見千
間屋即問吏言道人即以付之於付遣神即
録取礼官未遍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捉合扞遂
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已在門迎捉送太山
太山府君問礼卿在世間皆何所為礼曰事三
万六千神為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猜猪羊鷄鴨
府尸曰汝罪應上熟熬牽著熬所見一物牛頭
人身鉄釵叉礼著熬上宛轉身体燋爛求死不
死一宿二日君問王者礼壽命應尽為頓奪其
命校録筭八年乃命将録求牛頭復以鉄叉
著熬遣府君曰令遣卿帰終異於竹物使殺生
淫祠礼乃還活不服為巫師
江氏蒙傳曰江統為太子洗馬監愍懐太子曰
臣聞士者民之主用播殖尋室榮都見邑皆有
名著制在経典而無禁忌犯害之文唯未入小
巫乃有言物書乃禁入地三尺有四時方面皆
不禁也竊見禁士令不得繕治壇垣動移屋屋
臣等以為此連典義不可為永制
兩京記曰宣政殿初成每見数十
騎馳突出高宗巫祝刘門奴問其所見云我漢

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門奴曰案漢書戊每七
國反誅死無後焉得葬此兒曰我當時入朝以
路遠不隨坐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遺誤
耳門奴因宣詔欲為改葬兒曰出入誠不安葬
幸甚天子劍我王魚一雙幸勿奪之及發握入
魚宛然棺柩盡
又曰尚書省左司郎廳事後有古冢高宗武後
間郎中屢有暴死者圣歷中有巫者見尚書郎
鄭然丞發之得銘誌符驗棺柩上在并有水銀
雜氣鄭氏子孫相率改葬

厭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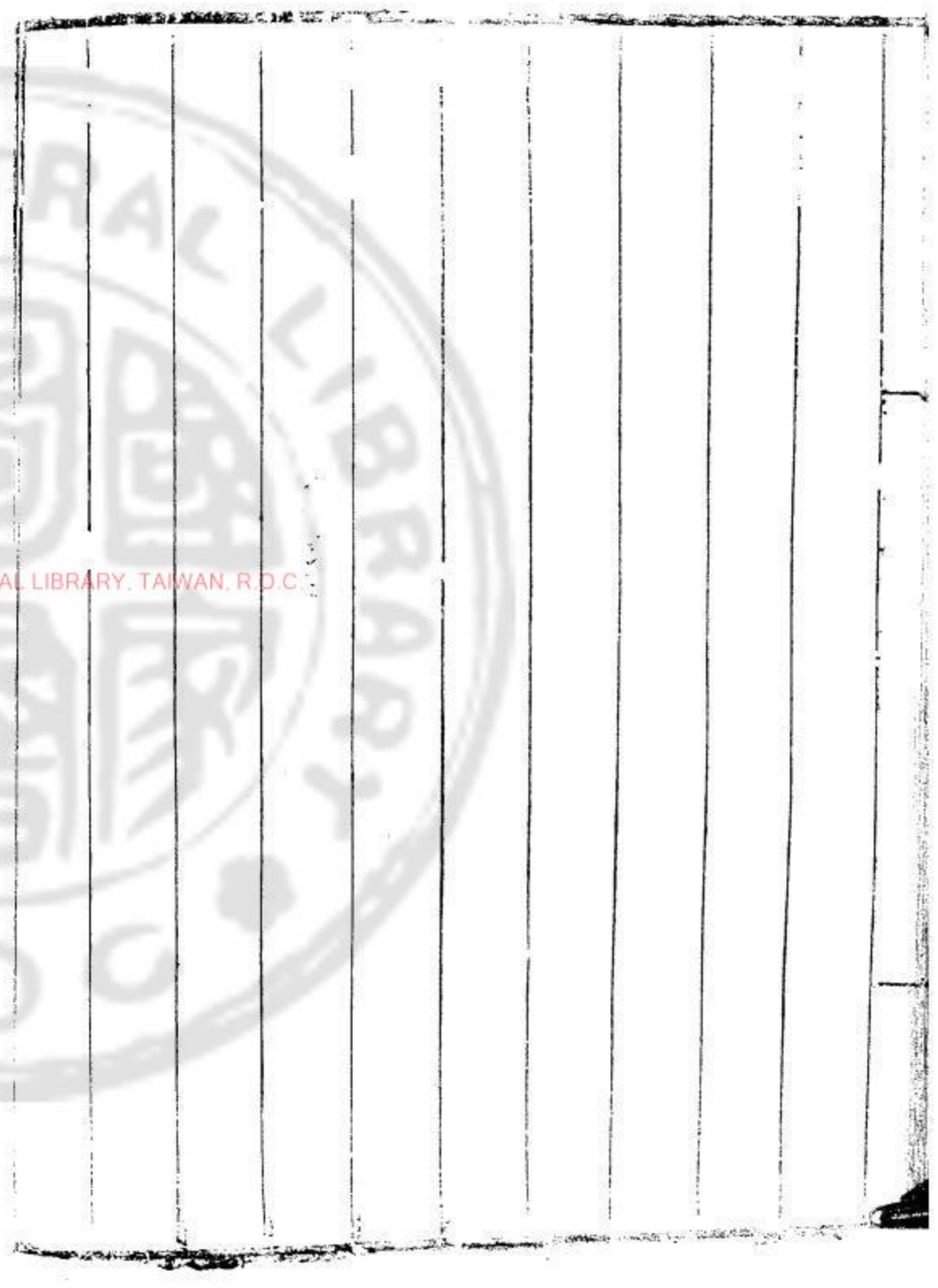
史記曰江充有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
因奏上言曰疾崇在巫蠱以充為死者治巫蠱
充將胡巫握地求木偶遂握得蠱於太子保宮
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
宋書曰文帝時使官內皆蠱欲以誑厉天下有
女巫嚴道欲大為對坐木入爰官元凶劭妨東
陽公主慮間婢王鸚鵡白公主嚴道育通灵主
乃自託雲善蠱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當賜
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狀如營火遂入巾

箱化双圖青可受如是主及郡並信惑之如王
濬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上如使道育其請欲
令過不止聞歌舞咒咀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
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
巫蠱刻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
主有奴陳天兴鸚鵡養以為子而與之淫通鸚
鵡天兴及寧州所献黃門愛國並元元蠱事劭
以天兴補彖主東陽主薨鸚鵡嫁元兴沈懷遠
為妾鸚鵡既適懷遠慮每天每私通情事泄請
劭密使人害天兴既而慶國謂往来唯有二人
天兴既慮将見及乃以白上，驚恍即收鸚鵡
家得劭濬手書皆咒咀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
像於宮内道育叛亡捕之不得上語責劭濬劭
濬唯陳謝而已道育変服為泥辺匿東宮濬在
京口又以月随或出止親人張肝家後濬當政
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育胡後随即精神恍惚
元恒齊王漸謂悪之於是即立穆氏曰也随書
獨孤陁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
殺其男郭沙羅因轉入其家上惟聞而不信會
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

此苗兒病上以陁後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所為因令其兄穆以情愈之上又避左右諷陁言无有不悅左遷出奴言上令高熲蘇大理丞楊遠等推案之施婢徐阿尼言本從陀母家来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逐日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潜移於蓄猫鬼家陁常從家中素酒其妻曰無錢可沽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家足錢阿尼便咒之居数日猫鬼向素家後上初從拜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此多賜吾物阿尼於復咒之入　宮中之楊還乃於門下省外遺阿尼呼猫鬼阿尼是於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来无主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按摩曳者至以上事下公卿其章公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絶矣上令以犢車載陁夫妻将賜死於其家陁弟整詰闕求哀於是兄陁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仁訟其无為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為妖妄怒遣而之及此詔誅行猫鬼家陁未機而卒又曰滕王瓚子論當文常世子不自安煬帝即

位尤彼情忌論憂懼呼街者王婆問之婆荅曰
王相禄不凡勝即騰也此乎足為善應有沙門
惠陰堀等頗懷占候綸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
為壓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咒咀帝令黄門侍郎
牛洪窮驗之
又曰泰王俊好内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
瓜中進毒俊進是遇疾篤令銀、色異為遇蠱
未能遣使奉表陳謝帝責以失得夢帝哭之教
声而已曰晋王前送一鹿我今作脯擬賜泰王
王亡可置矣坐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右
往時見大蜘蛛大蛛蝮上音求下音暗從抠頭出入不
見窮之知妃所為也
又蜀王秀漸奢侈違法度及太子勇廢秀甚不
平也皇太子恐終為後患因令楊素、求
其罪伏而諸之又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
推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好字縛手頂心
令人埋葉山下令楊素發之人作撽陳文逆臣
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靈氣一無所不知帝
乃下詔遂其罪曰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尽其
行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鍊扭械仍云請西

岳華山慈父聖母救揚諒神閉在華山下勿令
散當我之於汝親則父也仍云請兩岳華山慈
聖母賜與開化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書我行
像縛手挪頭仍云西華山兵收楊堅魂兒如此
行收我令不知楊諒汝何親也滅天理逆人倫
皆為之不詳也欲免惡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
搜神記曰鄱趙壽專有大毒有陳荅詣壽忽有
丈六七郡出吠荅後徐伯歸食吐血幾死乃屑
拮梗以飲之乃愈
兩京記曰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年牛
桑和有技蠱異術常見一婦人便即能致煬帝
嘗密使竊之所宅深遂和朝奉詔其便便竊以
逆煬帝奇其能便賜素賜之
唐書曰高并傳云畢師鐸入城呂用之張守一
出奔揚行密詐言所屬有金行密入城搖其家
地下得銅仁長三尺余身披拄拮釘其心髙駢
二字於胃蓋以魅道壓勝蠱惑其心以族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祝　符　術

祝

說文曰祝祭主贊詞者

周禮曰大祝掌六祝之辭以祝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四化四曰化祝五曰端祝六曰筴祝

又曰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辨六號辨九拜 典拜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小祝而掌六祭祝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
甸祝長四時之田詛祝掌盟造攻會說禁之祝
詛
左傳曰晉范父子反自鄔陵使其祝宗其死曰
君驕侈而克敵是天一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
者唯祝我使我速死元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
月戊辰士燮卒
又曰宗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等葬妨於農公
子罕諸侯能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聞之
親之訃行以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
皆有闔廬之避燥溫寒處今君為一葬而不速
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咸問其故子罕曰宋國
區區而有具有祝禍之本也
又襄二十七年曰甲楚子木問於趙問曰范武
子之德何而對曰夫子之家事休言於晉國無
隱情其祝吏陳言於鬼神無愧辭
又曰齊侯介遂店而不廖諸侯之賓問者多在
梁丘擾與裔疑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農於先君
有加以今君疾病焉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候
不知其謂我不敬君闔誅於祝固史囂以辭賓

公說先告晏子曰宋之盟屋建問范會之德於晉國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祝陳言不愧其家事無晉祝祝史不建以語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元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疑謂琴人能事鬼神欲誅於祝史予稱是語何對曰若有得之君內外不廢上下无怨勲遠祝其祝此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禄祝史與焉其言所以蕃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於鬼神其適淫君內外傾邪上下怨疾動作避為衆欲厭私高堂深也撞鍾無女斬刈民力輔掠其衆以成其為不恤後人暴雪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言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怨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非也其蓋失數美世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神鬼不饗其國以禍之禍祝史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詛遂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海鹽屠所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价之関暴政其私丞是大夫強易其布賄常無藝微劍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

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布帛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及則應人民若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益有損聊攝以東姑允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有善祝豈能勝僥兆之君詛人若誅於祝史修德可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閎去集薄斂責已

又曰謂太子禱曰曾孫荊贖敢昭告皇帝文祖列康叔文祖襄相公鄭勝辭從晉午在難不能治辭使訣討之荊贖不敢自佚倦持予焉敢告無絕萌無折骨無面傷以疾犬事無作三祖羞

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至海丘見封人曰爾何為者也對曰臣海丘封也桓公曰叟年幾何曰臣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壽也叟盖為寡人受也對曰野臣不知為君王之壽桓公曰盖以叟之壽寡人封人奉觴再拜曰賜官軍固受金玉之賊人民是宝桓公善哉祝乎叟盖復祝乎對曰使無君好孝而不思問賢者在冊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哉祝乎封人曰無使人群百姓得罪於吾君亦吾使吾君得罪郤臣於百姓桓公不悅曰此言非夫前二

言之善也吏其葦之封人瀾然涕下曰願與吾
終言之言乃夫前二言之善也臣聞子得罪於
君可思便辟之左右而謝也君乃赦之者昔桀
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皆君得罪於臣也至
今為有為謝者公曰善夫如哉之自御以帰礼
禮外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時達而已勿多
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近妄近於義嗇於時惠
矜才任賢使陛下擿顯光帝之光耀以成皇上
之嘉禄欽順仲秋之吉遵並大道邦域康阜禹
福之休灵始如昭明之原服推遠邪遠之意志
弘積文武之龍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内
靡不蒙德永永與天極
又曰大夫成都立社祝曰令某月日君為某立
社社祭土而主陰氣也五谷用成萬民以生敢
用肥豚嘉蔬清酒敬主大伸自今日已来福請
兩止唯灵是聽子孫眉壽萬神令灵止雨祝曰
天孫五俗以養人民今天雨則不止鳴五谷何
神灵而行雨止殺生以賽神灵雨則不止鳴攻
鼓之朱繩索而脇之
史記曰楚人發兵而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

救兵遺金百斤車馬淳于髡仰天大哭冠纓索絶王曰先之髮曰何取王笑曰豈有悅呼髮曰今者臣從東方来道傍自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也下地有新葦也五谷蕃熟穰甌窶尤掊楼也言畢年採汙邪滿車挾而所欲者故笑之吳曰春秋曰勾踐五年夏五月時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郤臣皆送臨水祖道大夫重前為其辞曰皇天佑助光況後揚禍無為德報憂為嘗為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辜致有後无殃君臣生離感勲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敢傷臣謹再拜伏称萬歲土酒三觴勾踐仰天大息舉杯垂涕哩无所言

宋書曰王悅之宋明帝泰始終為黄郎上以其廬介賜良田五頃以為侍郎門下盡心力撿、御府太官太醫諸四時署丞奢怵之後奸竊者衆悅之案意刻復無所避得奸考甚多於是衆署共詛呪悅之病甚詣見兩烏衣人不之及足上仍收典掌者十許人拄拮之送淮陰客令度爪步江投之中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史後曰魏時沙門惠憐自云放人飲人能差
諸人就之曰有千歲灵太后紹給衣食事力
使於西南療百姓
北齊書曰婁太后為博陵王納崔陵妹為妃勅
下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小人婚夕顯祖奉
酒祝曰新婦宜孝順富貴陵奏曰孝順出自臣
聞富貴思由陛下
尸子曰鮑叔為桓公祝曰使公无妄在莒時管
子无妄住魯時寧武子无忘車不時
灵思志曰石虎時胡道人驅驢作佑伶外國深
山中行有一絶澗窈然無底行者博山為道魚
貫相連勿有惡思牽之下入澗中胡人急性便
大嗔患尋跡澗並祝哲呼諸思神不遠忽然山
中出一平地城門外有一思大鏁項腳着大曰
拯神見道便乞食曰得食當汝既至門乃是思
王所治前見有一王道人便自說驅驢載物思
所奪尋跡至此有須臾即得其驢載物如故
賈誼新書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而祝之曰自
天下者自四方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嘻書之矣
非桀其熟能如是合行三面教之曰蛛蝥作網

湯曰今之人修緒入左有左欲右者欲高者高欲下者下無請受其犯命者民聞之曰德及禽獸而況我乎於是我親其上說范曰齊遣淳於髡到楚為人矮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耶而使子来子何長也對曰臣無長脚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曰止無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謂髡曰无有求在吾子国定能為報之乎對曰来見道傍郢氏持一頭魚上天祝田上得万木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為礼薄而辞多祭輕而望重王今與吾半日之樂而委吾王非其計

楚王嘿然

新序曰丁中行寅将軍召其大祝而欲加罪曰子為我祝辞今不精耶犠牲不肥澤也威儀不敬耶斉戒不潔清耶乃使吾国将亡何也祝簡對曰昔吾君中行寅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憂其得義之不足也今日主君有車百乘憂不得義之薄性患車之不足也且船車餘則賦劍厚則民怨而謗詛矣君車以為祝之有益於國則謗詛亦将為亡矣一人祝之不勝万人詛不亡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

哩然而慙

風俗通論案明帝居起注東巡太山到榮陽有鳥飛鳴乘車上虎責王言吉射之中而祝曰鳥鳴啞二引弓射洞右掖陛下壽万歲臣為二千石明賜錢二百万世說曰刘灵嗜酒其婦止之灵祝曰天生刘灵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听

蔡邕祖錢祝曰今歲淑月吉日時辰爽應孔嘉君當遷行神龜吉休氣煌煌着卦貞利三見三光鳶鳴噰噰，四牡彭彭，君既乘輿道路開張風伯雨師灑道中央陽遂求福雖尤群兵蒼龍来谷白虎持行朱雀通引玄武作呂勾陳居中厭伏四方君往臨邦長樂無殭

符

皇帝出軍訣曰昔者蚩尤聰政無道殘酷無已皇帝許之於涿鹿之野暴兵中原皇帝仰天嘆息愀然而睡夢西王母遣人披玄孤之裘以付受之曰太一前在天一倫後得兵契信戦則尅矣黃帝悟思其符立壇請而祈之祭以太牢用求神佑須玄繩巨鰲銜符從水中置壇中而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黃帝再拜稽首親自授符之乃所以夢於王帝佩之以攻即曰擒蚩尤

龍於河圖曰玄女出信兵符付黃帝制蚩尤

葛宣公別傳曰仙公丹書符付授江中順流而下次又投一符逆流而上次投一付不上不下停至水中而向一符皆還就之

神仙傳漢帝章問劉憑殿下有惟常有朱衣披髮持燭相隨而走馬可刻不憑曰帝可使因人偽為之之憑以符擲之使人頓也帝驚曰以試耳乃解之

又曰仙人帛和弟子孫直舅氏當塗路遠不得車馬和以一巫符與直誡曰汝持此行二十里當有以車牛給耳者又有除供不發此巫直行果有一少年御一車馬給真拜送酒食即到舅家以及者以箱中真弟不知發巫巫有紙蚤牛一人御之因失車牛所刘先傳曰消子約於河澤得符於里魚中

續搜神記曰吳孟宇世雲有道街狂風暴起猛擒符上便有一飛鳥接符去須臾風靜人問之荅曰南胡有遺此風兩舲人是道士呼天求放

符以上風

抱朴子曰刘安君用樂求符能令人含笑則為
婦人蹴面則為老夫踞地則為小人

葛洪神仙傳曰葛洪見賣大魚者謂曰暫令此
魚往河北處魚主事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乃丹
書納内魚口中投水有化頂腸躍上岸吐黒書
赤色如木葉

術

後漢書曰郭憲字子橫建武七年伐張堪為光
祿勳從駕南郊見在位勿乃向東北含酒三噀
堙也音巽執法奏為不敬詔門其故對曰齊國
失火故以厭之此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又曰焚英字季齊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常有
暴風從西来起美謂孝者曰都是火甚盛因含
水西向噀之乃含記其日時刻從有從督都来
雲市日太有黒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
滅於是天下称其術藝

邵氏家傳曰邵信臣為少府南陽遭火熱數万
人信巫時在巫相臣衡坐心動含酒東向噀之
遭大處見雲西北来宜晦大雨以滅大雨酒香

挂陽列仙傳曰成武丁四正旦大會以酒沃庭中有司問其故對曰臨武縣失火以酒救之遺驗果然

神仙傳曰欒邑為尚書正旦會得酒西南漱云成都失火作雨救之後使至果如其曰抱朴子曰外國方事能祝龍臨，淵雨步龍當長出長數十丈方士吹則剌短數寸撥取著中輒四五寸以養之餘國少雨屢旱者輒賫一龍往賣之一龍千金取頭著淵中即與南雨也又曰廬江太守華念思就道士禮徵視術未滿百日夜見天文又四隣不服有物舍籬陣有妾此已久亦見其形與語如平生念思方信道術又曰李阿者行道逢奔車阿兩脚中車脚即冊弟子占弼見之驚怖阿史取斷脚相續如故也淮南萬必術曰慈石提棊取鷄磨針鐵以相扣慈石棊頭置局上自相投也

又曰鵲腦令人相思取鵲鴝鵲各燔之酒道通丙寅日與人共飲酒置酒中則思也

又曰老槐生火膠撓水則清弊冥止醎止其以內醬中醎者其矣

又曰首澤浮針取頭中垢以塗針塞其孔置水即淳

又曰燒用入山則虎豹自遠西其臭也

又曰赤布在户婦人留連取婦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燒為灰置楣上即不服去勿令婦人之取苓皮置覕中自沸如雨也

又曰捂木成灰取捂木置十石瓦覕中氣則出雲

又曰銅甕雷明取沸湯置甕中沉之井棗則鳴數十里取家詞黍以淡兒不思母

又曰取門東赤黍漬以孤血陰乾之欲飲取一丸置舌下酒父之令人不醉

又曰門東赤黍薏苡為丸令婦人不妒

又曰取鷄子去計燃艾火内空中疾風高拳目飛去取亡人永畧磁石縣中亡者自帰矣

又曰取蜘蛛塗布天雨不能濡之

又曰取馬尾犬尾置朋友夫婦衣中自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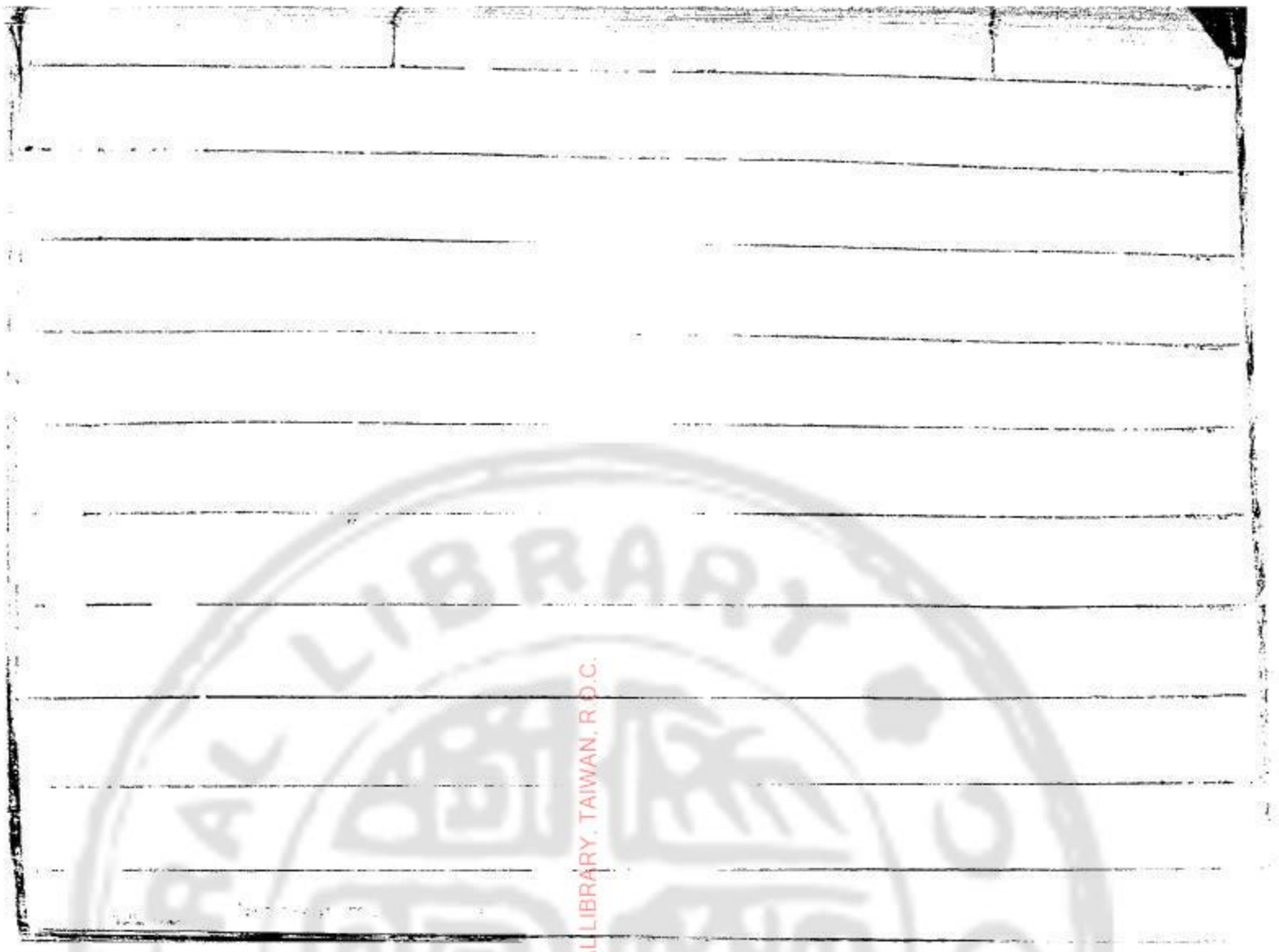
又曰削氷令圖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火生

又曰取牛膽塗熱金即鳴矣

又曰取伯勞血塗金人不取化為石也

又曰投劍倚門兒不驚
又曰狼皮在户羊不出牢畏狼
又曰燒木賣酒人民自聚失火家木刻作仁形
朝服祭之人聚也
又曰取守宮虫弭以丹陰乾塗婦人身男合即
滅
又曰蝟膏塗鐵柔不折艷兔上鳥鳴取艷底則
止
又曰鵪鶉頭不能起
又曰犀角置孤穴中孤不歸

又曰馬齒人取殭蚕塗上唇即止復不止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術部十八

禁

禁

後漢書曰章帝時有壽光侯（壽姓也俗通云壽於姚吳大夫）能刻百鬼衆魅令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為魅疾候為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撕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撕盛夏拍落見大蛇長七八尺懸帝聞而徵之吾殿下夜半復常有數人縴衣挾髮持杖相隨豈能劾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呼侯曰此小惟易清耳帝為使三人為之侯劾三人登卧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視耳解之日蘇

又曰徐登萬者閩中人也本　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

又曰趙炳子公阿東阿人能為越方時遭兵辭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溪水上之（屬元帝注水經云元寧縣烏傷之烏後其今發州烏縣東也）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其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拈擲樹即生（易曰拈揚生莧王弼注云莧者揚之季也）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長年炳師事之貴上清倫札唯以東流水為酌削桑皮為捕足行禁架所療皆除（禁架即禁術也）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知之也炳乃故升第物捂鼎而釁主人見之驚擾（捂忙也擾也）炳笑不應既而釁熟屋無損益又賞臨水求渡船人不知之（知捕許也俗本作者知无誤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笑呼風亂流而齊

吳志曰賀齊討山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接弓弩討天皆還自向輒至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得斉長有司乃曰吾聞今有及者禁蠱有毒者
可禁其元及毒則不可禁彼不能禁元及物矣
乃多作勁木倍選男力精足五千人為先登盡
投捨彼山賊侍其善禁不嚴倍於是實官軍以
白俸擊之被禁不服行打殺者萬許
蕭子顯斉書曰陳顯達南彭城人顯達出社姥
宅大戦被賊矢中有眼拔箭而族不出地黄汁
瀦漏善禁先以釘、住中瓜禹步作氣釘當時
出乃禁顯達目中出之
又曰傾歡弟子鮑灵緩門前有株樹木十餘圍
上有精魅数見影動印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
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住村人馬講老子規
地作獄有傾見狸龜龜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
殺之病者皆愈又問病那邪都問勸曰家有書否
曰惟有孝経曰取置病人挽邊敬之自差病者
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相悪正勝邪此病者所
以廖
北斉書曰崔子武季舒之族孫也幼時宿於外
祖楊州刺史趙郡李憲家一夜夢一女姿色甚
麗自云封龍王女碩與崔郎私郎子武悦之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衣裙微有裂綻未曉告亂結帶如別至明訪
問乃是山神遂往祠中歡之傍書女容狀即夢
中見者例裙尚存結帶猶在子武宇是夢恍惚
成疾後逢醫之禁之乃絶隋書曰張文詡常有
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為所傷
至於頓伏休枕醫者加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唐
書曰葉法善嘗於東魯東陵空歡設壇醮祭城
中士女竟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於水火中歡
者大驚救之而免往歡之俄傾曰此皆魅病於
吾法所攝矣門之果然法善愁　其病遂
愈
六韜曰武王代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發丁侯於
策三箭射之丁侯病用卜者古云崇在周恐惧
乃請奉國為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投丁侯著頭
箭丙丁日投著口箭戊乙日投著復箭侯病稍
愈四夷聞各以來貢異苑曰永嘉陽重孫摧時
俗師也嘗獨乘船往建寧伯在渚次宵中忽有
一鬼来欲繫童因起謂曰誰敢近楊通者鬼即
稽顙云實不知楊使者童使勅使乘船飛近駃
有過猛然至遣乃之

又曰趙侯少好諸術姿行恒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閉目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来為而所盜乃把刀書地作獄四面開門向東嘯郡児俱到咒曰凡非噉者過去有旨者上餘剖復看臟有米在焉曾徒跣須臾因仰頭微令雙寢自知有笑其形容者便詳詮以酒打向口中即掩鼻不脫仍捻頰謝過着地不拳永康有其石山山上有石侯馬印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令猶在山下神仙傳曰嚴青常從弟子家夜帰都、夜行都逢情阿問何人夜行赤赤麗声問曰汝是何人而夜行都督怒應對不知是青因化從兵使録夜行人青服叱其從神曰皆縛夜行人青便去而都督及從者数十人人馬皆不復得去明旦行人見都督問何謂在此都督曰事狀而此行人曰是言公也都督曰我不能動可報余家家人知之往叩頭起謝青白說昨暝不知是先生乞得放遣青乃大声曰解遣作暝所録夜行人還去都督乃得去其後夜行每見行人先逆問罪嚴乎公

又曰王方平龍蔡経家北舎有姓陳者失其姓

字嘗罷尉也聞經家有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方言遣人引前與語此人便得隨從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且豈向日方平從後視之言曰噫君心叙不正終不可教以先道當授君以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符併以傳書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使不令君庶是也能令君本壽自出百餘也歲可攘災至病者命未中終及元罪過君以符其道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禍從者君便以符帶此傳以勅社吏當收送其鬼心中亦當知其輕重卧時以意治之陳尉以使符

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此後弟子行其符不效也

抱朴子曰治金創以氣吹之即斷膚登山蛇毒蠱虫人在近者就以氣禁之其相遠者或數十里便言治之呼其姓名而咒之男也吹我又手記識其後校問之皆即時愈也又有介相者能以氣一里中愈居人欲之不得蒸氣以禁樹上鄙鳥即墮地又拎芋上爨煮鷄熟而芋不焦又禁刀芋以刺人復以樵打之及曲而不復入又燒釜正赤其而立上久之不可熟以前投於沸

釜湯中亦探取錢而手不灼能令一市人皆坐不得起

幻

說文曰幻相許終幻惑幻人從又芋　周書曰元戎壽為幻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北夷撣國王詣闕獻樂及幻人能便化吐火自知解易馬牛頭元會在庭作安帝與郡與郡臣共觀大奇之

又曰安帝時礼九賓樂有含和賓利之數從西方来戲于庭入前殿激水成化魚剡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技又曰解奴幸張詔者亦不是之何郡國人也皆能隱人淪出入不由門户奴辜能變易行於以誑幻人

晉書曰郭璞將促裝去裝去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小斗綌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郭璞曰君家不宣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物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從之璞陰令人賊買此婢得為符頭井數千赤衣皆反縛一一自拜

井于至人大悦璞携婢而去

後漢書曰悦般國居真九年遣使朝延併送幻人称能割人候脉令断擊人頭令碎皆血出淋落数升或盈斗以華藥　令嚼咽之須臾血止是祖恐言虚乃取死囚試之皆驗

崔鴻北凉録曰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以奇伎

北齊書曰由吾道人琅琊人也初晋陽有人甚明法術為人脩力元識知道者荣聞之訪得其人道以荣好上将法授之謂道荣曰我本恒山仙人有罪為天官所謫今滿将帰鄉且送吾志于汾水及至汾水及其人乃臨水禹步一符投水中流便絶徐自設白沙石上渡河而去道荣嘗至遼陽山中夜猛獸以杖畫地即成大坑猛獸即走

唐書曰顕慶元年上御福安門樓勸大酺胡人欲持刀自刺以為幻戲上不許之乃下詔曰如聞在外有娑羅門胡等每於係處乃将見刺度以刀割舌幻或百捶非到道理宜拜遣發還蕃勿令久住仍約束邊州若別有此色並不須遣

入朝

金樓子曰周穆王時四極有化人入水火貫石及山人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炫千便万化不可窮極穆王為起中天之臺鄭衛俸乘之雲樂日日献王依月日薦王食幻人猶不肯舍乃携王室幼人宮称以金銀終為珠玉鼻口所納皆非常人間物也由是王心壓公室幻人曰易之耳王悦遂肆志還遊

西京雜記曰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為幻術向余說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為幻能刺地御虎佩亦金為刀以絳繪東髮丘與雲霧坐城山河及襄老氣力羸倦心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又曰淮王安好方士皆術見遂後畫地為江河攝士為山岳嘘呼為蓑暑勃嘖為雨露王亦足與諸方士俱去

異苑曰高陽親城叟晉咸寧中為瑾祠伕幻置百官又則使醫分而治之

禮記曲礼曰下君使士射不能則乱以疾曰某有負新之憂

又曰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鄭玄子春曾參

第曾元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童子傴坐而執燭
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貴與華化也謂昧簀也說者以睆為刮目昼為刮子春曰止以病因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
呼噫傷之心也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
孫之賜也我未知能易也元啓易曾元曰夫子
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華急
也變動也
又喪服大四病疾外内皆掃為賓客君大夫徹
懸士去琴瑟琴瑟声者動人病役静也寢東手于北牖下發床
徹褻衣如親衣体一人男子不死于婦人不死
于男子之手
又曰君於大尹病三問之左傳成
十五年曰晉侯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
未至公薨病為二豎子曰彼長醫也惧傷我鳥
逃之其一曰至公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
治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
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
為之礼而歸之
又詔上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
問罪叔向服尤如初時凝之為江祠王當酒行

為王刷頭簪荷葉為帽每王亦當不貪有異到
坐後荷葉乃見坐驚駭担譚新論曰方士董仲
君犯事擊徵佯死目瞤虫爛故之幻術靡所不
有又能鼻吹口歌聳負動目荊州有鼻飲之南
蛮城有頭飛之夷非為幻也
孔倫七引曰弄幻之事因時而作殊於種菜立
起尋尺投芳送臭賣黃僊白麾天與雲霧盡地
成江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疾病部一

惣叙疾病上

說文曰疾病也疹病加也疢熱也癉勞病也疽黃疾病也疝入病也

釋名曰疾病也客氣中人急病也正氣也並在膚體中也疹詘也有結聚可得診見也痛通也通在膚脉中也瘡陽也其氣在彼中人搖發之陽出也

爾雅曰痛者咥頫玄黃劬勞尪頛瘣瘉鯁戮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癰瘂痒疵疝閔逐疫痂瘍痱瘭瘴濟病也
方言曰南楚病愈謂之羌或謂之知通語曰或
謂之慧或謂之了或謂之瘳或謂之除奄旋怯反
潗音業微也晉楚之間凡病不甚曰奄溝郭曰半卧半起
也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酌益也或謂
之何斟言無所益也瘼音莫復病也東齊海岱
之間曰瘼或曰優秦曰瘥音閼或堪
周易无妄卦曰妄之疾勿藥有喜也
周禮天官夏曰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
疠疾者春時有瘕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
癘寒疾冬時有喇上氣疾
又曰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有此
瘍者造焉甚恠之慮是枉人便毋之人自爾若
欲何許自厝也耶其人荅云若見許政欲人篦
子中篦不便擔人逾恠之乃下擔入篦中篦便
不太其人亦不可小瞻之亦奄重於先師行数
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
上進篦中飲食器物羅列肴膳豐典亦乃呼擔
人食来未半語擔人我欲婦共食服中口出一
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皃美二人共食、欲義

其夫便卧婦女擔人曰我有外夫欲求其食夫
貧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食籠中
便有三人寬意之事亦復異頃其夫動如玉
貧婦便以外夫内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
以婦内口中次及食器物使此人既至國中有
亦一家大富資物巨萬而性惟慳語人云語為
君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擊在拄上忽
失去尋索不得明日見馬在五升麤中終不可
破破便與君作百人厨以周一窮乏馬得出耳
主人即作之畢馬還在拄下明早其父母在堂
上忽然不見傘家惶怖不知所在聞裝器忽然
見父母在澤壷中不知何由復往請之其人云
君當便作千人飲食以飽百姓窮當時便作父
母在牀也幽明録曰安成人裕巫也善於幻術
每祠神時繫鼓宰三特積薪燃火盛熾火柬帶
人火中章紙焼尽而聞形体衣以木自鑒輒見
所署之衣冠麗然百姓感今都翕以習收而斬
之
又曰上虞縣孫泛奴多諸幻伎元嘉叛初建安
中復出民治人頭流水血滂沱嚇之便斷創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即劍虎傷蛇噬煩毒成此禁護皆差向空長笑則郡雀来萃夜咒吱吐皆悉死倒年於長山為本主所得知有術慮必亡叛的鏁枷鏁極為重復明日已失所在搜神記曰永嘉靖有天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術能斷舌復續之吐火所在人士娶觀試其斷時先以舌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續之坐有頃坐人見舌則而故不知其實数不其續斷其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一斷之已而與斷合将視視則復還連絹無異故休時人多擬以為幻陰乃試之其所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片一片每黍饘合之再三吹呼而已張口中因就爇取以爨則火也又取書紙及繩楼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火燃消靡及盡及傘而出之故以向物也

靈鬼志曰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来解吞刀火珠玉金銀説其所受術司馬曰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擔、人云吾歩行、疲極欲寄君擔、人問焉言曰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之病疾卜人曰實沉臺駘為崇吏莫能之敢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若君君弗則亦出飲食哀樂
之事也山出星辰之辰又何為焉言實沉臺駘不為君疾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
修令夜已安身於是節宣其氣使勿有所雍閉
淋子小底以露其体淋集底滯也露羸之一則
今無乃一之則切生疾矣血氣疾滯而体羸露
又詔上曰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
之曰疾不不為也是為近女窒疾如蠱非鬼非
食惑以喪志惑女邑而失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良臣不求

君遏故將死如天下不佑
公曰女不可近呼對曰對之天有六氣降生五
味為發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事其醫門
又曰二曰鄭子產聘于晉韓宣子曰寡軍寢疾
今夢黃能奴才反入手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堯
殛鯀魚山其神化為黃能已入于門羽淵實為
夏效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未知祀乎韓子
祀夏晉侯有間
春秋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秃晉郤剋破孫良父
曹耜公子手楼同聘于齊使秃者御秃者破者

御破者耻者仰耻者揆者御者蕭子同叔子處
輦而笑之客不悦相立晉閒而閒移曰不解斉
有知者曰斉患必此始也（摩俗晉閒門各也御巡也）
春秋公羊傳曰衛繫不立要疾也（何修解曰惡疾衰旨之屬）
國語魯語曰子叔声伯如晉郤犨郤與之邑弗
受（郤犨晉即郤成叔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以辭若成叔
之邑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揀不能任重、莫若
揀國莫若得夫若成叔敖両國而无大德王无
日以譬之而已譬之如疾余惧易焉（疾疫厉也）
論語曰魯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于足啓予
手（啓問也曾子以為孝子之疾或使使故使弟子開衾而之）
史記曰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
思寡人不陳軫對曰聞夫曰人壯罵呼王曰不
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疾為越声楚
王曰舄故人之鄙細人也今則仕楚執珪貴極
矣亦畏越不對凡人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
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此人使人往聽之猶尚
越声也今臣雖妾逐之楚豈能无秦声哉
又曰晉侯多疾郎導引不食穀（漢書復僻谷兼尽居行氣）
漢書曰王章為諸生孝長安獨與安居章病无

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湏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
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病困不自
激仰（如淳曰激厲抗揚人意也）乃返地泣何鄙也
又曰朱雲年七十餘年終于家病不呼醫飲藥
遺言以身服斂棺斂身周於槨
魏志曰大傳中縣添病時華歆易以高年疾病
朝見皆使虎賁舉上殿就坐後三公疾常以為
故事
吳志曰呂蒙護関羽封爵未下會疾發攝時公
安廷置内殿所以治護者萬方慕邦内有能愈
蒙疾者賜千金恐其勞動帝穿鑿碎膽之見其
小能下食喜頂左右言笑不然則呿呿晝夜不能
寐病中廖為下郝令郎臣駕畢（後更曾駕攝自星辰下為之命請師視命道士於）
晉書曰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堪常遣醫僚之
拜賜藥物斷賓客
晉書藥廣字彦輔嘗有親客久闊不服其問其
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玉飲見杯中有蛇意
之既飲而疾子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盌作
蛇廣意盌中蛇既角影也復置酒於處請客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酒中復有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
鷄意解陳痾頓愈
又風俗通曰予之祖掷為汲令矣夏至日請主
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弓昭于杯中其引
如蛇宣畏之言不敢不飲其曰便得云蛇於腸
中彬召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有一蛇因謂宣此
乃壁上弓影是非他惟宣意就解甚夷則
又曰皇甫謐自士安因病眼寒散食如信與之
忤母季頓不論嘗悲志叩郤自殺叔母諫而上
讖嘗上数曰久嬰篤疾驅半不仁右脚偏小十
有九載又復寒食藥為錯節度辛苦荼毒於今
年七月隆中裸袒食氷當食暑煩悶加以咳宋
或若温癉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
困劣
宋書曰半欣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蕪善醫
術撰藥方数十卷
沈休文宋書曰謝述有心虚疾性理時或乖謬
除吳郡太守以疾之官
裴子野宋畧曰殷景仁居西州疾篤上為之累
息勑西州道上不得有車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綽宋拾遺曰宋慤表曰臣貧昔賤時嘗病疾
家人為臣声勤苦七日臣晝夜寢夢見一童子
青衣持麻廣數寸與臣、問之用此何為荅曰
西王母符也可服之符竟便瘳一二病差
梁書曰范云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親
之伯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俞正德二年不
復可救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況二年文伯
乃下火而壯焉重衣以復之有頃許汗流淋此
病二年果卒
南史曰褚澄善醫術見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
李道念以公事道郡澄見謂女有重病達曰舊
有冷病至今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謂曰汝病非
冷非熱當是實白漓鷄子過多所至今此蒜一
升煮服仍吐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鷄鵝
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登曰此未尽更服所餘
藥又吐得向者鷄十三頭而病都差當起捐妙
北史曰斉南陵士長恭有戰攻常忌之人謂長
恭物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
復為將嘆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
不遼

後魏書曰李諧為人短小詣因纓而拳願因破
而後步因謇而徐言李諧善用三短
北史曰周裴俠嘗遇疾沉頓士有憂之勿聞五
穀便即驚起顧左右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廖
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應憂公因
声疾、遂愈豈非天佑其勤格也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
人竭愈彌須將護若曰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
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使驕逸必致喪敗
又曰有患應病問醫官蘇澄云自古无此方君
人每發一声腹中輒應唯至一
吾所撰本草綱羅天下藥物亦謂書矣誠將讀
之應有所竭其人每發一声腹中輒應唯至一
藥耳三聲声過至他藥腹應如云澄因為處方
此藥為主其病自除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
病至人不病其病病夫為病病是不以病
莊子曰克以天下讓許由不受又獲於子州支
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下可可也雖然我的
有憂之病方且洛之未暇治天下也
又曰子来有病啼、然將死其妻環而位之子
泣往問之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以為女

處時呼以女以女為玉臂呼子来曰父母作於
子東南西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不趙為父母陰信
陽制人甚於父母
又曰南榮楚曰里人有疾里人問之病者能言
其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問大道也譬如飲
藥以加病者司馬彪曰加僧加也趎願開衛生之経而已
矣衛生謂衛護其生全姓命列子曰龍叔為文摯曰曰子之
術微矣吾有病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
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卿奢不以為榮
國毀不以為辱得其夷善以而弗憂視生如
此視當視此其疾哉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
叔背明而，立文摯後從向明而望之既而曰
嘻而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虗矣已圣人也
心子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已圣之為病者或
由此乎非無賤術所能已也
又曰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術閔之
疾聞歌以為笑視曰以為黑響香以為朽嘗甘
以為苦行非為是意之所之天下四方水火寒
暑無不倒錯者焉列子曰鼻將窒者先爨燋朽
躰將僵者先極犇件心將術者先識是非故物

不至者則不足

又曰宋陽里華子中年病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其餘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不識先後不失今古魯有而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以居室之半請其方儒生曰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幾庶其廖乎於是試露之曰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也然無方容傳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而疾言之病一日都盡又曰陽居之又曰季梁季梁得病七日大漸其子還而泣之請謁醫季梁謂楊朱

吾子不肯如此之甚汝愛不為我歌以曉之其子曰不曉於謁三醫而季梁之疾而廖愚子曰墨子病洗鼻問之先生以鬼神為民福善惡令先生聖人也何故病墨子曰病者多方有得之勞苦有得之寒暑今有百門而閉其一賊何處不入哉管子曰冠國都皆有養病聾欲喑啞跛躄偏拈不耐自坐者上收而養之君子曰與此者同病為良醫與已國同道不為謀又曰人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

韓子曰秦昭王有疾百姓買牛而家為王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鞋子曰侍偏鵲乃治病中身不愈也用道術則無所不治也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出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瘖風氣多聾林氣多癭生子多有此疾岸上多氣連温氣所生石氣多残折不終寒氣多壽谷多痺丘氣多狂平氣多仁下而平也陵氣多貪象陵積聚也春秋後語曰齊桓公六年越醫扁鵲過齊桓侯客侍之人朝見曰君有疾在腠里腠里不治將深皮膚也桓公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公曰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不疾為功後五日復見曰君疾有血脉復五日復見曰病在腸胃後五日見桓侯而見疾還走桓侯問其故曰疾在骨髓臣而無請也桓候遂卒

戰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宗之病、鵲請除之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也除之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怒曰投其石曰君與智者謀之而與不知敗之使秦政而此則一舉而亡國矣

韓詩外傳曰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

能治也何謂之如有曰省事輕行則屢不行无使小民飢寒則蹶不作无令則貨上流則逆不作无使倉廩積腐則張不作死使府庫實則滿不則死使賢、人羣臣縱咨不作不作使下情不上通則各不足上才血下則育不作法令奉用則煩不作上才血下則育不法無使不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欷吟誹謗則夙不作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心腹支体也心腹支体死患則人主無疾矣故非能有醫莫能治也人皆之此有十二病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

趙曄吳越春秋曰鉏王出石室召范蠡謂之曰吳王病疾三月不愈孤聞臣人之道主疾臣憂惧吳主過孤恩澤甚後恐疾之無廖也唯先生卜焉范蠡曰今日日辰陰陽上下和親无相入者也者曰天一救且和憂吳王不死明矣到已已當有廖也

呂氏春秋曰齊疾癠使人之宋人迎文摯視疾謂太子曰王疾可也雖然必殺摯非怒王則不可治怒而摯必死太子請之文摯欺往而不至

三齊而已怒文摯至不解屢登扶王重怒叱而
起病乃已生烹文摯
物理論曰趙簡子有疾扁鵲診候出白疾可也
而必殺醫焉以告太子太子保之扁鵲頻召不
入、而着屨登休簡子大怒便以戟追殺之扁
鵲之簡子大怒則氣通血脉暢達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三十九

病疾部三

惚叙病疾下　狂　陽狂

人謂之狂顛　癡　癎

惚叙病疾下

呂氏曰春秋曰身盡府種筋骨沉滯血脉壅塞
九竅廖、曲失其宜（高誘曰府復疾也極三官故以病其身故九、廖然虛曲失其適以害其生也）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

太公金匱也丁侯不朝武王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使人卜之崇在周恐惧乃遺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請之於武王願奉國為臣虜武王許之帰為
太師上命謂使曰歸以無已告諸神言丁侯前
畔義今已遣人来降物復過也此時者歸之子
尹所自矣念使者辞去帰至丁侯病稍愈四夷
聞之皆惧各以其識来貢
六韜曰欲伐大國行且有其王寢疾十日不行
太公貢之而起之曰行已有期君不發天子聞
之國王身死故不勉之王乞焉如無病者
說苑曰邵吉有陰德老皇帝徵時及即位衆莫
知亦不言帝将封之會吉病甚将使人加封及
生也太子太傳夏候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因
德必嚮其樂以又子孫病果愈封為傳陽侯
世說曰衛玠總角時嘗問樂廣麃樂云是想衛
曰神形所不接是麃豈是想曰應也衛因経日
不得遂病樂聞故命駕為為刑折之謂命小。而
差樂嘆曰此児胷中當必無膏肓也
又曰衛玠從象章下都人久聞其姿容觀者如
堵墻玠先有羸疾不堪勞遂發病死時人謂之
看殺
語林曰王仲祖病劉禎貞為稱樂荀令則為量

水矣
又曰孔子平病因庾司空為會稽鵠之問訊甚
至為之流涕孔慨然曰丈夫將終不問安寧國
家之術而反作兒女相問庾問曰還謝之請其
語曰
桓譚新書曰余少時見揚子云之麗文高論不
自量年少新進而偲欲見及上事一事而作小
賦用積思大劇如立感病子云亦言地上甘泉
詔使作賦為聞足暴及悗卧夢其五臟在地以
手收內及各大小氣疾一歲卒
王符潛夫論曰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疾不
得真樂也治病當時真人反得羅旄當得麥門
冬反得蒸穬麥已而不識貞合而服之病則浸
劇不自知為人所期也及反謂方不誠而藥皆
无益於遼病因棄後藥弗敢復飲而更求巫覡
者雖此不可也
論衡曰子喪明曾子責以有罪按伯牛有疾仲
尼以為命也或是喪子數哭因中風耳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恙虫病也凡人相見及書問
者曰無疾病形案上古之時草居野宿恙蟲虫

善食人心凡相勞問曰無恙非為患也
白虎通曰天子病稱不豫諸侯稱負子稱負薪
士稱犬馬不愈者不復預政也負子者諸侯子
民也負薪犬馬皆謙也揚全物理論凡病可治
也人不可治也体羸性弱不堪藥石或剛暴絹
急喜怒不節或情態放縱貪酒食此皆良醫
不能攻焉夫君病猶可為必使无病也不可為
矣蓋因謂節其飲食量其多少也
又曰移氣勝无氣服不服壽元勝豁氣其
人度而壽養信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
葛洪神仙傳曰茅君治於茅山人有疾病往請
福常煮鷄子十枚以內帳中史茅君皆一二擲
鷄子還之歸破之皆吾復黃者病人當愈若中
有土者不愈以為常候鷄子而故无開處也
漢武故事曰初霍去病時數目禱神君乃見其
形自修餙欲以疾病交接去病不肯神君亦慙
及去病疾篤上命為禱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
壽命不長吾欲乃以大一精補之得延壽延霍
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絶令疾必死非可救也
去病竟薨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公周行庫有四鏡廣四尺高五尺九表裏有明人病疾在內照拚心則之則之病之所在

皇甫謐高士傳曰安丘望之病弟子公沙都来看之舉丘於廷樹下安丘睨然有痊開目見雙赤李着拈技都仰手承李安丘食之所苦尽除

皇甫謐自序曰士安每病毋輒操、居湿以傷易單

何顒別傳曰張中景過山陽王仲宣謂曰君体有病後年三十當眉落中宣時年十七以其言

貫遠不治後治三十疾果眉落

三輔決録曰趙岐初鳴嘉年三十餘有重即臥

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勑兄子可立一員石於吾倉前刻之曰漢有逸名姓趙名嘉有志

元時命也柰何刋損與曹植書曰朋使君始垂

隣哀意卷曰崇譬之疾乃使炎帝公樂岐伯下

鍼疾雖未除就没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

榮魂自盡也

狂

書曰狂桓雨若 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

尚書多方曰周公曰惟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毛詩毛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又東方未明折柳樊圃狂夫慎惧
論語曰子路不得中行而與必也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所有不為也中行取於嘉道狷者守節毋遠
又子陳曰歸與歸歟吾當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之矣裁之
又楚狂節輿歌而過孔子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来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始而國與晋與曰下邑之後重安于多下晋邑安于趙簡子
家臣趙簡子賞之辞固賞之對曰臣今一旦為狂疾而賞必汝言戰慴為凶事人有狂易之疾是以狂病賞也而亡趙而出乃澤
漢書曰昌邑王駕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慧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尽濁或曰清狂如今白癡也不況事狂也故言清狂
又曰蓋寬饒曰無多酌我乃酒狂丞相魏侯次公寬饒字
突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狂
又曰舜時長安狂女子碧乎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趙帰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碧莽收補殺之
東觀漢記曰郅惲字君章上書見王莽令就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位大怒即將收掣惲雖即害之使黃門脇導惲
令為狂疾恍惚不自之所言惲曰所言皆天之
文非狂人所造作
吳志曰金琮為督議欲分別諸將有所掩襲宋
桓素高氣恥見部五遂記在發止建業治病
王隱晉書曰吾彥給役陸抗欲投之患衆不聽
乃悉請當為將者入坐以試勇怯有一狂人拔
刀跳梁来向坐中餘者皆之唯彥獨坐拳抗禦
之狂人乃退衆服其勇
沈約宋書曰袁愍生着妙德先生傳曰嘗為周
族人曰昔有一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
水無不狂也唯國君穿井汲獨得無恙國人既
狂謂主不狂而果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疾狂火
艾針藥莫不必且國主不任其苦於是道泉所
着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
懽然我既不況难以獨立此亦欲試飲此水
宋書曰顏延之文帝常問以朱子才能延之曰
竣得臣義躍得臣必測得臣必與得臣酒何尚
之朝曰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
鸞子曰昔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致善不行

者謂之狂之惡不改者謂之感夫狂與感者至人之二也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韓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乙東走其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人

又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

淮南子曰谷氣多痺丘氣多狂

又曰今乎狂者死憂至人亦無憂不知過福也

又曰不知道者釋其所以有而求其所得未故福得故福至則喜禍至則剌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怨人不喜則憂謂之狂生又曰士有福則詘有福則盈有故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之謂狂

傳子曰惡刘暉於魏明帝曄不晝忠善伺上意所趣而舍之帝如言以驗之果得情從使蘇言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功作不如拙信矣

抱朴子曰食莨蕩令人狂荒不可謂人本有荒狂

山海經曰觀水多鯩音逢魚其味酸食之以狂

鈦絶書曰慧種生圣癡種生狂貴實生貴恫生
恫
補衡別傳曰衡為古吏裸身辱曹操孔融復見
曹詬衡狂實令求得自
裴諧自傳曰石崇當與裴諧孫綽酣宴而綽慢
節過度從貴子措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
飲人狂藥責人正礼王紹之與記曰觀亭峻下
有神廟傍儼向江經道不洛者必狂走或変而
為虎世說曰阮德如嘗與親友道遥河側嘆曰
丈夫不能使僕從陋於何橋非丈夫也坐者或
曰德如以高素治名不應發此言必将病候俄
而性理果必欲逸走家人嘗以亦細繩担擊之
户前以唯之每欲出礙繩輒反時人以為民士
狂黄帝八十一問曰狂顛之疾何以別荅曰狂
之使發少臥小既自賢自貴妄突好藥
神異經曰狂一名顛一名風此人夫妻與夫貴
生狂走東西没晝夜
魏武帝令曰昔無同縣有丁憂陽者其人衣冠
良士又學問材器吾愛之後以憂恙得狂患疾
差愈往来故當共宿止吾常遣歸謂之曰昔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病黨作發特兵刃我謂汝俱出大笑輒遣不與共宿

陽狂

周書曰太公曰知與衆同者非人師也太知恩狂不癡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癡不能不成事史記曰箕子紂庶兄也諫紂不聽或曰可去矣箕子曰其臣人謀不聽而去是彰君惡而自曰民吾不忍為恩忍被髮陽狂而為奴又曰蒯通說朝信不從通乃陽狂為巫東觀漢記曰丁鴻讓國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視担荼甚相有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在不識駿乃止而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塞可為智呼鴻感愴垂涕嘆息曰就國

謝承厚漢書曰雷義自仲公奉茂才讓於有陳重剌使不得義陽狂被髮走不應命

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神清明秀風姿祥揚駿欲以女焉妻衍衍此之遂陽狂自免又素輕趙王倫之為人及論篡衍陽狂听婢以自免

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字德獻廣漢郪人世為郡

守郡放蕩不羈益州武啓公甫在辟皆不悅陽
狂不詣郡縣奉治改服逃出奉州追求乃於都
城賣熟布帝見長文蹲踞地嚙胡餅刺史知其
不居礼送還家

英雄記曰向栩字甫與姓卓跪不論恒讀老子
壯而孝道又似狂生如被髮着慘長於龜北坐
扳床上如是積久扳乃有膝喋足止之處

楚國先賢傳曰石偉自公操南郡人仕吳拜光
禄大夫吳建威將軍戒親詣偉太康二年詔以
偉為議郎加二千秩以終厥身偉遂陽狂及盲
不受

晉華陽國志曰犍為費昭不肯仕公孫述乃漆
自為厲陽狂以避之

謂人之狂

史記曰東方朔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之
主聞之曰今朔在事无為定是行者若等安能
及之哉說行毀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
朔曰如朔等為避世於朝廷間者

漢書曰鄺食其陳留高陽人也沛公畧地陳留
沛君公麾下馬士適食其里中子其四歸食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曰臣里中有麤生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
狂其事如所戒沛公召之
後漢書曰延熹末黨事將作秦閎遂散髮絶世
欲投迹深林亦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中東向
於庭不為户自牖納餘食而矢旦於室中東向
拜母、恩宏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
子莫能見也及母歿不為服制設位特奠能名
或以狂生
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周儻不露小節語嘿元
帝時人之狂生
南史曰王僧達所為非法坐免官入孝武獨召
見敕
子不遜唯張目如青及出帝歡曰王僧達非
狂如何向者而向天子
後魏任成王澄傳高肇當朝猜忌賢澄為肇問
捷常恐不令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
時謂為狂
唐書曰蘇世長常從高祖幸涇陽校獵至高陵
合闡是日大獲陳禽獸於族門高祖入御營顧
謂廷臣曰今畋樂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

万機不滿十旬永為太藥高祖色変既而笑曰
狂熊發耶又對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忌
則忠
黒子曰周公旦謂之狂後世稱其德
尉繚子曰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賣朱棘
進過七十餘主不聽人皆曰狂丈夫
莊子曰宋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手壁至於
家人止之以為狂也（呼避使人避道也家人聞其所未聞則以狂也）
說世曰諸葛亢在西朝少有清荅主夷甫所重
時論亦以宜王氏後為繼母族黨所說論之為
狂將遠徙有人王夷甫之禱詣檻與別宏問王
曰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洪曰逆則益
殺則何所徙
繆襲轉仲長統長言表称統曰統性傲儻敢不
言拘小節每州郡問召輒称疾不就語墨无常
時人或謂之狂

癲

說文癲病也
莊子曰流脉病作則為警悸陽氣獨上則為癲

病

風俗通曰俗說卧枕戶砌鬼隔其頭人令人顧

病

論語曰王左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荅許

掾施忽復惡中得十二字云取勸仁智樂寄暢

山水陰清冷澗下瀕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

之讀竟乃嘆曰顧何頗盛德事耶

圖暮書曰一崗一頭相連無相頭尾狂顧絶世

黃帝素問曰人生如病顧疾者安得知之岐伯

曰此名胎范此得此服時每大驚氣故病今子

發病

范王秘方曰邪入於陽轉則為巔長安李府君

女得巔病募治愈者賞百万朝邪縣卒自言不

能敢求錢但願為門下卒服藥即愈祖台之議

錢耿殺妻曰尋見康嶽竟因錢取顧疾發行毆

殺仲無他變故流將之人不豪褒矜之施無之

礼加以大辟之刑惧非古原心定罪之意

左傳曰晉周子有兄無惠不能辨菽麥蓋所謂自癡也

魏志曰許楮以勇力常從太祖征伐軍中以楮

力如虎如癡故謂之癡虎

謂畧曰寒貧者本命昔自德初客三鋪関中乱南入漢中後還長安遂癡不愚復職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人問其姓名曰不肯言故號之曰韓寒貧也或往存恤之輒跪拜入復謂其不癡

晉書王述自慄祖連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始辟為中軍參軍既見無他言為問以東米價述但張目不荅道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

南史曰沈昭略自茂陰性狂傖不事公卿使酒杖氣無所推下常醉晚曰貧杖撲家貧子弟至搂湖苑逢王景文字約張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柰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史而狂昭略無掌大笑曰庾約勝肥狂又勝癡柰何王約乃汝癡何

魏志曰明綽毛皇后父嘉本典廩車工卒暴富貴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癡駭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

晉書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尤善丹書嘗以畫一厨糊題其前寄桓玄皆深所珍者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玄皆深所珍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
閉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
失其畫真云妙畫通灵變化而去猶人之登仙
了無怍色玄嘗以一柳葉紹之曰此蝉所醫葉
曰以取自敝人不見以愷之喜飲以自敝玄就
溺為愷之常在桓温府常云愷之体中癡典各
半而論之正得其平耳故倫傳愷之有三絶才
才絶癡絶畫絶

後魏書曰太祖為尚書崔玄伯曰蠕蠕 邱蠢反
之民昔来號為頑囂每求妙掠駕懦牛奔道驅
易之者蠕蠕曰其母上不行而況其子終於不
易遂為適所慮

隋書曰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体皃容儁美髮
髯少晛時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母謂所親曰此
兒不癡也及長好謂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
柱國

唐書曰竇為家世勲貴諸昆弟並向武藝如威
躭玩文史价然自守凡晒之謂為書癡
又曰雜端御史最為雄劇食坐之南設一横榻

謂之南狀殿中御察不得其揚亦謂之癡狀言處其上者皆驕傲自自得使人如疑故謂之癡

狀又曰李益每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炭局施之譚時謂砧癡

風俗通曰夜羅俗說市賣者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有所多時便罷今乃夜羅明其癡駭不足

郭子曰王長史東（宗蘭丈皇帝先為甫軍人將軍王後疾篤臨於撫軍哀嘆曰吾將負仲祖於此乃命用之長史曰人言食豬王（晉太仲祖自撫軍不肯用陽

癡真癡也（會稽王簡文先封簡

說世曰任育自長年少時甚令名自過江便失志夏飲人問云此為茶茗覓有惟色乃自中名云向問飲為熟為冷嘗行從棺抵下流度涕而悲王成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

應璩新論曰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為議音律請客鳴笙竿為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偽稱善亦復字捶頭（馬子侯為人頗癡自謂曉音律昔門落人更往

（稍子，智名陌上桑支言鳳將推捶頭忻喜賜左右錢帛死復慙也者人之也

翻書曰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欵總哲雖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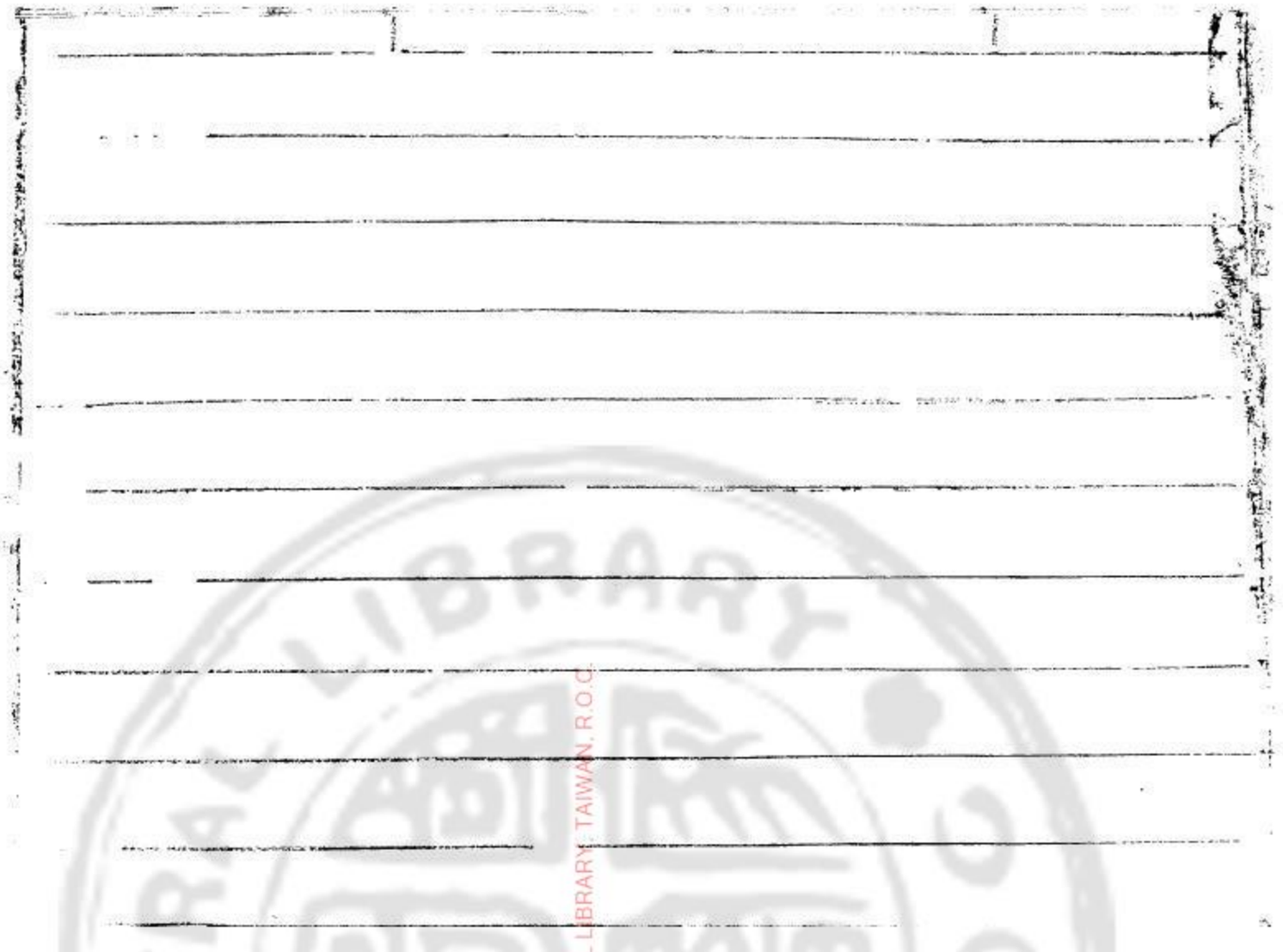
生理子此子似人歎為求婦不知所向居為訪之勿惟老癡荅此兒也

癇

說文癇病曰

續晉陽秋曰大司庫府君臣朱畀妻周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癇病因有病發握地生理之為道扶姑雙女所告正周弃市刑徐羨之議曰自之愛虎狼猶人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故當私通物之理愚謂可持原母命投之遐裔從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

病疾部三

盲 瘖

聾 盲 瘖

吃 禿 齞

齵齒 兔缺 瘦

傴僂 尫 贅 瘤

跛躄 偏枯附

聾

說文曰聾無聞也從耳從龍秦晉謂之睟

又益梁州之謂聾曰睟秦晉聽而不聞、而不

達謂之聵
又曰生聾謂之聳
釋名曰聾籠也如在蒙之內不察也
左傳僖中曰耳不聽五色声之和爲聾
漢書曰黃霸爲潁川太守長史許承老病聾瞽郵曰
釋名曰聾籠也如在蒙之內不察也
左傳僖中曰耳不聽五色之和爲聾
漢書曰黃霸爲潁川長史許承老病聾瞽郵曰
欲遂之霸之許承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正頗
重听何復且善助之元夫賢者
東觀漢記曰尹敏遷長陵求平五年詔書捕男
子周慮素有名自聾與敏善過候敏、坐擊免官
出乃曰瘖聾之從貞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
而遇新禍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
自聞
莊子曰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類生水氣多瘖風氣多聾
說苑曰仲尼曰非其地自樹不生非其人而語
之不听得其人如娶沙而雨之非若娶聾而鼓

之
抱朴子曰豹孤子求不為貢新施九成六変不
為聾夫說談數曰後魏中書侍郎裴敬憲新搆
山亭與賓客集謂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願為一
名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萊
裴聾也敬憲惠耳故以戲之憲初不語於後覧
忻然謂子才曰長曰及尸高則無憲公但大語
襲亦何嫌

育

廣雅曰矇眇聾育也

方言曰半育為矇呼勾反
說文曰育目無眸也眇一小目也眺眼不正也
瞎目病也瞳童不正也眄目偏合也青目病主
醫音縊也眇無目也周易履卦曰六三眇能視履
能履象曰眇能視不足以與明也跛能履不足
以行與也
毛詩成工有聲曰有聲在周之庭
曲禮擅公上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明目精也
曾子弟之曰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
子夏亦哭曰天呼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

何罪也吾與女事夫子而於洙泗之間退如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名疑女於夫子爾在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在二也喪爾子而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又仲尼燕居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无相與悵乎其何之韓詩外傳曰海之上有勇士曰蓄丘訢以勇遊於天下過神淵飲馬其僕曰飲馬使者必使訢焉飲之其後以其言飲之馬果死蓄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蛇一龍而去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乃其左

目

漢書曰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如為吏茂陵杜業與同姓字俱以才能稱京師衣冠為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之惡小官高廣二寸由是京師為欽小冠杜子夏業大冠子夏

東冠漢記曰杜篤仕郡文孝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

貌畧曰夏侯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為軍師軍中號惇為盲夏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惇惡之每照鏡怒輒撲鏡着他
魏畧曰太祖聞丁儀為令士雖未見歎以受女
妻之以間五官將曰女人觀夠而禮目不便誠
恐愛女必悅也以為不如與伏波子衍太祖從
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議論嘉其才明曰丁掾好
士也即便其兩目育當與女何況但眇呼
沈約宋書曰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他
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內之傳藥
梁書曰鄱陽王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大妃
猶停都後於都下豫恢未之知一夜忽薨還侍
疾之及瓊憂惶廢寢食俄而信至大妃已廖從
有日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
之及至空中忽見至僧人慧龍下針豁然開目
咸謂誠中所致也
又曰江紆甫鳩又字含潔幼有老性年十三父舊
患眼紆侍疾得暮月衣不解帶衣夢一僧患眼
飲慧眼水必差及夢說之莫能解也紆弟三叔
祿與水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
壽經云慧眼見真猶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
牛屯里舍為事乞賜嘉名剌達云純臣孝子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往感應晉時含顏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以
卿弟二息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服之一雋可
慧眼為名
造湛改井水清冽異於桓泉依甕中取水洗眼
及煮藥稍覺有以廖因此遂差因時人謂之孝
感
又曰元帝自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初五帝憂耽
日僧執香炉称託生王宮妃為呼女石氏侍始
寒戶慢有風迴裙梁武帝帝感幸之乃生元帝
腸采女姓曰阮進為修容修常失誅謂世左右
所盜乃笑魚木不知其殊孝元吞之信宿之間
珠遂便出一日致耽魚之報焉
南史曰梁相東王於江東泛周顧而言曰今可
稱有藥功曹刘源曰帝子降兮北諸王作色曰
當道因耽兮愁予也生者胶懍酒遂不酣又
邵陵王賦詩戲之曰相東有一病非唖復非聾
想思下淚望直有全功
後魏書曰祖班以罪徒於光州別駕張奉礼希
大臣竟上言班雖為流因常與刺史對報刺坐
曰牢掌奉礼曰牢者地牢也乃衆深坑置諸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夜中有無着子燭着薰眼因此失明

異苑曰丹陽多實寺元嘉中畫佛堂作金剛寺主婢奴惡戲以刀割其眼見一人甚狀五綵衣持小刀挑目精夜眼爛拎今永育

後魏書曰戎陽一目瞽刘曜冠洛水復降曜、敗生擒送前石使人罵曰瞎狗何降賊復持瞎来陽曰臣不降即死則大王那伏得見割狗前石笑曰瞎人不足活之

文子曰師曠瞽而為大師

列子曰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白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及詳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育牛又復生白犢子又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告以祭居一年其子又育其後楚公宋為城民易子而食拆骸而炊丁壯者皆乘城戰死者大半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育疾俱復

莊子曰連叔謂肩吾子曰夫瞽者不知文章之觀

又曰目之與行吾不之其異也盲者不能自見又曰許由同夫耶者死以與呼眉顏色之好

尹文子曰聲者無目而耳不可以隙察視也精於聽也

又曰聾不歌无以自樂育者不觀无接物韜子曰寢而育者不知育而使者視則窮矣

淮南子曰今夫育者行於道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陋於溝壑

桓譚新論曰余為典樂大夫得樂家記言文帝時魏得文侯時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育帝問其何服食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教其為瞽樂琴不導引不知壽得力何余以為竇公少育專一內視故抱朴子曰魏武收左慈、走入市吏傳言慈目一眇葛巾單衣於是一市皆然也

又曰董君異以王體與欲人服之而愈

世說曰顧愷盡骰荊州刑殷不以顧也明府正當嬈眼耳明點童子飛白服上若輕雲之蔽月

又曰桓南郡荊州語次因作危言桓公曰子頭浙米劒頭炊骰云百歲老公攀故之拜轆轤卧小兒骰有一叅將云育人騎瞎馬臨深地池骰曰咄、逼人仲堪耽故也法顯記曰祇洹精舍

西北四里有揾名曰得眼本有五百育人衣精舍主佛為說法盡還得眼育人歡喜剌支著他頭面作里杖遂生長大世重之无敢代者遂以得眼為民

楚辭九章曰離婁微睇瞽以為无明

蔡邕瞽師賦曰夫何勝昧生瞽兮心窮佛以瞽伊目明而無暗兮羌永煩以悲愁

瘖啞

釋名曰云瘖唵也然無声

漢書曰韓延壽待下吏施恩甚後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自剌死及門下掾自到人救不死因瘖不能延年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醫治

又曰呂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薰耳飲瘖樂

吳書曰程普殺叛者数百人皆死挍大即目病瘖百餘年日卒

文子曰皐陶瘖而為士師

淮南子曰瘖者可以使守圖不可使通語

又曰夫人大怒破雲大喜墜陽滿氣發瘖驚怖為狂

又曰水氣多瘖

黃帝素問曰瘖者何病岐伯曰胞之洛脉何以言之洛胞擊於肓少陰脉實腎擊舌本故不能言

續捜記曰沛國一市人姓周生三児向而應可語便唖皆七八歳有一人経門過来乞問主人此是何声云是僕而頻生子皆唖不能語客曰君宜罪還内者我於外侍君主人異其言知非常人便入畏良久而出謂客曰昔為小児時當牀上有驚朝中有三子其母從外食哺子子輒出頭作声受之積日如此時屋下攀得及巣試以指内巣中燕子亦出口承之乃取三蔟黎各與其子呑之既此其母還尋不復見其子出戸徘徊鳴而去有此事今甚悔之客曰是矣便聞其三児言語周正異死曰高惠清惠安中為大傳主簿忽晝盡曰有郡鼠更同御毛自屋梁相連至池清尋得瘖疾数日而亡靈驗記曰王道何内人也兄弟三人拜得疾時其宅有鵲巣旦夕翔鳴忽其喧噪俱悪之念云差當治此鳥既差果張取鵲斷舌而

殺之兄弟悉皆唖疾

吃

說文曰吃言語難也

方言云讙極也乞或謂之乾或謂之嬰郭璞曰乾谷氣不利也江西各吃為嘆也

漢書曰魯恭王餘口吃難言

又曰馬相如吃而善著書者

又曰揚雄為人簡易口不能劇劇甚也一說劇逐疾也言吃不能言也

鄭玄自序曰趙商子聲河內溫人博孝有秀才難講難而吃不能劇談

管子曰吾畏事不敢畏言為不敢為言故行六十如老吃耳

新序曰周呂者沛人以軍功封汾陰侯御史大夫高帝欲廢惠帝立戚夫人子如章郎呂固爭莫能得昌延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則知其不可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其不奉詔

世說曰魏明帝口吃少言而內明斷

世說曰鄧艾吃口語称艾艾文王戲之曰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世幾艾也鄧達曰鳳芳故是一鳳

禿

礼記曰禿者不免

穀梁傳曰魯孫季行父禿請於齊、使禿者御

音逅

蔡邕獨斷曰古幘無巾如今年幘而已王莽乃

始施巾故語曰王禿頭幘施屋

秦書曰符堅徵意耳張陳和至長安堅賜以衣

冠何辭曰年老頭禿不可加冠野服而入既見

求歸矣

鸓

釋名曰鼻色曰鸓

晉書曰謝安字安石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

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或手掩鼻

以教之也崔鴻春秋後趙録曰王謨字思賢鼻

龜言不清暢生短元戚義將拜曲陽令石勒疑

之長史曰請試之政教嚴明百城尤最

幽明録曰晉司空桓豁在荆州有餘軍教鸓鴿

今語遂無所不明當大會令效人語有一人鸓

難學因以頭內笼中以效焉

齲齒

釋名曰齲朽也蟲齧齒缺朽也

續漢書曰桓帝元嘉中京師婦女作齲齒笑齲齒笑者齒痛也

淮南子曰啄木愈齲啄木食齲而也

又曰決物治齲君子不與

兎缺

續晉陽秋曰魏詠之生而兎缺相者云後當貴年十八聞荆中殺中堪帳下有術人能治之因西中勘與語令師看焉師曰不割補之但應百日食粥不與笑詠之曰半年不語亦當治之況百也師為治而差

宋書曰孝武神卿侮郡臣各有稱目多髯者異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此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齶

癭

說文曰癭頸癰也

崔豹易林曰癭癰瘍瘵為身害傷

范曄後漢曰貞定王刘暘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為主揚病癭欲以惑衆

貌畧曰賈逵前在弘農與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癭揚癭後所病稍大自啓欲割之太祖惜逵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

宋書曰杜預癭病初政江陵吳人以瓠壺擊犯頸

山河經曰天地之山有草如槁名曰杜衡食之傳物志曰山居之民多癭又稽康養生論曰頸莊子曰閼跋離无服甕癭大癭

典術曰服食天文冬至癭除百病

傴

禮記曰喪服四制曰傴者不袒

僂

穀梁傳成公曰曹公之手僂膀於齊、僂使僂者御蕭同姓子處臺笑之

孫卿子曰周公僂背

莊子曰子輿病曲僂顧隱於齊眉高於頂

淮南子曰木氣多僂

龐贅

說文曰龐贅也

釋名曰龐丘也出皮上娶高如高之丘也贅橫

生一内着体
梁書曰武帝丁嬪生而有志赤体又多龐及帝
納之無何並失
莊子曰彼以生為附贅懸龐以死為決龐潰雍
夫若然者惡之死生先後之所在也大玄経曰
出焉中有滑漁狀如單其音如捂食之矣龐
又曰旄山有鰬魚狀鯉食之者不龐

瘤

釋名曰癰流也聚而生瘤癰自割之會母立僉反而
瘤發及竟走竟以自終蔡謨表曰臣先有瘤腫
左腰上十数年初無患苦忽自潰
晉書曰趙王倫得易異烏問皆不知名累日尚
夕宮
賈有素衣小是言是服刘烏倫使録小兒拜烏
問置牢室明旦開視病失所在倫目上有癰時
以為祆烏
沈約宋書朱齡石鼻頭有大癰齡石侗舅眠蜜
往割之舅即死

列女傳曰齊宿瘠者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瘠故以名為閔王出如女採桑而故王召問之對曰授之母告告採桑不敎觀王王曰此奇女奇也女為后女死後燕遂屠齊

附

跛躄 偏枯

方言曰自關西秦晉之間凡蹇謂之逴 勃畧反

周易歸昧初九日歸昧以娣跛能履

禮記桑服四制曰跛者不踊身有痼疾不可礼也

左傳宣公下曰晉侯使郤克會于齊傾公惟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 跛而登故笑之

又穀梁傳曰成公衛孫良夫跛郤克眇聘於齊

春秋後與曰秦公趙急求救於齊王曰必長安君為質長安君者太后之小子也太后愛之不肯遣大臣強諫太后怒左脚觸就請見太后曰老臣病足曾不見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恐太后体亦所告也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其因是大后怒色稍解乃徐詘之太后從之

又曰趙平原君家樓民臨家民家有躄者盤散

行又散音珊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大見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人請曰臣不幸有躄之疾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願得笑者頭平願曰諾及躄者去平原君笑曰堅子欲以一笑之故殺無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君歲於門下客稍稍引去過半平原君惟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死躄者於是平原君斬所笑美人頭造躄者而謝焉

漢書曰賈誼上書曰天之執方病大瘴非徒病瘴又若跛蹩跛脚蹩古戾字謂反戾也又曰方今天下類辟且病痱辟足疾痱音肥風疾也大辟者一面痛痱者一非病又曰衰病有痿痺好淳曰兩足不能相過曰痿

齊書曰姓安生遥先生元暉生而躄病高帝謂不堪奉拜祭其帝武帝諫乃以遥光襲爵病足不得同朝例上乘輿自望賢門入遥光多忌人有餉屨者以為戲已大被嫌則為殘云智不及蔡亦忭音

唐書曰賈直言父道沖以伎術得罪賜酖於路直言為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稍怠即取其酖以引遂迷什而死民　酖曳
手足而後復蘇氏宗聞人咸父死直言亦自病
躄
淮南子曰寇難至躄者造育者而走兩人皆得
其能也故使瘖者語使躄者走大失其所也
　倭枯
長沙其舊曰傳夏叔丁母憂過禮遂患風濕一
脚倭枯皇甫謐表曰久因篤疾半身不仁右脚
倭小
　躌

毛詩考言曰彼何人斯居何之靡无拳无勇職
為亂階既微且躌爾勇伊何（臁足為躌胻瘣為微）
漢書賈誼傳誼上書曰方今天下之勢方病大
瘇一胺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胺失之不
治必為痼疾（堅久之疾）後雖有倭鵡不能已
淮南子曰岸下氣多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

澹始堂圖書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頭痛　心痛　腹痛
咽喉并噎　領癭　勞悸
眩　瞑

頭痛

毛詩伯兮曰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又小弁曰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周官疾醫曰春時有痟首之疾
史記曰西域有大小頭痛人赤土熱身之坂令人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痛歐吐

風俗通曰田家老母市餅置道邊石人頭上既而忘之人以為神能治病轉以相語頭痛者磨石人頭腹痛者磨石人腹後餅母復為說乃止

心痛

易說曰冬至氣當至不至則多心痛

左傳昭上曰醫和謂晉侯曰明淫心疾

北史曰裴納之為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齊州其母在隣忽得心痛納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

唐書曰劉敞儒母有心痛疾日須鞭笞數人乃弟僕使不堪其苦唯敞儒待養不懈體常流血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嚬其里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嚬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走

賈誼書曰楚惠王食寒羹中有水蛭雖欲棄之恐宰夫得罪當死遂吞之因得心疾乃言所中令尹賀曰陰德必須陽報是夜惠王咳而蛭出心腹之病皆除

俗說曰阮光祿大兒喪過遂得失心病服除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經年病療瘳

續搜神記曰李子豫少善醫方當代稱其通靈許永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患心腹堅痛十餘年殆死忽自夜聞屏風後有鬼謂腹中鬼曰何不捉殺之不然明日李子豫當夜此過以赤丸打汝汝其死矣腹中鬼曰對吾不畏忽於是許永使人候子豫果來未入門病者皆聞腹中呻吟聲交子豫入視曰鬼病也遂於中箱中出八毒赤丸子與服須臾腹中雷鳴鼓轉大利數行遂差今八毒丸是也

幽明錄曰顧長康在江陵愛一女子還家長康思之不已乃畫作女形箕箸着壁上舊處正刺心女行十里忽心痛如刺不能進

腹痛

左傳宣下曰楚子伐蕭潰還無社與司馬邳言號申叔展 還無社蕭大夫司馬邳申叔展皆是大夫也無社欲救以求免死無社素識叔展故因邳使之乎 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 河魚腹疾柰何 言無藥療病 曰目於賢井而極之左傳曰晉侯有疾秦醫雲雨淫腹疾

搜神記曰淮南書佐劉稚夢見青刺蝟從屋落其

腰内困苦腰病

華佗別傳曰有人病腰中切痛十餘日鬢肩胳他令破腰視脾果腐壞刮去惡以膏傳瘡飲之以藥百日平腰事其醫門

咽喉并噎

易說曰大寒氣當至而不至則咽多痛

漢書曰昌邑王被徵至長安左右令哭王曰吾噎痛不肯哭

魏志曰有大病咽塞嗜食而不可華他令取餅家蘇鑿頓飲三升即吐一蛇便差其醫具門

山海經曰單張之山有鳥曰雅食之已噎郭曰噎醫也

戰國策曰噎而後穿井何及於急

續漢書禮儀志曰三老五更仲秋之日賜以玉杖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

晏子曰夫愚人多悔不肖者自賢猶臨難遽鑄兵臨噎而遽掘井雖速無及

淮南子曰有以噎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不亦悖哉

廣五行記曰永徽中絳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數年臨終命其弟子曰吾氣絕之後便可開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胥喉視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終而卒弟子依其言
開視胥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体悉是肉鱗
弟子致鉢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致鉢中雖不見食
瀆吏悉化成水又以諸毒藥內之皆隨銷化時夏中
籃就寺衆於水次作淀有一僧往因以少淀致鉢中此
出怖懼遠鉢馳走瀆吏成水世傳以淀水療噎

煩懣

方言曰朝鮮洌水之間煩懣謂之漠漫
嵇志陳登得胥中煩懣華他謂訴曰府君胥中有虫
數升欲成肉疽即為作湯治之吐三升許虫赤頭而
動半猶是繪事醫門

勞悸

漢書曰太師王舜自養篡位後病喘悸浸劇遂死
宋書曰文帝有疊勞疾意有所想便覺心中痛習
沈約宋書曰何尚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差
世說曰殷仲堪父母病虛悸聞牀下蟻動雲是牛鬬
孝武不知殷父聞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
又曰衛伐從豫章下都人先聞其妾容觀者如堵牆
伐先有疾不堪勞遂病發死時人謂之看殺衛伐
張華與孟季御書曰素苦悸逆頃者益甚百病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歸月衰日損

眩

釋名曰眩懸也目視動亂如懸物搖搖然不定也

宋觀漢書曰老武避正殿讀圖讖坐簾下淺露中風

吐眩弥甚有白大司馬亦病如此自強從公而便疾

愈於是車駕行數里病差

又曰建武五年上風眩發甚以陰興爲侍中受詔雲

臺宿室

典略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風

眩是日發讀琳所作會然而起曰此愈我疾

王隱晉書曰庾峻字叔褒入林慮山中途而眩發倚

巖而坐拄杖將起跌墜巖下遂墜崖而死

華他別傳曰他見嚴所語之曰君有急風見於面勿

多飲酒座罷歸所於道中卒得頭眩墜車輿着車上

歸家一宿死他使解衣到縣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巾

拭體令周匝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他令弟子數人

以飲以亭歷大血散立愈

異苑曰上虞孫家奴多作治人風頭流血滂注嚏人

便斷

瞗

京房易飛候曰有雲大如車蓋十餘此陽滲之氣
必暑腸有死也
淮南子曰文王葬死骸而九夷順武王陰腸人於樹
下而天下懷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割而戰士畢死
感於恩也抱朴子曰指永室不能起腸死之熱望炎
治不能止噤凍之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二

疾病部五

瘡　瘕　痱　螫毒

蟲　癰疽　瘻

癬　疥　瘕

惡疾　疫癘

瘡

周禮春官下曰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祝當如注讀如注病之注）

禮記曲禮曰上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

謝承後漢書曰嫗皓毋炙疾發膿皓祝而愈之

魏書曰孫觀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爲流矢所中穿手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瘡深重而猛氣益奮父瘡甚遂卒

吳歷曰孫策爲許貢客所傷創被瘡策引鏡自照曰面如此當可腹建功立事乎權凡大呼瘡皆入裂其瘢卒

江表傳曰周泰爲濡須督諸將以泰本出於微賤或輕數之孫權乃入泰黃於都巷中張慢大請官僚使泰脫衣積也其瘡痍匝体指瘡而問何地戰傷泰具對權把其臂酒沈約宋書曰劉穆之所敬食每異於人性嗜瘡痂詣穆之穆之亦即爲剝痂末落者悉掃以飴邕休靈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啟舉体流血南康國吏三百人不問有罪無罪遷牙舉鞭取瘡常以給膳

又曰張收掌爲侍大所傷醫云宜食蝦蟆膾收甚難之醫含笑先輩收因此乃食瘡亦即愈

後魏書曰長孫子彥末年右發舉躰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爲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悞其死矣崔

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為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抱朴子曰治金瘡以氣吹之血即斷痛登止論衡曰儒書言燕太子丹使客荊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離復以擊筑見秦王王知燕之客乃膠其服使之擊筑漸離置鉛於筑中以為重而擊秦王秦王病瘡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離以筑擊秦王也實言中秦王病瘡三月而死虛也

稽康高士傳曰孔休元常被人听之至見王莽以其面有瘡瘢乃碎其玉劍斑與治之

華他傳別曰琅琊有女子右股上有瘡癢而不痛愈已復發他日當得稻糠大擊馬頓走出五十里斷頭向癢乃從之須臾有蛇在皮中動以鐵橫貫引出長三尺許七日便愈

異苑曰陳郡謝石小患面瘡諸治莫愈乃自暹遠山卧於巖下中宵有物舐其瘡隨舐除而舐處悉自故世呼為謝石面

又曰有田父耕值見傷一蛇有一蛇銜草着瘡上而傷者差田父收其餘乘治瘡皆驗

又曰晉時長山趙宣毋任身如常而髀上瘡搔之成

瘡二兒從瘡中出毋子平安

幽明錄曰漢武在甘泉宮有玉女降與帝圍棊女手姿端正帝乃欲通之女因嗤帝面遂成瘡帝避暑其泉部

謝神女爲出温水洗之事具温泉部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好發冢後發欒書冢尒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以杖扣王左脚王覺左脚腫痛因生瘡至死不差

三輔故事曰衛太子巫蠱武帝疾避暑甘泉宮江充謂太子曰陛下惡太子鼻常持紙敝其鼻及入見言曰太子不欲聞陛下懷鼻蔽鼻而入帝大怒

痱

說文王痱風病也

漢書曰灌嬰矯先帝詔當弃市嬰陽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殺帝嬰復食治瘡議定不死矣乃有飛語爲惡言故以弃市

東觀漢記曰明帝行幸諸国勑執金吾馮魴將緹騎宿玄武門復道士詔曰複道多風寒左右老人且病痱多取帷帳東西完塞窓皆令緻密

螯毒

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厠蠆螫其手呻吟無賴華他令

温湯漬手数易湯常令煖其旦即愈

按神記曰阮瑀傷於虺蟲孔叢子曰宰我使齊又見夫子曰梁丘據遇毒三旬而廖齊會大夫衆實駕焉大夫乃並寢獻攻毒之方弟子曰謂梁丘子廖矣方安所施夫子曰三折股而知爲醫治梁丘遇虺害而據廖假有與之同疾者必周所以已之方衆人爲見故各言其方也

抱朴子曰墜地中人不曉方術者但以刀割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燋盡

稽含遇蕙賦曰元康二年七月七日中夜遇蕙客有戲余者曰諺云過滿百爲蕙所螫斯言信哉

蟲

周禮秋官曰庶氏掌除毒蠱以嘉草攻之

左傳曰宣上晉克有蠱疾

沈約宋書曰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虫十枚臨死語妻張曰死後剖腹出病張手破之藏悉糜碎

搜神記曰蠱有怪物若鬼其妖形變化雜類殊種或爲狗豕或爲虫蛇其人皆自知其形狀常形之於百姓所中皆死

續搜神記曰曇遊道人清吉沙門也刻縣有一家事
蠱人飲其飲食無不吐血死遊詣之主人下食使便呪
馬一双吳公長丈餘於盤中走出飽食歸安然無他
吳地志曰荊陽郡有一家姓龐其家累世為蠱以
致富子女豐悅後取親婦不以此女之家人悉行婦獨
守家見至中天一堰試發見一大蛇便作湯沸悉灌殺之
家人還婦且說焉舉人驚惋無幾其家疾病亡喪尽

癘疸

賈雅曰痤疽癘也
說文曰癘腫也痤小腫也
釋名曰癘壟也氣壟不通結裹而潰也
左傳襄十九年傳曰晉侯偃瘴疽生瘍於頭瘴惡瘡疽
濟河及著癘病目出
史記曰卒有病癘者吳起為吮之卒母哭之曰往年
吳公吮其父父遂戰死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矣漢
書曰項羽疑范增奪其權增怒曰天下事定而王自為
之願賜骸骨羽許之至彭城疽發背癘而死
又曰僕射鄧崇數以職事見責發頸癘而死
又曰文帝病癘鄧通常為上吮之上問曰天下誰最
愛我通曰太子太子入上使吮癘太子色難聞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吃之慙遂恨通
東觀漢記曰樊儵事後母至孝母常病癰樊至吮
嗽典記曰趙戴病疽疾年六十餘聞魏王梦哭泣哀
過瘡發而卒
王隱晉書曰徐苗字叔胄第子臨殯口中癰大潰
膿溢苗舍去之
宋書曰劉瑀與何偃赤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
亡懽甚叫呼於是亦卒
南史曰徐嗣伯春日出戲聞堂室中有呻吟聲嗣伯曰
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
熱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頭吏新斷處皆挼出長寸許
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雲此名疔瘡也又曰薛伯
宗善徒癰疽公孫大患發背伯宗為氣封之徒置
齋前抑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遶便起一瘤如拳大稍ヒ
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升餘樹為之痿損
唐書曰李涓正已從父兄正已死涓以徐州歸順封潮
陽郡王無何背發疽稍平方大臭糜餅飲僧於市涓
乘平肩輿自臨其場中人譁呼涓驚疽會於背而
卒孝子傳曰魏達父苦疽痺達吮嗽而愈

山海經曰大山有鳥狀如馬五來名鵸鵌食之不疽
又曰半石之山合水出焉多鰱魚蒼文赤尾食之不癰
譙明之山水譙水注焉多何羅魚一首十身食之已癰
辛氏三秦記曰大魚如羊在長池中世人食之生癰
瘡論衡曰儒書云齊桓公負婦人朝諸侯管仲告諸侯曰
吾君有瘡疽不得婦人瘡惡不論諸侯信管仲故無叛者

癭

說文曰癭頸腫也
山海經曰晚亹之山楢楮之草可以已鼠 郭璞注曰鼠癭也
淮南子曰狸頭已鼠鵌頭已癭

癬

說文曰癬乾瘡也
山海經曰渠諸之山多豪魚赤喙赤尾食之可已白
癬又曰橐水出焉修鄧之魚其音如鴈食之

瘃

說文曰瘃中寒腫
漢書曰趙充國討先零帝詔充國曰飲至冬擊虜將
軍士寒手足皴瘃豈有利哉 皴折裂也 瘃寒瘡也
洞林曰抑祖休婦病胤癭積年不差父困令兒就吾
封之語之曰當得賤師姓名者治之 事具胤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疥

說文曰疥瘙也

周禮天官疾醫曰夏時有癘疥病

禮說月令曰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癘

左傳昭王曰齊侯疥遂痁暮而不瘳諸侯之賓聞疾者多在焉

國語吳語曰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中軍謀曰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心腹之疾也今王非越是國而齊晉以爲憂事夫齊譬諸侯疥癬也豈能治江潮而與我爭此地哉

山海經曰跪之山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花黑實食之已疥

宋玉登徒子賦曰登徒子之妻旣疥且痔發徒悅之使有五子

又曰竹山有草名曰黃雚之如樗葉如麻白花赤實浴之已疥

惡疾

韓詩外傳曰茶苦傷夫有惡疾也采采茶苦薄言將之（茶苦澤瀉也茶苦臭惡之菜猶將之已君子雖有惡疾我猶不能去離也）

論語雍也曰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曰牛有惡疾）

不欲見人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後漢書曰李廣生而天閹崔譔調之曰教弟種鬢以錐遍剌作亂揷以馬尾疫曰先以此方遍施貴戚藝肖有效然後樹鬢世傳譔門有惡疾以呼治為墓田故廣言爻之

列女傳曰蔡夫之妻宋者人之女也既嫁於蔡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將何去之終不聽其母曰作栄管之詩

疫癘

說文曰疫民之疾也

釋名曰役役也言有鬼行疫也

禮記月令曰孟時行秋令則民多大疫

續漢書曰元初中會稽大疫使光禄大夫將醫巡行

魏書曰文帝在東宮氣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

嘆與素所敬者大理朗書言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

魏志曰司馬朗遷兗州刺史征吳到居巢軍中大疫朗躬巡視致藥於卒馬

王隱晉書曰郭文舉得疫病危困不肯服藥曰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在天不在藥

鍾離意別傳曰黃讜爲會稽太守吳大疾疫黃君轉著意中部得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賜與醫藥其所臨護口十餘人

劉根別傳曰潁川太守到官民大疫掾吏死者過半夫人鄭君悉病府君從根求消除疫氣之術根曰寅戌歲泄氣在亥今年太歲在寅於听事之亥地穿地深三尺方與深同取沙二斛着中以淳酒三升沃其上府君即從之病者即愈疫疾遂絶

山海經曰寢舟之山有金蓮之鳥如鴞一足亂毛見則其國大疫

三輔決録曰井丹舉家疫病自梁松自將藥醫治丹盛弘之荆州記曰治安郡有鳥鳥其形似鵲白尾名爲青鳥常以三月自蒼梧而度群飛不可勝數山人見其來多苦疫氣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惟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曹植說疫氣曰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爲疫者鬼神所作夫雒此者悉被褐如蓑翟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二

于荊室逢卢之人耳若夫毀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笑可也

疾病部六

霍亂　痃　癖　痼　癭
消渴　磬逆　咳嗽
嘔逆吐　水疾　腫
疝　瘕
痔　痢　癰
陰痿　陽病

霍亂

易說曰谷雨氣當至不至則多霍亂

春秋考異郵曰襄公朝於荊士卒瘦歲愁悲失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泥雨暑濕多霍亂之病
漢書曰淮南王上書云南越多霍亂之疾
幽明録曰某郡張甲者與司徒蔡謨上有親僑住謨
家數數宿行過期不反謨眠眠夢甲云暫行忽暴病
患心腹脹滿不得吐痢某時死亡又云我病名乾霍亂
自可治也但人莫知其藥故令身死謨曰何以治之甲
曰取蒜搥生斷去脚吞之即愈謨覺使人往甲行所
驗之果死問主人病與時日皆與夢符後有乾霍亂
者謨試用輒差

疰

釋名曰疰人死一人復得相灌注也
范汪方曰凡九十種寒尸疰此病遂月盛衰人有三百
六十餘脉走入皮中或左或右如人所刺遂至於死死
尸相注或至滅門

癆

説文曰癆熱寒並作也疰熱癆也疾一日一發
易説曰立春氣當至不至則多疾癆白露當降不降
民多温癆
周禮天官疾醫曰秋時有癆寒疾
禮記月令曰孟秋行夏令民多癆疾

左傳昭二十年傳曰齊侯疥遂疕疥瘧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也梁丘據與裔疑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盍誅祝於固史囂以辭賓欲報囂故以謝公問疾之賓公悅吉晏子晏子諫之乃止

又曰景卅從上至懷病瘧在上前瘧病上曰聞壯士不瘧漢大將軍交瘧病郎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歸洛陽病遂加

抱朴子曰狖猴之鬼令人疾瘧

山海經曰陽華山多苦華華實如瓜味酸甘食之瘧玄晏春秋曰夏四月予病瘧于河南歸于新安不瘳世說曰中朝有小兒其父患瘧行之藥人曰尊候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兒來病君子所以爲瘧

列異傳曰陽褒字聖卿逃瘧神祠有人呼言杜卻杜卻聖卿應曰諾起至五日人曰取此書去得素書一卷皆讀效百神法乃差

錄異傳曰加興令吳氏季瘧經武昌廟遣人辭謝乞斷瘧鬼去廟二十里卧亭夢見塘上一人乘馬追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大急速至季舡下馬與吏共入舡後縛取一小兒
去夢覺瘧即斷
又曰弘公惠瘧經年後猶至田舍瘧發有數小兒持
公手脚公見周陽瞋忽起捉得一兒化成黃鷰餘者
皆走仍縛以還家懸著窓上明當殺公之比曉失鷰
瘧遂斷于時有瘧者但呼弘公便斷
甄異傳曰吳興張安病正發覺有物在被上病便
更甚安自力舉被捉之物化成鳥如鴟鷰瘧登時愈
盛弘之荊州曰始興含洭縣有翁水下流有聖鼓橫
在川側上下船人刺篙有撞之者皆得瘧疾

消渴

後漢書曰司馬相如有消渴病
後漢書李通素有消渴瘧消渴者消中之疾也周禮云春有消疾病不
視事帝令以公位歸第養病
魏畧曰卞蘭得消渴疾時明帝信呪水使人持水賜蘭
蘭曰治病當以方藥何信于此遂不肯飲以至於卒
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
不也
晉書裴楷有渴利病不藥處勢王渾謂楷當請
見將養不遠其志不听及疾詔遣黃門郎王衍省

疾楷迴眸矚之曰竟未見識衍深歎其神撋
南史何典少時常患渴逾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
建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揖及一掬夢中服
之而差
唐書鄧玄挺綜銓選無濫鑒之明又患消渴人因
號為鄧渴
王子年拾遺録曰晉武為撫軍時羌人姚馥字世芬
姚襄即祖其也好啜嚼濁糠言渴於醇酒羣輩常抑
之呼為渴羌為朝歌邑長馥辭之帝曰朝歌紂之故
鄉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
女妨之後人不娶
交州記曰浮石体虛而輕煑飲止渴
淮南子曰嫁女於疾消渴者夫死後則難可復處
韓詩外傳曰過鵲過鵲候世子暴病死乃造宮
門曰世子病所謂尸蹙也者
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則蹙
咳嗽
釋名曰咳刻也氣奔至出入不平調若刻物也嗽促
也用力急促也

易說曰立秋氣未當至而至則少陽脉盛人病嗽
周書曰立秋之日白露不降多病欬
禮記月令曰季冬行春令則國多風欬
春秋繁露曰人君好戰貪城邑則民病欬嗽
抱朴子曰龜鼈鼉鼈之鬼令人病欬
劉弘教曰吾昨鼓四中起聞西城上兵欬恚其深即呼
省之年過六十羸病無孺而督將差以持時持時
致死士督將豈可乃尔耶
偪不虞耳此既無所防捍又老病羸凍不隱恤必

嘔吐

左傳衰下曰衛侯為灵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
褚師声子韄而登席古者見君辭韄公怒辞曰臣有疾異於
人足有瘡疾若見之君將殼之殼嘔吐也
漢書曰西域有大小頭痛坂令人嘔吐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嫣賠字元起其母至婚家辭
嘔吐恐食得毒伏地嘗吐仰曰吐寒耳非毒也
鄧粲晉記曰阮籍母死與人棊如故既而飲酒三升舉
聲一殞吐血數升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年在惣角為從伯敦所知嘗夜
允之辞醉眠在別床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言

更於眠處大吐以爲大醉不復疑
沈約宋書曰蕭慤開除府加給事性素剛益不得志
發病嘔血有物如肺肝者甚多
孟宗別傳曰孟宗爲光禄勳甞大會公先少飲酒
偶有強者飲一盃便吐時峻令急凡有醉吐者皆傳
詔司察公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歎悉詔問食麥飯
意宗答曰臣家足有米飯耳直其愚性安其德行
純素如此
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旌日將有適也而餓於
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以餔之爰旌曰三餔
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
曰譆汝盜非耶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食也兩
手據地而嘔不出客客而死

水疾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遣
大醫丞相視之小黃門侍疾置驛馬傳起居以千里
爲程晏子春秋曰景公水病夢與二日鬬不勝召
占夢問之晏子謂占夢曰公所病者陰也日陽也
一陰不勝兩陽公病將已占夢以其言對三日公病
大愈賜占夢占曰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賜之晏

子曰占夢以臣言對故有益也若使臣言則不信

腫

釋名曰腫鍾也寒熱氣所鍾也

春秋潛潭巴曰枉矢黑軍士不勇疾流腫 宋均注云明今黑有死喪之氣則腫也

春秋繁露曰人君簡宗廟逆天時民流腫

尸子曰有醫跗者秦之良醫張子之皆腫謂之曰腫非吾輩也任子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比也必有委制然後治之

齊諧記曰范光禄得病復並腫不飲食忽有一人清朝不自通遥進入光禄齋中就光禄邊坐光禄云先不識君君那得來而不自通此人答曰佛使我來治君病發衣見之因捉其脚以甘刀針腫上儳忽之問頓針兩脚及膀胱有餘下然不覺痛復又針腹其児黄門不听話竟便去後針孔中黄膿汁當出二三升許至明曉脚都差針亦無孔范甚喜

疝

釋名曰心痛曰疝疝詵也氣詵詵而上也

後漢書曰太醫皮循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鄧訓直事聞循声起往問曰舅得火以熨

中國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昔訓至太官門爲求大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
郎共更噓至朝遂愈

瘕

龍魚河圖曰大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
易說曰白露氣當至不至太陰脉盛人多瘕疝
宋書徐文伯傳宮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
氣欲絶衆醫以爲肉瘕文伯曰此髮瘕以油投之
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
上水滴盡一髮而已病都差
山海經曰麗麂之水其中多有育佩之無瘕疾郭曰育沛

未聞

列僊傳曰玄俗者霍餌巳道雲母賣藥於都市河
間王病瘕玄俗脉之下蛇十餘頭俗言王病六世餘殃
非王所招也王聲放麋是麟毋仁心感天故遭俗耳
續搜神記曰太尉郗公鎮丹徒霍出獵時二月中巖
始生有一甲士折噬食之即覺心中淡淡欲吐因歸
家仍成心腹疾半年許忽大吐吐一蛇長尺餘尚活
動搔乃掛看屋簷前汁稍稍出蛇漸消燋小經一宿
視之成一莖巖猶昔所食也病遂除差
又曰桓宣帝武時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更能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飲復苦必一斛二升乃飽人苦勸復啜五升乃大吐向所飲都尽有一物隨吐後出如斗大試以一斛二升復苦洗之此物翕之都尽而正覺小脹又增五升便悉混然後口中涌出旣吐此物病遂差或問之曰此何病荅曰此病名斛二痕

又曰昔有一人與奴俱得尸痕病奴旣死割割腹視得一白鼈赤眼甚鮮明乃試以請毒藥洗灌之并內藥於鼈口無損乃繫鼈於牀脚有客乘白馬來看之溺濺鼈惶遽疾走避溺繫旣之不得去乃縮頸藏脚不敢動病者察之謂其子曰吾疾或可救乃試取白馬溺以灌鼈鼈已消滅成數升水病者乃頓飲升飲白馬溺病即豁然除

異苑曰章安有人元嘉中啜鴨肉乃成痕病胷滿面赤不得飲食醫令服林末藩須臾煩悶吐一鴨鵝身啄翅皆以成就唯左脚故綴昔所食肉遂獲差

志怪曰有人得痕病腹晝夜切痛臨終勑其子云吾氣絶後不剖視之其子不思遠割之得一銅酒鎗容數合後華他聞其病而解之便出巾櫛中藥以投鎗鎗即消成酒

春秋考異郵曰痺在喉壽命凶

漢書曰哀帝即位痿痺

又曰馮野王弟立爲東海太守下温病痺天下聞之徙爲平原太守

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後漢書臨淮王潭孫字好酒沒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鮮所任

唐書曰處羅可汗欲分兵大掠中國群不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肯得立恩不可忘時處羅久疾痺隋義城公王肖五石餌之俄而處置發疽死

痺

釋名曰痺食也蟲食之也

山海經曰天地山有鳥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郭璞注云翁頸下毛也名曰櫟食之已痺又虎蛟可以爲痺郭璞注爲治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者得一車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乘愈多

卮子曰有醫拘者秦之良醫爲惠王治痺皆愈宋王聾徒子賦曰聾徒子之妻旣齊且痺

痢

釋名曰泄痢言出漏泄而痢也

漢書曰帝於父成喪旣葬當襲爵即陽病爲狂卧便痢妄笑語欲讓避兄也

北史齊司馬膺之好讀大玄經文注揚雄蜀郡賦每云我欲與揚子周旋惠痢十七年竟不愈濟北歲以痢疾終

魏令武曰凡山水甚寒飲之皆令人痢

陰痿

漢書曰勝丙王端爲人賤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數月又曰周仁爲人陰重不泄張晏曰陰重不溫下故溺褲是以得此官者人後宮

魏志公孫康死子晃淵皆小衆以康弟恭嗣恭陰消爲閹人劣弱不能治國淵奪恭位

晉書南陽王模世子保体質豐偉嘗自秤重八百斤嘉嬉慶疾不能御婦人

宋書曰明帝素肥晚年瘡疾不能御內

陽痿

左傳襄王月楚子使遂子鴈爲令尹訪於申叔豫申叔豫曰國多寵王弱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地閼下水而休焉重蚤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史記曰廉頗云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

徒以曰舌爲時位居我上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將
常稱病不欲與爭列
續漢書曰楊虎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公卿恥
爲魏臣遂稱足疾不復行
范華後漢書曰高詡字季回父客哀平間爲光禄
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世傳清操知名王
莽萎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
又曰封觀者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称風疾瘖
不能言火起燒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
謝承後漢書曰沛國陳梵性不好榮建武中拜議郎
引見賜食禁閉眼目無所見以肉投羹中出又擦柱乃
歸
魏末傳曰李勝爲荆州刺史書奏令別司馬懿使婢
進粥持杯而飲粥皆流出謂奏曰大傳非復可濟令人
捨然
曹喻傳曰太師少飛膺走狗遊蕩無度其叔父數言
之於嵩太叔患之後逢叔父其路乃佯敗面嗚口叔父
怪問其故太祖曰卒中風叔父告嵩嵩驚呼太祖太
祖貌如故嵩太祖曰問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
祖曰初不中風但失叔父愛故見詷尔嵩乃疑目

後叔父所言嵩不復信
晉書曹爽專權宣帝稱疾何曾亦謝病爽誅曾
乃起視事
又曰鍾會將反於蜀使衛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
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先行吾當後出瓘
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作仆地比出閤
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搥牀湯大吐瓘素羸便以困
篤會遣所親人乃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
晉陽秋曰宣帝初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疾不能起
魏武使人往徵刺之以觀信否宣帝堅卧不動
晉書曰王戎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
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
又曰長樂馮怀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
之怀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瘖不能言
叔得襲爵怀始仕為博士祭酒
隋書曰郭衍為洪州總管晉王鎮淮海因召衍因共
計議又恐人疑無故往来託以衍有瘵之狀以奏高祖高祖所
唐書曰安禄山陷西京王維偽中風失音賊猶強授
偽官後豪原罪

又曰王徽傳黃巢入潼關僖宗出幸徽與同列崔沆豆盧琢僕射于琮至曙方知遂相與奔馳行在徽夜落荊棒中隱於崔谷為賊所得迫還京師將授之僞命徽示以足所口瘡雖曰刃環之物無惧色賊令與婦弟命醫工視之月餘守視者稍怠徽乃離於原賊寓之河中遣人問道奉絹表入蜀天子嘉之詔授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

豬康高士傳曰王莽徵孔休休飲血於使者前吐之為病篤遂不行

益都耆旧傳曰公孫述僭號徵犍為任永君許以大位永君故托以清肓妻於面前溷若不見子入井忍情不問述伏誅永君澡沐引鏡照形曰世適平自即清妻乃自殺馮信李成亦不受公孫述聘託清肓十三年侍婢於面前溷而不問述誅取紙作書婢因自殺

太平御覽卷第十百四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工藝

叙藝

叙藝

叙藝

書曰以旦代某之身于仁者考能多才多藝

礼曰是月也命將謀武習射御角力執干挾矢以獵

又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又曰上伎而賤車則人興藝

周礼曰保民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鳥駘日道六藝）乃

教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語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
也子夏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又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漢書曰元帝多材藝
華嶠後書曰鄧禹十三男各令習一藝
梁書曰柳惲字文暢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彈琴
為士流冠一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
於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又曰朱异字彥和通覽五經涉獵子史傳奕書算
尤善洗約面試皆妙乃戲之曰君何不廉天下有
藝君一時持去可謂不廉也
後漢書曰祖珽字孝徵裴讓之字士禮俱崇文孝
邢邵省中為之語曰多材多藝祖孝惟能賦能詩
裴讓之皆一時之美也
後趙錄曰張材佽烏譚部人也善碁傳跋鞠鬬雞
諸佽身長八尺飲酒石餘不醉

射上

中論藝紀曰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
理煩
李顒遊藝箴曰邈矣嫗旦惟藝之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勞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也物乖則爭與弧矢之用所以威乎爭也

又曰公用射隼于高牆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無結閡之患也

又曰終日射侯不出正矢

禮曰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而顧（丑亮切韔張弓衣）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發三人亦足以反命矣

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善之

又曰孔子云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子男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

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也畫曰正皮曰鵠）

又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矍相地名也樹蒲荼日圃）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言射曰賁（房吻切）軍之將士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

者半入者半先行飲酒礼將射弓以司馬子路執弓矢延射則爲司射也貢讀爲憤憤猶復則也又使公罔之衰序點揚觶而語曰切壯孝悌者耆老好礼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耆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好焉之發声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呂也語語謂說流俗失俗也處猶流也不可以在此賓位序點或謂徐點壯或謂將耆期或為旌勤

又曰射之爲言繹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己之志也故心平体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志也還視侯中之則或入不中爲諸侯爲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

則得爲諸侯射不中不得爲諸侯大射將祭擇士也射也以爲其鵠者將射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於與祭不中者不得於與祭不得於與祭者有讓削於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澤宮名也土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今習射於澤已乃射宮課中否也

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也故男子生於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

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谷也

左傳曰晉戰楚將潘尪之子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蹲聚以示王曰若有二臣如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尔射死藝言汝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泥呂錡魏也上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恭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二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他乃切矢也以一矢復命言發一而中又曰衛獻公出奔初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與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他與差也公孫氏逐也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而禮乎子魚庾公差也礼射不求中也射兩軥而還軥車轅卷者今俗謂之軥必不尸公他曰子爲師我遠則矣今反之他不從丁學故曰遠始與公差其退悔而使還射丁貫尸也臂也

又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攻巢門也巢于臣曰吳王勇王輕若啓之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之是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矯墻以射之卒

又曰昔賈大夫惡貌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樂其音大司樂主奏此成事也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騶虞爲節也詔諸侯以弓矢舞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又曰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名在召南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国風召南爲貍首在樂記又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正正諸侯以四耦射三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一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服以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鄭司農云二侯虎熊所敬也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江正所射也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鄭司農云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疑度玄謂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疑度爲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大法之也

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于王者也

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于後也以矢行告射人以矢行高下左右行告于王者也

又曰射鳥氏掌射鳥謂中矰羨者也鳥謂鴻鵠鶩鳧之屬也祭祀以弓矢鷖鳥鸇鳧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鳥鸇善鈔盜便汗人則射取矢矢則侯高則以并夾取之鄭司農云王則射射鳥氏主取其矢在侯高者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諸爲習故司弓矢識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

又曰庭氏掌射國中之袄鳥若不見鳥獸則以救回

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不見鳥獸夜來鳴呼為怪者
之弓救月之天謂日月食所作弓矢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
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于宋
太廟譙譙出出也

又曰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射者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與邦国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体比於礼其節化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射所射也以虎豹熊麋之皮飾其側所謂皮侯二之大射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射麋侯王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群臣所射之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麋侯群臣共射焉

又曰保民掌養國子以道教之五射五射一曰白矢二曰參連三曰剡注四曰襄尺五曰井儀也

論語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多飲少君子之所爭也

又曰射不主皮射者五善為一曰祁志体和也二曰和容有序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順合雅詩五曰興舞同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其和容也亦在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力役之事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五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固復射之矢摧無跡也

三禮射侯圖曰天子大射之時天子虎侯九十步諸侯熊侯七十步卿大夫豹侯五十步畿內諸侯大射君熊侯九

十步卿大夫參侯七十步士豜（左旦切）侯五十步天子卿大夫
射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諸侯卿大夫亦如之天子及
諸侯之士皆無大射參侯者以豹皮為鵠以麋皮為
飾參之為言雜也豜侯者以胡大皮為鵠亦以為飾
又曰天子賓射亦三侯天子射五正侯諸侯射三正侯
卿大夫射二正侯諸侯賓射亦三侯君三正卿大夫賓射
君臣共射一侯二正士與士賓射豜侯二正士甲不得
畫雲氣故以豜皮飾其側也畿內諸侯與外國同
其侯道亦如之
又曰天子燕射天子熊侯諸侯卿大夫士虎豹諸侯
侯燕射君亦熊侯卿大夫亦宜參侯士鹿豕卿大夫
與其臣燕射君臣共射亦宜豹侯士燕射亦宜豹侯畫
鹿豕為畿內諸侯與外國用其道亦如賓射
戰國策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之
百發百中有一夫過之曰善射可教矣由基予試代
我射之客曰我非能教子出左屈右也夫射者百發
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為氣衰力倦弓撥矢拘一矢發
而不中前功盡弃矣
又曰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下有鴈從東方來更羸
虛發而鴈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其飛如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鳴悲飛傷者故瘡痛也鳴悲者失群也故痛未息驚心　去故聞弦音而下

史記曰漢有善騎射者棲煩楚挑戰三合棲煩輒射殺之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中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又北平射虎騰傷廣匕

亦竟射之廣爲人援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不及

入李者莫能及廣繫匈奴中貴人從匈奴三人射傷中貴人殺其騎具尽中貴人走廣匕曰是必射雕者雕鳥善射也逐之果然廣爲將兵殺虜辱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像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

又曰唐邑父胡人也善射與張騫俱使西域每處困之時射鳥獸其食

後漢書曰王寵善射十發十中者皆同處爲

又曰董卓膂力過人双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

魏志曰挹婁國古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入人目

又曰文帝共上常獵爲虎所逐顧射應声而倒太

祖壯其繫勇使將武騎

魏畧曰成公英從太祖出獵有三鹿走過太祖命英
射之三發三鹿應弦而倒
吳志曰太史慈宗子義初北海相孔融以黃金寇
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乃帶鞬攝弓上馬將兩
騎自隨各作一酌持之開門直出外軍圍左右人莊驚
駭兵馬牙出慈引馬至城下墮內植所持的各一出
射之射畢徑入門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故慈
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
是鞭馬植園中馳去此賊奄知慈行已過又射數人
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慈表臂善射弦不虛發
嘗從孫策討麻保賊於屯裏緣樓上行罵以手持
樓芬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芬圍外莫餘人莫不称
其妙如此
晉書曰劉曜永明身長九尺六寸垂手過膝雄武有
膂力射鐵入一寸爲時號神射也
又曰庾翼時有衆萬餘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師次襄
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善此射矣
遂三起三疊徒衆厲目其氣十
又曰庾習鎮武昌謝尚數詣翼論軍事嘗與翼共
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順相賞尚應声中之翼即

以其副鼓吹給之
又曰楊濟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常從帝較獵北即
山下與侍中王濟俱着布襖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
猛獸突出帝令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
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
又曰魏舒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每與參佐舒常為
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
舒容貌閑雅發無不中拳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而
謝曰吾之不足以尽卿才有如此射矣
又曰江州刺史度恢隆安中為司徒長史曾至京口
劉毅時甚寵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恢與僚
佐徑来諸毅告之曰毅皆迹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
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恢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
射如故
又曰王愷以帝旧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
蹄角王濟請以錢千万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
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
心来須臾而至一割便已
齊春秋曰宣帝太子第十六子善射常取
其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古之楊葉豹不能加

陳書曰褚玠劉毅有膽決長騎射常從司空侯安都
於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再發中口入腹俄而獸斃
燕書曰賈堅字世固弯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故
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
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
一矢拂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膚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
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堅時
年六十餘矣觀者咸服其妙
又曰慕容根善射嘗從行獵有一野羊立於懸崖
太祖命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自篡求射之一發而
中
崔鴻十六國春秋燕錄曰建威翰奔还本國有勁騎百
餘追之翰遥謂之曰吾既思恋而歸必無返面吾之孤
失汝曹知否無違相逼自取也吾處汝國久矣誓不
殺汝可百步堅力吾射中者汝便宜返不中者可前
也諸騎解刀堅之翰發而中環追騎乃散
又後燕錄曰慕容盛竹遇賊盛曰汝欲當鋒乎試堅
汝手中箭百步可善中之宜慎汝命如不中當束身
相授盜乃堅箭盛一發中之盜曰相試耳盜而遣之也
又前秦錄曰符琳字瑶堅之第五子也有文武才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引弓五百斤射洞穿至於山水文詠皆綺清麗
又前涼錄曰索符字國明敞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謂
之曰射有法乎乎曰射之為法由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
有強弱矢有鉄兩弓不合度矢不端直主雖逢蒙不能
以中才称官方務荒始雖有堯舜之君亦無以治也
又趙錄王劉曜親圍陳安於隴城安突圍而出近則
力矛俱發輒害六七遠則双帯兩鞬左右射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射中

後魏書曰胡太后親覽万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

又幸閿口登鷄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

又曰長孫晟嘗使攝圖攝圖獨愛晟每共遊獵留之竟歲有二雕飛而爭肉因一箭兩隻與晟謝請取之晟馳往遇雕相搏遂一發双貫爲攝圖喜命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貴弟人皆相親友龔昵近之以孝彈射

又曰尒朱兆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射蹻騎捷過仁榮曾送鞏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授之二箭曰可取此鹿共今食也遂停馬搆大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誇使人責兆曰何不盡取扶之五十

又曰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祖強攻騎射弯方五石初為駕部郎顗祖出於方山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之內二狐俱死顗祖善之除內行長

又曰元庫汗為羽林中郎從駕北巡有兎起於乘輿命庫汗射之應弦而斃太祖大悅賜金兎一枚以旌其能

又曰楊播字延慶車駕曜威城汚水上已設宴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暹在勰朋內而君播帝曹暹射侯正中籌限以滿高祖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播對曰仰恃聖心庶幾必華於是弯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雖養由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與扈酒以賜之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

又曰元斡機悟壯勇善射馬太宗出遊白登之東北斡以騎從有双鵰飛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者鵰旋飛稍高斡自請射之以二箭而下双鵰太宗嘉

之賜御弓矢金帶以旌其能軍中於是殪幹為射鵰都尉
又曰灵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群官仰射無能踰者
文成帝穹弓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十步
遂刋石刻銘
又曰孝武即位諸蕃垂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氐鳥
飛於殿前帝素知實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
御前兩隻命射之鵰弓應弦而落諸蕃人咸興嘆焉帝大悅
又曰南平王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中之日射兎
得五十頭大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
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
又曰窦康生洛陽人少驍武雾弓十石矢異羣常魏宣
武聞之故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麁如
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
力觀者以為絶倫
西魏書曰文帝在天游園以金扈置侯上令公卿射
中即賜之字文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王當正
耳進待中
北齊書曰斛律光嘗從文襄洹橋較獵雲飛見一大
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雕也邢子
高難曰此射雕手也當時號落雕都督

又曰解律羨父光並工騎射少時好獵父令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世表矣每日令出略遊即校所獲雖少必麗翫達腋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死常豪賞羨或被箠人問其故雲明日必皆上著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難多去死遠矣聞有服其言明月光之字豐樂羨之字也

又曰元景安善射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有三十步中得者賜以良馬及金王錦綵等有一人射中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言

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數鼻帝嗟称異善特又加賞筆又曰高隆之於射珊音士上立三人像為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珊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

又曰皮景和琅琊下邳人也高祖曾令和射一豕一箭而獲之深見嗟賞及周通好之後冠玉盖未嘗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焉

後周書曰李遠雷較獵於涉栝見石於叢簿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乾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季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

尒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善其美
又曰趙文少而脩德存忠節便弓馬能左右馳射
又曰豆盧寧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州相與肆射乃於
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時以爲能贈遺甚厚
又曰賀跋勝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有双鳧遊於池上太
祖乃援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勸勝射
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
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尤重
又曰齊王憲子貴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圖中守射
野馬及鹿一十有三

隋書曰突厥入朝隋文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
賀若弼無能當此乃命弼与爭拜祝曰臣若赤情奉國
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
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又曰韓洪平陳之後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大獵
於蔣山有猛獸在圖中衆皆惧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
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嘆伏焉王大喜悅賜縑百疋
又曰宇忻字仲樂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常
謂親所曰自古明將唯以韓白衛霍爲美談吾察
其行事未足多也若使與僕並宇不令堅子獨擅

高名也其少慷慨若此
又曰虞慶則幼雄毅耳身被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
豪俠皆驚憚之
又曰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見群飛鴈曰請射行中
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唐書曰馮盎時羅竇諸洞僚叛詔令盎率部万二万
為諸軍先鋒時有賊数万屯據險地要不可攻逼盎
持方語左右曰尽居此箭可勝負連發七矢而中七人
又曰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出
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者有穿七札者卿且射
一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豎甲以賜之
又曰李晟惟熊烈有才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
尺勇敢絶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
乘城拒闕頗傷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引
軍一發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
此萬人敵也
壯子曰吳王浮乎江登于狙之山衆狙見之狗然而走
逃於深榛有一狙為見巧於王王射之敏給捷速也矢往雖捷速而狙能搏也王命相者趨而射之狙執死王顧謂
其友顏不疑曰是狙也伐其功恃其便以傲於予以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殛也戒之哉

又曰列禦冦為伯昏瞀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於其肘左手如矩右手如拘枝左手放發而右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發之適矢復沓矢去也箭適放去復軟沓放矢復寓箭去未至而已復寄杯水於肘言其敏捷之甚也當是時猶像偶人也不動之至伯昏瞀人曰是射之射也不射之射乃尽善矣

又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誤中也耳非善射者若為謬中為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手言不可矣列子曰列子拳射中矣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遽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關尹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而勿失也非獨射為國與身亦皆如此

又曰中山公子牟恍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恍龍也子輿曰吾笑龍之紿孔穿紿欺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箭括音闊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相注而無絕落後矢之括御猶弦視之若一為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起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淇衛之箭射其目矢至眸子而瞚不瞚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

之言歟公子眸曰知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也後鍼中前括均後於前也矢注眸子而惟不瞚尽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又曰甘蝿古之善射者穀弓而獣伏鳥下弟子名飛衛拳於甘蝿而巧過其師紀昌又拳射於飛衛曰尔先拳不瞚音舜而後可言射矣紀昌帰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攡蹻也三年之後錐末到皆而不瞚也以告飛衛曰未也亟拳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紀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輪焉以觀餘物並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絶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搪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尽衛之術計天下之敵也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中矢鋒扣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射紀昌之矢唯一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之父子韓子曰李悝為魏文侯北地之守而歛民之善射也乃下令曰民之有狐疑之説者令人射拘音標中之者勝不中者不勝令且下而民皆習射日夜不休乃與秦戦大敗之以民之善射故也

墨子曰或有於墨子射墨子曰不可失孝者必量
其力國士猶不可及今子非國士豈能我孝又成射哉
周生烈子善射者不盡力善治者不盡下情
尸子曰荊莊王命養由基射青蛉王曰吾欲生得之養由基
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為王大喜
又曰夏王使羿射於方矢之皮征寸之的乃命羿曰子
射之中則賓子以万金之賞不中則削子以十邑之地
羿容無定色氣勝於內中乃援弓而之射之中更射之
以其所不射而之患盡之不足以卒歲故以夜而燭之
又不中夏王謂傅弥仁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與之
賞罰則不中的者何也傅弥仁曰若羿也口快為之災
萬金為之患矣人能遺其喜去其萬金則天下之人
皆不悅於羿矣夏王曰人間子之言如得無欲之道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
又曰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鶡生而見鳥迹知書制書制曰史皇或曰蒼鶡羿左
臂脩而善射羿有力之君也脩長也
又曰越人孝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越人習水
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便舟而不
而還故禁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發矢勢尽不
曉射故不知勞去參天之法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臂猶越人之射也
儀射法也言不

言不字故
不知変也
又曰楚王有白猨王有
基射之始調弓矯矢發
擁抱號呼幽通賦曰
養流而睇援虎是也
又曰夫矢者所以射遠貫牢者力也其所以中拘
徹微者人心也
又曰善射者發不矢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
故曰
不善
所射
者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六

工藝部三

射下

射下

呂氏春秋曰射拘者欵其中小也射獸者欵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可推

又曰荊廷嘗有曰猨荊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荊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發之則猨應矢而下白虎通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万物也春陽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天子射熊何示

服猛遠巧侯也熊為猛獸巧者也非但當服猛巧者
示當服天下巧侯之臣也諸侯射麋何示遠迷惑人
者麋之為言迷也大夫射麀豹何示服猛也士射鹿豕
何示除害也各取德而能服也大夫示射兩物何大
夫士俱人臣陰數偶也侯者以布為之何布者用人事
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名之為侯者何明諸侯有不
朝者則當射之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射之
射主何為手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体正
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養德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
故可以選士夫勝者發近而制遠選士所以助微抑強
調和陰陽戒不虞也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
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也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
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以勞矣而不
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矩右手如
捄枚右手放發左手不知公以其言為儀儀法也而穿七札
弓工立得出賜金三鎰
英雄記曰袁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万攻劉備呂布
遣人招備并諸靈等饗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
耳乃令植戟於營門弯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

者當解兵不中當決鬬布一發中戟之遂罷兵
西京雜記曰茂陵人周陽本琅琊人善馴野鷄以爲媒
用以射雉每三春之月節障自翳用鮭古迷切述矢以射之日
連百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雉寶錯厠醫障輕騎
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爲歡娛揚死其子亦善其事董
司馬賢也好之以爲上客
典論曰文帝自敘曰上好弓馬逐禽輒十里射常出百
步後獲猶貫良弓燕代獻名馬於鄴西獵終日獲麞
鹿九雉兎二十後尚書令荀或問曰餘聞君善左右
射此實難能余曰執事未覩凡埒有常往的有定所
雖矢發輒中非妙也若夫馳乎赴豐草逐狡獸截輕禽
使弓不虛發矢不虛發此乃妙耳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之際不敢西射畏軒轅之
丘故也言敬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之射也
論衡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虎射之飲羽案精誠所
感不過人耳令勇夫卒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
跡乎射經曰夫射者所以觀德也不能則辭之以疾懸弧
之義在爲故曰和容爲上主皮爲次并之者又何如矣
乃君子之所爭也雖欲勿用禮其捨諸乎
王景戲論曰禮記有投壺之宴論語稱博奕之賢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戲者君子未事不足為也攜蒲彈碁既不益人又國有禁皆不得為也吾見坐圍碁而死近事非遠昔晉侠以投壺喪宋公好博奕豈不哀哉諸戲中唯有射者男子之事在於六藝若於欲戲唯得射而已其餘不得為也

曹植樂府歌曰控弦破左的發矢摧月支仰手接飛禽俯身散馬蹄

又曰闘鷄東郊道走馬長揪間驅馳未能半双兎過我前覽弓挾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盡展卻手接飛禽觀者咸稱善衆

工歸飛妍

御

書曰若朽索之御六馬

禮曰君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鑒駕且為馬行）已駕僕展轊（展轊且見轊效駕自己駕矣）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奮振去塵也貳副也）跪乘（未敢立教也）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謂成之也）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車上僕所主也）左右攘辟（謂群臣陪位侍駕者也攘却也或因攘故讓乎也）車驅而駈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也）凡僕人之礼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不然則否若僕者降

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撫小正之譌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也同爵則不受

又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奔父御下國爲右馬驚敗績公墜在車掠綏公曰未之下也縣奔父曰不敢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曰一曰鳴和鑾二曰逐水曲三曰過君表四曰舞交衢五曰逐禽奔大戴禮曰善御馬者正衡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五執御矣家語曰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論語曰子謂門弟子曰孰能爲我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子人也使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

又曰子貢問治人於孔子孔子曰慄焉如與腐索御汗馬慄懼也汗突之馬也

國語曰鐵之戰簡子曰鄭人繫我吾殺也力切殺弓衣流血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爲右衛莊公奔晉趙簡子將納之爲右也曰吾九登九下轀無正御曰吾兩靷將絕吾能止之郵無正大夫王良也引也今日之事我止之也次也加而乘材材才也橫才也兩靷皆絕

史記曰周穆王乘駰驪騄耳使造父爲御日行千里

往見西王母

莊子曰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周旋中規莊公
爲造父弗過也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遽而
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驕馬力竭矣
而猶求焉故曰敗

列子曰造父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轡如組
兩驂如舞回之曲中規矩之折中繩銜之以和節之以
均步驟馳驅朝發崑崙暮宿太行一日而反三萬里其
良方之子必先爲箴箴汝先觀
吾趨趨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
所從秦豆氏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之

履之而行趨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
巧秦豆嘆曰子何敏也得之捷乎御者亦如此也曩
汝行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乎揖轡銜之際
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執節乎掌握
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
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深誠得其術矣得
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体正六轡不
亂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車
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末嘗覺

山谷之嶮原隘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宜識之

晉子曰造父善御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量其爲力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音疲胡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也

孟子曰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以或告王良良曰告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韓子曰鄢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乘鉤飾在前錯錣丁括切在後馬欲進則鉤飾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之而爲之泣

孫卿子曰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畢之御善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將爲佚定公不說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誣人乎三日而牧來謁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引兩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召顏淵曰子言東野畢其馬將不識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勞其民造父不勞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野畢之御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其力盡矣然是求馬不已知之公曰善哉尸子曰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奔毀車矣民者譬之馬也充辟御之則天下端正禁
紂御之則天下奔於歷山
淮南子曰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
又曰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
又曰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善游故謹舟不
車不敗故見之良御故馬奔
又曰夫載重而馬羸雖父不能以追急車輕而馬良
雖中不可以致遠
又曰良馬不待策錣丁括切策端有鐵也而行駕馬雖兩錣之
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錣而御則愚矣

又曰若夫鉏且大丙之御也鉏且大丙之一之御除轡銜棄蓋
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且走星燿而玄運電
奔而鬼駭進退詘伸不見膝余陵反田毀
又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爲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
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於御之術善明日往朝師望而謂之
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將教子以秋
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憂愛之
又曰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
能制馬五尺以下爲駒改在草中故曰爲草駒之時翹舉也制禁也之反至圉人擾
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銜抳連以轡銜則雖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險趙斬弗敢遠戾故其形之爲馬其可駕衝教之
所爲也
又曰夫御者馬体調乎車御心和乎馬則雖歷險至
遠進退周旋無不如意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而使爲
獲御之則馬反自恣 恣却行也 而人不御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七

工藝部四

書上

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編永不滅也

說文曰依類象形之謂文形声相益之謂字著於竹帛之謂書

廣雅曰書如紀也

書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盖取夬夬也書契所以決斷万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家語曰宓子賤字不齊仕魯為單父今恐君听用
讒人使以不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
令二吏書輒掣其手書其善則從而怒之吏患為
辭歸魯子賤曰子書甚善勉而帰報於君曰宓子使
臣書而掣搖臣射書惡而又怒臣已吏皆笑之所以
去之而未也君以問孔子孔子曰不齊君子也其材任
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比兄乎公
冶大息難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數矣
漢書曰陳遵長八寸鬚長頭大鼻容貌甚偉器涉
傳記瞻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容

又曰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
及帝即尊位彭祖以旧恩封陽都侯
又曰田邠學盤於諸書孔甲二十六篇雜家書
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少時晝地學書日進焉
東觀漢記曰樂成靜王黨善史書喜正文字也
魏志曰胡昭善尺牘動見模楷衛覬好古文鳥篆
隸草無所不善也
晉書曰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
草相半後為其父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
又曰王羲之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觀焉意甚悋

固求市之道士云爲鴈爲道德經當舉群贈贈耳義之欣然鴈畢籠鵝而歸

又曰羲之每日稱我書比鍾縣當抗行北張芝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其人躭之若是未必後之也

又曰羲之常在戢音山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戢音姥初有慍色乃謂姥曰但言之因書其善各爲五字姥又將扇來羲之笑而不答

又曰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父羲之從後制其筆不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姥如其言人竟賣之他日姥又將扇來羲之笑而不答

又曰王獻之七八歲時名當書筆爲方丈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當書父羲之從後制其筆不

又曰謝安嘗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尒答曰人那得知

又曰衛常字巨山轉門郎常善草隸書爲四体書

黄勢曰昔者皇帝創制造物有沮側魚切誦荅頡者如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爲之字有六義爲一曰指是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湖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者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

又曰索靖作書伏其辭曰娶皇御世隨時之宜荅頡
頏王書契是為科鳥篆類物象形獻哲變通意巧
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倫脩事業並励益復
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孝
復安虫蛇虬蟉力幽切或往或還頡阿鄂以籠七欻奮翼
而桓桓及其逸迸騁盼蠷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
轡海水瀺灂揚其波委蛇草蒲蔓相結宗棣融七
及其華玄熊對蹠於山巖飛燕相追而差池牽而
察之又似和氣吹林偃草扇揆枝條順氣轉相比
附婀娜如鳥廉若隨休散布紛擾七以綺靡中持
疑而豫猶玄蝸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鯉相牽趣凌魚
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乎距或若登高望其
類或若飲往而中顧或若倜儻而不群或若自撿於常
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躭此文憲守
道廉摧觸類生変離折八体靡形不判去繁存微
未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按聘辭效手兩行水
散高音翰厉溢越流温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填
爛体碟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度運其
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絕素垂百世之殊觀
宋書曰劉穆之傳高祖書素摇穆之曰此雖小事

然宣披四遠顧公少復意高祖既不能措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既足有所苞苴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使滿斉書曰太祖善書及登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畢謂處曰誰為第一僧處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階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為善自為謀矣

宋書曰謝超宗謂王慈曰卿書可及虞公慈曰我之不及猶父鷄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為名荅

宋書曰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三子也四歲好李書當於母張氏舍張氏無紙乃倚井欄為書之滿

則洗之已而復書如此累月每晨不肯去窓而就塵

書帝嘗使李鳳尾詔一李即上帝大悅以王麒麟賜之曰以麒麟常鳳尾矣

梁書曰武帝論蕭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媚拄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帝鍾繇也並驅爭先其

梁蕭子雲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遠禁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前行子雲遣問之荅曰侍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愛自非荅飽不書好事者重加

賂遺以要其吝

又曰顏協博涉群書工於草隸飛白特矣人范懷約
能隸書協李其書始過貞也荊楚碑碣皆協所書
時人有會稽謝善勉能為八体六文方寸千言京
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勉為錄事參
軍仲為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於韋仲而減於善勉
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踈無
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胷襟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
後魏書曰崔潛為兄渾誅手筆草本會昌初者
作佐郎王尊業賞書於市而遇得之計誅至今將
二百載寶其書述深秘藏之武定中遵業子松
年以遺黃門郎崔季舒季舒人多摹搨之
又曰崔玄伯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為世模楷玄伯
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
瓘而供習索靖湛傳子嬪傳子邈悅傳子潛傳玄伯
故魏初重崔盧之書
唐書曰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人無可與
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体太宗
即日召令侍讀常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
賚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辯其真偽遂良倫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出一無所誤

又曰虞世南字伯施同郡沙門釋書智永智永義之有孫善孝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

又曰柳公權字誠懸幼嗜孝十二能為詞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李听鎮夏州辟為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鄉筆跡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孝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尽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公權初孝王書遍閱近代筆法体勢劲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供曰此購柳書上都四月寺金剛経石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体尤為得意文宗夏日與孝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来殿閣生微涼時丁表五孝士皆屬維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詞清意足可不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歡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又曰柳公綽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捺密使崔臣源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筆一紙真書十字曰魏夫人博筆法與王右軍一紙
行書千字曰永禪師貞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
八字曰謂語助者爲甚乎也賜錦綵銀盤等銀器仍
令自書謝伏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又曰歐陽詢潭州臨湘人也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
變其体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時人得其尺牘文字
咸其爲楷範爲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
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
貌魁梧耶詢形体公庶故高祖有是言耳
又曰歐陽通詢之子也早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
通錢給雲賓汝父書跡之真通慕名甚悅書夜精力
無倦遂亞於詢
唐書曰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爲書與遼東諸將謂許
敬宗曰許圉師奢自處朝堂開宗圉師見
驚憙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跡多矣魏晉已後唯稱
二王然一少少力而研子敬研而少力今觀聖跡無艷
二王鳳翥鸞翔迴實古今書聖
又曰太宗嘗於晉史右軍傳後論之曰鍾書布纖濃
分疎密處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体古而不今字
長而遒制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疏瘦如凌冬之

拈掇搓抹而無屈伸拘束若蕭子雲無丈夫之氣行行如縈春蚓字字若綰秋蛇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下筆以茲擯棄豈非濫名耶所以詳察古今研精蒙素盡善盡美其為王逸少乎

又曰孔若思早孤母褚氏親自教訓遂以孝行知名年少時有人貴褚遂良書跡數卷以遺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曰此書當今所重價比黃金何不惣取之若思曰若價比金實比為多更截去半以還之矣

又曰盧知猷器度長厚文詞美麗尤工書一落簡翰人爭模倣

又曰鍾紹京處州贛人也初為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牓皆紹京所題

又曰王涯既誅涯家書數萬卷作於書府前代法書名畫人所保惜者必以孥貸致之不受貨者必以官受致之厚為垣竅而藏之覆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亞奩金寶之飾與其王軸而棄之

蔡琰列傳曰琰對曹操曰之給紙筆真草為命也邴原別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孤子多傷感夫書者皆有父母也今顧其書故惻然

淳零也師哀原言而為之泣曰欲書不須費也遂乾書
江偉家傳曰偉性善書人得其手跡莫不藏之以為寶
神僊傳曰東郭延服炁飛散能夜書言且明
又曰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博孝尤明天文讖緯河
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漢桓帝聞之連徵不出
使郡國通載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荅乃題宮門
扇四百餘字皆說方來帝甚恐之使刮去外字復
見墨皆徹入版裏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有馬妓着朱衣進賢冠立於馬
上馬走而作書字皆端正
永嘉郡記曰昔王右軍遊永嘉經於惡道右軍書
南邊大石今猶見墨跡存字不甚了了
抱朴子曰英葱實天雄鶴脛服之令人夜書
孫卿子曰作書者衆而蒼頡獨專用心也一
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
作詐偽萌生去本趣末弃耕慤之業而務雕刀之利天
知其將餓故為雨粟也鬼恐其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
兎兎恐有所取毫作
筆害及之故哭
又曰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也
慎子曰書契所以識公信也
隋巢子曰史皇產有能書

三輔決錄曰常謚字仲將除武都太守以書不得之
郡轉侍中典作魏書號散騎書一名大魏書凡五十
篇洛陽鄴許三都宮觀始就命誕銘題以為永制
以御筆墨皆不任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用張之筆左伯紙及臣墨廉此三具又得臣
手然後可以逞往丈之勢方寸千言
俗說曰桓玄取羊欣為征西將軍參軍玄愛書手
欣就坐乃遣信呼顧長康與共論書至夜良久乃罷
世論曰鍾會有異志密曰鄧文有反狀又會善教人
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皆與其言令倍傲多有矜伐以疑之
論衡曰夫河出圖雒與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
蒼頡作文字筆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惡而致雨
粟鬼哭之恠哉
又曰書官諦丙日雲蒼頡以丙日死也
世說曰韋仲將善書魏文帝起殿安勝使仲將登
梯題之既下頭髮皓然因是勅誡兒孫勿復學
書
王廿之懷舊序曰余與從甥孫道濟交好特至
昔寓荊州同處一室冬多閑暇長共學書余收
而錄之欲以為索居之愛道濟因記紙末曰勞還

山之曰覽此相存閑書見其手跡皎若平日悽悵
傷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中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將副也結搆者謀畫也腕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于研墨凝神靜思預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但將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鍾繇之弟子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嵇之冀三年不敢見孫潛心改跡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

衛夫人筆陣圖曰若初學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多骨微肉者筋者多肉微骨者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三從其消息而用之

王僧虔論書曰王平南庾是右軍之叔自過江東右之前唯庾為最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

又曰中書令王珉筆力過於子敬書舊品雲有四尺素曰朝採筆三蓋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

雲弟書如騎驟駿駑常欲度騑驅前

又曰鍾公之書謂之尽妙鍾有三体一曰銘石書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小李秘書教者也三曰行狎書是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虞龢論書曰晉謝奉起廟悉用裴村右軍取梯書之滿牀奉收得一大寶子敬往後謝奉為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教十紙裝板諸子敬書之亦甚佳奉還

珎錄後履分半與桓玄用履為揚州主簿一年餘孫恩破會稽以之海又曰晉時有一好事少年故作精白紗裁衣着詣子敬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

体悉備兩袖及標畧同少年毳王右左有陵奪之色
掣梳而走右左果逐之及門外鬬爭分裂少年纔
得一袖耳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曰子敬不追逸少猶逸少不追
元常李子敬者如畫虎也李元常者比畫龍也
又曰夫運筆邦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
則去捶腫點掣長法則雜漸畫足則字横畫疎則形
慢拘則乏勢故又少則筋骨無媚純肉無力少畫浮
澁多墨茶(一本作茶)能此二者之任之自然之理也
庾元威書曰余為書十牒屏風書作百体間以楷
墨當時衆所驚異自尒絶筆唯留草本而已体者
懸針書垂露書秦望山碑波磔書金鵝書玉文書鸞
頭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幡信書制書列書
日書月書風雲書科斗署書胡書蝌蚪書天
竺書轉宿書一筆篆一筆隸飛白章草古文隸横
書横書楷書小科隸蟲書花草隸幡信隸鍾鼓隸
虎龍篆鳳魚篆麒麟篆仙人篆科斗篆雲篆虫篆
魚篆鳥篆龍篆龜篆鸞篆龍虎隸鳳魚隸
麒麟隸仙人隸科斗隸雲隸虫隸魚隸鳥隸龍隸龜隸
虎隸鸞隸龍文書龜文書鼠書牛書龍書兎書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草蛇草書馬草書羊猴草書鷄書犬書豕書
已上皆乘色其外復有大篆小篆銘署篆甲刻符
石經象形篇章雲書到書反左書等及九体書所謂
繆素書簡奏書戝表書行狎書摄書蕃書半
草全草書此九法極真草之次第焉捨之外所存
猶一百二十体
表昂古今書評曰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
端正者爽ㇾ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何洛間少年雖
皆充悅而牽体躭躭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
人雖處其位而止牽羞澁終不似真係淮南書如ㇾ南
岡士大夫徒好高風軼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貴胄
失品次不能復排突英賢士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
不處尊位而都無神筋英畧書如新亭倫父一往見似
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雖未
成長而骨体甚駿快殺鈞書如膏靡使人抚浪甚有意
氣滋韻終不精味泰山松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
縮蕭子雲書如春初望山林花無處不發如經論道
人無絶不言崔子玉書如崑崖峯阻曰孤松一枝有絶
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雕羽未息翻翻自遊韋誕書如
龍威虎振劍拔弩張蔡邕書骨氣風遠爽ㇾ爲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鍾司書徒字十二鍾意外殊妙實多奇邯鄲淳書應
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
索靖書如飄風忽拳勢驚鳥不飛皇象書如歌声
繞梁琴人捨揮衛常書如插花美人舞笑鏡臺盍光
祿書如萌山絶崖人見可畏張芝驚奇鍾繇特絶逸
少昂能献之冠世而英其類洪芳不減羊貞孫草蕭
竹范篆各一時妙絶鍾繇書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
行閒希密實亦難過蕭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
強若龍跳淵門虎外圖闕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
妓低腰仙人嘯樹

江式論書表曰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
四曰虫書五曰篆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又曰漢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
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
也五曰繆篆所以篆印也六曰鳥虫所以書幡信也
李嗣真書後品曰虫篆者小篆之所宗草隸者士人
之所尚近代君子故多好之或時有可觀耳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曰梁大同中武帝勅周興嗣撰
千字文使溫鐵石模次義之之迹以賜八王
徐浩論書曰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

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
去能何有爲字不欲瘦亦不欲胖胖亦不欲瘦亦不欲小小
長令大大處令小瘦瘦令密密瘦令疎斯其大紕矣
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豎令平峻
不使傾捷則須定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
徐浩古跡記曰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奏事承恩
乃乞大小二王眞跡勅賜十二卷大小各十軸楚客遂裝
作十二扇屏風以褚遂良閻立本貼拈樹貼爲脚夫會貴
要張以示之時薛稷盧藏用褚遂良閻立本貼拈樹貼爲脚夫會貴
樂

何延之蘭亭記曰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內使
琅邪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曹
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
年暮三月三日嘗遊山陰與太原孫綽興公廣漢王
彬之并逸少凝撒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脩禊之礼揮
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蚕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
絶大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
別体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
同者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千百本終
無如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珎愛寶重此書留

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ㄈ
後掌其書為蕭翼給而取之
又曰右軍孫僧智永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
筆頭置之於大竹簏ㄈ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凡三十年
於閣上臨得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江東諸
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
張懷瓘書話曰文嬪相法立其三古貴賤殊品置
其五等三古者篆籀為上古鍾張為中古羲獻為下
古也
又曰崔張王也逸少金也大賈則貴其玉小商則重其
金庸淺之人多任其耳但知王書為最真草一槩畧
為差殊張懷瓘二王等書錄曰承聖末魏師襲荊州
元帝將降其夜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并小大二王
跡遺後閤舍人高善寶楚之吳越寶劍並所將柱乃
難曰蕭世誠遂至於此文武之道今夜窮手歷代秘寶
並為煨燼矣
張懷瓘議書曰其真書逸少第一元常帝二世將
弟子敬弟四士秀弟五文靜第六茂倚第七其行書
逸少第一子敬第二元常第三伯英第四伯玉第五
季琰第六敬和第七茂弘第八安石第九章草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第一伯英第二幼安第三伯玉第四逸少第五士秀
第六子敬第七休明第八其草書伯英厥立規範得
物象之形婦造化之理然其法太古質不剖斷以此為
少也有推輪草意之妙後孝得漁獵其中宜為第一
叔夜第二子敬第三處冲第四世將第五仲將第六士
秀第七逸第少八

張懷瓘敘書法曰太宗自古真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
道勁為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小道功非急務特或
留心猶勝弃日凡諸藝業未有孝而不得者也
常述書法記曰太宗真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真跡出
御府金帛重為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然畢進
書斷曰鍾繇字元常尤善書師曹喜蔡邕劉得
昇真書尤妙乃過於師劉柔備矣點畫之間多有
異趣雖神明不備可謂幽深無際而古雅有秦漢以
来一人而求其盡善盡美則狐裘而有羔袖其行書
義之之亞書則索靖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称此
為最也

又曰晋常景字文休太原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
廟諸門並欲使王獻之隸書題牓獻之固辭乃使
劉環以八分書之後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為或問王

右軍父子書君以為如何答曰二王自可謂能末是知書也

又曰妙作筆王子敬得其筆嘆為絕世

又曰晉簿紹之字敬叔丹陽人也官至給事中善書憲章曰風格秀異若干將出匣光芒射人書斷曰晉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射安欲使子敬題牓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乃說帝仲題陵雲臺事子敬知其止乃正色曰仲將魏室文臣尚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家遂不之逼

又曰脊王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之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

梁蕭子雲子景喬小篆飛白意趣飄然點畫之際有若蹇牽奸妙至極難與比肩故歐陽詢云飛白鳥中冠世是後逸少子敬又稱絕妙乃不飛而不白蕭子雲輕濃得中蟬翼掩素遊霧崩雲可得而語其真書初李子敬晚師元常及其暮年筋骨亦備名蓋當世奉朝請

又曰梁庾肩吾云張功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懷瓘以為杜度章草絕無所師欝然灵変

為世措則此及天然第一也及有道変杜名章体以
至草聖天然所資理可度矣池水尽黒功亦至焉随
求其欣寺僧知果會猛人也煬帝甚善之工書嘗
謂永師雲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於
膚肉山水不厭高深
書斷曰唐褚遂良善書少則伏膺虞監長則祖
述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若瑤堂青瓊宵映春林
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羅綺鉉華婥約則歐虞謝之其
行草之間即居二公之後
書斷曰唐高正臣善書廣平人也嘗為人書五十紙
人或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再看不露容曰有人換
公書高乃審詳之得其三紙容曰猶有在高又観之
竟不能辯
又曰唐宋令文河東陝人也官至左衛郎将奇姿偉
麗身三絕書盡力尤於書備兼諸体偏意在草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九

書下

古文　篆書　八分書

隸書　草書　飛白書

章草書　行書

古文

王隱晉書曰荀勗領秘書監姑書師鍾繇注太康二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易自撰次注寫以爲中經別在秘書以較經傳闕文多所明證

書斷曰古文者黃帝使倉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
象採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奎
生文章蒼頡頡文字有憀而爲言包意以名事
也分而爲義則文者祖父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
文理象形之屬則爲之文
声會意之屬則謂之字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題於
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紀也
又曰魏衛覬觀字伯儒河東安定人定至侍中尤工古
文筆跡精絕魏初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伯儒寫
淳古文尚書以示淳淳不能別

篆書

漢書曰元帝善史書 史籀所作大篆籀音蒭
續漢書曰灵帝置鴻都生諸生能爲尺牘賦及以
上書爲篆相課試至千人爲
魏畧曰邯鄲淳善蒼頡虫篆許氏字指
後魏書曰竇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墓殿棲觀門
題多其書也
書斷曰秦李斯篆始省改之爲小篆頡蒼頡篇七
章雖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終以文代質漸就洗醲則
三皇結繩五帝畫象三皇肉行斯可況也古文可爲

上古大篆爲中古篆小爲下古三古謂之實草隸
謂之華妙極於華者義獻精窮於實者籀籀史籀斯
史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爲璽令斯書其文令太山繹
山及泰望等碑並其遺迹謂國之佩寶百世之法式
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書斷曰大篆者周宣王大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
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ヒ者傳也傳其
物理施之無窮郢鄧延六書三曰篆書八体書法
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蓋此也
又曰呂氏春秋雲蒼頡造大篆非也若蒼頡造大
篆則置古文何地即籀篆蓋其子孫是也
又曰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
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

八分書

蔡邕篆勢曰体有六篆妙巧人神或篆龜文或
化龍鱗紆体於尾長翅短身延頸奮翼勢似凌雲

唐書曰張廷珪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屢上表薦
之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請廷珪八分書之甚爲時人所
重世

世論曰安定梁鴻字孟皇善八分書太祖使書信

書斷八分書者秦　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
又曰後漢師宜官南陽人也吳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
鴻都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
寸千言甚矜其能而嗜性酒或時空至酒家圖書壁
以雇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

隸書

吳志曰張昭字布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称其筆
晉書曰王羲之尤善隸書驚龍深爲從伯敦導之所
勢以爲飄若遊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之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品重

晉書吳書曰李充字弘度妙衛氏廷尉展之妹也充
少孤母聰明有訓又善楷書妙奈鍾索世咸重之充
從兄咸亦善書

沈約宋書曰文帝善爲隸書父又疑初爲爲程今欣年十
又曰羊欣字敬元長隸書之美一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之愛之獻之常夏月
入縣欣著新綿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
工書因此弥善

齊書曰王僧虔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

漢曰非唯跡逾于敬方當蔚雅過之
齊書曰周顒少住外汽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
常散隸書法李之甚能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
齊壁國子祭酒何徵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
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三國典畧曰周白石縣男趙文深以題勝之功除
魏興郡守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少李楷隸有
鍾王之則當時書爲高文深及無携而已王虔尤善
書文深懇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及改習褒書
竟無所成轉披讒謂之李步邯鄲爲至於碑勝
人莫之逮褒亦推之宮殿揵閣皆有跡也世宗
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蕭察觀而美之
陳書曰蕭引善隸書爲當所重高宗當披奏事
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飞似爲欲飛引謝曰此
乃陛下徵其羽毛耳
唐書曰薛稷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真觀永徽之
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斷者
稷外祖魏徵家圖籍多有虞褚旧跡稷銳精摸徵
筆能道麗當時無及之者
書斷曰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

始為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
益少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
御史以奏事煩多篆家難成乃用隸書為隸人佐書
故曰隸書

又曰和帝時賈魴撰滂喜篇以蒼頡為上篇訓纂
為中篇滂喜為下篇所謂三蒼也皆是隸字庶之
隸去由茲而廣

酈善長水經注曰臨淄人發古塚得棺前和外隱起
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
餘同今書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也

成公綏隸勢曰出篆訖繁草纂近僞適之中庸莫尚於隸

草書

東觀漢記曰北海靜王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
作草書尺牘十首為
范曄後漢書曰張超並善於草書妙絕時人
魏志曰劉廙轉官掾文帝嘗之命廙　草書
晉書曰王獻之時議者以為義之草書江右中朝草
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
又曰衛瓘字伯玉與尚書郎燉煌索靖其善草字
時人號之一臺二妙漢末張芝（芝字伯英）善草論者謂瓘

得伯英之筋猜得伯英之
北齊書曰趙仲將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雲
草不可不解若欲之於郎人似相輕勿若當家早幼又
恐其疑
三國典畧曰蕭子雲齊豫章文獻之子有文李工草
書與兄子顗子照齊名少子特文善書梁武帝称
之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通其父
陳書曰文帝時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獲晉
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迹事覺其書並
沒縣官藏于秘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
茂大工章甚得右軍之法伯茂始
英王也
唐書曰賀知章善草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
過數千字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
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
有神助時人號為張顛
三輔決錄曰趙襲字元嗣為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
崔子玉以工草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能草頗自
矜誇故張伯英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
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趙壹非草書曰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手上非文

豪所垂不非河雒所吐中非聖人所造善秦之末官
書煩冗戰功並作軍書交馳羽檄分飛故隸草趨急
速草示簡易之旨非聖人之業也今之孝草者不思
其簡易之旨直以為楷則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亂齒
以筍任涉孝者廢蒼頭史籀竟以杜崔為楷私書
相與廢獨乾書雲適迫遷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
今反難而遲失楷多矣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
博孝餘暇遊手于斯後世慕為專用為務鑽堅仰
高志其罷勞夕惕不息晏不暇食食日一筆月數
丸墨須袖如早唇齒常墨雖屢衆坐不遑談戲展
指畫地見髀蘇來切中骨也出血猶不休轂然其為字無
益工拙亦效頻者之增醜孝步者之失節也
王右軍自敘草書勢曰昔秦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
望烽走驛正以篆隸之難不救其速遂作赴急之書
草今草書也其先出自杜氏以張為主以衛為父索
范者伯敖也三王父子可為兄弟薄為庶息羊為
僕隸自敘之亦不失倉公觀鳥跡之意即体其踈密
而意有恫懻或有飛走流注之勢驚疎峭絶之氣
淄淄閑雅之容卓犖調岩之志百体千形而呈其
巧豈可一槩而論哉

書斷曰如淳雲作起草為豪姚察曰草猶麁書為本曰蓋豪初文義出於出草書之先因於起草又曰晉王逸少妻郗氏甚妙書凝之妻謝蘊有才華亦之疑之徽之操之並工草書善書甚為君舅重焉獻之尤善草書幼孝於父次矩觀其逸志莫之與京齊謝朓字玄暉風韻藻當時獨步書甚有声草殊流美亦猶薄暮川上則餘霞照人晚春林中則飛花滿目

宋蕭思話工書孝於草欣得其草妙崗連尽望勢不斷絶雖無奇峯壁立之秀可謂有功矣表昂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

飛白書

宋書曰王僧虔為尚書令書為飛白書題尚書壁曰圓行方止物之止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蹶引之不已則遺是故去之宜疾貴時嗟貴以比座右銘唐書曰劉洎除散騎常侍洎性疎俊敢言太宗王圭義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已上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去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笑而言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侍登牀
馬周太宗嘗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鳷鳳凌雲必
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
高宗為飛白以賜侍臣賜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
賜郝處俊白飛九霄假六翮賜李玄敬曰資啓沃釐丹誠
大業拾遺曰大業年煬帝將幸江東命越王侗留守東
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攀車惜別指血染
鞾帝不迴因飛白題二十字留賜宮妓雲我夢江
東好征遼未然偶但留顧色在別離只今年
唐會要曰貞觀十八年五日端午太宗為飛白書作
鳷鳳虬龍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
尚書楊師道曰五日進俗必用服玩相賀朕今各賀君
飛白扇二枚庶動清風以美德
書斷曰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
愔並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大
字宜輕微不滿名為飛白王僧虔雲飛白八分之
輕者雖有此說案漢靈帝嘉平年詔蔡邕作聖皇
篇誠諧鴻都門上方特脩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
見役人以堊帝成字心有恢為帚而為白飛之書漢
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閣其体有二一取法於八分穷微於

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
緲神仙之事也
法書要錄曰飛白本是宮殿八分之輕者全用楷
法吳時張弘好李不仕常着烏巾時為好為張烏巾此
人特善飛白能書者鮮不好之

章草書

晉書曰王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
嘗以章草荅庾亮而翼深嘆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
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嘆妙迹永絕
忽見足下荅家兄書媿若神明頓還舊觀

書斷曰章草書漢黃門令史史遊所作也衛恒李誕
並云漢初時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
濟相杜操始變篆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遊作急
就章解散隸体麤書之漢俗簡惰潛以行之是也
又曰索靖字幼安善章草出帝誕峻險過也有若山
形中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水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
後漢徐幹字伟張善章草書班固與弟超書称之曰
得伯張書藁知識讀之莫不嘆息實亦藝由已立名
自人成後有蘇班者平陵人也五歲能書甚為伯張之所称嘆
又曰後漢張伯英損益度章草亦猶逸少增減元帝

真書雖潤色開華精於斷割美則美矣至若高深之致
質素之風俱不逮其師也然名為今古之獨步
又曰張伯英章草書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合於自
然可謂變化至極羊欣云張芝皇象鍾繇索靖時並
張芝善章草
張芝善章草書崔瑗云龍驤豹變青出於藍又飛
為今草天縱尤異率意超曠無惜是非若清澗長
流源而無限索靖崔瑗任於造化至於蛟龍駭獸奔騰
筆獲之勢心手隨變窈冥不知其所如也精熟神如冠
絕古今則百世不易之法式不可以智識不可以勤求
若上士游于沉墨之鄉鳳翔乎太皇之野常仲將謂
之草聖豈徒言哉
又曰後漢張景字文舒伯英李弟為黃門侍郎尤善
章草家風不墜變棄清華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
又曰後漢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也御史大夫延年
曾孫章帝時為齊相善章草帝雖史遊始草書
傳不紀其能又絕其跡翔其神妙其唯杜公乎韋誕杜
氏傑有骨力而字尽微度崔氏法之書体其濃結字
工巧時有不及張芝嘉而奉為轉精其巧可謂草聖
超前絕後獨步無双矣

行書

書斷曰後漢隸川劉德井字君嗣造行書即正書之小
魏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雲晉世以来
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普鍾元常善行押書是也
尔後羲之並造其極爲
又曰劉德井桓灵之時以造行書擅名以草緻亦豐
好流風宛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而胡
書体差庾亦有各德井之美也
又曰晉王脩字敬仁善行書嘗就右軍求書乃寫
東方朔畫讚與之王僧虔雲敬仁書治窮其妙王
于敬每省之曰出呾逼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

工藝部七

數

數

記文曰筭長六寸計歷數者也從弄竹言當弄乃不誤

也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大合天地之數也五十有五言五十者舉成數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心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周禮曰保民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六曰九數鄭司農曰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勾股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書律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數事物愼
性命之理也
又曰武帝時桑弘羊以計算幸以心計年十二爲侍中
又曰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以善算爲算工得幸於上
又曰計商善爲箕箸亦行論箕術二十六卷
又曰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箕律歷故令
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吳志曰顧譚每宵簿書未嘗下箕徒屈指心計尽
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
又趙達河南人也治九宮以箕之術究其微旨是以
能應機立成對問者神使取小人豆數升播播布也之
席上立言其數驗覆果信靑過知故知故爲之其食
食畢謂曰倉卒之酒又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
中隻筯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
肉三斤何以辭無主人笑曰以卿善射欲以相試耳遂
出雕酒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肴空倉中封之令達
算之達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實借其術自
闕澤因禮皆名儒善士屈節就學私而不告也太史
丞公孫滕師事之累年實酒拜跪而請達曰吾老人
得此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

欵傳復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筭之法父子不相與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問其法終不言有所見非達審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筭惟幕不戶出廱以知天理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氛分不亦難乎無間引筭自校乃嘆曰吾筭盡某年月日其中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欵弭妻意乃更筭言向者謬誤耳尚未止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錄問其女乃發達棺一無所得法遂絶焉

王隱晉書曰王誠為司徒好治生公姬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筭計家財

唐書曰僧一行姓張氏公謙之孫也初求訪賢資勞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筭声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筭法已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筭又謂門前水當却西流第子亦至一承大衍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千數門有流水行其言而趍入稽首請法盡授術其爲而門前水果却西流

西京雜記曰安定高員明筭術成帝時人也員常以筭自尅其壽七十三員曰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矣書壁以誌至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妻員曰筭時見長

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故不告之今校一一也

又曰曹元理善筭術成帝時人也嘗從交人陳廣漢

漢曰吾有　　忘其石數子為吾筭之元理以食筯十

餘轉曰東囷七百四十九石六升七合西囷六百九十七石

八升遂署囷門後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九升中有

一鼠大可一升東囷無差元理後歲復過廣漢以米

數告之元理以手繫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剥面

皮矣廣漢為之取酒脯數升元理復筭曰千牛產二百

犢万鷄將產五日雖羊豕鵝鴨皆道其數菓蓏（盧果切）

肴穀悉知其所乃曰如此貨業之廣何供廣漢慙曰有

倉卒賓無倉卒主人元理曰姐上蒸芘一頭厨中荔枝

一盤皆可以為設廣漢再拜謝罪入取之盡日為歡其

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滔滔傳子陸皆得其分數

而失其玄妙焉

老子曰善計者不用籌策

尹文子曰凡數十百千万億億百千皆起於一推

之億億無差矣

山海經曰帝令堅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

（選万也）九千八百八十步堅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

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天地東西二億三万三千里南

地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

一億五万里也

博物志曰南郡冝城王子山到太山從鮑子眞學算異苑曰晉安有越王餘算策長尺許自者似骨黑者似角雲越王行海作算有餘棄之於水生焉

風俗通曰十十爲之百百爲之千千爲之萬十萬爲之億十億爲之兆十兆爲之經十經爲之垓十垓爲之補十補爲之選十選爲之載十載爲之極有物有事者紀於此矣過此往者則其數可紀其名未名或聞也

夫數以爲特候奇二隻爲毋兩偶双三爲參四爲乘

賈書誼曰數度之道以六爲法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毛是故立毫一以爲度十毫爲法十法爲厘十厘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倫於六故先生以爲天下用也

周髀曰周公問於數高曰竊人聞子大夫善數（數算也）

語林曰鄭玄爲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令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融算宰渾天合召玄令算一轉便決重咸駭服

謝察微算經曰易称太極是生兩儀蓋數是先也自隸首作術容成造歷顓算斯興故也

一位算法曰萬萬穰爲載之數極矣或問之曰何以數之爲載按子孫算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天

不能容下至於地地不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
曰載又曰按司馬遷史記曰自秦孝公時商鞅獻三
術內一開遷阡陌以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
又曰按千乘之國周之制度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
爲畝是古之制也
發象筭經曰問云度之起起於何度曰度之起起於
忽忽是神蠶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
筭經曰量之起起於何合曰量之起起粟粟是陰陽
而生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爲一圭十圭爲抄
筭經曰秤之起起於何合曰秤之起起於黍黍是

三稜草子也十黍爲一絫十絫爲一銖

畫

釋名曰畫挂也以五色挂物上也
周禮曰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爲之青南方爲之赤
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
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此言畫繪六色所象交布彩之其功易次續污之也）
又第凡畫繪之事後素功（素白彩也後布之爲）
論語曰繪事後素
史記曰武帝衛太子廢後上居甘泉宮召畫周公負
成王圖於是左右群臣知上欲意立少子也（少子即昭帝也）

又曰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宣帝思股肱之美圖畫其
人於麒麟閣法其狀貌署官爵姓名
又曰李夫人早卒帝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又曰金日磾毋教誨兩子甚有法度武帝聞而嘉之病
死詔圖於甘泉宮日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
向之涕泣
東觀漢記曰馬援還誡兄子曰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又曰宋弘嘗讌見御座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世祖數
顧觀之弘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撤之
范曄後漢書曰光和元年署酒鴻都門畫孔子及七
十二弟子之像
又曰明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
又曰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擬以房故焉
謂馬后
獨不及馬援東王平叅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
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又曰陳記字元方父憂始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
行上書畫像旌以勵風俗
魏書曰曹休祖父韋爲吳郡太守休見壁上祖父畫
下榻拜而涕泣
魏氏春秋曰徐邈善書作走水懶摽於水濱群懶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

晉書曰顧愷之尤善丹青謝安重深之爲有蒼生
已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
故荅曰四体妍蚩本無觀於妍處傳神寫照正在阿
堵中嘗悅一隣女挑之弗從迺圖其形於壁以棘針
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每重
稽康四言詩周爲之圖常雲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
難每寫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
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像在石巖裏云此子宜
著正壑中欵圖殷仲堪堪有目目病固辭愷之曰

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使如輕雲之弊
月豈不美乎顧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
所皆其深所珎者玄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
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眞
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又曰王獻之桓溫常使畫扇筆悟落因畫作爲鳥駮
牛甚妙

劉義傳曰義平桓玄入建康初桓玄於南川起齊盡
盤龍於其上號爲盤龍齋義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
晉書曰韓支字景先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

巫皆息意文爲筆之使畫作野猪着卧處屏風上
一宿覺佳於是遂差
齊書曰榮陽毛惠遠善畫馬彭城劉瑱善畫婦人
當世並爲第一
又曰王秀之字伯奮仕至侍中時宗測後遊秀之弥所
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
又曰王亮字叔奉臨沂人也齊竟陵王良開西邸延
賢後使工畫其像亮亦預焉
梁書曰伏曼容素美風彩帝常以方稽叔夜使吳人
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又曰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劉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
陸倕郗璵王筠彭城劉洽等同見賓礼太子起堂乃
使畫工先圖孝綽
魏後書曰劉子業庙中皆畫祖父形入曾祖裕庙指
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次入祖義隆庙指像曰
此渠不惡次入駿庙曰此渠大好色顧謂左右曰此渠
大鱸鼻即今畫工鱸駿像鼻也
比齊書曰廣陵王孝珩於廳上畫蒼龍膺見者以爲
真焉
又曰魏收字伯起鉅鹿曲陽人也無尚書樸射帝於

華林園別起玄洲苑備極山林棲觀之麗詔於閣上畫
收容像其見重如此
陳書曰顧野王傳曰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瑯琊
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
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贊之時人
稱爲二絶
唐書曰張昌宗寧命畫工圖寫武三思爻絶言李嬌
鳳閣侍郎蘇味道下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
詔宗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
又曰薛稷善畫博採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小學
稷於是特見招引
又曰韓滉光工書兼善丹青次繪事非急務自晦
其能未嘗傳之
又曰王繪書畫特臻其妙筆縱措思參於造化而
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絶迹天
機非繪者之所爻也人存得奏樂圖者不知其名維視
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
無差誤咸服其精思也
又曰閻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於寫真秦
府十八孝士圖爻真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

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於太宗繫賞數賜詔坐者爲詠召立本令寫之時閣外傳乎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爲王爵即中奔走流汗侵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魏赦退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牆面緣精染翰頗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末伎

又曰裴延齡恃思惟顧少連不避延齡交書一雕令辟鳥噪之遂斂焉

唐李寶臣爲成德軍節度使寶臣爲朱滔使曰吾聞朱公貌如神得而識之頗因繪事而觀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

鍾屹良吏傳曰鄭沘字長伯廣漢人也爲永昌太守清廉獨絕及卒列畫東觀

三齊畧記曰秦始皇求與海神相見神云我形配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入海三十里與神相見左右有巧者潛以腳畫神形神怒帝負約帝速去始皇即馬前腳猶立後腳隨隨步便得登岸盡者死

續齊諧記曰魏明帝遊芳林園水中有白獺靡淨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憐見之輒去帝顧玩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曰臣聞獺嗜鰡魚乃不避死可此候之乃自畫板作兩生鰡音淄魚懸岸於是群獺競赴遂一時執得帝嘉之謂曰不聞卿知畫何其妙也荅曰臣亦未嘗執筆人之所作者自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者也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狀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求美女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召見貌為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去乃按其事畫工弃市籍貲畫工有杜陵毛延壽萬人好醜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虁龔宏並工牛馬人形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布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拾遺記曰周灵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永獻王駝房長一丈蛮髮膝至周人見之如神明矣以丹砂畫左右手為日月盈缺之勢不異眞為可照百餘步又噴為水雲蔽虧其則灵王視之忽不知所在或云昇天

又曰秦始皇三年蓌消國獻善畫之者名列商口含丹黑噴壁即成龍雲之像以指歷地若繩分矣轉手若規方寸之內四瀆五岳列國莫不悉備畫為鳳鳥

皆軒軒若行也

韓子曰客有爲齊王畫者王問曰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曰最易對曰鬼魅最易夫狗馬人之所知也旦暮覩於前不可類之故難也鬼魅無形無影者不可覩故易也

淮南子曰畫西施之面者美而可悅規畫之目者大而可畏

又曰宋畫吳冶宋人工畫吳人工冶其微爲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

抱朴子曰衛協張墨有畫聖之名

華陽國志曰漢嘉郡以傑雜夷宜炫曜之迺雕飾城墻華畫府寺及諸門作山神海靈穹奇鑒禽夷人初出入恐驟馬或憚之趦趄說苑曰奔起九重之臺國中有能畫者則賜之錢狂辛敬君居常飢寒其妻端坐效像向之喜笑旁人見之曰家日久思念其婦遂畫其像君惶怖許聽

王王以錢百万請妻敬君世說曰戴安道爲范宣畫南都賦圖范宣看而答曰佟說曰顧虎頭爲人畫扇作阮籍嵇康都不點眼精送還至曰點眼精便欲能語

論衡曰人好觀畫畫上所畫古之死人也見死人之面
敦興視其言行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鑿然宣徒牆
壁之畫哉
世本曰史皇作圖 史皇黃帝臣也
謂畫物像也
新序曰葉公子高好龍門亭軒牖皆畫龍形一日真龍
垂頭於窓棹尾於戶葉公敬走失措焉
風俗通曰按百家書云公輸般之水工見蠡謂蠡曰開
汝匣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
古今名畫錄曰晉有史道碩畫田家十月圖為世所珍
孫暢之述畫曰漢灵帝詔蔡邕圖赤泉侯楊喜五
世將相形像於省中又詔邕為讚仍令自書之邕文
畫書於時獨擅可謂倫三美矣
又曰劉褒漢灵帝時作雲漢圖人見之自然有熱更
畫北風圖熱者還有涼
魏陳思王畫讚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也昔明德
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喜之嘗從觀畫過虞舜
之像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人為妃
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戴
君如是帝顧而嗟洛為
晉傅咸畫像贊序曰先有畫卞和之像者以為咸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于自則以有證相去遠
矣戲畫其像於卞子之家持赤其面以示猶有慙色
宋炳山畫叙曰豎畫三寸寔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
實體百里之迴
晉王廙之詩曰序余自求致仕詔累不聽因扇上有
二疎畫作詩一首以述其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一

工藝部八

畫下

歷代名畫記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人變則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叓命應錄則有龜字教靈龍圖畫寶自巢煙已來皆有此瑞迹映乎瑾鈐事傳乎金冊庖犧氏發於榮河中興籍畫圖蓋黃軒氏得於溫洛中夾皇倉頡狀鳥

又曰夫畫兆之書價則顧陸可同鍾張僧繇可同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畫則迹巡可成畫非歲月可就所以畫多於畫自古而然今分為三古以定貴賤以漢魏三國為上古則趙岐劉褒蔡邕張衡以上四人後漢曹旉楊脩桓範徐邈已上四人魏曹不興吳諸葛亮已上四人蜀之流是也以宋晉為中古則明帝荀勗衛協王廙顧愷之謝稚康戴逵已上八人晉陸探微顧保先表倩顧景秀之流是也已上六人宋之以齊梁北齊後魏陳後周為下古則姚曇謝赫劉瑱毛惠遠已上四人齊元帝袁昂張僧繇江僧寶已上四人梁楊子華田僧亮劉殺鬼書仲遠以上四人北齊蔣少游楊乞德已上二人後魏顧野王陳馮提伽之流是也後周隋及唐為近代

張孝師范長壽尉遲乙僧王知慎閻立德之流是也已上六人唐

又曰若然有書籍豈可無九經三史顧陸張吳為正經楊鄭董展為三史其餘畫籍為百家吳雖近可為正經

又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運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賦綵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摸移寫自古畫人穿鑿罕能兼知試論曰古之畫者或有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

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澹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而精緻以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浹瀾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攻書然則古之濱臂纖而骨柬古之馬啄尖而復細古之墓閣竦嶂古之服飾容曳故古畫非獨變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

又曰偏觀衆畫惟顧生畫古賢得其妙理對之令人終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兩忘離形去智身固可使如稿木心固可死如使灰不亦臻於妙理乎所謂畫之道也

又曰漢張衡字平子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駮神狄身人首狀貌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即去之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獸令�due

巴獸潭

又曰昔張芝學崔瑗社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之字體勢一筆而成氣脉通連隔行不斷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後旨之字往往繼其前行世上謂

之一筆書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故知
畫畫用筆同法陸探微精利潤媚新奇絶妙名高宋
代時無等倫
又曰魏曹祖言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
季暴主莫不悲惋見簒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
士莫不忘食見忠節死難莫不抗首見放臣斥子莫
不嘆息見淫夫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奴順后莫不加
貴是知存乎鑒者畫也
又曰蜀諸葛亮字孔明著陽国誌云南夷其俗徵巫
鬼好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先畫天地日月
星象吳蜀侯風氣趙
牽牛負酒賚金寶詣之以賜夷
帥蓋遠行安恤又畫夷
甚重之
又曰曹不興吳興人也孫權使畫屏風悞落筆點素
因就成蝿状權疑其眞以手彈之時称吳八絶張敦
絶者孤城鄭姬善相劉惇善星象吳範善候風氣趙
遠善筭歷武善碁宋壽善圖象上善書曹不興善
畫赤烏中不興之清淡見赤龍出水上爲献孫皓皓
送秘府至宋朝陸探微見畫其歡妙因至清溪復見
其龍宋明帝元昇祈禱不應乃取不興龍置水
上應時蓄水成霧霈月霧霈謝赫云不興之迹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復見秘閣內一龍頭而已觀其風骨擅名不虛在第一品矣

又曰晉顧愷之字長康書於尨官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日京師寺僧爭以珍寶錢帛施之請開戶三日觀者如堵其畫維摩詰時天竺道士竺法護見而嘆曰此神人也宜須臾改服以禮事之其畫佛圖三間小殿中尨官寺初置僧像設會請朝賢鳴鍾殺注錢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素貧衆以為大言後寺衆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逕閉戶往來一月餘日所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見諸施一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列貴施及開戶先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愷之嘗畫人物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台閣一定器耳差易也斯言得之至於思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若空善賦綵謂非妙也

又曰宋朝顧駿之常結構高樓以為畫所每登樓去梯家人罕見若時景融朗然乃含毫天地陰慘則不操筆今之畫人筆墨混於塵埃丹青和泥滓從汚絹素豈日繪書自古善畫者匪衣冠黃冑逸士高人振妙一時傳芳千祀非閭閻鄙賤所能為也

又曰南齊宗測字敬微炳之孫也善畫傳其祖業志

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于平圖於壁隱廬山居舊炳宅畫院籍過孫登於行障上坐卧對之又畫水業寺佛影臺皆稱妙絕

又曰南齊謝赫姚最云點制精妍意存切似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鑒便歸操筆目想毫髮皆無遺失麗服靚粧隨時變改宜眉曲鬢與世爭新別體細微多從赫始遂使委巷逐末皆類效頻至於氣韻精靈未窮生動之致華路纖弱不副雅致之懷然中品已後畫人馬貴在沈摽下毛惠遠

又曰南齊劉瑱守士温敬人小聰惠多才藝攻書畫嬪嬙當代第一謝云用意綿密畫體簡細筆刀困弱制置單省婦人最佳但纖削過差翻為失真然玩之詳熟甚有姿態

又曰南齊毛惠遠榮陽滎陽武人也善畫馬時劉瑱善畫婦人並當代第一帝書碧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万有言惠遠納利者粉尚書評價貴二十八萬後家徙壁立甚痛悔之惠遠第惠秀永明中待詔秘閣世祖將此代命惠秀書漢武北征圖中書郎王融監掌其國成帝拯重之置瑯琊堂上每被覽焉

又曰北齊楊子華世祖時任直閣將軍常畫馬於壁

皮聽蹄聲長鳴如索水草圖龍於素書卷輒雲氣榮
集也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子號為畫聖非有詔不
得與人畫時有王子善基通神號為二絕
又曰北齊劉殺鬼與楊子華同時世祖皆重之畫闕
雀於壁間帝見之為生佛之方夐常在禁中餽賚巨
万任梁州刺史
又曰梁元帝名繹字世誠善畫容人物圖帝極稱善又畫
賢之任荊州刺史日畫蕃客入朝圖帝親為
識貢圖并序蓋外國來獻之事予方智字實相亡能
寫真生上賓容貌容點染即成數人問童思皆識之
又曰梁蕭賁字文奧蘭陵人也多詞學工書畫曾於
扇上畫山水咫尺之內見萬里可知姚最云雅性精
密後來難比含毫命素動必依真學不為人自誤而
已人間罕見其跡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幼而異操年十歲
讀書葛洪神仙傳更有隱逸之志若茅山號陽隱君
好著述華明衆藝武帝常欲微用隱居畫牛二頭以
金籠頭牽之一則遷迤就水草武帝知其意不以官
爵逼之
又曰梁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為武陵王國侍直郎

秘書閣知畫事武帝崇飾佛寺多僧繇畫之特諸王在外武帝思遣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江陵天皇寺明帝置也內有柏堂僧繇畫廬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剌此耳及後代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有毀有宣尺衆乃不令折毀又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即恐飛去人以為妄誕固請點之遂點二龍須臾雷電破壁兩龍乘雲騰而上天二龍未點眼睛者見在又畫天竺胡二僧候景亂散折為二後一僧為唐右帝侍陸堅所宝堅疾篤夢一胡僧告云有我同交離折多時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得之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果於其處購得之其病乃愈對長而紀述其事張書令大司徒博涉多才藝曾於廳壁畫倉鷹觀者疑其真鳩雀不敢近又畫朝士圖當妙絶

又曰隋煬契丹官至上儀同僧悰云六法備詠甚有骨氣山東體制允屬伊人在閻立本下（契丹之誤非小雄偏壯量展則乏措徵）李雲田陽声作董展昔田楊與鄭法士同於京師光明寺畫小塔鄭圖東壁北壁田圖西壁南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盡外邊四面是稱三絕楊以筆蔽盡處鄭竊觀之
謂楊曰卿盡終不可學何耶楊曰卿盡終不可學何耶
門之好求楊盡本楊引鄭至朝堂指宮闕衣冠車馬
曰此是吾盡本也由是鄭深難大又唐張孝師爲驃
騎尉尤善盡地獄氣候幽黯孝師曾死復蘇具見冥
中事故備得之吳道玄見其盡因效之爲地獄變
又曰唐王拖子善山水幽致峯巒挺佳也上言山水
者拖子頭道子脚
又曰唐吳道子陽翟人也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
酣飲學書於張長史旭賀監知章學書不成因改盡
曾事道進公常嗣立爲小吏因寫蜀道山水之體自
爲一家其書迹似薛少保亦甚便利初任宋州瑕丘
縣尉玄宗召入禁中改名道玄因棱內教博士非有
詔不得盡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盡下筆有神是張僧
繇後身也可謂知言矣官至寧王友開元中將軍裴
旻善舞劍道玄觀旻舞畢揮毫並進時又有公孫大
娘亦善舞西河劍氣渾張旭見之脫因爲之草書杜
甫歌行述其是事知書盡之藝皆須意氣而成亦
作孺夫所能作也
又曰唐盧稜伽吳生弟子也盡迹似吾生但才力有

限頗能細畫咫尺山間水屢廓物象精備經變物像
是其所長吳生嘗於師京畫總持寺三間大獲衆貨
稜伽乃竊畫莊嚴寺三間鉉思開張頗臻其妙一日
吳生忽見之敬嘆曰此子筆力當時不及我今乃類
我精爽盡矣居一月稜伽果卒
又曰唐馮紹政善畫鶻鷹鵰鶡盡其形態嘴眼脚
爪毛彩俱妙嘗於禁中五龍亦稱其善有降雲蓄雨
之感
又曰唐李思訓宗室也即林甫之伯父早以藝稱於
當代一家五人並善丹青高宗甚重之書畫稱一
時之妙其尽山水樹石筆格道勁滹瀕浮雲霞縹
緲時觀神仙之事實然岩嶺之幽時人謂之大李將軍
也
又曰唐韓幹尤工鞍馬忽有人指門稱鬼使請馬一
匹韓君盡馬焚之他日鬼使乘馬來謝其感神如此
弟子孔榮為之上足
又曰唐張璪字文通尤工樹石山水衍畢宏擅名於
代一見驚異之璪唯用禿筆成數以手摸緝因問
問璪所璪曰外即造化中得心源畢宏於是閣筆
又曰唐李漸善畫蕃馬騎射鵰放牧川源之妙筆迹

氣調今古無儔李仲和能繼其藝而筆力不及
又曰天后朝張易之奏召天下畫工修內庫圖畫因
使工人各推所長鋭意模寫仍舊裝皆一毫不差其
真者多歸易之
又曰唐朝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觀陸後無來者
授筆法於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旭殘書顛
吳宜爲畫聖人假天造英靈不窮
唐畫斷曰唐吳道玄窮丹青之妙大約宗師張僧繇
玄宗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水遂假吳生驛遞令
往貌之又迴帝問其狀奏云臣無扮本並記在心遣
於大同殿圖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亦李
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玄宗云李思
順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迹皆極其妙又畫殿內
五龍麟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吳山常待金劉
經自識本身當天寶中有揚庭光與之齊名潛畫吳
生真於講席衆人之中吳生觀之亦有便驚語庭光
云老夫衰醜用何圖之
又曰唐周昉字景玄郭子儀子壻趙縱常令韓幹寫
真衆皆稱善後又曰昉寫真二人皆有能名公常例
二畫於座未能定其優劣因趙夫人歸省公(公子儀也)問

云此畫何人對曰趙卿何者似雲兩畫總以後畫者
嘉又曰何以言之曰前畫空得趙狀貌後無移其神
象性情笑言之資公問後畫者何人乃云周昉是日
定其二畫優劣令送錦綵數百疋
又曰唐閻立本太宗時南山有猛獸害人太宗使驍
勇者捕之不得貔王元鳳忠義奮發自往取之一箭
而斃太宗壯之便立本圖其鞍馬僕從皆寫其真無
不驚伏其能太宗幸園池都地鬬鷁鵝召立本貌十八
學士凌烟閣功臣等實跡輝映前古
又曰唐常無泰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畫名也獸異擅
名時稱常四足無不妙也嘗見貌外國所獻獅子酷
似其真後放歸本國惟畫者在圖時因觀覽百
獸見之皆惧又玄宗射獵一箭中兩野豬詔於玄武
北門寫貌傳在人間乃妙之極也
又曰唐楊光畫松石山水出於人表初講處士謁盧
黃門懷慎也館之甚厚知其丹青之能意欲求之而未
敢言楊懇辭去後苦晋之知其家在洛衣食之少心
所不安乃令人潛將數百千至洛中供擬取其家書
示楊公感之未知所報盧因從容乃言欲求一蹤以子
孫寶之意尚難之遂月餘圖一松石雲物移動造

化人莫能觀也

又曰唐陳閎會稽人也以能寫真本道薦之開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寫真御容妙絶當時玄宗射傷麗兔寫事并枝舞圖真容之詔寫貌又太清宮肅宗真容誰准龍顏安日寫人之狀而筆力道潤神彩莫逸實天授其能也閎令之後一節人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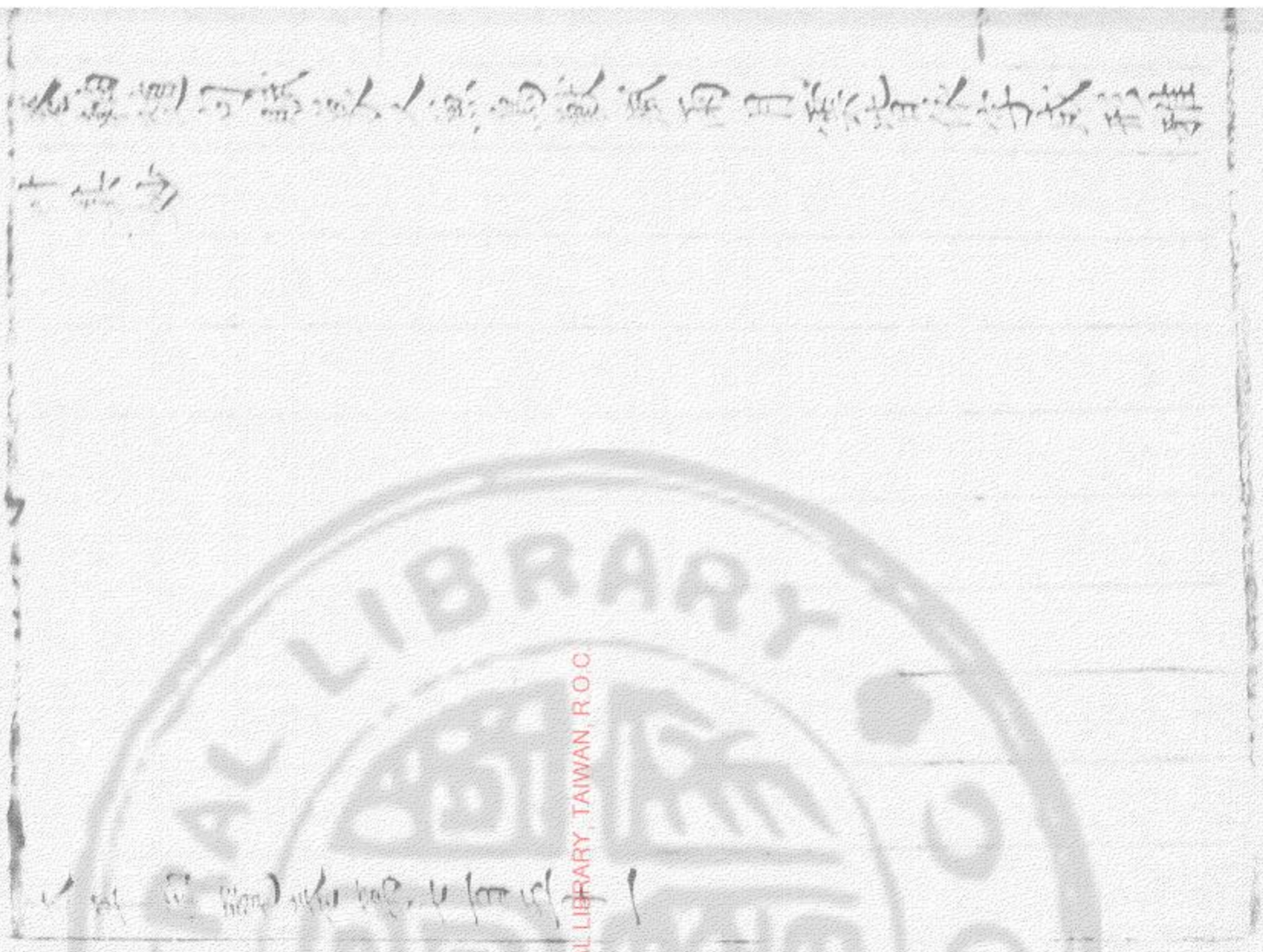
又曰唐張萱宗北人也善寫貴公子嬪馬并侍宮苑子女等皆宅於時善繪草蟲蔬菜葉竹樹花鳥

又曰唐王墨不知何許人也善潑墨時人謂之

王墨多游江湖善畫山水松桐雜樹等性疎野好酒每圖障興酣之後以墨潑之脚蹙手扶或拂或幹隨其形象寫山寫竹寫樹應心隨意倏若造化圖成雲霞濛濛風雨蕭蕭不見污之路也

又曰唐李靈省落魄不拘撿每圖一陣非其所欲不可強也以酒生思傲然自得玉公之專寒暑之若山水竹樹一點一扶成於自然即峯際雲孤或即島嶼極海非常制也

又曰唐張志和字子同號烟波之常釣魚洞庭初顏曾公有吳興知其高節以漁歌五首贈之乃圖傳為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二

工藝部九

巧

釋名曰巧者乃合異類共成一体也

禮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

又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師名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礼）

又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多技巧者也（欲嘗其技巧將從之時人服般之巧）

欽般請以機封（欽下推於廊般若之族見后掌飲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

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字言寧有強使女者與借）

又曰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巧非也以已字本）

也一知者創物謂始聞端造物器
若是本作者是也巧者述之守之世謂
之工以父子世教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事無非聖人所作也
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
皆此聖人之所作也凝堅也天有時地有氣財有美巧
有巧合此四時然後可以為良時寒温也氣剛柔也良善也
績漢書曰張衡情精微有巧藝作動儀以精銅鑄其
器圜徑八尺形字傾轉尊其蓋穹隆飾以篆文外有八
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承之其牙發機皆隱下樽中
周容無隙如一體為地動機發即吐丸蟾蜍張口受
丸声乃振揚司者覺之即省龍機其餘七首不發則
知震地所從起來也合契若神觀者莫不服其奇麗
自古所來未嘗有也觀之高作觀者
蜀志曰諸葛亮性巧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意為
晉書曰稽康性絶巧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
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
晉紀曰宋王為慕容超張網巧絶於人乃使網大治
攻具於是城上火石乃努無所用之
晉陽秋曰吳筠衡字思直明達天官能為機巧作改
渾天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曰衡陽區紙者甚有巧思造作木石作一婦人居其中人扣其戶婦人開戶而出當戶再拜遂入戶內閉戶又作鼠市於中而回市人縱四五鼠欲出門未入輒推木掩之門門如此鼠不得出又作指南車又木奴令春穀作米中宗聞其巧詔前上方左校

范約末書曰吾毛處雅姚興令狐生造指南車宋武帝平長安始得止車戎狄所制不甚至精雖有南多不審正旦出頓駐須臾人力正之范陽人祖亮之甚有巧思常謂宜更構造順帝昇明末齊王為相命

之造馬其制甚精百屈千迴未嘗移變

北齊書曰高隆之性小巧多至於公家羽儀及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舊典特論非之

文士傳曰張衡嘗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里後趙錄曰邵輔樂陵人也好學者才藝巧思機智妙於當時襄國宮殿基構皆輔所營也

馬鈞別傳曰鈞字衡扶風人巧思絕世不自知其為巧也居貧舊稜機五千綜者五千攝六十綜者六十躡鈎乃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猶自然而成形陰陽之無窮

葛洪神仙傳曰葛由者蜀人也刻木作羊能得一旦
騎羊入山遂云得仙未知指實也
鄴中記曰石虎有指南車及司里車又有舂車木人
又作行碓於車上動則木人踹碓行十里成米一斛
人有磨車置石磨於車上行十里輒磨一斛凡此車
皆以未爲彩飾唯用將軍一人車行則衆巧並發車
止中御史解飛
尚方人謂猛變所造虎至性好佛衆巧奢靡不可記
曰嘗作檀車廣丈餘長二丈安四輪竹金佛像生於
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一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
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披袈裟統佛行
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車
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亦解飛所造也
玄中記曰奇肱氏善奇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
述異記曰魯班石爲禹九州圖今在格城石室山東
北岩中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者爲怕滿灯七龍五
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又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
爐大出房風其法度至緩更始爲之環轉四周而體
爐常平可致之褥被故服被褥爲名又作九層山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鑄爲奇禽怪獸諸靈皆自然運動又作七輪扇連以七輪大皆徃尺並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皆生風寒爲

又曰招陽殿梯楯皆刻作龍蛇蜿蜒之狀匠人丁謹李尊所作也其巧爲天下第一

涼州記曰李尤特有徃射者自謂爲王忻家奴發覺塵起射有奇巧王小會班坐之壽也故故之涼風門及大錢寔人傾敗射運巧致思土木俱正

三十年洽遠記曰鳴鐘人風口中雨引之則成文錦似結人壹績以五絶絲相間日

列燈燭也

又曰始皇起遊雲臺宮極四方之珍材技天下巧之工人皆能騰盧緣木揮斤斧於空中

又曰始皇二年騖消國獻善畫之工名列齋刻白玉爲兩虎削王爲毛有如真矣不點兩目睛始皇點之即飛去明年南郡有献白虎二頭始王使視之乃是先刻王者始命去目睛二虎不能復去

歷代名畫記曰吳王趙夫人巫相趙達之妹善畫屋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絲織龍鳳之錦宮中號爲機絶孫權常歎已蜀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乃進所篤江湖九州山嶽之勢夫人又於方帛之上繡作五嶽列国地形宮中號為針絶又於膝續絲髮作為軽慢宮中號為絲絶

又曰宋謝莊字希逸性多巧思制木方丈圖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別州縣殊合之則寓合為一老子曰大巧若拙

又曰絶巧弃利盜賊無有

莊子曰陶者云我善治埴圖者中規方者中矩（範土）曰陶陶化也埴黏土也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曲鉤也）直者繩也謂匠人機巧善能治木曲直必中鉤繩也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土木之性稟之造物不求曲直豈慕匠人浪為藏否）

又曰百工有器械之利（巧者為之妙耳）

又曰巧者勞而智者無所求

又曰巧則壯

又曰無為也而笑（智乃者有為而傷神）

又曰覆載天地刻削衆形而不為巧（巧者為之妙耳物皆自尔故無所稱也）此謂之天樂（士樂而樂足矣）

又曰以庖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黄金注者昏（新愈重）則其心愈務也）

又曰郢人堊（堊白土）堊（堊白土）場其鼻端若繩斲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而斷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而不失

容宋元君聞之召石匠曰嘗試爲寡人爲之石匠曰
臣則嘗斲能之雖然臣質而死之矣
列子曰周穆王西巡有獻工人名偃師臣爲命所試
曰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驚視之超步俯仰
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
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超步俯仰
言皆人也巧夫頷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
千變百化惟意所造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
觀之伎將終倡者瞬（與同）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
王怒立便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
皆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也自內則肝膽心肺
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無不
畢具者合會復如初王誠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
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曰人之巧
乃與造化同功乎詔二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
黑翟之飛鳶自能謂之極也弟子東賈合滑釐以偃
師之巧造於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焉
又曰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後成亂
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曰使天地生物三年而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持道化化不持知巧（韓子云象為楷葉）又曰考成子學幼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考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曰昔老柟之祖西也顧而告余曰有生之氣而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寄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終難窮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學夫幻矣吾與汝亦幻矣須學哉

墨子曰公輸子削竹木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自以為至巧墨子謂曰子之為鵲也不知匠為車轄乎（墨子名翟宋大夫）須臾逝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孟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方員也

淮南子曰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之而悼之（悼傷也）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而不休息裂衣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趨走也郢楚都也今南郡干陵比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能罷之乎志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爭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挫銳精攻無罪之宋故負天下以不義也名猶且舉也）

王曰必不得宋乃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設以攻宋曷爲而勿取（公輸魯班號時楚在雲梯公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設施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拒（拒止也）之公輸九攻而墨子拒終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息輸不攻宋

又曰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

又曰工人下膝而上冊則可下冊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

又曰規矩鉤繩者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巧有於心也）

又曰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瑇瑁碧玉珠文采明郎澤若濡非而不玩久而不濡奚仲不能旋魯班勿能造此之為大巧）

又曰夫至巧不用劍（巧乃在心手故不用劍）

又曰大匠大不斲

又曰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斷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剡木而為舟鑠鉄而為刃鑄金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鍾因其何也尸子曰古者倕爲規矩準繩使天下
倣焉
愼子曰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而巧也言有常
事傳子曰馬先生鈞天下之巧也有二子謂古無指
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曰明帝詔
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而天下服其巧
矣居京城都內有地可爲園圃無水以溉之先生乃
作翻車令童而轉之而灌水自覆其巧百倍於常此
二異也後上有人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先
生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不答對曰可益受
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形若輪平潛以水發焉設爲
女樂舞象使木人擊鼓吹簫木跳丸擲自出自入百
官行署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
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晉以試車
輪懸絕辟處數十飛之百數步矣馬先生之巧雖古般
輸墨翟王尒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
又曰馬先生爲機器未成裴世子疑而難之先生口
屈不能對傳子謂裴子善乎言而不巧馬氏長於巧
而短於言巧者天下之徵事
抱朴子曰善圍碁者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匠

木聖張衡馬鈞是也

孔叢子曰孔附謂陳王曰梁人有楊田者伎巧過人

骨勝肉飛

博物志曰近世有田夫至巧而不自覺也其婦稱之

猶不自知乃削木爲小麥試耀無疑歸磨乃覺其麥

論衡曰傳稱魯班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

集也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

之也猶在傳言魯般巧云其母矣言其巧爲母作木

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上輒去而不失還其

母焉

楊泉物理論曰夫蜘蛛之罷蜂之作巢其巧妙矣而

況於人故工匠之方規圖矩出乎心巧成於手迹非

睿敏精密熟能者勲成形以周器用哉

晉讚曰陳勰以工巧見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圍碁

圍碁

左傳曰甯喜許納獻衛公太叔文子曰今甯子視女不如奕碁奕碁者舉弗定不勝其偶而況置君弗定乎（奕圍碁也）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碁局懷（懷謂白黑亂）粲復爲之碁者不信以袍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較不語一道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氏春秋曰孔融被誅二子碁而不起左右曰尔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

蜀志費禕與來敏圍碁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擾甲嚴駕已乾禕[番]意對對喜色無厭倦禕至敵遂退

吳志曰孫權太子和言嘗世士人宜講脩述學習射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常曜退而奏論和以示賓客

御之聞何必博奕可以為歡乃命時坐者入人者著

晉書曰王質入山所木見二童圍碁坐視之及起斧柯也爛矣

又曰賈謐嘗與太子奕碁爭道成都王頻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也

又曰苻堅率衆號百萬次乎淮淝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兄子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惧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及令張玄重請安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命駕出墅親明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墅別安睿碁省於玄懼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

又曰王道與其子悅爽碁爭道遂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尔邪

又曰祖爲納軍器祭酒納好爽碁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碁對曰我以庶憂耳

鄧粲晉紀曰阮籍毋喪每死與人圍碁如故對曰求止籍不肯晉決賭焉

晉中興書曰王恬字敬豫與濟陽江霖俱善爽碁爲一時之最

又曰陶侃在荊州見做吏博奕戲其投之於江曰圍碁者堯舜以教愚子博者商紂所造諸君並懷國器何以爲此

一本爲牧猪奴戲

晉起居注曰鎮東司馬顏延之坐圍碁免官

沈約宋書曰羊玄保爲黃門侍郎善爽碁碁品第三見與太祖賭郡戲勝得補宣城太守

太祖亦好玄數蒙引見與太祖賭郡戲勝得補宣城太守

又曰徐羨之沉容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爽碁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以此推之

又曰謝弘微愠無色末年與人圖碁西南有碁死勢有人曰南風急或覆舟人悞救之弘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莫年

齊書曰能其人瑯琊王抗爲第一品吳褚思莊會稽郡夏赤松第二品赤思速喜於鬬碁宋文帝世羊保玄因制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官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更方決抗搖於局後思莊達曉不睡世或以思莊所品第至高緣棋思深久人不能對也

又曰武帝好圖碁碁甚拙其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與第一品王抗圖碁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

又曰武陵王曄少年時貧無碁局內破荻爲片縱橫以爲碁局指點行勢遂至品名

燕書曰羅騰字叔龍工圖碁究盡其妙獨步當時俄而有北平樂拔勢出與齊焉

後魏書曰甄深舉秀才入都積歲破以爽碁棄曰至乃通夜不止有倉頭者常令秉燭或時睡即大加其

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卽君辭父母
仕官京師若為讀書執燭不敢暫非乃以圖碁日夜
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肆加杖罰不亦理乎琛暢然
慙感遂從許赤虎假書研習聞見益優

陳書曰梁武帝詔檢定碁品到溉未异已下並習陸
瓊時年八歲於客覆碁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唐書順宗朝寵翰林陰陽星下醫相射覆碁變詩待
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旣用事惡其與已
傛類相亂故罷之

江表傳曰呂範討山越還白事於孫策從容獨與圖
碁因論軍旅

西京雜記曰杜夫子善奕碁為天下第一或機其實
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入神聖教
又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假儒妻說
在宮內時常以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房竹下圖碁勝
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疹病服絲縷就北辰祈求延
命乃免

述記異曰朱道珍常為舂陵令南陽劉廓為荊州參
軍每與圍碁日夜相就局子畧無暫輟道真以宋元
徽三年六月亡至九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投

廓云朱彝陵書廊開書看是道珍手迹云每思碁聚非意致濶方有來緣想能近領廊讀書畢失信所在

失其書信寢疾尋亡

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鴻有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勿若之矣

抱朴子曰葛洪體鈍性篤所寡玩好見人博戲曾不目盼至今不知碁局幾道

又曰善圖碁者世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碁聖之名也

淮南子曰行一碁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奕碁進退取與攻劫故拾在我者也

陳晉志曰阮簡子茂弘為閒封縣令有劫賊外白之甚數簡方圖碁長嘯史云劫急簡云局上劫甚急其高率如此

楊子法言曰圖碁繫劫反目胶刑奕皆是然也

博物志曰堯造圖碁朱善曰

新語曰世言圖碁哉言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疎遠言

得道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偶超作罫（音賣反線問方因也）猶公之言黯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中計塞薛成皋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江以臨越守邊偶趨作罫者也

俗說曰羊玄保作吏部郎數被名見後有傳詔來始入門其兒靈孫年十許歲見傳詔語其父去而知也正當圖碁耳

語林曰王中郎以圖碁是坐隱亦以圖碁爲談

又曰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在側武子問孫歸命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礼於君者則剝之乃舉碁局下故議之

又曰豫章太守顧劭是丞相雍之子在郡卒時雍方盛集僚屬圖碁外信至而無子書雖神意不變而心了有故實客旣散方嘆曰已無延州之遣累寧有喪明明之責邪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方言曰圖碁者自關東齊魯之間謂之奕班固指奕曰北方之人謂碁爲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畧義亦同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體明德也其有黃黑陰陽公也駢羅列位效天文也四象旣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法則臧否爲人由已道之正也

蒙書曰蒙圍碁欲鬬也
魏瑮圍碁賦序曰清靈體道稽謨玄神圍碁是也
魏應場爽勢曰爽碁之制所由來尚矣駱驛雨集
魚鱗鴈峙奪維閣爽固衛邊鄙寇動北疊備在南尾
晉劉柳圍碁賦序曰司空從事中郎度仲初性好圍
碁終不達碁旨言文則觸類而至對局則宜然而窮
何所解如彼之易所碍如此之難哉

投壺

禮記曰投壺之礼主人奉矢
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樂賓賓曰子有
[枉酬切哨不正貌]
旨酒嘉殽既受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
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
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
固辭不命敢不從[不得命不許]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
辭賓再拜受矣也主人作階下拜送賓般還曰辭拜送
[拜送送矣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及位揖賓就筵司射進
度壺間以矢半及位設中東南執八筭興[設中亦賓也八筭於]
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地[筭竹]而立以請賓候投之
賓請曰順投爲八比投下
釋勝飲下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爲一馬從二
馬三馬既立請度多馬請主人亦如之[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

先後不捨也勝欲不勝言不能養不能也

禮記曰壺徑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苴五升壺中實小苴馬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言去其皮節也

左傳曰晉侯以齊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聲

侯舉矢曰有酒如淮如肉如陵寡人中中此為君伐興

東觀漢記曰祭尊夢范叔上疏曰尊為將軍取士皆用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魏畧曰邯鄲淳字元叔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十疋

又曰游楚好投壺自娛

晉書曰石崇有妓善投壺陳屏風投之

王弼列傳曰弼性和理樂遊宴絲竹音律善投壺

崔寔傳曰投壺者皆以多筭飲少筭

西京雜曰曰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用不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苴悪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反語之為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如博之聖於輩中爲駑傑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獻帝春秋曰袁紹聞魏郡兵反與墨山賊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坐中皆在鄴者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觀督引滿投壺言笑容音自若

晉陽春秋曰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熟閉目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山室東王公居焉與一玉女投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笑（張華曰天笑者謂流光）

藝經曰投壺法十二籌以象十二月之數

投壺變曰謂之投壺者取名脩（他由反）也籌漸而轉易鑄金代焉建之於後人事生矣壺底去一尺其下筒以龍玄（玄月蒼隨其生死也中銀曰筍龍蛇之類也）橫運之以瞧（平表切）蝦（謂龍下瞧）蟺（燕尾燕識候而歸也投而歸人來去有恒數之數極也）矢十二數之極也長二尺八寸法於恒矢古用栝棘（頻二帶謂之帶劍）古者投壺擊鼓而節帶劍十二（入聲）倚十八（倚並左右如後也）帶劒還（令矢員轉西於河口）劒騎七十八（如後也）狼壺十二（狼尾收）三百六十籌得一馬（言三百六十歲切戊也馬謂之近熏同得勝也）三馬成都

魏瓘碁賦曰夫注心銳念自求諸身投壺是也

晉傳玄投壺賦序曰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晉李尤壺籌銘曰投壺籌禮揖叙先後通風月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分為生部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工藝部十一

博

塞蘇則切

蹺踘

博

樗蒲

藏鈞古作摴

說文曰博局戲六著二碁也

論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

爲之猶賢乎已

家語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曰有之爲其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爲不博孔子曰爲其無行惡道也

史記曰宋湣公與南公長萬博爭公曰怒辱之吾始敬者若汝今子魯虜也長萬病此言遂局殺湣公

又曰魏王與信陵君博北境舉烽火言趙寇入界信陵君曰臣有客能知趙王陰事言趙王獵非寇也

又曰劇孟好學博少年之事戲

又曰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皆乎或欲大投或欲出分公班固奕指圍棋博局在行在胆曰投瓊也皆此君之所明知也

漢書曰孝文帝時吳太子恃博爭道不恭皇太子以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或云提音抵擲也抵擲也蓋康曰格行者作相周故以言之或也蓋法至立各不得故云格五也又曰吳王壽王字子贛少年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

又曰陳遵祖父遂守長子宣帝微時與遂有故相隨博奕數負債及宣帝即位遂稍遷至太子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以可償博債也

范曄後漢書曰耿恭爲戊己校尉恭至部移徼烏孫示漢威德昆彌以下皆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入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客星經帝座或因衣延延因上封事曰河南尹
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封宗室加
禮引見與之對博上下潠音薛黷有虧尊嚴
魏畧曰孔桂性便妍嬈博奕太祖愛之每在左右
又曰杜畿與魏國小相狎每共博爭道畿曰我今作
東河也固發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工曹
晉中興書曰桓玄強與人博奕服其田宅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入邴邴邑也音祊與井公博三日而
決疑井公賢人而隱者故王就戲
梁冀別傳曰冀好格五六博
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武使其子度
世往華山求之度世望見父上有紫雲白玉為床與
數人博戲度世問父所與博者是誰曰洪崖先生許
由巢父也
秦記曰呂光破龜茲始獲鳩摩羅什光死子纘立戲
矣羅什或共棊博奕殺子雲所胡奴頭什曰不所胡
奴頭其胡奴斫人頭後纘弟越宇胡奴果斬纘頭
涼州記曰呂光太安二年龜茲國使至獻寶貨奇珍
汗血馬光臨正殿設會文武博戲
西域胡曰諸博戲取人牛馬財物者胡俗皆倍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述征記曰極西南端門外有石石色青而細脩之作
博碁以遺江東甚可珍玩
西京雜記曰許博昌安陵人也善大博豆要好之常
與居處其述曰方畔揭道張宛屈玄高高屈宛張居三
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宛屈玄高高屈宛張居三
輔而誦之法用六著或謂之宛以行爲之長六分或
用二著博昌又作大博經一篇今世傳之
莊子曰臧與穀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
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也登高樓大路設樂飲酒
繫博樓上
抱朴子曰南陽文氏求食入山見高巖上有數人對
博
淮南子曰善博者不欲謀博以不傷爲佐夫也進也不恐不勝
平心定意投得其齊齊得其適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
必多
韓子曰薛公之相魏昭侯也有陽胡蕃者於王甚重
而不爲薛公患之於是乃與之博與之百金令與昆
弟博俄又益之二百金
又曰齊宣王問庄倩曰孺者博乎對曰博也者貴梟

勝者必殺梟是殺其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
尹文子曰博者盡開塞之宜得用之路
楊子法言曰或問侍君子博乎曰博坐則聽言有酒
則觀禮焉事博乎
說苑曰秦始皇時嫪毐驕奢後與帝左右博爭行乃
瞋目大呼
又曰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曰敢諫者斬
孫息（孫息即荀息也）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
十二博基加九鷄子於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
子為寡人為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氣以基子置於
下而加九鷄子於其上左右慴息靈公俯伏氣息不
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為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危甚
如此
風俗通曰漢武帝與仙人共博其投石中馬啼處于
今尚在
典畧曰荊軻與魯句賤博爭道句賤怒而叱之軻志
罪而逃妻
春秋旧事曰倪寬為漢司馬農卿與太子博爭旨犯
罪而還
遁甲經曰天一亭遊六行亭亭天一之貴人也戰鬬

博戲漁獵但可皆不可尚也

辭孝通譜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碁以象十二碁之纏次則天地之運動法陰陽之消息表人事之窮達窮變化之機微礼謙謝則知冲謝以致福觀殺罰則知當路而速禍行其道則倚鹿有歸保其家乃瞻烏爰集隱顯藏用莫不合道龍潛鵲起率皆趣良足以皆鴨至娛治協玅賞者也

魏曹植治子等諸曰齊韓彊接于雩節徇虎門之博忽晏置饗矜而自伐輕罪重分

魏王粲彈碁賦序曰因行駴志通權達理六博是也

晉李尤博銘曰夫無用心博奕猶賢方平處下有不邪偏

摴蒱

晉書曰桓玄見人有好玄宅悉欲取之勒以摴博而賭之玄微聞義軍起憂懼弗能寢席或日劉裕等狂或事必無或玄曰裕足為一世之雄加以果於用兵劉毅家無儋石之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刘宝外生酷似其勇儲共舉大事往無不成

又曰葛洪字稚川性寡欲無所愛玩無知局碁幾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樗蒱蔑名

又曰王敦之年数歲常觀門生樗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即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

又曰武帝胡貴嬪帝嘗與樗蒱爭道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

又曰謝鯤婚殷督好樗蒱奪其妹裝物以還戲債劉謐謂謝弘微曰謝氏累代財產克殷君一朝戲債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薰耳

又曰陶侃字士衡見諸參佐或以談戲費事乃取其樗蒱博基悉以投于江乃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

又曰劉毅於東方聚樗蒱大擲一判應至数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盡不事此耳裕惡因緩援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荅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声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既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又曰周顗之死也王敦坐有一參軍樗蒱馬於博頭被殺因為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

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伯仁顗之字也
又曰慕容寶初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樗蒱危
坐整容誓之曰世雲樗蒱者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
期頓得三盧於是三擲三盧
宋書曰何尚之時頗輕薄少好樗蒱飢長折節蹈道
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琨所知與之游遊處
齊書曰李安民擊鶺尾江城有功明帝大會新亭樓
勞諸軍王樗蒱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自安民
曰卿面方如田封侯大也安民少時貧屢有一人從
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

果驗
後周書曰王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
自安太祖曾在同州郡與公晏集出錦罽及雜綾絹
數疋將命樗蒱賭取之物飽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
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郡公將遍莫有得
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胡
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止報知己若此誠
有實令宰相賜之者願擲即爲盧若內懷不盡神灵
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
一坐盡驚郎援所佩刀橫於膝上覽樗蒱拊髀擲之

比太祖止之擲為盧矣徐乃拜而受之

江虨別傳曰虨年十一始學樗蒱祖母為說往事有以博奕破業廢身者於是即棄五木終身不為戲

抱朴子曰林盧山中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常有十許人衣袍或白或黑或男或女有王伯夷過宿而坐誦經夜有十餘人嘆與伯夷封坐自持樗蒱伯夷密以鏡照之乃群犬也

郭子曰桓公宣武也年少至貧嘗樗蒱失數百斛米盛飢惡意亦沮自審不服振乃請救於遠彥道桓具以情告袁欣然無作便即俱去出門云我不但救卿要頃獲數百萬

博物志曰老子入胡日作樗蒱焉

俗說曰殷伯弟為何無忌參軍在潯陽與同共樗蒱得何百萬便往何大怒殷

世說曰温嶠位未高時屢與楊州淮中賈客樗蒱每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盡戲屈無隱得反無太尉庾亮文善嶠於舫中大與庾亮卿可贖我庾亮即送直然得還

為卿破之我心作快齒音拒咀相呵慨壯擲必盡雄二人齊叫敵家震惧喪氣俄

異苑曰潁川陳寂元嘉中晝忽有一足鬼長二尺許
為寂驅使欲與隣人樗蒱而無五木鬼乃取刀破庭
中楊枝於戶閒作之即燒豹黑白雖分明但朴專
又曰昔有人乘馬出行於岫裡見二老公相對樗蒱
遂下馬以策柱地而觀之自謂俄頃望視為馬鞭淮
然已爛顧瞻其馬鞍亦枯朽旋還而無復親識一慟
而絶

慶曇集曰頃聞諸君有樗蒱過差者初為是政事閑
暇以悞意耳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
聞之能不憮然

繁欽威儀箴曰其有退朝偃息閑居操揽惧营切揽博子奕碁
文局樗蒱言不及義勝負是圖

塞 蘇則切

說文曰塞行碁相塞謂之塞

齊書曰沈文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也尤塞用五子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入邶音妨與井公塞

魏王卽塞勢曰余所與遊處唯東萊徐先生素習九
章能為計數問可以代博奕者乎曰塞其次也乃試
習其術以驚腄焉

邊韶塞賦序曰余離群索居無講論之事欲學無友

誦欲農無來欲奕無塞欲博無褚問可以代博奕者乎曰塞其次也書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為樂也

藏鉤 古作彄

辛氏三秦記曰昭帝母鉤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鉤法此也（法其拳也）

起周處成公綏並作彄字詣經虞閘則作鉤字其事同也俗云此戲令人生離有禁忌之家廢不脩也

荊楚歲時記曰為藏彄之戲辛氏以為鉤弋夫人所惡之以賜侍兒

風土記曰臘日欲祭之後嫂嫗兒童為藏彄之戲分二曹以效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居宜切奇徒也）即使奇人為游逸作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烏以齊二曹人數一彄藏在數十手中曹人當射（常益切）知所在一藏為籌壽五籌壽為一賭

異苑曰晉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同藏彄歎有一手閒在衆臂之間脩骨巨指毛色粗黑舉坐咸驚尋為桓大司馬所誅舊傳藏令人生離斯驗深矣

晉虞闡藏彄賦曰嘆延夜之藏弛賞一時之戲望以

道生爲元師以子仁爲佐相
盛翁子藏弆賦序曰余以膳後要命中外以行鉤爲
戲心悅其事故賦之云

蹴踘

風俗通曰丸毛謂之踘可蹋戲
郭璞三蒼解詁曰踘毛丸可蹋戲也
史記蘇秦傳曰臨淄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鬬鷄走
狗六博蹴踘
漢書曰東方朔云董君董偃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
走馬蹴踘客輻湊於董氏云
魏畧曰孔桂氏叔林性便研好蹴踘故太祖愛之每
在左右
唐書曰姜皎玄宗即位召拜殿中少監數召入卧内
侍晏私以后妃連榻以踘擊常呼之姜也
梁冀別傳曰冀好蹴踘
兩京雜記曰成帝好蹴踘群臣以蹴踘勞體所至尊
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碁
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以服朝覲焉
又曰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悵不樂高祖切因左
右問止以生平所好皆屠販少年鬬鷄蹴踘以爲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皆無此故不樂也
劉向別録曰蹴踘者
記黃帝蹴踘兵勢也
無事得使蹴踘有書
會稽典録曰唐牟字
弓馬為務家以蹴踘
為學於是名儒洪筆絕而不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工藝部十二

彈碁　儒碁　擊壤

角抵　彈　四維

象戲　夾食　悄悶

射數　簸子　扑

擲塼

彈碁

東觀漢記曰安詔曰樂成王居諒闇陰音哀服在身彈碁為戲不肯謁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書曰晉平剌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在荊州時主右沈景達善彈碁上名之休祐嘗不遣上怒詰責之

趙書曰冉閔收石遵方與女子彈碁兵至殺之

梁冀別傳曰冀好彈碁露首裸體唯在樗蒱彈碁不離

抱朴子曰暑夏之月露首裸體唯在樗蒱彈碁不離綺縠紈袴之側

世說曰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暑之曰丞相以腹熨彈碁局曰何如乃覘真以冷為覘也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何如劉曰未見他異但在吳語耳王丞相吳人也

又曰彈碁始自魏文帝宮內裝器戲也文帝於此伎持玅用手巾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使帝為客眷之舊布拂碁玅逾於帝　魏文帝典論曰於余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畧盡功其乃為之賦昔帝師先王有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藝經曰彈碁二人對局黑白碁各六枚先列其相當下呼上擊也

彈碁經序曰彈碁者神仙之戲也昔漢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踘者蓋衒其便平聲捷跳躍帝好而為之

書曰彈棊閒設者也
又曰彈棊者雅戲也非曰乎五百梟擬梟擬並
不將乎紛競詆欺之間談薄自始固趨名近利之人
多不尚焉蓋道家所爲欲習其優遊引之法繫博
騰擲之妙自暢耳
又曰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之時有吉達高鉞崔同
揚同愿之徒悉為名後有至深崔氏孺甄顗獨孤遼
亦爲亞焉至於長慶之末好事之家猶見有局尚多
解者
後漢蔡邕彈棊賦曰夫張局陳棊取法式備因嬉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詳業記性宴以講事說茲矢石碁夷如砥采若錦
績平若水孔理理兒澤滑不可屢乘色行巧撓險用
智
魏文帝碁賦曰局則制山刻璞滑如采夷碁則玄
木九峰葉樹句枝衆蕤列植不撓雜文錯
王粲碁賦曰今石局司象碧琴綺奎中夷外理肌
孔平晉傳玄碁賦序曰漢武帝好蹴鞠以為蹴
翔方今休蜀刀非至尊所作謹碁以
罷之
儒棋

後魏書曰侍中游肇注譙廣不競曾撰儒棋以表其
志焉肇述儒棋曰儒棋者蓋博奕之流所以遊思於
文亦猶投壺之習武也故聖人因物設教有實有權
情礼稱宜有張有弛孔子云不有博奕者乎之為猶
賢乎已若夫井公之對同穆叔鄉之接許由北或示
存恐非有侍然則君子之處世也逐歲軼於所適徒
費時日者哉至於几杖盤鑑猶裁銘械矧乃諧神之
器而不加勸但古之為玩者莫不競進其功碁殺與
樂殊途異勢並傳於時未有以譴退為勝通坐為悦
者故因暇隙聊復昔意此即儒棋之一名蓋將遊義之

行境本諸讓爭銓名撰德暴依儒行起捨遵道軌法
中書持然後死人不厭其游遜讓而後勝人逾恢其負
幹勇爭次和幾神遂以之孫隆豈爲崇讓止競而已
諒亦詩善全德之所目次積名會理其殆庶幾致泥
之我享不陋平富棋曰枝二方二方用也智一禮二仁三
義曰信五生五生生數所用也其名雖異亦等五數而已
也言道德之異基十生成數所用也其數一也
長十分寸所成法基六敬七德八忠九順十各隨成數所
名義名義雖異亦等五也記算而已
皆易配分數之也
三十六取其全數曰雉之博
雉其數也
故高彩者先投投壺也爲道彼此二位謂之爭爭者謂
二道謂之中中者謂礼智之道也仁義也左右
二不得相干干閒也其爭中四道彼此左右牙有
因爭出初不爭出必典之道避相涉也通生爲務不存寡殺也志仁恕
彩越爭中者休則立枭枭者不伏彩不會也會爭中者枭
折爲伏伏者不枭行不越也若彩雖會而於彼疑以過之
者行異彩依數而行兩彩同者唯行一帶桑也一謙者停
兩謙退一等讓重也行枭其者行異彩亦依數而行兩
彩同者尽行其数翻旁也一謙行一道兩謙者停枭致異也行

伏不得行裒不得行伏殊講親也折裒伏者皆從後定童行
裒曰彩者而閱者亟而申之謂初得信也緣行致累者越
而道足雷不限道數道退雷不限退數有進而之義有退而之義行棋之體不相凌觸所蔚皆灵行務灵淨唯狹
觸狐明自在不以雜物絕於詭巧而順消息審理中也志
過中道勝負分乎裒後伏驗之於淨謙雷之辨實標先後處事
不安方显其意若裒若促不尽二彩自貽全進之義成也裒伏兩北者行於裒雖不尽彩理無盡也被既出
進此有不出者即許之為勝者之算以為實也若全未
出則為之長校謙者已之謙者人之高勇仍先裒雷故也得十算

立一爵三爵立則成勝矣既高中淨意假服矜多算但謙並見跡欲故假以勝為名也

擊壤

釋名曰擊壤野老之戲也

玄晏皇甫謐號玄晏先生曰十七年與從姑子果邨等擊壤於路

逸士傳曰堯時有壤父五十人擊壤於康衢或有觀者曰大哉堯之為君壤父作也邑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勞於我哉

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可尺三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寸其刑如履擿即僮小以為戲分布如擿博也
藝經云擊壤古戲也
又曰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闊三寸其刑如履將戲前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為上吳盛彥翁之子擊壤賦曰論衆戲之為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託勢罪一報兩

角抵

左傳曰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相傳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
漢書曰武帝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應邵曰戰国之為戲樂用相誇示至秦更名角抵者也武帝大復增廣之至元帝元初五年罷三百里內觀王隱晉書曰潁州壤城二郡班宣相會累欲作樂褒城太守責功曹劉子篤曰卿郡人不如潁川人相撲篤曰相撲下伎不足以別兩國優劣請使二郡更對論經圖大理人物得失
唐書曰裴矩帝幸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大徵四方奇技作魚龍曼延角抵於洛邑以誇諸戎狄漢朝亦取以為角抵之戲焉

風而罷

西京雜記曰三輔人俗用以赤力為戲漢朝亦取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武故事曰央庭中設角抵六國所造也秦并天下
兼而增廣之漢興雖罷然猶不多絕至上復採用之
并四夷之樂雜以奇幻若有鬼神角抵者使角相力
抵觸也

彈

廣雅曰彈行先也

左傳曰昔靈公臺彈人觀其避丸者

魏書曰齊王芳爲帝常喜以彈彈人

齊書曰桓榮祖善彈營西樓見翔鵠謂左右曰當生
取之乃彈其兩翅墮地無傷養毛之生復飛
去其妙如此

隋書曰長孫晟洛陽人也有鳶群飛上謂晟曰公善
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

吳越春秋曰陳音百對曰越王曰努生弓弓生於彈
彈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死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
毋爲禽獸所食則非彈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曰斷竹
續木飛土逐肉

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一日所失者十
餘常長安爲之語曰苦飢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
嫣出彈輒隨之望彈之落而輒拾取

莊子曰以惰侯珠彈千仞之雀心笑所用至重所至
至輕

又曰見卵而思時狹見彈而思鴞肉

世說曰潘岳少時挾彈洛陽道婦人見之無不連手
榮之談藪曰齊蕭遙忻爲童子時見一小兒左右彈
飛鳥未有不應弦而落者遙忻謂之曰九戲多端何
及彈此鳥自雲中高翔何關人事小兒感之終身不
促時少年士庶競爲此戲忻之一說此戲遂廢之

又曰梁王謂惠子曰先生直言無得引喻惠子曰今
有人不識彈問彈狀如何答曰彈狀如弹則能乎否

王曰不了

又曰彈狀如弓竹以爲弦可知之乎王曰知矣惠子
曰夫說者欲人知之無論則不知也王曰善

顧子義訓曰人有善於射而高於顧子顧子曰子之
射雖百中猶不若我之一彈或曰何以爲然顧子曰
子之所射老狸之皮耳我之所彈老狐之心

潛夫論曰懷丸挾彈攜手遨遊外不足防寇盜內不
足禁麤亂

四維

晉李四維賦序曰雖戲者衛尉贊侯所造也畫紙爲

局維截木為棋取為一分而為二准陰陽之位擬綱
乘之棋而變無為生乎棋中

象戲

周武帝造象戲王褒為象經序曰一日天文以觀其
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日地理以法其刑地水火木金
土是也三日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為先本於天陰數
為先本於地是也四日時以致其序東方之色青其
余三色烈然如之是也五曰筭數以通其變俯仰則
為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為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
呂以宣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
定其位至震取兌至離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恃其
教出則盡忠入則盡孝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理不
可以貴凌賤宜而為曲不可以卑為尊隱而無犯是
也十曰文武以率其武務脩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
一曰禮象以致其居上不驕而下盡敬進退有度可
法是也十二曰以考其行定而後求永而後取時然
後言樂然後笑是也或升遷以報言義存遷善或出
退以貶過事在懲惡或以沈審為貴正其膽視或以
徇齊為功名其糺察得失表於隆替在賤必申急敬
彰於觀沮慶尊思屈片善崇於拱壁一言踰於華袞

夾食

藝經曰夾食者二人黃黑各十七其橫列於前第四道上甲乙迭推二棋夾一爲食棋不得食兩不得遣食不由道則不行棋入夾不敢食一棋爲籌賭多少隨人所制

悁 於玄切 悶

藝經曰悁悶者先位本位以十二時相從文曰同有文章處不如龍豕者何以來入莞宮王孫晝十乃造黃鍾大住就馬非類相從羊奔蛇父牛入鷄籠

射數

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數

梁冀列傳曰冀好意錢

簸子

藝經曰子之多少人之明數隨戲者制始十子爭先以落多爲不敘

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以良家子善騎射試汴爲期門以才力受幸

又曰袁帝時覽便射武戲孟康註曰手博馬蓋於雲左思吳都賦曰

鄭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搜神記曰夏侯綜為安度西參將軍說常見鬼乘
車騎馬蒲道與人無異常與人載行忽牽人語指道
上一小兒云此兒正令大病須臾此兒果病殆死其
母聞之請綜綜云無他汝兒向於道中擲塗（塗蓋博也誤）
中一鬼腳鬼瞋故病汝兒耳但以酒飯餉鬼即差母
如言兒即愈

藝經曰以博二枝長七寸相去三十步立為標各以
一博投方圓一尺擲之主人持籌隨多少甲先擲破
則得一籌後破則奪先破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六

器物部一

器物

器皿

說文曰皿飲食之用器也盛黍稷在器中也齊黍稷之器以祀者盧飯器也簋巨九又似嶌而長足慶一刀切温器也

方言曰器破而不殊其音謂之斯元音西声也器破而未離謂之墾音閒南楚之閒謂之涌與恐切言涌出也謂之涌文正比文比切凡以器盛而蒲

通俗文曰金銀鍱飾器謂之錯鍱竹器謂之笿笿即
鼎切箭柔
鼎也
竹器邊緣曰匴先管切又
書曰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
新
又曰武士阮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賦宗廟彝
諸侯
器酒觶賜
禮曰孟春之日其器疏以達孟夏之月其器高以粗
盖秋之月其器廉以深孟冬之月其器閉以淹
又曰侍食於君君賜之食器之溉者不寫陶泽之器其餘皆
寫雜行之器
又曰作寄拔寄器以疑衆殺宗廟之器不鬱於市錦
文珠玉成器不鬱於市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論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史記曰舜陶於河濱器不苦窳汝生切舜作十器於壽
丘
又曰通邑大都木器髹者千仗徐廣曰髹音滕漆
漢書曰木器千伏銅器千枚其刻果然
又曰武帝有古銅器李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
於柏寢按其刻果然

漢書曰賈宜言夫天下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異在天子之所置之

又曰李彥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臣之近主乎

又曰竇國以金銀銅錫爲器

續後漢書曰桓帝祠老子於濯龍用淳金釭器

魏氏春秋曰武王過故人呂伯奢家聞其動食器之聲疑其圖己是夜手劍殺八人

後魏書曰猺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鬢既薄且輕易於熟食

晉令曰欲作漆器物書者各先移主吏者名得作皆當淳漆者布骨器成以朱題年月姓名

車頵秦書曰符堅建元十八年新平縣民耕田獲玉器物有金彫者頗知圖記王猛以爲左道勸堅誅之

彫臨死表堅曰新平地名頵項壚其故有曰鷄閭記言此里應出古帝王寶至果得之

家禮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曰此蓋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曰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注水焉即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盡而歇孔子
喟然而嘆曰嗚呼物焉有滿而不覆者乎
老子曰延填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韓子曰堯有天下飯於土軌飲於土鉶舜作食器斬
山木而材之削跼脩其即流漆墨其上諸侯以爲奢
侈國之不伏者十三禹作爲祭器墨漆其外朱畫其
內觴酌有孚而樽俎有飾殷人食器彫琢觴酌刻鏤
鍒南子曰崑崙旁有九井玉橫橫或作彭器名也受不死藥
世說曰晉武帝常祭王武子供饌悉用琉璃器
涼州異物志曰外珠琳車渠馬瑙器無常形爲特之
寶隋其大小以作盂盤也
非人所造羅刹鬼遠外国巧成器物與人交市非人所能造
地境圖曰銅器之屬見其狀如望馬煇煇然齊器之
見爲牛爲楚之器見爲馬越器之見爲蝦蟆宋器之
見爲白狗秦器之見爲豚燕器之見爲豕
揚雄獨都器曰彫鐫鉤鉅器百伎千工
魏武內誡令曰狐有逆氣病常儲水卧頭以銅器盛
臭惡以前銀作小方器人不解謂狐喜銀物令以木
作

爾雅曰鼎絕大者謂之鼐圜傘上謂之鼎附耳外謂
之鉉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貢九牧
之金鑄鼎荊山之下氏人松竹川澤魑魅魍魎莫能
逢之
易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六五
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無不利
詩曰鼐鼎及鼒大鼎小鼎為之鼐小鼎為之鼒
周禮曰王一日三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牢鼎九陪鼎三
禮曰故衛孔悝之鼎名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大廟公
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
漢陽即公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
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
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女
銘若纂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
烝彝鼎施猶嗜也言我將行君之命又刻嗜於烝祭之彝鼎也
又曰崇鼎彝宗廟之器貫皆国器
左傳曰宋華父督殺煬公召莊子于鄭而立之以鄫
大鼎賂公鄫国所造器也四曰取鄫大鼎于宋納於太廟非
禮也臧哀伯諫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

或非之而況將照遠亂之賂於大廟其若之何公勿聽

又曰楚子伐陸之戎遂之雒於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使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以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有姦宄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固昏乱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又曰魯襄子享晉六卿賂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弟壽夢吳子也敝鼎於魯公因以為名

又曰晉叔向於晏子曰雖然吾公室今亦季氏也君曰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畢其何日之有綴鼎之明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綴鼎名也）況日不悛其能久乎

又曰楚遠啓彊曰是以聖王朝娉有珪享瓚（他吊切）有璋晏有好貨飧不陪鼎（飧熟食也陪加也加鼎所以厚股勤也）

又曰陳氏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偽周之常法）

又宋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名云（鼎正考父之廟也）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於敢鑪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又曰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二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廖今夢黃能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偽盟主其或未之祠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

又曰楚子次於乾谿僕析父從右尹子華夕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病事寮王四國皆有分器我獨無有今吾使入於周求鼎以爲分器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听豈其愛鼎

又曰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国名也

又曰晉趙鞅荀寅率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刑書之鼎著范宣子所僞刑書焉

穀梁傳曰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於太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孔子曰器從名從主人古曰郜鼎

史記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

又曰伊尹欲放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

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又曰周末有九鼎徒秦氏曰太丘杜亡而鼎沒於泗
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兼天下始皇二十
八年過彭城齋戒禱祀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水求之
不得
又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膑而死
又曰孝文帝時新垣平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
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
見不寧則不至於是上使使至廟汾陰南臨河欲祠
出周鼎
漢書曰項羽身長八尺二寸目重瞳力能扛鼎
又曰漢得汾陰寶鼎武帝嘉之藏於甘泉群臣上壽
賀陛下得周鼎盧江壽王曰非周鼎上怒對曰周德
始乎后稷成於文王上天報應鼎爲周出名曰周鼎
今漢自高祖繼周至陛下功德愈盛天德並是至昔
秦始王欲出鼎於泗而不得天祚非有德而宝鼎
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是漢鼎非周鼎也曰善
又曰王父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不五鼎烹
又曰宣帝時美陽得尺鼎獻之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案鼎
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旂鸞黼敝琱戈

李奇曰
鼏鋗也
尸臣拜稽首曰敢揚天子丕顯休命也鼎賜周之所
以褒賜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宮廟也
又曰質氏以酒酹而鼎沸
東觀漢記曰廬江獻鼎詔召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
桓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爲郎
中
後漢書曰孝平帝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
江太守敞之詔曰瑞祥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
僻何以致茲

易曰鼎象三日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太常其以初
祭之日陳鼎於祖廟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十疋九
卿二千石半之
晉中興書曰成帝咸和元年宣城春穀山崩得古鼎
重三百斤容可三斛余郡官畢賀
又曰神鼎見神鼎者仁器也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
炊而沸不爻自盈烟煴之氣自然所生也亂則藏於
深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
晉陽秋曰
沈約宋書曰秦始七年義陽獲銅鼎受一斛并蓋並

隱起錢戰國策曰秦興師於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曰
周之君臣內自獲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願大王之
圖之齊王發師救周秦兵罷率至齊曰願献九折不
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齊王曰寡人將寄塗於梁對
曰不可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潭徒早切臺之下少
海之上其日人矣州是西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七

器物部二

鬴　釜　鬲

鐳　鎬

鑊　鼎　銚

鼒　鼐　鍑

鼏帶　鼒

鬴

周禮曰烹人掌供鼎鬴所以爨肉及煮腊之氣

儀禮曰雍人陳三鼎在鑊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

史記曰蘭相如謂秦王曰今以秦之強先割十五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趙豈敢番壁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天王當誅
臣請就湯鑊唯大王群臣熟計議之
晉書曰張平自稱豫刺史樊雅曰殪譙郡太守元常
皆叛爲四品將軍豫州刺史祖逖出屯廬州遣參將
殷乂詣平意雅乂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
鑊云欲鑄作鉄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
當用之柰何打破乂曰卿能保頭而不惜大鑊耶平
大怒於坐斬乂阻兵固守歲余逖公攻平殺之而雅
據譙城
文子曰養魚於沸鑊之中棲烏於炎鑪之上雖其生
養理失矣
陸機洛陽記曰宮墻外加以大鉄鑊盛水以救鑊受
百斛百步一置楊龍驤洛陽記云鉄合一百
八十枚也
搜神記曰武帝從南岳著廬江潛霍山之上無水廟
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輒自滿用之足了事
畢即空塵土樹葉莫之汙也積五十歲歲作四祭後
但作三祭一鑊自敗
朱崖傳曰朱崖大家有銅鑊多者五三百積以爲貨
南越志曰龍川縣營岡化有巨鑊恒有懸泉注之終
歲不竭常有採薪者欲推動之忽然震電迷失路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許乃日至家湘州記曰伍子胥廟中有大銅器元嘉中沙門釋亮啓乞比廟器鑄丈六金像始廟所有大銅鑊可容三百斛許即隘入地中僧亮夢神語云今捨此器相與發願兗此神形殷斌當山記曰魏興反照山上有三公鉄鑊常有數十斛雖大旱而不減長老雲有天子女欲來此女愁思而死三公衛送故於此烹之

羅浮山記曰有名鑊容千斛餘溢為瀑布

墨子曰守死曰二十五步一竈竈有鉄鑊容二石以上為湯

釜

說文曰鍑音富如釜而大口釜也一曰鼎大上不若鬲音尋三足釜也

方言曰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鍑亦釜之總名也

廣雅曰鍑典他典切鉼音餅鬲音歷鍑音富鬳音鹿鬵音漫牟二音鼏音覓

錡釜也

埤蒼曰鍋鐎小釜也

易說卦曰坤為釜

詩曰于以湘之維錡金釜錡有足曰錡

又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鬲釜屬也

左傳曰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
三禮圖曰釜制度云三斛或曰二斛
春秋繫露曰夏永雨露釜於術音遂十日
史記項籍救鉅鹿沉船破釜甑以示必死
古史考曰黃帝始造釜甑
戰國策曰蔡澤入韓魏遇奪釜鬲於途
東觀漢記曰梁鴻少孤諸太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
鴻及熟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熟者也滅竈更燃火
又曰鄧尊破匈奴得釜鑊二三千枚
謝承後漢書曰范冉家無長物遭黨錮有時絕粮閭
里歌之曰釜中生魚范史雲甑
又曰胡郡爲淮南太守使鈐下閣外炊暴作乾飲閣
中不設釜竈潁川隲遷爲徐州刺史以小銅釜甑十
日一炊
後漢書曰王莽納言將軍嚴尤欲擾宛伯升乃陳丘
誓衆焚積聚破釜甑行其前破釜甑示
心死也
魏畧曰鍾繇爲相國以五熟鼎范因太子鑄之釜成
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鬲周之九寶咸以一體調
一味豈若斯味五味時羹以享上帝今
之嘉釜有喻茲義晉諸公讚曰尚書杜預欲爲平底

謂於薪火爲者黃門即賈彝於世祖前面賈預曰釜之失小以倫沃洗令若平底無以求水預亦不能折之

前秦錄曰處士張忠隱於太山鑿爲石釜容六斗四升

河圖曰漢高祖觀汶水見一黃釜鷺却反化爲一善貴言曰劉季何不受河圖也

莊子曰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又親仕三釜而心楽仕三十鐘不洎親吾之悲

韓子曰智伯圍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水城中巢處懸釜而炊

處懸釜而炊

呂氏春秋曰晉文公反國介　推不肯受嘗或遇之山中負釜

淮南子曰鉛不可以爲刀未不可以爲釜

又曰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負釜

酈踰梁山而國乎岐

淮南萬畢術曰牛膽鳴取牛胎以塗釜釜熟釜即自鳴矣

風俗通曰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遭人有負釜者便持至車中二三百里臨別取釜不相問爲誰亦不謝後車家繫徵當死釜不相問爲誰主徑往募人取之穿

壁未達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慙欲俱死明主主君以事白齊君義而原之

魏子曰鼎以為希出而世貴之釜禹嘗用而世輕之物理論曰堯世洪水民登木而栖懸釜而爨兵書曰初出兵軍行日三炊釜不得覆覆釜軍敗茅君內傳曰欲合九轉先作神釜

郭文傳曰文以石為釜婁逐先別傳曰昔山越民反所過殘毀望婁氏之里往中庭顧見釜鼈尚有於竈曰恐他遠寇取之乃為取洗沈著井中而去賊家後還皆盡得之

朱崖傳曰朱崖俗多用土釜

南蠻獠民格曰諸告伯奴祖父母

裴淵廣州記曰東官郡煮鹽織竹為釜以壯囑屑泥之燒用七夕一易

異苑曰長山朱郭夫妻夫恒採藻澗濱見二銅釜沿流而下取之而歸有圖蓋滿中銅器光輝輝目自然作声郭懼運著北山埋之而後賣釜與人主載出為貨船無故自覆朱釜所在

又曰薛願家有虹飲釜中水盡以酒灌之便吐釜滿釜而顧因以豐富

離騷曰黃鍾棄毀瓦釜雷鳴

萬音歷

爾雅曰非疑足者謂之萬郭璞曰曲脚也或曰疑定也捷爲舍人曰㪷足相去跔問曰萬

方言曰鍑或謂之鍪

周禮曰萬實五觳切若角厚半寸脣寸

漢書曰空足之閒蘇林曰足中空不實

家語曰曾有儉者飧萬食祀之自謂甚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忻然有悅如受大牢子路曰飧音邊陋器也夫子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夫食

美者念其親以其食美大者而飧其我思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湘東陰山縣西有萬口奚昔有大

萬容百斛出於此水故因爲名

鐳

通俗曰曰鬴輔音有足曰鐳

聲書曰明帝每存儉約鑄壞於太官元日上壽飲酒

鐳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蘭顓曹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預曲晏

銀器蒲席顓曹曰陛下前欲壞酒鐳恐宜移在此器

也帝甚慙

唐書曰薛大鼎爲滄州太守政化太行百姓利之賈
郭膜爲瀛州刺史鄭德本爲冀州刺史俱有異政時
人號曰鎗腳刺史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鎗
孝子傳曰陳遵母好食鱸底焦飯
孔氏志怪曰有人苦心腹病死後部視之得銅鑓一
枚容數合許病疾部廢門中倫云其事
空中來
述異傳曰諸葛景之亡後宅上常聞語声當沽酒還
而無温鎗鬼云卿無温鎗舡得飲酒即見一銅鎗從
續齊諧記云王敬伯夜見一女子命婢取酒須臾持
一銀酒鎗
笑林曰太原人失火欲出銅鎗設得熨斗便大驚惟
曰異事父未至已被燒失脚梁王筍以服散鎗贈殷
君別詩曰玉鉉布交布金冊璞仙說九沸翻成緩七
輔爲良切執以代踈麻長貽故人別

鵝鎗 鳥膏二音

廣雅曰鵝鎗謂之銼鑶
說文曰銼才禾切鑶力禾切
篆文曰秦人以鈷鑸爲銼鑶

魏畧曰徐晃性嚴驅使將士不得閑息于時軍中為之器曰得不餉焉徐晃晃聞語此笑曰我能破汝鎛耶

杜預奏書曰藥杵旧溲槃熨斗釜鬵銚槃鎛鎛皆小民間之急用銚也

江道表曰箔康黄帝玄宫内金烏育

銚

康雅曰銚渭鎛謂之銚 切皿

說文曰銚溫也

嵩高山記曰岳左右有古人住處銅銚器物尤存衡山記曰有人採藥暮宿石室中一銅銚是煮處藥蠻人間之取銚還用舉朴盡病乃已

夢書曰夢見得新銚鎛取婦好也

魏武上獻帝表曰臣祖騰有順帝賜器今上賜石銅鎛四枚五石銅鎛一石御物有純銀粉銚一枚

東晉貧家賦曰執偏隨之漏鎛

鑪

說文曰鑪方鑪也 似絹反 圜鑪也

周禮曰宮人掌王之六寢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鑪共炭凡勞事 勞事勞役之事也

左傳曰邾子在門臺臨庭閣以鉼水沃庭邾望見一
怒闇曰夷射如旋焉（旋小便也）命執之勿得之怒自投于
牀廢（廢墮也）于鑪炭爛遂卒
魏畧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太祖以權書示外
曰是時欲路吾著鑪炭上耶
崔豹古今注曰漢成帝顧成廟有二貞金
拾遺録曰周靈王出昭於宣昭之臺望東方雲氣翁
鬱俄而有兩人乘飛遊之輦上帝甶醉其一人能為
霜雪坐者噤勹命青金洪鑪青金洪者出青零淵石
色皆如甶中有金鑄大鑪

異苑曰龐猗義熙中為宜都太人御人牧馬放野見
一銅鑪上熠帶朝而行持歸以程猗攙遂盛送下荊
州之郡比界夜忽風雨有吗声火光燭天徑來趨船
失所在

監鐵論曰歐治能殷國君之銅鐵以金為鑪大中而
自不能為壺鼎盤盂無其用也

桓譚新論曰元帝永方士漢中道人王仲都大暑日
使暴坐又還以十鑪不言熱
論衡曰當風鼓橐向日燃爐而天終不為冬夏易氣
又曰推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似夏進鑪以冬進扇

賈誼鵩鳥賦曰且夫天地爲鑪万天造化爲工陰陽爲炭万萬物爲銅

鼜

說文曰窒戶圭切鼜空也

古史考曰黃帝姑作鼜

方言曰鼜自開而東謂之敶魚蹇切或謂之鞬或謂之酢醋刀故切

爾雅曰醋與鼜同謂之鬻也郭璞注曰涼州乎鬻音侈

周禮曰陶人爲鼜實二觳厚半寸脣寸鼜實二觳半

半寸脣七寸穿壁六斗四升曰鬴鄭司農云杜預注曰敶鼜也滅紀所得

漢書曰項羽引兵渡河皆沿船破釜鼜燒廬舍示士卒勝去不勝死無迴心

後漢書曰范使雲爲菜無食時人歌曰鼜中塵生范使雲表山松後漢書曰荀叔與陳寔神交棄官常命駕相就令元方侍側李方作食常一朝食遲季方跪曰向聞大人與荀君言甚善竊聽之鼜壞飯縶寔曰汝聽談鮮手荅曰鮮令說之不悞一言公悅

左傳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以紀鼜杜預注曰敶鼜也滅紀所得

淮南子曰粟得濕而爨音罕醶火而液
白虎通曰王者得志至山林丹醶見
京房易逆刺曰天雨釜醶歲一熟
益都耆舊傳曰任文公任有斧之變悉賣奇物唯存
銅醶箕笠
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客太原林宗見而問之
對曰醶已破矣視之無益林宗以分決勸使學果爲
美士
郭文傳曰文以竹爲醶
錄異傳曰隆安中吳縣張君林忽有鬼來助其驅使
林家醶破無可用鬼乃撞盆底以充醶用
錢塘記曰石姥莫補切山有醶大數十圍下有三石支
足一人搥之則動輒縱使千百人引之與一人無異
離騷曰珪璋雜於醶窒孔也醶土醶
笮
說文曰笮敝也所以敝醶底也
淮南子曰明鏡可鑑刑燕食不如竹笮裴玄論云尸氏鏡燕氏不
夢書曰夢見新笮婦女嘉意
如三錢草笮
孔融同歲論曰蚌笮徑尺不足以救鹽池之鹹

鼈帶

淮南子曰琬琰之玉汙泥之中雖廉者勿釋琬琰美玉釋捨也

幣箪鼈銙在旃裷之上雖貧者不摶鼈帶也銙帶也摶讀團圓之也美之所有雖汙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

夢書曰夢見鼈欲取婦夢見鼈帶媒妁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器部物三

盆 瓶 甕 罃 甒 罍 缶 盎

爾雅曰盎謂之缶盆也

易曰初六有孚盈缶王曰缶者民質之器

又曰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詩曰坎其擊缶宛無丘之道夾謂之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禮曰負實二觚厚半寸
禮曰夫奠者老父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盆
又曰世婦卒鬱遂獻繭於夫人及良曰夫人繅三盆
手三盆手者三淹也
史記曰秦趙會澠池藺相如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
秦声請奏分瓶瓶音缶瓦器竹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歌
不燀爲一擊瓶趙御書曰某年某曰秦王爲趙王擊於是秦王
瓶
又曰王惲書云醉後仰天無缶而歌
又曰司馬遷書曰僕以爲大盆何以望天

續晉陽書曰桓宣武與妻妾坐月下流星墜下銅盆
水中光如二寸珠頃然妾酌飲之生玄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自鼓盆甕也
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鼓而鼓
淮南子曰今夫窮鄙之社也如盆拊瓶相和而歌自
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鍾然其盆缶之足
修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音則拊盆如瓶徒
也
又曰屠者霍美車者步行陶人周缺盆匠人處狹廬
又曰金盆水在庭清中之日來能見目睫濁之不用

一桡而不能察方圓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盃中之類
乎學同
又曰冬日至則盃水溢
世說曰阮仲容至宗人聞共集以大盃盛酒
王韶之始興記曰林源山有室寶盤石上行羅十甕
皆盛以清盃中悉是鉼銀
交州雜記曰夷俗以銅盃甕贖罪
潘岳笙賦曰傾縹盃以酌酈
甕
說文曰罌於耕切缾也鄭小口罌也缾下江切
說文罌也
以罌與罌字同長頸受十甕罌小罌也
通俗文曰甕下孔曰觚始縣切
方言曰酈音剛庱都貪切一音沈無武音蚩由鄭音鼓土双切甕觺
觺音部觺郎口切鼓魚記切
東通名犬甕爲觺也其小者謂之庱周魏之間謂之觺今江東亦手關
觺子秦之舊都謂之甈江淮之間謂之罐江湖之間謂
之觺觺自關而西晉之舊都河汾之間其大者謂之
郵其中者謂之部觺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篅或
謂之觺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鼓觺通語也
爾雅曰甈部謂之觺觺小罌也長沙
日觺音也

易曰井谷射鮒甕敝漏

禮曰宋襄公愛其夫人醢醢百甕

又曰儒有逢戶甕牖易衣而出併曰而食

左傳曰齊侯伐燕燕人歸燕姬賂以瑾甕王櫝笮耳不免而還（王甕也）

孝經援神契曰銀甕也不汲自隨不盛自盈（瑞應圖同）

漢書曰陳平家貧居甕牖（家語原憲同）

東漢記曰王渙為洛陽令盜賊發不得遠走或戚溝渠或伏甕下渙以方略取之皆稱神明

王晉隱書曰太孫滅外祖蔣迪吳興人後迪作露當釀成未大甕自行迪打落甕破問景養養曰當生太子諸副

又曰畢卓為吏部郎性耆酒比舍郎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者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墨子曰備城百部步一井井十甕

莊子曰子貢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為圃鑿遂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志怪曰建康小史曹著為廬山府君所迎見門有一丈甕可受數百斛但見風雲出其中

鍾離意別傳曰意為魯相孔子堂有甕皆有丹書自
夫子亡後無敢發者意乃發甕得素書為學
華陽國志曰趙珚青州刺使廳置水甕得貴要之書
投於其中
淮南萬畢術曰銅甕雷鳴取沸湯煮鏡甕中堅容塞
語林曰　稚舒冬月釀酒令人抱甕而行晚羊秀字稚舒書
世說曰胡廣本性黃五月日生父母惡之乃置甕
投於江湖公見甕流下聞而啼取而養之遂七登三
司廣不持本親服雲於本親以我為死人議之

罃烏竹切與罌同切

說文曰罃備火長頸鉼也
方言曰罃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觭音史或謂之殊音糙燕
之東北廟仙洌謂之瓶音申亦音勝　齊之東北海岱之間
謂之僣所謂家僣石之僭者也揔或作顴　周洛韓鄭之間謂之甀或
謂之罃　罃謂之畢音聱
史記曰韓信擊魏委從夏陽以木罌度軍襲安邑服虔曰以
木押縛罌走以為渡
異苑曰月支國有佛髮以琉璃罌
幽明錄曰清河崔茂伯女結昏裴氏赴期未至女暴
亡提一金罌受二升許徑到裴床前立以罌賜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甕異傳曰晉陰安中吳縣張君才忽有鬼來令才取一白甕水半以絹覆頭白明視之錢滿甕才家先貧因此遂富

墨子守倫日用瓦大甕容十升以上者步而十盛水旦用之 蔡謨與河驃騎書曰昔墨翟以瓦甕濟回也

淮南子曰万畢術曰馬啼破甕 取馬蹄燒如炭置甕中有項破矣

缾音翁

缾文曰大缾為玩 音損

東宮事舊曰白缾五枚

世說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一缾鮓餉母母封

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

裴淵廣州記曰董奉至晉與五里封一白缾置高崖中而去人欲不能得今猶在

餅

說文曰餅甕也甕雍也汲引也 餅形似缾

易曰汔至亦未繘井羸其餅凶

傳曰衛孫蒯田于曙遂釱馬於重丘毀其餅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親遂其君尔為厲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晉人來治祀田季孫將已成與之（盛孟氏已本祀田）謝恩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擊鉼之知守不假器礼也

又曰邾子在門臺閣以鉼水波延（事具鑪門中）

史記曰田肯說高祖曰秦形勝之國也地勢便利其下以兵為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鉼也建音蹇）

漢書曰揚洪作酒賦以風諫成帝其文為酒各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鉼矣觀鉼之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徼一旦擊碎為党所擂（音雷）身投黃胥肉為泥自用如此不知鴟夷前涼錄曰張軌時西湖致金胡鉼皆拂菻（力禁切）作奇狀並人高二枝

魯子曰一井五鉼泄之可得分流者衆也

呂氏春秋曰見鉼水之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

淮南子曰古者抱鉼而汲

唐子曰猛將之法觀於虎而覽於膺故攻如擊雷避如妝霧下之如如在鉼開之如散星

西域記曰疎勒王至魏文帝金胡餅觛二枝銀胡觛二枝雜五行書曰懸薤井中除邪鬼楚辭曰餅觛燈於胡堂觛觛觛也周景潛于深泉古樂府詞曰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床金餅素綆汲寒漿

觛

方言曰觛甕甀也

禮曰君尊觛觛此一小為貴也觛五斗

禮器曰東方之饌兩觛觛三禮圖曰醴觛以觛為之容五斗高二寸徑一尺六寸中身羃下平有蓋

甀

易洞林曰太子荀子洗馬驥家中以龍銅甀作食欵鳴

東宮旧事曰一升銅甀一漆二升甀三漆注醬五升甀二李尤美甀銘曰羊美不偏駟馬長驅

槃

說文曰槃承槃也摝音奇槃也

周禮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王敦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斬之以明珠盤以盛牛耳

大戴禮曰隨武子槃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

禮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左傳曰晉文公及曹僖負羈霸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是以相國若以相國公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亟音早與卑同自貳焉乃饋槃飧實璧焉

又曰莒人伐我東鄙圖台季武子救莒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槃莒人

史記曰平原君與楚王合從音縱言利害毛遂為楚王之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捧銅槃血跪進曰當建曰盟以定之

又曰武帝作柏梁銅柱承露槃仙人掌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槃槃承其雲也

後漢書曰左慈右術於銅槃釣鮹魚

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王槃中有王龜焉

晉陽秋曰武帝時衛府令李省譚承徐循義疎作漆盌銀槃照殺之

晉四起王事曰惠帝還洛陽道中有老公蒸雞素木槃中盛於帝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沈約宋書曰高祖儉諸子食不過五酸槃
後魏書曰大武帝作黃金槃十二其鏤以白銀釦以
玖瑰珠玉
隋書曰上賜王公下射栝素箭為第一上以外國所
獻金精槃價值鉅萬賜之
荀卿子曰君子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
水方燕丹子曰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荊軻也好手太
子即太手以玉盤奉之
淮南子曰窺面於盤水則圓於杯水則修面形不變
其故有所圓修者皆所自窺之異也
抱朴子曰以丹金為盤盤食其中令人長生
郭子曰王光祿曰正得殘槃冷炙
倏復山林故事曰武帝悼后玄宮漆烏兔槃一枚
東宮舊事曰長槃五漆尺槃三十七漆柈炙拌二拌音與槃同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拌作桃
神異記曰高辛氏有金山上有金銀磐廣五十丈
搜神記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得其疾醫為治得狗犬
如壑盛以瓠離覆之槃俄而犬化犬因名磐瓠
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以玉精為槃承冰而進則冰

王等笆侍者謂永無槃必融温廣上乃拂之玉槃洛於階上永玉皆碎偃更以為樂王精干塗圄献武帝以此器賜重偃

又曰漢明帝夜讌郡臣於華昭大官進嬰桃以赤遐瑛為槃賜群臣而去其華月下視槃與嬰桃共一色衆臣皆笑雲是空槃時常夜坐於庭中欲以承露詔使舉燭復照衆坐乃知槃中不空也皆起拜為樂

風土記曰越欲飲燕郎鑑槃為樂取大素圜槃捥以著腹上以右手五指彈之以為節無者應槃節而作舞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御倉遊槃兩重皆金銀參軍百二十載彫飾竝同其參帶之間茱萸尽徼如破髮近看乃得見動遊槃則圓轉也

又曰石虎皇后浴室中雙植長生樹又安玉槃受十二斛於二樹之間

交州雜記曰大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玉范熊所献縹紺水精槃合一枝

述正記曰逍遥宮門裏有洞浴槃面徑丈二尺

魏景初中所鑄妬記曰武歷陽女嫁阮宣子無道妃忌禁婢配覆槃蓋不得相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神仙傳曰沈義為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案玉槃賜之
俗說曰桓玄寵於牛期食畢便迴槃與之
丘妏儉承靈槃賦曰偉神槃之殊異邈迢遞以秀時
古樂府曰琉璃琥珀象牙槃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翠琅玕何以報之双玉槃
李尤盤銘曰或以承簠或以受物既與清簠又盛口
食
蔡邕盤銘曰華盤就用以亨嘉賓內丹其實外若玄
真
陳思王集曰明帝承露槃在芳林園中上槃徑四尺
九寸下槃徑五尺銅龍繞其根
劉義恭啓事曰思音以庳錢金剛酒杯槃雲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器物部四

簠簋　瑚璉　敦牟
俎豆登附　籩　罍　槃　匜
鉶　鉢　窪
匾　杯　棬

簠簋

三禮圖曰簠受一升下足高一寸中方外圓添丹中蓋龜形諸侯飣以象天子飴盛黍稷受一升足一寸

圓外方挫其四角漆赤中蓋亦龜形其餘如簋盛稻
梁易曰樽酒簋二用缶 鄭玄曰缶瓦器也簋二有也建星上
星又以盛也 納約自牖無咎
詩曰槩輿刺康公與賢人有始無終也於我乎每食
四簋今也每食一飽吁嗟乎不承槩輿
又曰於緜酒掃陳饋八簋一觳音夫 崇尺厚半寸脣寸
周禮曰旊音放人為簋實一觳土用敦言簋者容同
儀禮曰佐食分簋士得從周制
禮曰管仲鏤簋以朱綠之 鄭玄云刻而飾之天夫刻之
王以君子以為濫矣 鄭玄曰簋為龜諸侯飾之以相天子飾
又曰周之八簋 秦稷器也
傳曰衛文子之攻大叔也訪於仲泥仲泥曰簋簠之
事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學也
孝經曰陳其簋簠 鄭玄曰方曰簠 而哀戚之
墨子卖飯土簋啜土鉶
賈誼書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
簋簋不飾

瑚璉

三禮圖曰瑚受一升彡形制未聞制度雲如簋而平下
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制未聞制度雲如簋而平下

云如簋而无下

禮曰夏后氏之四璉六之瑚皆黍稷器

論語曰子貢問賜也何如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盛黍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

敦牟上音淮

三禮圖曰敦有足其形如今酒鐔法牟受一斗如敦形古牟受一升平下漆赤中餘口以白金蓋赤龜形

周禮曰若有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敦盤類也珠玉以為飾也古人以盤敦血以敦食也

禮曰敦牟卮匜音移非餕奠敢用敦牟黍稷器也

儀禮曰主婦設兩敦黍稷於俎南

說文曰豆古食肉器也

又曰有虞氏之兩敦黍稷器也

爾雅曰木豆謂之豆豆禮器也

三禮圖曰豆以木受四升高尺二寸漆赤中天夫以上亦云畫諸侯加豪餘口之天子玉食登以元盛湆

音泣受斗二升口徑尺二寸足徑八寸高二尺四寸小身有蓋似豆狀

詩曰仰盛于豆于登

又曰籩豆大房大房餙俎

周禮曰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十有
儀禮曰宰夫自東方薦豆六設于醬東
又曰羹湆不加實于簋豆為飾
大禮曰武王踐祚于觚豆為銘為
禮曰魯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俎用椀嚴
椀音宛 嚴音危 齒衛切
又曰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嚴殷以椄周以方
俎鄭玄曰椀木為之四足而以嚴之言蹉也謂中足之也房為足下附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訟曰邊豆大房也夏后氏以揭若憂切 椄音短 揭無異之物飾也獻疏部之

豆 殷玉豆周獻息列切 豆

又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又曰于雲觸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鹵
傳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羽毛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史記曰孔子為小兒時常陳俎豆以為戲
閻論曰晉侯使使聘周王召士季曰汝今我王室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兄弟以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奉其犧息羲切
豕出其尊尋陳俎豆
漢書曰韓延壽為潁州太守令文學諸生皮弁執俎
豆為吏民行喪聚之禮
又曰劉向說上曰有司定法律削救時務也至於禮
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為其俎豆管
絃之間小不備而就大不備
東觀漢記曰劉昆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
射常備列典儀以崇大教槀葉為俎豆
莊子曰祝宗人說菟曰汝奚惡死吾將加汝肩尻乎
雕俎之上
賈誼新書曰昔周文王使望傳太子發嚭鮑步巧切魚、
而公弗與文王曰發嗜鮑何魚為弗與太公曰禮鮑
魚不登乎俎豆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乎

籩

說文曰籩竹豆也
爾雅曰竹豆謂之籩禮器也
書曰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詩曰儐爾籩豆飲食之飫
又曰籩豆有楚殽核維旅

禮曰鴟鴞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
左傳曰楚子入享於鄭加籩豆六品
又曰鄭伯饗趙孟爲容具五獻籩豆幕下
論語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
韓子曰晉文子反國至於河令籩豆捐之手足胼胝
後中不勝其衰故哭公問之對曰籩豆所以食也
者後之处犯聞之而哭有功者也而尹後之今臣與在
而君捐之手足胼胝有功者也而尹後之今臣與在
晉太康起居注曰齊王出蕃詔賜蓋樽摞柸盤各有
差
東宮舊事漆三十五子方摞二皆蓋二枚
抱朴子曰世有使酒之客以杯摞
世說曰王夷有嘗屬族之事族人大怒便摞擲其面
陶隱表白曰塩塞方偷尤作方尤子摞趙以供事謹
上五十葉曹毗杜蘭香曰傳蘭香陰張碩賣方尤子
摞七十摞
銅音刑
三禮圖曰銅以盛羹受一升口徑六寸有足高一寸

有兩耳蓋士以鉄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餙天子以黃金餙

周禮曰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鉶羹器也

禮曰實其簠簋籩鉶羹焚

墨子曰堯飯土𣪊土刑切

鉢

沈約宋書曰廬江王禕曰以銅鉢二枚餉宋祖珍

齊書曰晉陵王子良與丘令楷江拱音拱等共打銅鉢亘韻鄉臧則詩成可以觀覽

北齊書曰元韶魏室高寶入韶家有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

三石為事曰佛國澄死以生所報金杖銀鉢送終後聞郭視之唯見杖鉢存焉

佛圖澄別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

西域諸國志曰佛鉢在乾拖越國青玉也受三升許彼國寶之供養乞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滿如亦言也

交州雜記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林邑王范熊所

獻銀鉢一口白水精鉢一口
異苑曰司馬衛士度苦行居事也其妻常誦諷經長
齋堂衆僧未食俱望見空中有一物下既洛其前乃
是天體滿中香飯度以晉惠懷之際得道
齊王勰謝安陸王賜銀鉢啓曰素金之貴有訪山經
鐫刻可奇見符神鳥撒善氣器於珍羞之席降寶玩
於簞飄之間

窪烏瓜切

俗說曰毛泰買一窪八十八分

甌

方言曰甌甌音遍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甌

啓初

自關而西謂之甌其大者謂之甌

通俗文曰小甌曰甌

抱朴子曰取金液及水銀以黃土甌治之猛火上皆
化為丹以此丹金為盤盞食其中令人長生

諸侯恢集曰詔賜恢曰甌二枚

瘦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白甌二枚

袁彥伯羅山疏曰吾道開尸在石室北壁下形躰朽
壞正有此骨在昔在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瞿然其

今河北人呼小盆為趙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業行殊異當稱說解骨耳石室中先有甌盛香得便
掃除燒香
梁王太子謝勑賚廣州蠙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杯豈
均符彩西園浮雲之椀非謂壞奇臣南珍靡寔未讀
奏曹之表方物罕物不識議郎之畫

柸

說文曰柸甌小柸也甌音區又音貢盛音威二音
通俗文曰醬柸曰盞酒謂之溫夫几切又薄奄切
方言曰盃音雅槭音戚盞酒盛也溫呼雅切楊音章盧音摩柸也秦
晉之郊謂之盞所謂伯盞者也自關而東趙魏之間曰槭或
曰盞最小柸也或曰溫其器者諸之間共越之間楹齊右
平原以東或謂之盧柸其通語也柸落盛柸器也陳楚
宋魏之間謂之柸落又謂之豆答自關而西謂之柸
落
禮曰毋沒而柸捲巨玩切不能飲口澤之氣存焉耳
史記曰文帝十七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柸闕下獻之
漢書曰項羽置太公於高俎上曰不降烹汝翁高祖
曰吾翁見汝翁倘烹遺我一柸羹
又曰元帝徵貢禹為諫議大夫禹奏曰臣嘗從之東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見賜柸案盡文盡金銀餚非當所以食臣下也
又曰朱博為御史大夫為人儉廉食不重味案上不
過三柸
又曰王嘉為丞相數上言不宜封董賢上怒詔丞相
詣庭尉詔獄吏和藥進嘉引柸藥以擊地為官屬曰
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衆
豈兒女耶何謂藥而死
續漢書曰鄭玄飲三百飲林不醉
又禮儀志曰天子明器有龙大柸十六容三升龙小
柸二十受二升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宋叔平為定令素柸食麥飯高
弘為瑯琊相桑柸盛醬
唐書胡楚實叔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
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柸盛酒令飲便以柸賜之
吳越春秋曰闔閭女自殺以玉柸送之
管子曰人君百柸而食
又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叔牙奉柸而起
曰願公無忘在莒時
文子曰清之為明柸水而見眸子濁之為闇河水不
見太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韓子曰知伯身死三圌分其首以為柸
又曰紂為象箸箕子悕以為象者必不加於土鉶必
將犀玉之柸象箸柸必不羹菽藿則必薦豹胎
又曰樂羊為魏文侯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道之樂羊坐幕下而飲盡一鼎之羹不柸
淮南子曰夫江河之廣脃音漬不可勝數也然祭者用
之大也一柸酒蠅漬其中匹夫不嘗小也
監鉄論曰古者汗樽柸飲蓋無爵觶籩豆及其後庶
人器用即竹椰陶瓠而已唯瑚璉簠豆而後彫文彫
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畳玉鍾中者野王紵器金錯

厲柸失一柸得銅柸十價錢不用不殊箕子之譏始
在天子今在匹夫
論衡曰項羽都好道學仙去家三年而反曰有仙家
我霞一柸
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甚寒飢欲食輒飲
王逸子曰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之玉柸可者德行
高遠能絶殊也
晉咸康起居注曰詔送遼東使段遼等嬰鵡柸
東宮舊事曰漆四升柸四十漆柸子三百
漢武故事曰上崩後鄠縣有一人於市貨玉柸吏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茂陵中物霍光呼問
說帝人形貌如光帝
又曰武帝作承露盤仙人擎玉柸以表云表之露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湖獻夜光帝滿柸柸容三升
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室夕以柸於庭中仰天比明水
便滿柸　中水甘香異美斯實神靈之器耳
葛仙公別傳曰仙公為客設酒不令人傳之見柸自
至人前若不盡者則柸不去
神仙傳曰佐慈能分柸飲酒曹公聞試之慈拔簪以
盡柸柸即斟飲畢以柸擲屋棟柸懸著屋棟動搖仆
似天鳥欲落不落良久乃墮地
又曰劉剛未仙時嫗娥共降向留一明月柸去以示
世人
南州異物置曰鸚鵡螺狀以覆柸形似鳥頭向其腹
視似鸚鵡故以為名南
南越志曰南海似蝦頭為長柸頭長數尺金銀鏤之
晉廣州刺史嘗以柸獻簡文簡文用以盛藥未及飲
無故酒躍於外時廬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述數郎今
筮之遠曰却三旬後庭將有告慶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水加郡記曰君鄣山袁君廟神俗祝史以神前柸灌地以大奚柸覆之有頃發柸而茵之生於柸下
後漢馮景通柸銘曰樂則思舊燕則思歡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東晳貧家賦曰持缺耳之破柸
班彪上啓事曰官吏二千石布德羊裘以白木柸飲食餚虛欲以求名乘譽
魏武帝上雜物數曰有銀畫象牙柸盤五具
陶侃故事曰侃上雜物疏有土成帝摞柸一枚

捲音捲

方言曰盂海岱東北燕之間或謂之捲
禮曰毋没而柸圈不能飲為口澤之器存焉
所以謂卮匜之屬
孟子曰告子云性猶杞柳也義猶柸捲也
孟子曰能順杞柳之性以為柸捲乎

攩

吳越春秋曰越以甘蜜九攩報吳增封之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

器物部五

盌　蘇鉉著

安弍　七

扒　畢

夾函　飯帚

筐　篠　淅箕

爵

方言曰盌謂之盂或謂之銚鋭或謂之擢椀謂之盌不謂之涓杪　觸快而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文曰盤小盂

吳志曰惠公出濡須甘寧為前部督受勅聽敵前宮孫權特賜米酒衆肴寧乃以銀椀酌自飲兩椀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持寧引刀自前置膝上呼之曰卿見之於至尊孰與甘寧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呼都督即起拜持酒通次酌兵各一銀椀至梗時御板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尊重

晉陽秋曰王敦許周訪荆州又受荆州訪怒敦書喻之遺以盤訪投盤于地又曰武帝時魏承府肯譚承修徐議疏作漆畫銀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粉詔殺之盤門中亦云

晉咸寧起居注曰詔賜遼東段遼等瑠璃盤

義熙起居注曰詔抹邑王范明達獻盤金一副蓋自副

東宮曰事盤曰漆盤子一百枚

抱朴子曰外國作水精盤實是合作灰以作之交廣間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語俗人俗人殊不肯信乃雲水精本是自然之物

崔豹古今注曰魏帝以車渠石為酒盤

文士傳曰潘尼音夷與同僚飲主人有瑠璃椀使容賦

之尸於座立成於手

尋陽記曰龍屈有深潭有人於此水邊銅盌　忽浪起水長便失盌此人後見此盌置城棗井邊

交州雜記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獻青白石盌一口白水精一枚

侶故事曰侶上成帝水精一枚

世說曰王大將軍尚主如何耶還婢擎金盌盛水瓜

瓗盛澡豆

秦婦嘉與嘉書曰今奉金錯盌一枚可以盛書水瓜瓗盌一枚可以盛藥酒

諸葛恢集銘呑恢曰今置瓜瓗盌一枚表曰天恩賜

廣川自盌

釱滔妻與從祖虞光祿書曰賜瓜瓗盌

盂

說文曰盂飲器也

方言曰宋楚趙魏之間或謂之檃盂音忍箋於二切一曰盤也河濟之間謂之盌音安亦謂之銚銳

漢書曰東方朔上嘗使數家射覆置守宮於盂下使射之盂若盌而大盌與鉢字同

墨子曰若大廉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

之何以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吾以其所書於竹帛
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於後世子孫者知之
晉四王起事曰惠帝還洛陽黃門以瓦盆盛茶上
至尊
韓子曰為人君者猶盂也人猶水也盂圓水圓盂方
水方
涼州異物置曰琥珀作盂甚麗
東方朔荅客難曰安於覆盂
蘇鉷音立呂靜云胡食器也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明達獻琉璃鉷二口

安甀

李尤安甀銘曰安甀今名甘盲是盛埏埴之巧甄陶
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鳴

七

方言曰匕謂之匙
說文曰扣音四匕也所以取飯
易曰震驚百里百喪匕鬯
詩曰有饛簋飧有捄棘匕笺云匙所以
載鼎實也
周禮曰大喪共角角四角匕也禮喪大
記挾齒用角扣也
儀禮曰主人執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曰杜蕢（音怪切）謂昔平公曰蕢也宰夫也非力是供
又曰七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利其病與未（此所以藏姓字者祭也吉忝謂此祭之用棘）
三禮圖曰以載牲躰長一尺四寸葉博三寸長八漆
丹柄頭疏七形如飯撰以棘心為之
英雄曰記董卓大會賓客誘降反者以鑊之會者戰
慄亡夫七著（與字字同）
蜀士曰曹公謂仙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先
主方食失叱者
王隱晉書曰石勒時有謠云一杯食有兩匙石勒死
人不知
沈約宋書曰太子妃上祖世金縷七著以賜沈慶之
抱朴子曰道士季根煎公錫以藥如大豆者投中以
鉄匕擾之冷即成鋌又有古強者自云四千歲嵇使
君與王匕與強後忽語稽雲昔安期先生以與之
東宮舊事曰漆五十枝
續徐楷記曰趙文詔為東宮扶侍屏在青溪中橋夜
與神女讌寢脫金簪與扶持亦贈以銀椀又瑠璃也

著

方言曰著（甸盛也盛著者陳甸音揃）楚宋魏之間謂之箸或謂

之巃音盈自關而西謂之揔通俗文曰以箸取物曰歌音鬲

禮曰飯黍無箸以黍之有菜者用挾音筴其無菜者不用挾

鄭玄曰挾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挾提今

史記曰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張良從外來曰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或曰前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

又曰景帝居禁中召侯條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不置箸條侯心不顧為平常席取箸景帝視而笑曰此其不足君所乎侯條免冠謝

謝承後漢書曰綦時有奇士巨毋霸卧則枕鼓以鐵

箸食

吳志曰趙達善治九宮一筭之術嘗遇之故曰知故倉卒之間無酒食以叙意達以箸一隻再三蹤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酒一斗鹿肉三斤何以言夫主人勲曰知卿善射欲相試耳

典畧曹汝隨大軍破張魯命陳琳作書報太祖曰且夫墨子之守禦帶為恒高不可登拆著為械監不可入

晉書曰何曾字穎考日食萬全猶言無不著之處
東宮舊事曰添著一百雙
荀卿子曰從山望木者十伻之木如著不求著不止
折高敝其長也
韓子曰紂爲象著而箕子怖以爲象著必不加於土
銅必將犀玉之杯象著杯玉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豹
胎旄豹胎必衣短褐食菽藿必於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
重廣室高臺吾恐其并故怖其始箕故子見象著
以知天下之禍
淮南子曰糟丘生象著

論衡曰以著撞鐘以箕擊鼓不能鳴也著用撞之者
小也
神仙傳曰葛玄嘗與客食玄以口中飯盡化爲蜂數
百集於客身客皆校也著驚懼玄乃張口其蜂悉入
葛洪治嚏方曰與對食之人當以手足著問嚏人曰
此何等物嚏人當答曰著郎便曰嚏下去即愈
語林曰王藍田食鷄子以著刺之不得便大怒王述之
投于地
相書曰人三指用著者自四如指用著者貴五指用
著者大富貴也

杭

方言曰趾杭也西南蜀漢之郊曰趾
史記項王為高祖買太公其上（如淳曰高祖抗上也）
後漢書曰樂松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為郎獨當
直臺上無被社食糟糠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其
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食給惟被皂袍
又侍御二人

畢

三禮圖曰畢賜天以載牲醴又葉博三寸長八寸柄
長二尺四寸丹漆兩頭

詩曰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箋云畢所以助載捄實
儀禮曰宗人執畢（鄭玄曰畢狀如文也）
禮曰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畢所以助主人者刊猶削也）

飯帚

說文曰陳留以飯帚為箱箱（箕切亦盛著麤又作削也）

炙巫

東宮舊事曰漆柈炙大巫一具

飯函

列異傳曰景初中城陽縣吏王臣審作倦椀杭卧聞
灶下呼曰文納何以在人頭下應曰我見抗不動得

汝來就我至乃飯邪也

淅箕

廣雅曰淅簑音箱陘音旋箕音鄧簸文曰箕淅箕也一曰斂

曾人謂之淅簑

方言曰箕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籮炊箕謂之縮漉米箕也

或謂之陘江東呼淅簁也

箕

方言曰箕北八切豳簍音縷筲箕簏也蕭音江汚之間謂之箕趙代之間謂之箕淇衛之間謂之牛箕簏其通與也簏小者南楚謂之箕關而西秦晉之郊謂之

箕今江亦名名小籠為箕也

說文曰箕飲箕也簏飴牛箕也方曰箕員簏

三禮圖曰大箕以竹受五斗大夫以盛米致饋於聘賓小箕以竹受五升以盛米

又曰箕以盛黍稷四種八箕大夫三種六箕士二種六箕易曰汝承箕無實

書曰厥篚壓絲厥箕玄纖具厥篚織具厥篚玄纁璣組厥篚纖纊

書曰厥篚織文箕篚屬也

又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曰采采卷耳不盈筐頃
又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以于感之維筐及筥方曰筐圓曰筥
又曰標有梅頃筐塈之
又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懿筐深筐也
禮曰蚤則纘而蠶有筐
左傳曰筐筥錡釜之器橫汙行老之水可薦於鬼神
可羞於王公
又曰晉侯筐嫁伯姬於秦過歸睞之際其縣曰士封
羊亦無妄也女承筐亦無脫也

西京雜記曰元后在家曰鷄御曰石大如指墮織筐中后取之石自部爲二其其中文曰毋天地遂覆還合後爲王后常致璽中
莊子曰愛馬者以筐盛屎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二佚女爲九成之臺帝令鷄往遺二邪爭搏之覆以玉筐北飛遂不返吞之生契

筲

方言曰筲盛飯也南楚謂之箕宵今建平人呼曰箕趙魏之郊謂之笤音法今通語也

說文曰簇飯筥也受五升秦魏箱
廣雅曰䈎音奚䉛音旅也
纂文曰䈎䉛大筥也趙氏以筥為笥
論語曰斗筲之人何足筭也筲竹器受二升
東宮舊事曰漆注綺織簇十二枚
陶侃故事曰侃上成帝漆箸俊旅五十枚

簞

說文曰簞飯器也
禮曰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授命
儀禮曰小竹盤匜與簞巾子西陸東
左傳曰趙子宣田于首山見靈輒餓為之簞食與肉
又曰越圍趙孟使楚隂往吳吳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簞小笥也問遺也
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漏巷人不堪其憂
孟子曰孟子謂齊宣王曰今燕雪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乎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如之何其可
又曰非道則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

天下不以為泰
又曰商之君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其小人簞食壺
漿以迎小人
黃石公三畧曰良將用兵有饋一簞醪者使投之於
河令士卒迎流而飲之
爵解散用飲
說文曰爵禮器也象爵之形觶音支受四升
詩曰赫如渥赭公言賜爵
周禮曰享先生饋王餚宗廟獻用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獻玉
爵王爵王礼諸侯之酢爵也
又曰梓人為酒器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
禮曰執玉爵者弗慎為其顛而跪也宝
又曰知音智悼子卒未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
鍾杜簚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寢杜簚入寢歷階而
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壯面坐而
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進之曰簚曩者示心或聞
乎是以不與言今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

死祭以乙卯亡王者謂之日疾不舉藥爲事所以自
戒懼也
知悼子喪在堂未塗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
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尒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襲
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尒飲何也
簀宰夫也者非刁匕是供又散興知防是以飲之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簀洗而揚觚
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也至於今既獻畢斯
揚觶謂之杜舉
又曰宗廟之際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
畢者舉角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也
又曰魯用祀公於太廟爵用玉琖仭彫加以璧角爵
所進於尸也仭圁也因爵之形爲稱也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
又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使公往之
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喪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
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
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舉不倦好禮
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謹有存者
三禮圖曰爵受一升尾長六寸博二寸傳翼兌音銳下
方足添赤雲氣

又曰散受五升
左傳曰九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飲爵酒器也飲置爵則書勳勞也
又曰鼎公請器王賜之爵王爵也爵人爵石也
後趙書曰石虎子韜以琉璃爵螺杯勸客酒
吳志曰諸葛恪行酒至張昭昭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恪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杖鉞猶未告老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為不養老也昭為盡爵
古今志曰章帝章和年銅酒爵出河內沁水
典論曰劉表諸子好酒造三爵大曰白雅中曰仲雅小曰季雅
楚辭九歌曰援北斗兮酌桂漿斗為王爵
班婕妤賦曰酌羽觴兮銷憂孟康曰羽觴作生半爵形有頭尾羽翼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觚　匜　瓚　巵　鍾　滑皆　洗

觚

三禮圖曰觚受七升以兕角為之

詩曰我姑酌彼兕觥（兕觥角爵也）

又曰跻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堂學校也觚所以誓衆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兕觥其觩音虯吉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兕觥罰爵也言上下無失礼者其罰爵徒然觥陳設而已

左傳曰晉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ヒ伯兼享之趙孟賦棠棣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自知此罰戮

觚

三禮圖曰觚受三升兕音銳下方足漆赤中青雲飾小其尾周禮曰梓人為飲酒器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語曰觚不觚ヒ哉觚哉乳子曰觚而志有所念戮心不一尚不時成況於大事也

周地圖記曰秦使蒙恬北築長城又於原上築城以觚罇酒而祭有鶬飛止觚上因名鶬觚縣

劉伶酒德頌曰止則操巵執觚

巵

說文曰巵圜器也觚小巵也圜音圓觚音但

禮曰父母舅姑之歿音推牟巵匜非餕莫敢用

史記曰高祖奉玉巵起為太上皇壽也

漢書曰沛公與項羽會鴻門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楯直入帳下羽問為誰張良曰沛公驂乘羽曰壯士賜巵酒斟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羽曰復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飲乎曰死且不辭豈憚卮酒
韓子曰棠谿空見韓擒侯曰今有白玉卮而無當有
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棠谿空曰
白玉卮至貴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也君曰然空曰
為人君漏泄群臣之語猶玉卮無當也空每見而出
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師而
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謝賀戰勝起而曰
臣竊譬楚有詞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
人飲不足一人飲有餘請畫地為蛇ヒ先成者飲酒
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
吾能為之足ヒ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
子安得為之足遂飲酒令子伐齊為蛇畫足也
淮南子曰霤水足以溢盡榼而江河不能實涌卮
鹽鉄論曰川源不能實涌卮流離卮掊厚意
魏文帝答楊脩書曰重惠流離卮者小兒竊弄隨
晉傅咸于卮賦曰人有遺餘琉璃卮者小兒竊弄隨
之不潔意既惜之又感寶物之污辱乃喪其所以為
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匜音移

說文曰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
纂文曰匜水器也　儀禮曰嫡入室媵御奉匜沃盥
左傳曰晉公子過秦ヒ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沃盥器揮瀉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哉
國語曰勾踐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勾踐願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胘姓於王公一介嫡男奉匜盤以隨諸御（胘備也御音該）
說文曰掌玉爵也或說掌受十六升詩曰或酌或獻或酬（酬掌盡同）
洗爵奠掌禮曰酬幣掌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酬幣掌先王之爵也）
又曰季夏六月暑以禘禮記周公爵用玉琖仍雕（禘耳玉爵也）
左傳曰齊侯伐燕ヒ人賂以瑤璧玉櫝掌耳
不克而還
又曰鄭火裨竈言於子產曰若我用瑾掌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許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

鍾

孔叢子曰平原君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音闔）曰飲百嗑君子何辭焉子高曰

以予所聞賢聖以道德無人未聞以飲食也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常從太祖登中山中道有盤石
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曰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
石閒意
涼州記曰胡安據等發張駿冢得馬瑙鍾
論衡曰文王飲千鍾孔子百觚若酒用十鍾則肉宜
百牛酒用百觚則肴宜用千羊則文王身如防風孔
子躰如長狄乃能堪之
瓚慈但切
三禮圖曰玉瓚受四升徑八寸形如盤其柄以圭有
流前注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孔安國曰
柄謂之圭瓚也以圭為杓
又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萇曰玉瓚圭瓚也圭瓚文狀以
朱牛尾
詩曰釐尒圭瓚啚一卣音廟
周禮曰祼音貫圭有瓚鄭司農云圭頭為器可以挹
大徑三寸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也
禮曰鬱鬯圭瓚然後祭
又曰祼圭尺有二寸有瑑以祀宗廟也
又曰祀周公於太廟灌用玉瓚大圭瓚形如盤容五升以大圭為柄

是謂主瓚

白虎通曰圭瓚者器之名所以受灌之器以圭瓚飾其柄

不窌

樽彝

說文曰樽酒器也壺鬼目尊酒也木刻為雲象其施

爾雅曰彝卣罍器也皆酒尊彝其名也卣中尊也

易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

書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卣中尊也樽也

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

周禮曰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春祠夏禴祼用鷄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皆有罍秋嘗冬烝祼用鸞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者直各切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彝亦尊也彝法也言為法之正也鷄彝為刻而畫之為雞形云舟尊下臺也若今時承盤也獻讀曰犧七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飾尊也掌讀為嫁彝畫禾稼也黃彝黃自尊也着尊者着地無足壺尊也以壺為尊

禮曰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樽瓦甒音武此以小為貴也壺大一石瓦甒缶大小未聞也易曰樽酒二用缶之善切此以素為貴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蜡黍捭音伯豚汗音爪尊而抔薄侯切飲鄭玄曰汗樽鑿地爲樽抔飲也以手掬之也

又曰黃目尊氣之上尊也黃者中目者氣之清明者也

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黃目黃彝也

又曰春祠夏六月以禘礼記周公於大廟尊用犧象

山罍鬱尊用黃目犧尊用沙明爲畫象骨飾之鬱七刻雲雷象也

漢書曰梁孝王有罍尊上卷之器黃目黃彝

又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之

尊也犧象周之尊也泰用瓦凡着地無足

傳曰犧象不出門喜樂不野合

漢書曰梁孝王有罍尊上刻雲雷象也直千金戒後伐善寶

之王任后聞而欲得之王讓大姬李大后曰先王有

命無得擅予音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絶欲

得之王讓直使人開府取樽賜任后天下吏驗問

公卿治奏以爲不孝讓誅也

東觀歎記曰王霸繫賊作倡樂賊射營中霸前酒樽

霸坐不動

又曰帝章時美陽得銅酒樽采色青黃有古文後漢

書曰章帝初光七年捜里岐山得銅樽一枚

晉起居注曰穆帝升平二年尚書左丞劉宪元會白

彭城計佐虞興發白虎樽而群觀輻湊中蘭臺令史

張玄不禁兌玄令史
沈約宋書曰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
白虎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蓋杜摯之遺式
也蓋為白虎疑是後人所加欲令猛如虎無所忌憚
晏子春秋曰晉欲攻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范昭
曰請君幸樽酌晏子命撤樽革具范昭歸曰齊不可
伐也吾欲懟其君晏子知之孔子聞之曰不起於樽
俎之間折衝千里也
莊子曰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酒尊也）累十尊而行千
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真）

又曰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丈之其一斷在溝
中比犧樽於溝之斷則善惡有間矣其於失信一也
禁跖與魯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又曰純朴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
不廢安取人義
淮南子曰百圍之木斬而為犧樽龍蛇虎豹曲成文
章（高誘曰刻為蟠龍伏武之狀也）
又曰夫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樽也過者斟酌多少
不同各得其所宜
又曰夫奉一爵不知於邑（言其輕也）挈石之樽則白汗交

流言其重也又況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内之事者乎重於
樽亦遠矣
風俗通曰坐不移樽俗説凡宴飲者移樽ㄈ酒令人
訟諍志林曰先代不識犧樽但云沙盡之餘以翠羽
至魏明帝時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文器有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前有白龍樽作金龍於東廂
西向龍口金樽受五十斛
梁州記曰胡安掾等發張駿陵得白玉樽受三升戴
延之
西征記曰太極殿中有銅龍長三丈銅樽容三十斛
正旦大會龍從土中受酒吐之二樽清酤皆以淵停
傳玄朝會賦曰跱鳳虎之二樽清酤皆以淵停
蔡邕論銘曰漢獲齊侯寶樽于楗里也
孫綽陽燧樽銘曰詳觀茲氣妙巧奇絶酌焉則注受
滿則閉補結切吐寫適會未見其竭
滑稽
崔浩漢記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
若今之陽燧樽

王隱晉書曰宣帝既滅公孫淵還作榼兩口三鍾酒持着馬上先飲佳酒塞口而開毒酒與牛金飲而死

北齊書曰元韶字世胄魏室其寶多入韶家有馬瑙榼容三升玉縫之背稱西域兒作也

涼州記曰胡安據等發駿陵得琉璃榼

孔叢子曰子路嗑飲百榼 已具鍾門

列異傳曰濟北弦起神交來遊車上有壺榼青白流

雜五具

續齊諧記曰王敬伯夜見一丈命僕取酒提一渌沉

漆榼曹毗杜蘭香傳曰蘭香降帳實輒齎元榼

馬融奏事曰楚將吳起戒遺之一榼酒注之上流使士卒迎流飲其下明不獨也

劉伶酒德頌曰止則操危執觚動則挈榼提壺

壺

三禮圖曰洗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頭高五寸大中身

兌音銳下亦膝中元上加青雲氣方壺受一斛腹圍足口方圍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圍

詩曰顯甫賤之清酒百壺

周禮曰挈壺氏以令軍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中

壺以序聚擩聽壺以為也擩音漬

禮曰其以乘壺酒賜人亦曰乘壺凡軍事懸其鼻鼻在面上言向人也

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敦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經餕而弗食故處原

漢書曰東方朔曰壺者所盛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紀得金壺發視之中有丹書

韓子曰晉公子重耳過曹僖負羈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食令人遣公子也

說苑曰五大夫願衛人也負壺入井中日灌一區

國語曰勾踐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飲不及

壺飡 言志在就飲慮不至壺食喻己德小不能遠圖今歲晚矣子將柰何曰臣聞追亡人也駭而趣之唯恐不及王曰諾遂伐吳神仙傳曰壺公賣藥常懸一壺於坐上曰入之後公輒跳入壺中

投神記曰吳王夫差文王悅童子歸重結氣死形見將重入冢取崑崙玉壺與之

琴操曰伍員奔吳過吳漂陽瀨溪見一女繫漂於水中旁有壺漿乃就乞飯已畢謂女子曰掩夫人壺口女子知其意自投瀨溪而死

洗

三禮圖曰洗高三尺徑尺五寸足徑三尺士鐵大夫以上銅為之諸侯白金飾天子黃金飾

儀禮曰設洗于阼階東南

禮曰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魏武令曰臨發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以潔為敬未間擬向不敬之礼吾親受水而盥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器物部七

瓢　豐

禁　食架　食厨

酒臺　槽　抔曰

堪掛衣抔　碓

碾　磨

瓢

方言曰蠡匏也音礼也陳楚宋魏之間或謂之樹今江東呼為樹或謂之瓢

通俗文曰瓠瓢為蠡
禮曰合巹音謹而酳
三禮圖曰巹取四升瓠中破婦夫各一
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爾雅曰瓠瓢謂之匏孫炎曰瓠也郭璞曰瓠壺也賈宜曰室瓠是也
戰國策曰應侯謂秦昭王曰百人與瓢而趍不如一
人持而走疾百人試與瓢ヒ必裂今秦國華陽攘侯
太后用之秦國必裂矣
東宮旧事曰漆巹爵二銀鏁連長七尺
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中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剖以為瓢瀾落無所容吾為其無用捨
之楚辭九歎曰藏瓠蠡於篋簏瓠瓢蠡瓠
東方朔荅客曰難以管闚天以蠡測海張晏曰蠡瓢瓠也
琴操曰許由無杯器常以手捧水人以一瓢遺之由
操飲畢以瓢掛樹風吹樹瓢動歷ヒ有声由以為煩
擾遂取捐之

勺與杓字同
說文曰斗勺也
通俗文曰木瓢為斗
詩曰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又曰酌以大斗大斗長三尺以祈黃耇

周禮曰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享寸黃金勺黃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音早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杜子春云勺謂龍頭鼻也衡謂酒樽中勺也鄭司農云鼻流凡流智為龍口也鄭玄謂勺柄龍頭也鄭玄謂勺字有事山川則用中璋於小山則用中璋三璋之勺形如玉瓚天子巡川用边璋也

又曰梓人為飲器勺一升梓木白理也尊一升也

禮曰撰息敢切尊疏布冪音覓禪之演切勺以素為貴也鄭玄

又曰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鄭玄曰龍之頭也疏消刻其頭也蒲合蒲如鬼頭也

漢書曰霍顯之謀行於杯勺

東宮舊事曰漆注八合鴨頭勺四

論行曰司南之勺投之於地其柄指南

語林曰諸元以大盆盛酒未勺數枚也

東晳貧家賦曰舉短柄之掘勺

豐

三禮圖曰射為罰爵之豐作人形也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盂戒酒

說文曰豐俎豆貴豐厚也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

儀禮曰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豆卑而大之）將飲不勝設豐以承其爵豐形蓋似又曰公尊尨泰兩有豐崔駰酒箴曰豐侯沉酒荷兕負疋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曰豐侯縲酔亂迷逸乃象其形為礼戒式後世傳之固無止說

三禮圖曰掫（一名掫禁一去切）長四尺廣三尺四寸深無足漆ㄒ赤中青雲盆陵苔華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亦中青雲畫陵苔華飾刻鏤其足為褰惟之刑

儀禮曰尊於戶間兩瓶（音武）有禁（禁承尊之器名也白禁曰為酒戒也）又曰尊兩壺於房戶間斯（斯地禁ㄒ切）禮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掫（掫禁此以下為貴廢猶去也掫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掫或曰名之也小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掫禁如今方用情悵局）

食架

東宮舊事曰漆食架二

食厨

禮曰大夫七十而有閣（閣以板為之度食物也）天子之閣左達

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閤三士於坫一達夾夫大夫言於閤與天子同處也天子三五倍諸侯也

東宮舊事曰漆食厨一具

酒臺

周禮曰六彝皆有舟鄭司農曰舟下臺也若今時承盤也

東宮舊事曰漆酒臺二金塗鏁鈿

槽

劉伶酒德頌曰先生方捧罌承槽御杓酌醪

杵曰

步下繫辭曰斲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王肅曰雷起於上杵之象地艮止於下臼之義

青曰血流漂杵孔安國曰流而漂春杵甚之言也一戎衣天下大定

禮曰隣有喪春不相相送杵聲

又曰暢臼以掬杵以搗所以情欝也掬拍也

梁穀傳曰大夫救日繫門士繫杵春桑盛之具示有上下陰陽

周易類謀曰聞可以杵鄭玄曰天地相去其間才可倚一杵也

春秋繁露曰夏求雨暴杵曰於街十日

漢書曰傳咸為南陽太守有滑吏大姓犯令為地曰木杵舂不中程者輒加笞壺又曰江都易王非宮人有過者或髡鉗以鉛杵舂不

中程輒掠
人曰楚成即位胥靡申公白公衣赭衣使雅舂於市
東觀漢記曰公沙穆遊太奢無資粮乃變服容儛為
吳祐貸舂祐與語大驚遂定共交於折臼之間
後漢書曰梁鴻之妻孟光多力能石臼
又曰馮衍取地任氏女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而文
常自操井臼
王隱晉書曰賈后使小黃門孫慮徙愍於懷太子於
坊中不與食乃卻脈杏子黑丸其夜薨或傳太子不
肯服藥閻王爾以棄杵擅害之咲川聞於外
燕書曰昭武帝營新殿昌黎大棘城縣河岸崩出鐵
築杵頭一千一百七十枚永樂民郭陵見之詣闕言
狀詔曰經始崇殿而築具出人神允協之應賜陵爵
關外侯
戰國策曰智伯攻趙襄子於晉陽臼竈生黿於福切
又曰衛人迎新婦入室見臼曰從之牖下妨往來者
主人美之
河圖曰千歲之後天可倚杵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
矣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

杵也

呂氏春秋曰伊尹將生夢神告之曰出水而東走
顧視曰書黃帝行道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
漂杵

淮南子曰解門以為臼錐用小兒所喪
大矣

桓譚新論曰伏羲制杵臼之利後世加巧曰借身以
踐雖而利十倍

又曰漫設機閑虛靡車馬及從水而舂其利百倍
論衡曰舂者以杵擣臼鼓動地動地臨池水河
水震蕩矣曰杵木也水與木土三者殊類而相應首
相叩動其勢然也

風俗通曰秦留燕太子丹天為雨粟廚中杵生肉是
不然也

世本曰雍父曰作舂杵曰宋志曰雍父黃帝時也

湘州記曰衡陽縣有蔡倫宅ヒ兩有一石臼云是倫
舂紙臼

荊州記曰長沙醴泉縣有山石空ヒ中有石杵ヒ頭
有曰容五升父老相傳昔有仙人以此合金丹

衡山記曰桂英巖上鑿石作臼有鐵杵倚置巖畔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邊有兩人脚跡

名山記曰羅浮山有道士齎鉄曰杵欲合丹未成而仙化

世說曰魏武帝讀曹娥碑云外孫虀曰楊脩曰虀曰受辛受辛辭字

幽明錄曰劉松在家忽見一鬼扶劍斫之鬼走松起遂見鬼在高山巖石上卧仍往逼突群鬼爭走遺置藥杵曰及所餘藥曰將還家松為人合藥時臨熟取一經此曰者無不効驗

列異傳曰魏郡張曰家巨富復暴喪喪賣宅與黎陽程應ヒ入居死病相繼賣刑民何文曰暮持刃上北堂中至二更有一人長丈餘高魁黄衣來堂前呼問細腰舍中何以有人氣須臾復有一人高冠表衣次入高冠曰衣問並如前將曙文下堂如向法呼細腰問曰黄衣者誰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誰曰錢也在堂前井西五步曰衣誰曰銀也在堂東北住也汝誰也曰我也在竈下室明文按次掘之得金銀各伍百斤錢千余萬取杵焚之宅遂清安

魏武帝上獻帝表曰臣祖騰有順帝賜器今上藥杵曰一具

堪與祐土同

爾雅曰堪為之據郭璞曰堪木質也據音虔

廣雅曰椓質堪也

東宮旧事曰太子納妃有石砧一枚又擣衣杵十

杵荊州記曰挏歸縣有屈原宅女髮音須廟擣衣石

猶存

漢水記曰有文郎擣衣砧也

古樂府詩曰蒙砧今何在上山復有山蒙砧為夫也

碓

廣雅曰磝碓也磝丁歷切

方言曰碓機陳魏宋楚自關而東之柩

魏畧曰司農王思弘作水碓兌歸田里

晉書曰魏舒遲鈍質朴不為鄉里所重從叔父吏部

郎衡有當世名猶不知之使守水碓

王隱晉書曰石崇有水碓三十區

又曰劉頌為可內守大守有公王水碓三十余區所

在過塞輒為侵害頌表上封諸民獲便益

又曰衛瓘為太子少傅詔賜園田水碓不受

又曰鄧攸去石勒投李矩借水碓舂於城東

晉諸公讚曰征南杜預作連機碓

晉陽秋曰給陳留王碓一區遠來客寄宿有馬一匹
臨明録曰弘農徐儉家有一物長丈余來逐馬後
中夜驚跳客不客騎馬而去一物尋非路見前着一碓柵
客射之聞如中木聲明日尋跡
世説曰王戎貴且富區宅水碓落下莫比
孔融肉刑詩曰賢者計利民蒭聖人水碓之巧勝於
斬水拒也
王隱晉書曰吾得作水碓三夫皃先帝
聽言二碓行於徐宮也
晉

説文曰礧莫佐切石崖也礧對碓也
釋名曰磑磨也
廣雅曰磨磨也
方言曰碓或謂之嫂即磨也錯碓切
通俗文曰麤曰嫂千內切填音五真劣切
填錢礧曰硐途揀切磨牀曰摘
魏畧曰諸葛亮衝車圖郝昭於陳倉昭以繩繫石礧
羅古大切其衝車
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往同村郭思家磑上
有鴝食相鬬輅曰不詳思明日射鴝悞中隣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蜀志曰許靖為許邵排擯以馬磨自給
晉書曰王戎為司徒好治產業周遍天下水碓四十所鄴
中記曰解飛者石虎時工人造作旃檀車在轂上置磨麥一石舂米一斛世李
磴右轂上置碓每行十里磨麥一石舂米一斛世李
曰公輸般作磴
諸葛曰亮別傳曰孫權常饗蜀使費禕音揮停食題素
筆作人賦恪亦請筆作磨賦
異苑曰薰侯亮之於江都城下獲一石磨下有銅馬
出明録曰廣陵有家相傳漢江都王建之舊也常有
求磨甚急明且送着故處
抱朴子曰周髀家云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
行隨天左轉譬之於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議遲故不
得不隨磨以右回焉
嵇含八磨賦曰外兄劉景宣作為磨奇巧特異策一
牛之任轉入磨之重曰賦之曰方木跱圓質規旋
下靖以坤上轉下乾巨論內建入部外連

碾

通俗文曰石鍋轢轂曰碾碾徒

後魏書曰崔亮在雍州讀社預轉見其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国便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三

器物部八

斧　鋸　推　鑿

斧

釋名曰斧甫始也凡將制器始以斧伐木也乃制之也

易曰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平砥之地雖得斧所以破除荆棘以安其資斧其心不快客舍者也不得其位不獲

龍魚何圖曰斧神名狂童

周書曰神農作陶冶斧破木為耜耡耨以墾草莽然

後五穀興

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又曰蠭用條桑取彼斧斯（音墻）以伐遠揚
又曰破斧缺周公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周禮曰大喪及窆執斧以莅匠師（匠師主豐碑之士執斧以師之使戒其士
禮曰禮諸侯賜鉞夫（音鈇）鉞然後誅
又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户牖之間
傳曰楚子執齊慶封將戮之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
使言曰無獲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春秋元命
苞曰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為言補也
漢書曰分周為二有逃責之臺被竊鉄之言（應劭曰出至路边竊取過人　應劭曰周赧王
又曰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
又曰王莽司徒王尋初發長安宿覇昌厩其亡黄鉞
尋軍士所王素狂直入照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音資斧
者也（應劭曰斧刊也亡其刊斧言無以復斬斷者
東觀漢記曰祭遵襲舅陽遣護軍王忠皆持刀斧伐
樹開道
又曰蔣翊字元卿後母憎之伺翊寢操斧斫之值翊
如斯謝承後漢書曰會稽戴就字景成為都曹掾太

守為州所奏就見伏考燒爺似着腋下就罵獄卒此
無火氣何不熟熟
魏志曰太祖延張繡及其將師置酒高會太祖行酒
典常持大爺立後刃徑尺大祖所至之所常取爺目
之繡及將師莫敢仰視
晉書曰魏書當適也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
之声相問曰男也文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
宿者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見
曰曰條桑為爺傷而死舒自知為公
晉咸和起居注曰曰有司奏魏氏故事正旦賀公卿
上殿虎賁六人隨上以爺柄柱衣裙上令宜依旧為
儀注詔曰此非前代善制其除之
三輔旧事曰王莽夢大夏殿前五銅人語莽惡之爺
斫開銅人腹
東陽記曰晉中朝時有民王質者入山伐木至石室
中見童子數人彈琴而歌曰留豉爺柯而聽之童子
以物與之狀如棗核質含之便不腹飢也童子語汝來以
久宜去質承声起爺柯濵然爛尽歸去家已数十年
列文傳曰丁仲謀妻氏共夫至交趾夫為賊所殺妻
船上得一爺舉以破賊

列文傳曰赤斧手中常有赤斧
錄異傳曰陳世母黃亡後還家但聞声世忽亡斧黃
言問家奴福盜之
幽明錄曰文翁常欲斷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
翁先祝曰吾若得二千石斧當着此処曰擲之中所
欲一丈八尺處後果為郡
賈逵別傳曰逵廟一拍掬有人竊來斫伐始投斧數
下斧刃仍折於掬中
七賢傳曰文黨字仲翁與人俱入山取木謂侶人曰
吾欲遠季先試投斧高木上斧當挂乃投之斧果上
曰之長安受經
廷尉決事曰廷尉高文惠上民傳晦詣民籍牛塲上
盜黍為牛所覓以斧擲折晦脚物故依律牛曰弃市
監衆趙議晦既夜盜牛本無殺意宜減死一等
六韜曰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繁
葉不去將為斧柯
列子曰人有亡鉄者意其隣人子視其行步竊鉄也
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動則熊度無為而不竊鉄
也俄而於其穀而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隣子之動作
態度無以竊鉄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荀卿子曰林木茂而斧至焉

呂氏春秋曰孔甲田于東陽萯音倍山天大風晦孔甲迷或人于民室主人方乳乳產也或曰后來是良日也是子必大吉或曰不勝之是子必大殃后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于長成莫動斤音老斧破斬其足遂為大者以其無足遂使守門

淮南子曰巨斧擊銅薪不待利而後破之

又曰古之遣將伊親操斧持頭授將軍柄曰閫以外者將軍裁之

說苑曰雍門周說孟嘗君以秦楚之強而輔於弱薛譬猶薌斧而伐朝菌也

玄晏春秋曰隣人亡斧及雞意予竊之居三日雞還斧又自得隣人大愧

志林曰齊斧齊當為齋凡師出必齋戒入廟受斧故云齋也

抱朴子曰介象燒斧而立其上久不知熱

諸葛亮教曰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伐鹿角壞刀斧千余枚賴賊已走問自今作部刀斧數百枚用之百余日杪無壞者余乃知彼主者無意宜收治之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小事也若臨敵敗人軍事矣

鋸

釋名曰鋸倨也其体直所截應倨句之正也

說文曰鋸稽唐也

古史考曰孟莊子作鋸

史記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

罰以致理

後漢書曰獻帝欲復肉刑孔融議曰雖忠如鬻拳信

如楚和智如孫臏以一離刀鋸沒世不齒

吳志曰孫皎受奏使人至市賊奪百姓財物同市陳

聲縄之以法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

王隱晉書曰趙王倫欲廢賈后而門鑰在侍中處所

郎司馬多木作有利鋸至期倫乃命三部司馬以鋸

截閨開門

晉書曰胡毋輔之字彥国少檀高名王澄常與人書

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

也

又中興書曰符健凶淫暴虐常露刀張弓權鉗鋸鑿

殺人之具備置右左

宋書曰後廢帝名顗初在東宮墮業好嬉師主不能

楚反嗣位漸自放恣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予加以
虐刑鍼椎鑿鋸之徒不離左右
莊子曰礼若亢鋸之柄亢舉也礼有所斷割猶
舉鋸也柄以斷物也
又曰天下好智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音斤鋸鎴焉
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管子曰軍中必有一斧一鋸
尸子曰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
列女傳曰臧文仲爲魯使齊拘之文仲使人遺公書
恐人得之乃譎其詞曰臧我羊食我以銅魚公及大
夫莫知能之乃問臧女、泣曰吾子拘有木治矣木治
是以知有木治擊於獄矣
淮南子曰夏居聯房公輸王爾無所措剖居綺切劂居月
切削鋸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
世說曰晉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無時孫詒燒鋸截
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復言元皇曰燒是賀邵司空流
涕曰昔者先臣遭遇無道臣創臣痛深無以上咎明
詔元皇慙愧三日不出
衡山記曰雞頭陂西有石空有人採藥暮宿其中曉

見一鋸懸在壁上示有形無復鐵貫

椎

說文曰椎擊也齊謂之挌音終掇音掇丁回切千椎斤也

篆文曰柊揆方椎

崔顓步林曰亡椎失斧以公輸無輔

廣雅曰柊擩敷若卽切擾鐳音煩鎚於業切杈音卓椎也

史記曰張良為韓報仇得力為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如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又信曰陵君客朱亥袖四十斤鐵椎ㄴ晉鄙殺之奪兵以救趙

戰国策曰始皇遺齊君王后連環曰齊多知能解環君王后引椎破之謝秦始曰謹以解矣

漢書曰賈山上書曰秦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原築其外隱以金椎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斜運而託足焉

又曰淮南王長怨辟陽侯之不救其母也褒金椎ㄴ殺辟陽ㄴ

又曰中山靖王勝來朝聞雷而泣曰衆煦漂山聚蚊成雷明當執虎十夫挩椎

王隱晉書曰梅陶及鍾雅數說事祖納輒困之曰曰

君汶頴之士利如推我遇奚之士純如推持我鈍推
ヒ君利推皆當摧陶推弁捋有神摧不可得推納曰
假有神錐必有神推
吳曰春秋夫差使力士百畜以鐵推ヒ殺王孫聖益
州記曰市橋祚音作橋今各有一鐵推大十許圍長
六七十尺云初橋引機運此推以擊橋住本有三今
餘
管子曰儒以詩礼發家自徐以金推控其類無傷口
中珠
周生列子曰昔伊尹操斎括囲公揮周機管子執齊
鉞范蠡奮鉞推
世說曰永嘉三年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有漢
時有鐵推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動
桓譚上事曰孔子問屠牛曰屠牛有道乎曰刺必中
解割必中理盤筋則終棄而推終葵方推
孫盛傻芳論曰子房奮推為天下唱義声ヒ既震則
秦王可知矣
鑿
釋名曰鑿有鑿穿鑿也
說文曰鑿ヒ也

通俗曰文石鑿曰鏨 作漉切
音漉 柄曰境音聲受摬曰鎩七紅切
古史考曰利錐不如方鑿
尸子曰孟莊子作鑿
管子曰軍必有一作鑿
莊子曰齊桓公讀書堂上論斲 輪堂下釋椎鑿而
上問桓公
抱朴子曰魏明帝好聞椎鑿之声
搜神記曰陳仲弇徵時常宿黃申家婦方產夜有印
門者須臾門裏有信客堂下有人不可進入從後往
須臾還留者問曰何等名可與幾歲應以何死答曰
男也名奴得十五歲當以兵死仲弇告其家父母不
使執寸刃年十五有置鑿於梁者其未出奴以長木
鉤取鑿墮陷腦而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器物部九

斤　鏟　鎡　鍥　鍤　鋤　鍠　鍥

斤　鑮　鎌　鍾附　鉏　鎒

斤　泥鏝　橙　籠　籃　籬

斤

釋名曰斤謹也校廣不可得削又有節則用此斤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以詳謹令減斧跡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石虎馳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輕行躬行作所太子太保韋謏諫曰白龍魚服有豫具于切之禍海若潛遊離葛陂之酷願陛下清宮碑路思二神為鑒先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雖龍騰之勇不暇施行智士之豈及設哉

莊子曰郢人堊音惡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而不失容

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揀澡阿衡之材櫨桂楣榱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廈之器具矣

夢書曰斤斧為選士取有材夢得斤斧選士來

釋名曰鏟剗音產平削也

廣雅曰籤好盧切謂之鏟

鮑昭蕪城賦曰鏟利銅山

釋名曰斯音鎖斯彌也有高迹以此鏟斯彌其上而平之

鑪音慮

說文曰鑢錯銅鐵也
方言曰錯鑢牙名也
韓詩曰如磨如錯

鎌

釋名曰鎌廉也体廉薄其所刈稍ヒ取之似廉者也
東觀漢記曰山陽郡人江伯欲嫁姊ヶ引鎌欲自割
魏略曰孟康字公休為弘農太守時出按行勅吏卒各持鐮自刈馬草
說苑曰孔子聞哭者声甚悲進見之吾丘子也吾一曰虞
帶索而哭孔子問何哭之悲對曰吾有三失子曰願聞三失曰吾少好学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素上高節不事庸君臣鄙不遂二失也少擇交游寡於親也老而無託是三失也請從此辭挍水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於是歸養親者十有二三

風俗通曰鎌自揆勞積莞音皇横

異苑曰長山郭悖元嘉十二年病亡後孫而見悖着帽布裙在灵床上呼孫與語云今得七日假ヒ消便去今将二小兒捉僕在門可就取也孫求悖即得又

云汝叔從都還得鎞犁鎃音辟可試取看便以呈之仍
以兩鐵相加鎗匕作声語孫曰我無復歸緣從此而
絶

斫自洋切

毛詩出七月曰取彼斧斨以伐遠揚
又破斧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鎃鍾附

釋名曰鍾匕地起土也或曰削能有所穿削也或曰
鍾劑也劑地為坎也
晉書安帝記曰吾與王淡父為人隣人豆度所殺淡
年十歲陰有復仇之志至年十八密索利鍾刃佯若
耕耘經一橋下伺度船行還伏伏於草中淡於橋上
以鍾斫之而歸罪有司大守孔儼儀其孝勇上請
宥之
又曰劉伶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而隨之謂
曰死便埋我
淮南子曰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脚者使之跛音髮
強脊者使之負土長脚者蹠得土多鍾入土深也
又曰禹身執畚鍾以為民先跖而河導之九攴鑿山
而通九洛閃五湖而寧東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鋤

說文曰鋤薅音蒿斫也鑺大鋤也
釋名曰鋤助也去穢鋤苗長齊人謂其　擂寄良切
擂然正直也
史記曰高后立諸呂為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
有氣力忿劉氏不得戰常入侍高后燕飲曰請為由
歌太后笑曰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由乎章曰臣之
太后曰試為言田意章曰深耕陋種立苗欲疏非其
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ヒ
漢書曰雖有鎡銂上音鎡下音基不如逢時鎡銂須有田
基值時乃獲
信矣樊噲夏侯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敗繒之時
豈自知附驥尾勒功常籍慶流子孫哉
又曰倪寬受業孔安国貧無資貸作帶經而鋤伏息
輒誦讀
又曰龔遂為渤海大守盜賊諸持鋤鉤田器者為良
人持杖器者為賊
又曰嚴延年為河南太守京兆尹張敞聞延年用刑
刻急以書輸之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咽喉二周餘孽
芳盛苗穢何不可鋤也
魏畧曰常林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相敬如賓

蜀志曰先主將誅張裕諸葛亮表請其罪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

賈子曰商君專任刑法以刻薄為教秦人父子兄弟無久之恩甚踞反目有若禽獸借父耰鋤意有得色

搜神記曰扶風拗道和於田中值雷雨止桑樹下霹靂擊之道和以鋤格之折其右肱遂落地色如丹目如鏡

伏侯古今注曰魯子鋤厥有三足鳥卒其冠

世說曰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忽見地有片黃金管與鋤禾秀住車問三史何以能長久

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

應璩詩曰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吏年各百余歲相中嫗貌醜中史前致辭量腹鄙所受下史前致辭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史言所以得此壽上史前致辭內與鋤禾秀住車問三史何以能長久

錐

左傳曰錐刀之末將尽爭之

史記曰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未立見

戴國策曰蘇秦行而歸負書擔囊父見不與之秦嘆

曰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伏
而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脛血流至踵
王隱晉書曰梅陶及鍾雅數記余事祖約輒困曰謂
之曰君汝頴之士利而如錐我齒異之士純如椎已
具椎門中
又曰王濬伐吳人於江險要割之處作鐵錐長丈
余音置江中濬乃作大符先行鐵錐取着筏去
又曰赫連勃ヒ性江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
入一寸即殺作者錐若不入即殺行錐者而并築之
管子曰文有一錐然後成為文

孫卿子曰無置錐之地而公侯不能與之爭名仲尼
是也
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
韓子曰堯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
呂氏春秋曰子產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三人錐刀
之遺於道者莫之舉

鑽

尚書大傳曰古者中刑用鑽鑿
物理論曰趙堯錐鑽之利吏能探高祖身心致位丞相

鉗

漢書曰江充捕巫蠱燒鐵鉗灼強服之

吳時外国傳曰扶南有訟者燒鐵令赤以鉗擧錐着手中行步無罪者手不燒有罪者手即爛

泥鏝

爾雅曰鏝謂之圬郭璞注曰泥鏝也

說文曰鏝鐵圬

左傳曰鄭子產相鄭伯如晉ㄧ侯未之見子產使盡懷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曰文公之爲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圬人以時填館宮室圬人塗者

論語曰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汚也

撜都鄧切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裏制撜文毋潛撜於屏風上窺之既知其謀大喜謂汝能如此無仇恥雪矣

世說曰謝仲郎在壽陽敗臨奔走猶求王帖撜也

籃

集異說曰丹陽張承先家有鬼長爲其取物會有客須薄二鱧魚二十頭鬼將一小兒持籃至驃騎街十字路小兒嬉戲看籃中已有尊鱧

河伯而網當豫且得我王有德義故來告想
又曰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　鵠揭空
籠而獻之東觀漢記曰耿恭為疏勒城穿井十五丈
不得水恭乃正衣冠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水身自卒
士負籠有飛泉湧出吏士驚喜皆稱萬歲
晉中興徵祥說曰恭元中公王婦文髮奚緩傾髻以
為盛飾用髮豐多不可恒戴乃先於籠上掠之名曰
假髻或曰假頭至於貧民不能自辦自歸無頭就人
借髮亦服之妖也無幾時列宗晏駕而天下騷動二
十年中兵革不息孫恩之亂刑斬無數桓玄後死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萬計凡被戮之家多亡頭脅
沈約宋書曰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群臣公卿忌憚諸
父並聚之殿內歐搖陵曳無復人理建安王休仁及
太宗山陽王休祐形体並肥壯帝以竹籠盛而舁之
續述征記曰梁鄒西有籠水發源長城山直北流於
梁鄒西注濟水或云齊宣王之孝婦誠感神明湧泉發於
室內潛以續籠敬之莫之知由是無谷汲之勞姑及
家人疑而嫉之值出而捜其室既無所覩試發此籠
而泉遂潰湧流漂居宇所以名曰籠水也
莊子曰一雀過昇必得之或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
逃矣是故湯以庖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
里奚以其所好籠之也
淮南子曰張天下以為之籠曰海江以為之罟何亡
魚失鳥之有乎
又曰孤裘負籠甚可怪也
世說曰宗慶宗甚有思理常得一長鳴雞愛而食之
恒籠盛著窓間雞遂作人與語慶宗談論極有言思終
日不輟慶宗曰此言巧大進
楚辭曰鳳皇作鶱籠兮雖翕翅其不容
傅咸班鳩賦叙云余秋蔚然成林　居無為有時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顧見班鳩音声可悅於是捕禽是之既以擾馴出
之於籠無何失去後時上一來飛翔似此有恋聊為
之賦

成公綏鸜鵒賦曰小禽也以其能言解意故為人所
愛玩之以金籠升之以殿可堂可謂珎之矣蓋乃未
得鳥之性也

古詩曰羅敷好蠶桑採桑城南隅有青絲籠繩桂枝
為籠鉤

沈約宋書曰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群公忌憚諸父並
聚之殿内歐搥陵曳無復人理建安王休仁及太宗
山陽王休佑形体並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掠之

籯

說文曰籯笭也

漢書曰韋賢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器物部十

箕帚　畚　斛量附　斗

升簑　簑笠

梯　杷扒　拮捽　枷施

箕帚

世本曰少康作箕帚

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南有箕在翕其舌

礼曰凡為長者糞之礼必加帚於帚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汜埽曰埽ヒ席前曰掃ヒ帚ヲ切運席不以鬣執箕
膺撝鬣謂帚也恒埽地不潔淨也膺親也撝舌也持帚將去糞者以舌而卿撝以涉ヲ切
又曰良弓之子必矜箕
史記曰張儀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ヒ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ヒ太子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箒之妾效万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
又曰鄒子以知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子之坐而受
業漢書曰秦為乱政雷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後南有五嶺之戍外内捐動百姓罷音皮弊頭會箕斂計人出類出谷算歛以供軍賞
又曰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帝雖子人主大公雖父人主也柰何令人主拜臣人如此則威重不行上後朝太公太公擁箒迎門卻止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柰何以我乱天下法也
又曰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日常早掃參之門
又曰賈誼上書曰秦人借父擾鋤而有得色毋敢箕帚立而誶語
晉書曰王獻之善隸書有父風以掃帚沾泥書大字方一丈甚喜

洛隱晉書曰庾衮孤兄交曰芳將嫁美其服矣衮割
荆苔為箕帚為名諸子于堂男交以班而謂芳曰汝
少孤今汝室人將事洒掃庭内婦人之道故賜汝此
匪器之美欲汝之温公朝夕雖休勿休也
齊書曰劉休妻王氏妬帝聞賜休切勑與王氏杖二十
令休於宅後開少店使王氏賣掃帚皂莢以辱之
国語曰越王勾踐行成於吳日一介嫡女執箕帚於
王宮
淮南子曰周鼎不爨而不可賤掃帚日用而不足貴
南越志曰鮑靚為南海太守嘗夕飛往羅浮山曉還
有小吏晨洒掃忽見兩鵲飛入齋吏帚擲之墜於地
視乃靚之寢也
西域志曰掃帚在月支国常三尺許似孔雀尾也
異苑曰北海徐寔婢蘭義黙中忽見羸黄而自拂拭
有異於常家共伺察見行掃帚從壁角來輒婢取而
焚之婢即平復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三日買箕四枚懸堂上四壁
令人治生大得治田蠶萬倍錢財自入
李尤箕銘曰神農值穀以養蒸民箕主簸揚糠粃及陳

左傳曰晉灵公不君（失君道）宰夫胹（音而）熊蹯不熟殺之
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又曰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陳畚挶具綆缶（畚寘土籠也）
晉中兵書曰王猛少貧賤鬻畚為事常至洛陽貨畚
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云家近此可隨我取直猛隨
去忽至深山中此人語猛且住捌下當先啓道君須
臾猛進見一老公鋸牀髽髮悉白侍從十許人引猛
淮南子曰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畚持（為民先
倍雇畚直遣人送猛出上既願視乃是嵩高山也
史猛進見一老公鋸牀髽髮悉白侍從十許人引猛
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郎十
韓詩外傳曰鮑焦衣弊庸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曰吾
子何以至於此
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此
子貢曰吾聞非其世者不至其利污其君者不寖其
土今子非其世而持其畚其蔬呼
鮑焦曰吾聞賢者易進而輕退廉士易悅而軽死乃
捐其蔬立枯於落水上

斛 量附

廣雅曰斛謂之斛方斛為角
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月之甲乙斉一

也律法制及尺丈
斛斗斤兩皆均同

周礼曰㮚氏（俗作槩）為量改煎金賜則不耗不耗然後
權之然後準之然後量之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国永
啓厥後茲啓維則

漢書曰量者侖合升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
鍾之侖用度数審其容者千有二百実其侖以井水
嘉以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耳（音桃）焉其上為斛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侖之量
為一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斪
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
也升者登升　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
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侖合於合登升於升聚
於斗角於斛也戝在大倉大司農掌之後漢書曰第
五倫為京兆主簿倫平銓衡正斗斛市阿枉百姓悅
服之

魏志曰太祖常討賊禀穀不足私謂主者主者曰可
小斛以是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大祖欺衆太祖謂
主者曰持當借汝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遂斬之題
屍曰用小斛盜軍穀故斬之

崔鴻十六国春秋後涼録曰呂光與龜茲王戰大敗

之或大倉儲富於養家有浦挑酒或千斛經十年不
敗士辛治沒酒藏者相繼
荀氏別傳曰荀逐字仲陽隱居不仕時歲飢荒來糴
者逐妻常叩其斛量輒過其本特人號為枡
斛夫人
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
與斗斛而竊之嚮衡而竊之鉤
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則斗折衡而
民不爭
天文集曰斗星明則天下斛不平憂則歲稔

雜令曰諸量以矩黍者容一千二百為籥二籥為合
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三斗為
楚詞曰世并舉而好朋斗十斗為斛
鶡冠子曰斛而相量言令之人皆好朋黨并相
心以量清潔之士衆比周而肩隨賢遠害而隱藏

斗

史記曰鴻門之會沛公使張良以斗一雙予亞父亞
父受三斗撞而破之
又曰田乞仕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
受之其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
田氏得衆心宗族益強人思田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書曰王莽攝政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形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衆勝兵既成令有司負之莽出則前入則御旁說文曰合升之撮以滿倉廩

王逸子曰自土爲禮壞樂崩天綱弛絶諸侯力政轉相吞咸得不能壞咸不能制至於王赧遂亡喪王斗

升

漢書律曆志曰嘉量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左耳為升右耳為合

左傳曰齊旧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

釜於釜十則鍾十乃大矣陳氏三量皆登一為

葛洪神仙傳曰王方平語蔡經家人曰吾欲賜汝等酒此迺出天廚其味醲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人腸令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以一斛水攪之以賜經家十人飲之一升許皆醉良久

簑笠

廣雅曰莤謂之簑簽音登謂之笠

詩曰爾牧來思何簑簑所以備雨笠所以御暑

又曰被都人士黃笠緇撮黃所以御暑笠所以御雨也

礼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為莤笠

而至尊　也　諸侯於諸侯亦
曰戴至尊
国語曰趙王勾踐抱甲於會稽乃令三軍永退矣
三詩亘大夫謹曰望郤至知寔竝時雨至必求之今君既
陵於會稽之上而求詩亘無乃後乎
又曰吳大差使王孫苟告于周曰齊人為不道
不供事王吳大夫差不忘報甲帶劒簽並相望於父陵
墓並城
南等也
天舍其衷齊師還　三軍皆歎　大差豈敢自多
又曰管仲曰今夫農羊而州處察其四時ヒ雨既
至扶其檢封耨耜以
至於其檢封耨耜以
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且省

戴茅蒲身衣裓襫　音擬襫茅蒲簑也　拔襫簑也　沾体塗足以從事
於天野
史記曰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
而下得不死之
又曰虞卿解其相印與魏齊間行走大梁欲因信陵
君以走楚信陵君未肯見曰卿何人齊曰虞卿蹟履
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
卿聞君急士之窮而歸公子
吳志曰呂蒙汝南人伐蹬當為將定南郊約軍中不
得干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是　汝南人取民家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笠以覆官鎧蒙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遂斬之

晏子曰景公出遊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国吾將戴笠衣褐以行畎畝之中也

風土記曰越人結友約曰鄉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

盛弘之荆州記曰宜都有風冗樵人有冬過者置笠冗口風吸之經日還涉長陽溪而得其笠則知溪冗潜通矣

馮敬通詣鄧禹牋曰今日裘與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簑不御此更為適者也今敬通逢堂簑之不御也

本草曰敗夫公主兒注精魅此竹笠之敗也

曹植九詠曰越江兮割蘭暮秋兮薄寒披簑兮戴笠置露兮踐霍

王褒僮約曰雨墮知注冤枝薛戴公子薛簑衣也于公笠也

拮捽

通俗文曰撓汲曰拮捽

礼曰捧席如橋衡鄭玄曰并上拮捽衡在上低仰者也

莊子曰子貢南遊楚漢陰見一丈人爲圃用　漢陰鑿隧而入井抱甕而灌用力多而見功寬子貢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流其名曰挈捚圃者曰聞有機事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不爲也

又曰獨不見夫挈捚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汝南先賢傳曰蔡君仲井挈捚壞在婁每年冬上憂不敢治而扶老生繞之　扶老藤也生繞挈捚不須治孝之感

拖抌

禮曰男女不拖抌

又曰不敢懸於夫之椮　音揮拖　掌謂衣架也

爾雅曰日干謂之拖　郭璞注曰拖、挽也

名詩曰甕中無升米架上無懸衣

梯

說文曰梯木階也

禮曰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蜀志曰劉琦問自安之計於諸葛亮ヒ　不荅琦遊後園登樓去梯謂亮曰可以言未劉曰君不見申先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梁錄曰竇筍洛陽人也以壯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名從呂光攻龜茲登雲梯入梯道或時墮落蘇而
復上光深奇之
孟子曰瞽瞍使舜完廩捐階
搜神記曰和喜心鄧后夢登梯以捫天体薄蕩正青
若鍾浮者后仰漱之
右虎鄴中記曰石虎曰宣與毋弟蔡公韜迭秉政
事宣猶終有伐已之勢八月社日韜登東明觀遊暮
還酣宴作女妓罷宣遣力士鉅鹿揚抒等十余人夜
緣梯入韜弟砍殺之
鹽鐵論曰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之為利乎
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
人盜是開利室內民罪梯也
說世曰常仲將能魏明帝起殿欲要牓使仲將登梯
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是勅戒兒孫勿復爭書
稽含雞賦曰余庭有棲雞而一雄寤武帝憑梯升栖
守時告晨未嘗有殆
郭璞曰遊仙詩曰灵溪可潛盤変事登雲梯

扒
扒把

方言曰把無齒為扒宋魏之間謂之渠ヒ弩今江東
名亦然
或謂之渠疏

周先列曰夫忠謇朝之扒把正人国之掃篲也秉把
執篲除凶掃穢国之福主之利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第七百六十六

雜物部一

膠　漆　鵠　筋角　藤

黃脣　羽毛

鹵　皮

筍

繩

膠

周礼曰凡相膠欲朱色而昔ヒ也者深瑕而澤紾而

摶廉膊團也廉
腕截利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胤膠

黑魚膠餌犀膠黃（音謂者用其皮或用角也）
礼曰脂膠丹漆無或不良
上心史記曰趙簡子臨死屬其子趙襄子曰
軍奏之聞言曰奏之訢言得長趙者之子趙襄子
耳趙三日以指代頭意相知曰王以名弓使指老膠
柱而鼓琴耳指從能讀父書亭不知合支也趙王不
聽遂將之
漢書曰晁錯上書曰欲立威者始於折膠（折膠以王其弓弩可
匈奴可以出軍）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與陳重為交鄉人為語之曰膠
漆曰謂監不如雷與陳
帝王世紀曰胎王濟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中流
膠船（解王浚於水中洲記曰鳳麟州以鳳啄及麟角合煎作膠名
曰集弦膠一名連金泥膠青色如碧玉漢武時西女
使獻灵膠四兩帝不知妙以付庫帝幸上林苑射虎
而弩斷使從駕曰取一分膠口濡以集弦射虎而帝
使武士對搤終不脫勝未集時
呂氏春秋曰桓公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仇也
願生得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鞼其拳膠其
目（以革廙其手也）盛之以鴟夷置之革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孔融同歲論曰阿膠經寸不能止黃河之濁
本草經曰膠一名鹿角膠味甘平治傷中勞絕腰痛
瘦補中益氣婦人無子
曹植樂府歌曰膠漆至堅浸之則離皎ㄈ素絲隨染
色移君不我棄詭人所為

漆

書曰兗州厥貢漆絲豫州厥貢漆枲
詩曰捋之捺摽掎捋桐梓漆
史記曰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吞炭漆身
又曰秦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上須無言固
將請之漆城ㄈ滑蕩寇來不能上欲就之易為漆耳
難為陰室於是二世笑而止
戰国策曰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怨智伯漆其頭以為
飲器漢書殖貨志曰漆千大斗亦此千乘之家
華陽後漢書曰蜀重欲作器先種漆而鄉人笑之積
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取給焉
莊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人伐之
漆可用故人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
用也
韓子曰舜作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循其迹流漆

墨其上諸以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
又曰老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
山海經曰英鞮之山其上多出漆
列仙傳曰丁次卿欲還峨眉山語主人丁氏云當捐
為作漆以嬰十枚盛水覆口從次嗤之百日乃發背
成漆也一簡廣濟孝子傳曰申屠勲字君遊少失父
與母居家貧傭力供養作壽器用漆五六斛十年乃成
何晏九州論曰平安好漆綿延征記曰古之漆園史則斯地
梁王時莊周為漆園吏也
南越志曰綏寧伯水山多漆樹高十余丈刻漆常
上樹端鷄鳴曰出之始便刻之則有所得過此時陰
氣淪陰氣升則無所獲也凡刻漆別有氏族以為業
膺前緣本處胼胝如人脚也

蔓

晉中興書曰王敦死秘不發喪裹屍以席塗之以蔓
理於齊中諸蔓瑶等怕縱酒淫樂
博物志曰荒年瞽辟穀法但食蔓半斤輒吞十日不
飢東阿王常録甘始同寢處百日不食而容体自若
用此術

世說曰石季倫以蠟燭次

黃屑

南方草曰物狀曰黃屑在山中藤生蔓延緣着樹木以九曰中刮取根皮乾暴曰南黃屑最黃好歲以獻

皮

書曰梁州厥貢熊羆狐狸織皮

右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又曰無綏予嘉父使孟樂如晉曰孟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

又曰齊莊公為戎獘殖綽郭最欲預焉自已為勇州綽曰

東閒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以枚數可以與於此乎然二字者譬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斥山之文皮焉郭僕曰虎豹之屬皮有綵絲

論語曰子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也

漢書曰元守四年有司言用度不足請收錫銀白金及皮獘以足用應劭曰時国用不足以日鹿皮為獘朝覲以薦璧

又曰吾布疋千石亦比千乘之家

范曄後漢書曰李恂為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席羊皮卧布被遷張液太守有威重名

文子曰木強即折革強即裂
神異經曰北方有鲁水萬里厚百丈有鼠在土中焉
食水下草木肉重万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除熱病也其
皮可以蒙鼓其聞千里有美尾可來鼠此尾所在鼠七聚
搜神記曰旧説大古時有人遠征家唯有一女并馬
一匹女思父乃戲馬曰尒能為我迎得父吾将嫁汝
馬絶乃馳而去至父所父疑家中有故乘之而還後
馬見女輒怒而奮擊父怪之密問女ヒ具以告父ヒ
乃射馬 曝皮於庭女之皮所以足蹙之曰循馬而
嫈為婦自取屠自何如言未竟皮蹶然忽起卷女而
行父還失後大樹之間得女及皮盡化為蠶績於樹
上其繭厚大異於常蠶隣女取食養之其收一倍今
世或謂蠶為女兒古之遺言也
真子曰郭庾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狐曰之裘蓋非
一狐之皮也
韓子曰翟人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
又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緩己董安於心緩佩弦以
自急韋皮也
揚子法言曰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
虎也

筋角

周礼曰凡捐角秋矧音鈃者厚春矧者薄秤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紾徒忍切音隱而昔為交錯之錯久疾則角裏傷瘠牛之角無澤少閏氣也角欲青白而豐永豐大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戩牛三色本白中青末豐也戩牛角一直牛也

又曰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以為弓則豈於異其獸筋欲散之散爵之當熟也礼曰祭天地之牛角尊璧宗廟之牛角握瓚客之牛角尺左傳曰臞鼠食郊牛角

爾雅曰北方之美者幽都之筋角焉出都山名謂野牛筋角也

魏畧曰大秦國出駭雞犀牛

晉書曰王凱以帝旧奮豪牛有名八百駿駭常堂其騑角

後魏書曰桓帝美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犬牛角容一石

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扣角而歌

淮南万畢術曰燒角入山虎豹自遠

東方朔占曰昔武帝亡劍不知取者誰無主名請朔往入宮見人持兩刺手中復持小牛角朔月陛下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當有親抹名字無魚者取之帝曰有人即收考子
魚脈其劍帝曰朋何其工乎且說其占說對入宮時
曰見人持二刺手中復持小牛角曰占之二木林字
故知名字魚者取

齒

書曰揚州厥貢齒革毛羽荊州厥貢毛齒革
又曰龜象齒大路南金
周禮曰荊州其利齒革
禮曰季春之曰令百工審五庫之量筋角齒羽無或
不良左傳曰晉歸宣子為政諸侯之獘重鄭之產謂
之曰象其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　輕獘
元嘉起居注曰彈廣州刺史常朗象牙三十九枚

羽毛

書曰重夏鳥獸希革　夏時鳥獸羽毛希少改易革政也
毨　毨理也更毛更生整理　仲冬鳥獸　仲秋鳥獸毛
又曰揚州荊州皆貢羽毛　鳥獸皆生毳毛細毛以自温焉
周禮曰九折全羽為旌　折羽為旌曰謂
左傳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始貳之羽毛尚書大傳曰夏成五服齒革羽毛器乃備
魏志曰平原太守劉人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令中

管輅筮之輅曰內方外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丘巖ㄴ有鳥未有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雞毛也

列女傳曰老萊子隨其妻至於江南而上曰鳥獸之解毛可續而衣也

陸機羽扇賦曰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宋玉唐勒侍皆操白羽以為扇

張載羽扇賦曰有翔雲之素鳥体自然之至潔飄蕩縞羽於清風擬妙姿於白雪

蘧蒢

方言曰簟粗者謂之蘧蒢

晉書曰慕容皝見符堅曰朕屈銮駕幸臣私第堅許之皝出王嘉曰推蘆作蘧蒢不成文章會天無雨不得殺羊堅與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

三輔故事曰袁帝崩王莽奏發傳太后冢以蘧蒢裹屍還定陶

倉庫令曰諸輸米麥二十斛蘧蒢一番

皇甫謐篤終論曰死以蘧蒢裹屍麻繩約二頭

筠笓 上音狸 下音剛

魏畧曰裴潛為尚書令妻子貧乏織筠笓以自供

傳咸效事曰令史張濟案行誠東見有新立屋間筍
筑陣二十丈推問是少府夏侯所作請免後官
筍丁筍切
方言曰荇戶當切簹音當自關而東周洛楚魏之間謂之
倚佯自關而西謂之荇簹南楚之外謂之簹郭璞曰荇簹似
蓬除直文而粗江東呼為筍
繩
通俗文曰合繩曰糾單展曰紉文隣切織繩曰辮大繩
曰絚古恒切
易曰上古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
何不敬
又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左傳曰吳伐齊ㄈ公孫揮其徒曰人約舜髮短約繩
也八尺為尋吳欲以繩貫其守
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盜賊不寧上問遂曰君欲
何以息其盜賊遂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臣聞治亂
國猶治亂繩不可急唯緩之然後可治
東觀漢記曰吳漢等圍有朱鮪岑彭說鮪鮪從上下
索曰必信可乘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除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日鮪將輕騎詣彭
又曰黃許黃父廣漢為官者巫上官桀謀反時廣寒
部索其廄中戶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
人篋緘封廣寒索不得地吏往得之廣寒坐論為鬼
薪輸掖庭後為暴室嗇夫
後魏書曰掠大眼武都民王難當之孫少驍捷高祖
征南李冲典選統校之往眼求冲不許
大眼曰下官出一枝便出長繩三丈擊於磬之繩直
紘馬不及冲曰千載以來未有若此遂用為軍主顧
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不復與諸
軍齊列矣冠六軍淮泗之人以名止小兒啼卒荆州
刺史
老子曰善繫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家語曰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為如腐索之
御忤馬
文子曰夫繩之為度可卷而懷之可引而伸之可直
而布之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体之
葛洪神仙傳曰樊夫人者劉剛妻也俱行道術各自

言勝刚行見虎不敢起適欲捉住即唬之夫人住捉
虎以面迫地不視夫人以繩統繫虎頸曳之以歸
幽明録曰曲阿有一人忘姓名從京還遇暮不得至
家遇雨宿廣物中雨止月朗遥見一女子來至屋簷
下便有悲歡之音仍解腰中綣去遠切繩懸屋梠自絞
又覓屋簷上有如人牽繩釵此人窓以力斬綣繩又
斫屋上見一鬼上去向曙女氣方蘇能語家在前持
此人家去歸向女父母説其事或是天運使然因一
女嫁與為妻
異記曰武庚徐民宋大元中病癘連治不斷有大告
之曰可作数團飯出道頭呼傷死人姓名云為我斷
癘今此以此團與汝擲之徑還勿反顧也病者如言
乃呼晉故車騎将軍沈充須臾有乘馬導從而至問
汝為何人而敢名官家因傳将去牽家尋覓今日乃
於塚側叢棘下得之繩猶在時癘遂瘳
傳玄九曲詩曰歲暮景邁時忽絶安得長繩繫日月
古詩曰菀如朱絃繩清如玉壺水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雜物部二

扳　瓦　菊芡

墊　竿　鉤

鎌　礪

軋　垔　釘

扳

葛洪神仙傳曰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博孝六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遥知天人盛衰之期九州吉凶漢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周遍載以詣京師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頭閉口不肯答乃題宮門扇扳四百余字皆說方來
之事帝甚怒之使人削之外字雖去內字復見黑皆
偪入扳裏

續搜神記曰聶友豫新淦古暗切人少時貧常夜照見
一白鹿射中之明尋縱血既盡不知所在見已飢極
便卧一梓樹下仰見箭着樹皮視之乃是昨射箭性
其如此於是還家賣粮舍予姪持斧以伐之樹微有
血逐截截為扳二扳牽着破塘中扳常沉地然時復
浮出輒家有吉慶每欲致賓客輒便此扳於中流欲
沒客大供聶君阿之還浮便出仕官大如意位至丹
陽太守在郡經時外司白云濤入石頭聶然聶以扳
破中扳來耳視之果然聶君以扳來必有意即解戟
歸家下船便閉戶二扳挾兩邊一日至豫章自余之
後扳出便又有凶禍家大輒軻

出明録曰義熙中江秉聶湖忽有一扳廣數尺長二
丈余恒停在此川溪採菱及捕魚者資自以自濟後
有数人共秉扳入湖試以刀斫即有血出扳仍沒数
人溺死

尾

古史考曰夏世昆吾氏作屋尾

礼曰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
史記曰秦攻韓軍於武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
尽震漢書曰雚禹弟卷端人見禹居堂屋上撤瓦投地
就視亡有大怪之舉家憂愁未幾被誅
續漢書曰董卓作亂燒南北宮雒陽成無雙瓦尺木
吳時外国傳曰大秦国以水精為瓦
晉起居注曰成都王討長沙王使陸機都督三十七
万衆圍洛陽四面夜鼓譟市師屋瓦皆裂
晉中興書曰泰寧元年五月大迴風吹劉曜大廟瓦
垣外数十步其栾梁拱梧無離者瓦亦不毀曜素服
五月繕治之
淮南子曰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
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明殿砌以文石用有為瓦而
淳漆其外四門並如之
語林曰晉張載字孟陽甚醜每出為小兒擲瓦盈車
葛洪神仙傳曰孫博者河東人也有藏人亡奴在軍
中者罔以求之不得博語
奴主曰吾為卿燒其营舍奴出走卿但謗伺取之於
是博以一赤瓦擲之須臾火起張天果出走而得之
博乃以青瓦擲之大郎滅屋舍百屋向以燋然者悉

復如故

灵鬼志曰人姓坐齋中忽有一人通刺詣之題刺云野甪仲皃去疑其非人尋其刺曰吾知之矣是予舍西主甪中人耳便往令人將鍾掘之果於甪器中得桐人長尺余

管子曰揀挠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而下甪則慈母苦之故其理動者雖覆甪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甪必

笭

莊子曰師曠為晉平公作清角一奏有雲從西北起再奏大雨大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隨廊甪平公惧伏于室內

抱朴子曰土拌甪敝不可救飢

甎

爾雅曰銕謂之甓繫也今江東乎甓上音蒲歷切

古史考曰烏曹氏作甎

魏畧曰庶累獨居道側以甓甎為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

晉書曰吳吳達經疹癘死者十三在者唯達夫妻家貧冬無被褥晝傭賃夜還燒甎伐木暮年中成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墓塋十三喪

宋書曰范曄字蔚宗母如廁產之額為塼所傷故以塼為小字

鄭緝之東陽記曰獨公家在縣東八十里有家臨溪其甎文曰筮言吉龜言凶三百年隨水中義熙中家猶半在自後稍已崩續搜神記曰順陽范啓母喪當塋前母墓在順陽往迎之既至而墳壟水曰雜可識別不可何許來彥仁時為豫州往看之因云間有一人見鬼范即如言令物色覓之北墓中一人衣服顧狀如之即開墓棺物皆爛塚中灰壤深尺余意甚疑之試令人以足撥灰中土與得舊物果得甎銘云順陽范　妻然後信之

述異記曰豫章胡茲家在郡治宋泰始四年空中忽有家故墓甎青苔炭着之磕然擲其母前甚数戚三五俱至舉家驚惧終不中人旬日乃止

語林曰陶大尉既作廣州優游無事常朝自運甕軌也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之陶曰吾方致力中原恐為過爾優游不復堪事故習勞耳

塹

東觀漢記曰周紆字文通為渤海太守坐事免家貧

身築塾以自給食

蒘荚

書曰峙迺蒘荚亡敢弗多

詩曰生蒘一束其人如玉

礼曰以足蹙路馬蒘有誅

声類曰荚乾蒘也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蒘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蒘狗

趙壹娛邪賊曰勢家多所宜欸嗤自成珠披褐壞金

王蘭薫化為蒘

蛩

礼曰在蛩室之中不與坐焉

山海經曰葱聾之山其中大谷是多白黒青蛩謂有雜色之蛩

太公六韜曰昔帝堯王天下上世謂賢君其治則官

恆室屋不蛩也

荘子曰郢人蛩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運斤

成風尽蛩而鼻不傷郢人立而不失容

竿

詩曰籧ㇾ竹竿以鈎于淇籧ㇾ長而竅也

説文曰竿竹挺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書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揭音竭負也
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妻將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然天暴風大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
博物志曰唇何以獨璽之絲為綸芒針為鈎荊篠為竿剖粒餌引盈之魚以於百仞之淵
莊子曰楚王聘莊周於濮水之上莊子持竿不顧

鉤

史記曰桀有力能伸鐵鉤鐵索
搜神記曰京兆長安有張氏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
牀前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鳩翻然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鉤焉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資財為倍蜀賈客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賄內婢乞竊鉤以與客張既失鉤漸貧死喪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為已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賚鉤以返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鉤
風俗通曰順帝時京師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
乃封侯
張衡賦曰仰飛纖繳俯鉤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釣

魏晉曰晉宣王討王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
太傳給之陵夜呼棺曳訣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
遂自殺

盛弘之荊州記曰冠軍縣東有魏征南司馬張磨墓
元嘉初尚儼然六年民劉始被發金銀未盡之器爛
然有二朱漆棺七前垂釘博厭以金釘之

一頭在城西北九重里耆旧傳說者云石虎當襄國石卜夜喚声三十里事奏虎遣人打落牛兩耳及尾以鐵釘七因脚今見存

抱朴子曰吳有趙炳以方術即釘躍出和弩箭之矢釘七枉入尺許以氣吹之

說文曰鏶鉼也

鏶

廣雅曰鏶音集謂之鏟音七切

礪

詩曰周道如砥

書曰徐州厥貢礪砥砥細於礪砮磨石也

吾全用文作礪

史記曰封爵之誓曰河黃如帶太山如礪言河山如帶礪可乃絕耳

蔡邕觀李曰木以絕直金以淬刚必須礪砥就其鋒鈍
魏志曰段出州牧劉虞有童論曰燕南垂趙北際中
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瓚以勇當之
乃築京固守積三萬斛
廣志曰礪石出首陽山有紫白綠色出南昌者最善
山海經曰高梁之上多砥礪
尸子曰鐵使干越之工鑄之以為劍而勿加砥礪則
以刺不擊入擊不斬磨之以磐礪之加以黃砥則刺
也無則擊也無下自是觀之礪之與勿礪之與勿礪
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礪其劒而弗之知礪其身夫夸
身之砥礪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七

舟部一

叙舟上

釋名曰船循水而行

又曰舟言周流也船上屋曰廬室舍也其上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

又在其上曰崔室於中候望若鳥崔之驚視也

又曰舟名青翰千翼赤馬亦名蠲首

說文曰船從舟從鉛省聲船總名也（船音脣）

易曰刻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曰泥彼柏舟在彼中河（舟在河中猶婦人在夫家是其常處）
又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謂伋壽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又曰汎〻揚舟載沉載浮（揚不也舟之沉浮隨所載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書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所載者曰其一曰水乘舟）
又曰若乘舟汝弗濟厥乃心（備也蔡傳曰舟所以濟難引之以具）
禮曰季春之月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鄭玄曰舟官覆反舟者備傾覆也蔡邕章句曰備謂補繕罅漏維引之具）
左傳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〻公〻懼変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又曰冬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在安平鼓城縣）鼓人或欲降或欲勿降或欲以城叛晉荀吳乘舟于清（在鉅鹿下曲陽縣西）擁及絳相繼命之曰泥舟之穀死（謂水退入河沒也）
又曰秦伯伐晉至明遂濟河焚舟（示必取王宮及郊王宮在河東垣縣東埋文陽縣西）知有去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崤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藏封
又曰楚敗吳師獲其舟餘皇（余皇舟名）
又曰晉楚戰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將）
齊也春秋潛潭也曰潛潭浮舟天以亡為慶（潛水注曰潛潭盛之舟言無成之）
論語曰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死然
爾雅曰舟舫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
舟庶人乘桴附郭璞注曰造比舡為橋也維連四舡也
方并兩舡也特單舡也桴編木以渡也
廣雅曰艦大船也方旁公舟舟也蒙衝扁步典舟可古釣
舟鹿舟我切音揉音孟音舟洪揉舟
家語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舟沒君非民不治民
犯上則君危
戰国策曰或謂公叔曰秉舟ㄷ漏而不塞則舟沉矣
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辯以於薛
公而輕秦矣是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察之
帝王世紀曰船王濟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中流
膠船解王沒于水
史記曰項羽欲東度烏江瓚曰烏江亭長艤舟待徐廣
曰艤音儀駈紫庾邵曰艤止也孟康曰艤音蟻附也
附船着于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泊岸曰艤也
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
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
曰天之亡我ㄷ何渡為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
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我王何面目見
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
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吾不

忍殺之以賜公
又曰韓信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
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下陽以木罌與金字同渡軍
襲安邑虜魏王豹
又曰陳平逃楚歸漢渡河船人疑有金陰欲害之平
脫衣刺船遂免害
漢書曰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擢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擢船能
持羅行舡也士勝水其色黃故刺舡之
又曰景帝三年吳大船自覆吳地以船為家国將亡也
又曰武帝汾歌曰汎樓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
又曰武帝浮江射蛟舳艫千里李斐曰舡後持拖處舡頭刺擢處也
又曰武帝特越漢用船戰逐水逐戰相乃大修昆明池列
館還之治樓舡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
又曰五被曰吳王伐江陵木以為船
又曰薛廣得為御史大夫秋上酌奈宗廟出便門欲
御樓船廣得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轎詔曰大夫
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
得入廟矣上不悅先驅光禄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
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
聽上曰賢人當是知耶乃從橋

又曰江都易王子建不道使宮女乘小船建以足踏覆宮女溺乍沉建觀而大笑
後漢書曰馬援平南越將樓船大小二十餘艘士二萬餘人進擊九貞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浪風無功居風二縣並屬九貢郡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嶠也廣州記曰援到交趾立銅為漢之極界
又曰第五倫為稽大守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蹄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偽止停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人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按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為梁氏及會稽大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年拜岩渠令
又曰任文公邑都人為從事善天文早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預為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方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郡元水經注云湔山在今易州湔水出錦道王普子康反突壞廬舍所害數千餘人文公遂以術馳名

又曰郭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

又曰趙炳嘗臨海求船人不知之（和許也俗本作和者誤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乱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

魏志曰尚書僕射杜畿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丈帝為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死杜畿忠之至也

又曰徐宣遷司隸校尉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漂起帝船洞倒宣疾在後陵波而前群寮無至者帝壯之

又曰郭嘉死太祖征荆州還於巴丘遇疾燒船歎曰郭奉孝（奉孝嘉字）若在不使孤至此

又曰鄧衮王仲宇蒼舒五六歲智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輕重訪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仲曰量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

魏略書曰孫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乱發箭著

其船ㄈ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後以一面受箭均船平
乃還
吳志曰諸葛恪出住東吳有虹見其船
又曰吳人以舟楫為輿馬以田海為麦庚也
晉書曰陸機初詣張華ㄈ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
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髭鬱好綿絶纏髭雲見
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常着縗絰上船於水中顧見
其影 大笑落水人救獲免
又曰張憑字長宗祖鎮揩大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
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公鉅宜以子戲父耶及
長有志氣為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
彦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
下座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蒙就惔清言
有所不通憑於未學制之言旨遠深足暢彼之懷一
座皆驚惔延之上座清主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
還船須臾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
簡文帝ㄈ召與語歎曰憑張勃窣為理窟官至吏部
郎御史中丞
又曰王濛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
雅知濛有奇畧乃密表留濛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

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濬乃作大艦連船方百二十
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
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載
之盛自古未有大康元年正月濬自成都率巴東監
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舟陽尅之擒其舟陽監盛紀
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
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
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余步縛草為人
被甲持丈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既行遇鉄錐輒着
筏去又作炬長十余丈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
遇鍊然炬燒之須臾融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王隱晉書曰陶侃擊蜀賊王真。拘得侃青雀船侃
欲投水都督王攄扶侃入小船得脫
晉中興書曰蘇峻作逆與祖涣許柳等將勇余人出
橫江連船東渡時遇西風既濟弃江中忽更東風吹
船還西岸峻書善喜曰是助我固將志也
又曰郭黙武昌安人西將軍庾翼以帝旧之重躬往
逼黙欲強起黙曰人姓各有所短逼翼以翻船俠小
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民鄙賤而辱臨之此固
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

大公六韜曰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爲將汉四十七
舩船濟於河
又曰天船一名天横以濟大水
又曰殷君爲酒池可遊船
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回嘗濟於觴深之泉津人
操之吾問焉不吾告敢問何謂也
仲尼曰善遊者之數能忘水固也彼視衆泉若陵視
舟之覆猶車之却退也 視泉若陵故視舟之覆猶車却退於岐也
學 曰游善者數音朔能若乃夫沒人未嘗見舟而便
又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半夜有力
者負之而走昧者弗知也
又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芥水於
坳於交 坳堂之上則芥爲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
也
又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杏壇之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津畔有將杖拏而引其
船顧見孔子再拜而起乃刺船而去延緣葭閒顏淵
還車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只而後敢乘
又曰方舟而濟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終

不怒也忽有一人在其上則惡声隨之向不怒而今實也

又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也食而遨泥若不係之舟也

又曰散木以為舟則沉是不材之木

鄧析子曰同舟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 同舟濟江中流遇

孔叢子曰子順與韓王曰吳越之人同舟而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不慎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

尸子曰六馬登槽 方舟泛酒地

劉析書曰舟行於水車轉於陸此勢自然也

文子曰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

孫卿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墨子曰工柱作舟

慎子曰燕啓之重也千鈞乘於吳舟則可以濟所托者浮道也

又曰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秦越遠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

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又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號令者國之安則知廉危則爭趨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舟部二

釭舟中

方言曰舟自關而東謂之船自關而西或謂之舟方舟或謂之航

又曰船有謂之閜或謂之艡郭璞注曰今江東貴人舡前作青雀是其象也

東觀漢記曰鄧訓為護羌校尉絳華為舡置於篋上以渡河掩擊明羌

張璠漢記曰梁冀弟池中舡無故自覆問掾朱穆ヒ曰舟所以濟渡萬物不施戲而已今覆者天戒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軍漢渡万民不可長念戲池周匝四十里名明昆池作
漢宮殿疏曰武帝作大池以象滇池上起宮室
豫章大舡可載萬人舡上起宮室
吳記曰孫皓問中書令張尚詩言汎彼柏舟唯百中
舟乎尚曰詩云檜楫松舟亦中也皎忌其勝己因下獄
晉令曰水戰飛雲舡相去五十步蒼隼舡去相四十
步金舡相去三十步小兒先登飛鳥相去五十步晉
朝雜事太康八年七月雨大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数
丈中有波舡
晉公閣記曰天淵池中紫宮舟升進舡曜陽飛龍舟
討獵舟靈芝池有鳴鶴舟指南舟舍利池有雲母舟
無極舟都亭池有華潤舟常安舡
崔鴻後録曰張彌師衆一萬徒洛陽鍾簴九龍翁仲
銅駝飛廉鍾一没於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以竹絙
牛頭轤轤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之以渡之至于鄴
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鳥舟龍本浮于大沼沼此龍下宜有舟以龍鳥為舟龍象
青雀昉為
為刑制令吳之
山海經曰大人之国坐而削舡
世本曰共鼓貨秋作舟共鼓貨秋皇帝二臣
又曰廩君名曰務相姓巴氏即與樊氏暈音審氏相氏鄭

氏凡五姓爭神以土爲舡雕文畫之而浮水中其舡浮者神以爲君他姓船不能浮獨廩君船因立爲君蜀王本記曰秦爲舶舡萬艘欲攻楚呂氏春秋曰虞娛作舟（舸音可朝二音）又曰荆有欧飛得者寶劒涉江中流而有蛟夾繞其舡欧飛白寶劒赴江刺蛟殺之舟中之人皆活荆王聞立位以執圭

又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劒所從墜下也去從所去處入求之而舟已行劒不行若此亦不惑乎

又曰五員如吳過於溧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舡方將漢從而請焉丈人濟之

又曰管夷吾百里溪霸王之舡驥也絕江者絕於舡浮與江潮（舡舟小舡者也）

淮南子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舸音舟）舟而致遠者託於舡驥

又曰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投於水非不貪生而戚戚焉慮舟敗也

又曰奔事失豁泛舟無檝欲以不覆未之有也譙周法訓曰以道爲天下者猶乘安舟而由廣路安舟難戚戚處也廣路難至可常行

又曰乘船曲折不失其讀是善乘舟者
逵准正書曰非所事而強李猶以百分之師積之河
濟之中其用舟攖固不如江漢之良
杜夷幽求曰輕舟可救溺濡幕可以濟焚
抱朴子曰欲以弊藥必升勝者何異策蹇驢而欲
尋遺風擢舟籃舟剡木而欲濟川大
語林曰劉道真遭乱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桑
逆旅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桑逆旅女
答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二十四年塗脩国獻青鳳
舟鵠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羽皆脫易毛羽聚鵠
趙為羽扇鳳羽以飾車蓋扇名遊飄二名條翮三名
虧光四名仄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造妍
使此二人更搥此扇侍於王側輕風乍至冷熱自京
昭王倫於江漢二女與乘舟夾頧同沒漢水故江漢
之民到今異之乞詞於江娟数十年間人於江漢之
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船擻於水除至暮春上巳之日
楔集於詞間或以時鮮甘味採杜蘭之葉以包黍之
沉於水中或見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
於波中以言蛟龍水中一黍食之不侵食也其詞曰號

招祇之詞
又曰斬皇夔乘採以舟造檝水物為之翔踴滄海為
之恬波
又曰周武王東伐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面之旅背
鷹瞥而歌有大蜂狀如舟鳥飛集舟困以為尽幡旗
翌日而衰討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
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遺數事出矣公六韜
又曰漢成帝嘗與飛燕泥戲太液池以沙棠為舟貴
不沉沒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母舟又刻大桐
木為虬龍雕飾如象以夾雲舟而行
又曰比翼鳥多方枝似鵲啣南海之舟泥棄昆冬之
去木至而中遇聖人則来翔集以表周公輔聖人之方
又曰漢武思李夫人之壽不可復得時始穿昆灵池
沉翔螭舟帝自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曰已西傾涼風
激水女伶歌甚遵自落哀禪之曲
又曰張延之母孫氏懷延之時乘輕舫遊於江浦之
除忽有白蛇三丈騰入舟中母呪曰若禎吉勿毒噬
我乃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
韻集曰蠲鷁首天子舡也
吳越春秋曰吳王僚二年使公子光伐楚以執報前

来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光惧囲復得王舟之内
還
又曰范蠡滅既吳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
其所適
郡国志曰濟州有浮山故老相傳云堯時大雨此浮
水上時有纜船於岩石間今猶有斷鐵鐭
吳時外国傳曰扶南国伐木為船長十二尋廣肘
六尺頭尾似魚皆以鐵鏁露裝大者載百人人有長
短襯及篙音高各一從頭至尾面有五十人作或四十
二人隨船大小立則用長撓坐則用短撓水浅乃用
篙皆當上應声知一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既
成昏香便去絶不來碩不勝驚喜遥往造香見香悲喜香亦有悦色言
碩時碩欲登其車婢與手折之山疑然山立碩
復欲車前上車双攘臂排之碩於是遂退
續搜神記曰臨淮公荀序次休玄母華夫人憐愛過
常長十歳從南林歸経青草湖時正帆風駃音決挨也序
出塞郭上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数十里洪波森漫母撫膺
遠望少頃見一掘頭船漁父以檝撥船如飛載序還
還云之送府君還荀從位至常伯長沙相故云府君

也
又曰合肥口有大船舡云是曹公舶船常有漁人夜宿傍以船擊之但聞箏絃節之音又音氣非常漁人又夢人駈遣去雲勿近官船此人驚覺即移船去相傳云曹公載數枝船覆於此合猶存焉
異苑曰扶南国治生背用黄金傚船東西遠近雇一斤時有至不所留欲減金數船主便作幻誑使船底砥折狀欲倫滯海中進退不動衆人逞悔還請賽船合如初也
又曰越崔門會無縣有元馬河有銅舫船

嵩陽記曰山東北五六了山上有池池有破舟云禹乘來也
三春記曰俗云太一山有水神人乘船今有故漆船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安定縣有越王銅船潮退有見者合浦四十里有潮陰雨日百姓樵採見銅船出水上南州異物志曰外域人名船曰船大者長二十餘丈高去水水三三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舟部三

舟下

艦 艦 舰 舰

舸 舸 舸 舸

舫 舫 舫 舫

舟下

周處風記曰小曰舟大曰船濕麻五會者永寧縣出豫林合五板以為大船曰以五會為名也晨鳧郎青桐大船名諸葛恪所造鴨頭船也預樟栟栲音康木銳諸木皆以多曲礼盤節為堅勁也浩漂者言船之在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蓮花散落浮於川也

武昌記曰樊口北有敗舶灣孫權嘗裝一船名大船容敵士三千人與群臣泛舶中流值風起至樊口十里餘便敗固因名其處為敗舶灣也

載延之西征記曰檀山凡去洛城水道五百三十里由親安滻池宜陽三樂男女老幼未嘗見船既聞晉使溯流皆相引蟻聚川側俯仰傾笑

越絶書曰闔閭見子胥敢問船運之簡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橋船令船軍之教北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衝車楼船者當陵軍之行楼車也橋船者當陵軍之輕足剽定騎也

瑞應圖曰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船遊王後池

郡國誌曰越州百塗山有石船一丈禹所乘者宋元嘉中有人於船側得鐵屧一量一云有聖姑從海中乘船張石帆至此二物廟中有周時樂器名淳于銅作以鍾而有頸映水用若刷音弗則鳴

又曰硤州遠安縣江有虎尾灘有陸抗故城南有孫山袁山松為郡守登以四望大江如索帶舟船如鳧鴈焉

又曰相州魏縣景穆寺西有遺官有石竇橋鳴鶴飛集亦馬飛龍等舟

西京雜記曰昆明池中有伐　船各數百艘船上建樓櫓戈船建伐于四角迷蜚幡胏音餌旌葆麾蓋照灼涯涘

又曰太液池中有鳴鶴舟用　舟清曠舟採陵舟

說苑曰吳赤市使於知氏假道於衛寧文字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

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礼焉寧文字不聽遂致之吳亦市至於知氏既得氏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則兵在後以將矣襲衛吳赤市曰未假吳道而厚贈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入警戒智伯聞之乃止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天子濟于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臣之職也且

也

列女傳曰趙簡子至河津吏醉吏女乃持檝而前為王悼舟餘具下檝門中

江表傳曰孫權於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船

又曰孫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魯肅等共追送叙別

矣

又曰周瑜破魏軍實公復書與權曰亦必之役值有疾疫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又曰劉備進駐鄂縣之樊口諸葛詣吳未還聞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軍權望見周瑜船馳還白備曰何以知非青徐軍即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瑜曰有軍任不得委署儻能屈威副其所望備謂張飛關羽曰彼欲致我今自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距曹氏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此自足周豫州但觀瑜破之

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工權乃自乘從濡須吳公軍行五六里迴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法伍整肅喟然嘆曰生子當如孫權為劉景升兒若牝大耳

又曰孫綝上疏景帝曰少帝於宮內作小船三百餘艘餘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

榮　海賦曰乘園柱之舟晨亮之舸

庾闡楊都賦曰龍坻華屋晨亮之舸鷁首鋪於芙蓉盤蛟纏於赤馬

晉令曰水戰有飛倉集船
說苑曰楚鄂君乘青翰之張翠羽之蝣
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回水以凝滯
又曰美要妙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桂擢兮蘭枻增
水兮積雪
魏文帝滍汭賦曰建安十四年王師東征泛舟萬艘
揚脩出征賦曰汎順風而迴艫徐日轉而月移旆已
八乎河口殿都練切尚集於園池
班固東都賦曰命舟牧為水嬉浮鷁首鬬雲芝交
又曰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山東控引
淮河與海通波漕水運也蒼鵠篇月潰傍決也前書武帝渠通渭史記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與淮四會也
袁宏東征賦曰驚爛嶩音隱嶙力軫切而嶽轉頹波崿音愚
巒力僊切以嶔浸谷余舟之小狹衝奔湍以禱杌擢若
攜之弗施授洪流以藏骨
夏侯孫吳都賦曰巖嶂船艫汎泛揚州權河高跱風
駭雲浮堅壁金扶有若高棲
劉謐之與公戩曰昔申之際遭湯旱流炭令子亥之
歲值堯水滔天火延廬水突壞其園何小人乎頓偷
雙船由是行無擔石室如懸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覩文與孫權書曰知已選擇見船最大樟林者六艘
受五百里石從汚水送付樊石
王粲詩曰方舟浮大江日暮愁我心
曹植詩曰何以泛舟覩無榜人
稽康詩曰淵淸綠水淪淸而遊汎虛舟載停載值
陸世枝杆優游卒歲
梁王筠詠輕利船應臨汝侯教詩曰君候餙輕利搖
蕩邁風雲凌漾浮鷁映水喚蛟文雷流已冠絶鳥
逝侵超群倏忽方千里悠茲岐路分
陳張正見後湖泛舟詩曰上苑奢行樂滄也聊薄遊
泛舟芳蘭擢汳槎觸桂舟殘妝度雨缺岸上水新流
知欲有人高輈長揚送菱秋
又別常諒賦得江湖泛別舟詩曰千里尋陽岸三翼
木蘭船蠲泛青鳧後鷄鳴白鷺前涇花浸淺纜帶葉
勲深船不言朝夕水獨自限神仙
又與前　智泛舟詩曰高門事休沐朝野念逢迎還
乘金谷水俱　陽城舟移洛女度機動渭橋橫風
高鴈已落雨霽水還清葉盡桐門淨花秋菊岸明欲
奏江南曲聊習掉歌行
晉棗據船賦曰嘉聖王之神化理通微而達幽悼民

萌之隔塞愍王教之周不立
波之絶軌越巨川之亟
且論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質朴而無飾内空
空以受盈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以自寧且行其無
輒趾止無所不疾而速忽若速奔
晉王叔之舟贊曰塗則駟車水惟用舟弱檝輕棹利
涉齊求緬彼漁人鼓枻清謳
後漢李尤舟檝名曰舟檝之利譬猶與馬載重歷遠
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俱慎終無不可

艦

釋名曰上下重牀曰艦内方施板以禦失如牢艦也
洞冥記曰昆靈池中有凌波艦掖電艦
吳志曰周瑜逆曹公部將黃金蓋取艗艟艦數十艘
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同時發火
時風猛盛悉延燒岸止營曹公敗退
晉中興書曰建興九年冬式將軍王敦遣振威將軍
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陶品節度征蜀賊杜弢音韜大
戰蜀賊以桔槔打浸偪艦二十餘艘人皆投水
義熙起居注曰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
餘丈營繕令曰諸私家不得有戰艦等船

艨衝

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艨衝

吳志曰董襲封黃祖：橫兩艨衝夾守沔口桁音并艦音閭大紲擊石為矴軍不得前襲與陵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被兩鎧乘艇船突入艨衝裹身以刀斫斷紲艨衝方橫流大丘遂進

又曰周瑜逆槽　部將黃蓋取蒙衝鬬艦數十艦餘艦艦也艦門戶上

又曰將軍賀齊性奢綺好軍事所乘船雕刻丹鍛青蓋降居艨衝鬬艦之厲望之若山

營繕令曰諸私家不得有蒙衝等餘具叙舟中門

雜字解詁曰舶艫雜船也

吳志曰呂蒙襲關羽至尋陽晝伏精兵於艫艙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販晝夜兼行故羽不遂聞不遂到南郡

物理論曰夫工匠徑涉河海為舶艫以浮大淵皆成於巧手出于聖意

艑

廣雅曰艑舟也

荊州土地記曰湘州七郡大艑之所出皆受萬斛

吳志曰呂蒙襲関羽至尋陽晝伏精兵於艚艑中余
艚艑門
温嶠教曰稟者無未受得編下濕未豈是吾遇衆兵
無異之憐乎雖是救合米欲令齊均若有不好教鞭
五十也
荆州土地記曰桓穆宣遣人尋廬山下有一湖中有
敗艑
航
說文曰航方舟也
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奧菀曰晉時錢塘淅江有大樟林桁每有乘者軌潭
盪搖揚不可禁嘗鳴鼓錢塘江頭陵浪如故唯桁吏
章與能相制伏及奧死遂長廢
淮南子曰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
龍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
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
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土而航在北
使客呼之一呼而航來
楊子濁言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舍五經而濟
于道者未矣李軌注曰舟航無之也乘国者如乘航乎航安

孫綽子曰仲尼見海滄海橫流故務為舟航
左思吳都賦曰長鯨吞船航條鯢吐浪也

舫

說文曰舫併船
吳書陸孫破曹休當還西陵公卿並無祖道上賜御
船一舫繒絲舟也
晉書曰王廙性儁率嘗從南下且自尋陽迅風飛帆
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
梁書曰安成康曰秀為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
以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勞者給
恭佐下者在齋物既而遺風齋舫遂破

舢

釋名曰船三百斛曰舢舢豹也短也江南所名短而
廣安不傾危也
詩曰誰謂河廣曾不容舢

舸

王隱晉書曰顧榮徵侍中見王路塞絕便乘船而還
過下邳遂解舫為單舸一日一夜行至五　里遂
得免
沈約宋書曰垣護之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

之以三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玄謨
敗退不暇報護之及護之聞知而虜悉已齊玄謨水
軍大艚連以鐵鎖三重欲以絕護之還路護之中流
而下每至鐵鎖輒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
舸
吳志曰甘寧厨下兒有過走投呂蒙〻恐寧殺之故
殺之勑船人更增舸纜解衣卧中船蒙大怒擊鼓會
兵欲攻寧蒙母諫乃止
兒出還寧〻許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厨自挽弓射
江表傳曰劉脩進住鄂縣之樊口聞曹公軍下恐惧
俄周瑜船軍至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已具船門
又曰孫權名舸為馬言飛馳如馬之走陸地也
洞冥記曰昆靈池中有撞雷舸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一

舟部四

艇　艓　艚　篙　篷　槳　筏

五兩　篙　篷

艇

釋名曰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艇一人二人所乘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也廣雅曰艇音艇艇舟也
淮南孟曰越艇蜀艇不能無水而行
陸機思歸曰棹河淵之輕艇
艇上知梗切
艇下音猛
廣邪曰艇艋舟也
臨海記曰西北有白鵠山高三百丈上有一舟名艇
艋前頭有石艇世云石鼓鳴則士地冠冠辭隆安初
此鼓屢鳴果有孫思賊此處多山精水崇不可輕陟
山下平地便望見艇民王志祭山神求到鼓所遂
所得至捉搥打鼓閭里咸聞如金玉之響下山便病
死蓋登山召禍擊鼓自殺也異苑曰檀道濟元嘉中
鎮尋陽入朝伏誅濟未下時有人施罟於柴桑江收
得大船孔鑿若新便匠作艇艋云勿斤工人誤截兩
頭檀以為不詳殺三巧手欲以塞譬匠違約加斷凶
兆先通矣
宋元嘉起居注曰有司奏云揚州刺史王弘上會稽
從事韋詣解列先風聞餘姚令何玢之造作平床一
乘艇艋一艘精麗過常用切廉倍請免玢今官詔可
其奏

筏

論語曰道不行乘桴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東海漢記曰吳漢教乘筏從江下巴郡盜賊解散
張堪爲陪義長公孫述遣擊之有同心士三千人相
謂曰張君養我曹爲今日也乃選習水三百人斬竹
爲桴渡水
英雄記曰曹操進軍至江上欲從赤壁渡江無船作
竹桴使部曲乘之從漢水來下出大江注浦口未節
渡周瑜又夜密使輕船走軻百艘燒桴操乃夜走
吳錄曰孫策欲渡江船少欲往便求策姑王氏分命
伐蘆爲桴以佐舡渡人

吳錄地理志曰蒼梧高要縣郡下人避瘴氣乘筏來
停此六月來十月去歲歲如此
雷次宗豫章記曰望蔡縣有一石室入室十餘里得
水廣數十步清深不測邊有筏竹遊者伐竹爲筏過
水莫能究其源出好鍾乳
淮南子曰方車跛越乘桴入朝欲無寵不可得也許慎
曰桴筏越絶書曰木客大家者勾踐之兄弟家也初從
之琅邪使擾舡卒二千八百人松栢以爲桴故曰木
客也

說文曰檝舟楫也
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檝
詩曰櫂檝松舟
方言曰檝或謂之撓或謂之櫂
吳越春秋曰子胥楚因引軍襲鄭治漁者之子在鄭乃還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荊至河津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將殺之津吏女婿乃持檝而前走曰妾父聞主君將渡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祝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杓餘瀝醉於此君命之誅願以微軀
湯父之死簡子將渡用檝少一人娟曰妾君河濟之間重乎世習舟檝之事願備員檝持簡子遂與渡中流春河激之歌簡子乃娉以為夫人其母遽曰河水激疏不易濟之不易
淮南子曰七尺之檝動大船者因水為資也人君發一言之號而令行於民者衆為資也
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釣履縞舄立乎襄城君作色不言莊辛遷延稱曰君獨不聞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蓋會鍾鼓之音越人雅檝而歌曰
手流水之上大夫莊辛過而說曰願把君之乎其可
今夕何夕兮塞州水流今日何日兮君得與子同舟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榆柂
而擁之牽繡被而覆之褰帷君乃奉手進之
楊子法言曰灝灝音浩于海濟樓舡力之力也航人無
檝如航河李朝注曰喻有民無礼樂治也
抱朴子曰瓊舡瑤檝無涉川之用金舩無激矢之能
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之治略
者非翼亮之才
左思吳都賦曰篙音高工檝而師選自閩隅翼御長風
押韻靈香脊

篙

方言曰所以刺舡謂之篙
盛弘之荆州記曰魚復縣瞿唐灘上有神廟先極靈
驗刺史二千石經過皆不敢鳴鼓角篙旅恐觸石聲乃
以布裹篙頭
王韶始興記曰含進公口下流有枯青木曰聖鼓上
下人以篙犯之者皆雷
喻益期與韓豫章牋曰馬伏渡昔開道篙跡鑿石猶
存

槳

方言曰所以隱櫂謂之槳郭璞注曰挹僧小僧
也江東含乎胡人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泉五湖曰赤檜升棹檀將細堅

檜

釋名曰在旁曰檜檜旅力然後舟行也

吳志曰呂蒙襲関羽尋陽書伏兵於舸艦中役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屯候盡投縛之

釋名曰舡尾曰柁柁池也在後見池曳且弛正舡不使他戾也方言曰舡後曰舳好舳制水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為舳也

是故不聞知遂到南郡

孫放別傳曰庾公建李校孫君年最幼入為孝生班左諸生之後公問君何獨居後荅曰不見舡柁耶在後所以正舡

尋陽記曰廬山西嶺有甘泉曾見一柁從山嶺流下此溪中人號為柁下溪宣穆所遣人見山湖中有敗艑而後柁流下信其下妄

孫綽子曰動而不乘不理若泛舟而無柁

趙壹嫉邪賦曰奚異涉海之失柁坐積薪而待燃

張華遊仙詩曰西極弱水隔滄流涉雲傍懸霧柁颺忽陵飛波

纜

爾雅曰沉沉舫舟絣幹也繩綅委也郭璞曰幹牽也綅繫

吳書曰耳寧住止常以繙纜舟去輒言弃以云奢

筸音鑒

篆文曰竹索謂之筸茅索謂之筸

釋名曰引舟者曰筸筸作也起舟使作也

漢鼓吹曲曰桂樹為君舡青絲為君筸木蘭為君棹黃金其間

帆

釋名曰隨風張慢曰帆帆舟疾汎汎然

韻集曰颿舡張也音凡馬疾步義以与帆同

長沙耆舊傳曰夏隆仕郡時潘濬為南征太守遣隆

脩書致禮濬飛帆中流力所不及隆乃於岸邊按刀大呼指濬為賊因此被收濬奇其以權變自通解縛賜以酒食吳時外國傳曰從如舡調州乘大伯舶張七帆時風一月餘日乃入秦大秦國也

南州異物志同外徼人隨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皆載之有盧頭木葉如牖形長丈餘職以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雅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後者激而相射亦並得風力若急則隨宜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所以能疾

永嘉記云郡有石帆又有破石傳云古有神人以破

石半為帆故名石帆
吳郡録海記曰海虞縣有茅山下有洞空高十丈廣
十餘丈山昔在海中行侶舉帆從空中過
陸景典語曰孤將與軍一萬從風華帆朝發海島暮
省渚
世說曰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
布帆顧若求之然乃發至破冢便遭風大敗作賤與
殷云地名破冢而出行入安穩布帆無恙
馬融廣成頌曰然後方舲皇連共舟張雲帆施旄烱
旖旎飛飄風陵迅流發摧歌從水謳
郭璞江賦曰鼓帆迅越超張絶迴儵忽數百千里俄
須飛廉無以希其蹤渠黄不能及其景
孫綽望海賦曰若乃惟聲陳祈祝不愧言成或適於
東或歸于西商客齊旨暢昌暢潮流往還各資順勢雙帆
同縣倏如繡驊騁駕駟拏拕加如交集絓軒
帆檣
吳書曰孫洪被黜之長沙過蕪湖有鵲啣新巢帆檣
帆檣官僚以為檣未傾危非久安之像以憂終
郭璞江賦曰舳艫相接萬里連檣泝泗泛流或漁或
商也

五兩

淮南子曰若綄胡管切之候風也許慎曰綄候威扇也楚人謂之五兩

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兩重旗取羽擊繫其嶺立軍營巾

郭璞江賦曰氣浸於清旭覘五兩之動靜

榜補孟切

明堂曰令曰榜舫人習水者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榜人歌聲流喝烏邁切遶

釋名曰舡榜人歌聲流喝也

釋名曰舡前柱曰桅桅巍巍高皃也

篷蘆

釋名舟申林以蔫物者曰篷言但有蕢也篷林也其上板曰蘆言所覆衆篷也

洋柯

魏略曰沐並字德信少有志氣吳將朱然圍樊城遣兵行硯山斫洋柯村食先熟者呼共食後熟者曰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洙德信助其名乃播異城雖華夏不如者以為前世人也

華陽國志曰楚頃襄王遣將軍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且于余切伐夜郎王豚洋柯擊舡於且蘭有豚舡洋

柯處因改其名洋柯

異物志曰洋柯者繫舡我也其山在海中小而高以繫舡舡伐也俗人謂之越王洋柯遠望甚小而高不似山望之以為一株樹在水中也

尋陽記曰郡西北有一松楊枝條繁茂垂陽數畝傳云陶桓公洋柯成此樹

豫章記新塗音餘縣北二十五里曰封溪今有聶友所伐梓繫着洋柯處昔聶友於此左右夜照射過一白鹿友遂射之鹿帶箭去友即躡跡追尋不得見前箭着一梓樹遂斫斷以二枚以還擊着渚下以樟木本為洋柯後友舡行過風向梓枝夾扶其舡友大異之後在友京都此枝於豫章来至友許輒有大喜中更異梓枝有憂所用樟木為洋柯者遂生為樹今猶存

沒唯友舡獨全尋省乃枝條皆向下枝門中亦述其事

沂斗与岸同

廣雅曰沂斗謂之椪以之切

纂文曰杼ㄈ水斗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二

車部一

叙車上

釋名曰古者車聲如車言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舍行也者所處若居舍也

又曰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

說文曰車輿輪惣名象形也軒曲周藩車也軿車輕小車也輕也輜兵轑車也輕陣輜車也輦一輪也輿車輪前橫木也輗於棄切大車後掩也輦大車駕馬也輗引車轅車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易曰大車以載積不敗
又曰賁其趾舍車徒
又曰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見一車
書曰五載一殷時覲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
又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作牧誓至牧地
至誓衆
又曰酒誥嫁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
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
所有易求所魚道行買用
其所得異珍孝養其父母
牽車牛載其
又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工百官
言乃致群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詩曰飛送舅氏曰至謂陽何以賜贈之路車乘黃四馬
詩送舅氏曰至謂陽何以賜贈之路車乘黃四馬
秦康公作是
又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
又曰戎車孔博徒御無斁
又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
又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又曰役車其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有棧之車彼行周道
又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也
又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
又曰我擇有車馬以居祖向鄭箋去擇民之在車馬者往車干向鄭
又曰其車既載乃弃爾輔
又曰既出我車既攸我侯
又曰脩爾車馬謹而戎兵
又曰聞関之車牽兮牽音謙
又曰我車既飭徒御無繹
又曰戎車既安如軽如軒
禮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車有公卿諸侯
夫大躬耕藉田
又曰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夫七騶咸駕
載旌旄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有司楷朴北面以誓
之
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
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称老夫
又曰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又曰獻車馬者執策綏旌德結旌
又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車驅而騁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閒溝渠必步
又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授
又曰客車不如大門
又曰祥車曠左
又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右必式
又曰国君不乘奇車
又曰車上不廣欬不宣指
又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右必式
又曰国君不乘奇車
又曰車上不廣欬不宣指
又曰聞士之富以車數對庶人之富數畜以對也
又曰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又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筭人
又曰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為反国君七介遣車七乘大夫五介遣車五乘晏子馬為知禮
又曰越車不戢槀鞂九乙戢示當報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国處示甲衣鞂弓夜
又曰大夫殺則王佐車輜送之車也
又曰有殺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乘立專衣甲之儀有殺謂有君

師之
發卒

又曰有圭璧金童不鬻於市食服命車不鬻於市宗
廟之器不鬻於市犧牲不鬻於市戎市不鬻於市用
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兵車不中度不鬻於市（鬻賣也）
又曰曾子問曰古者師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王命
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子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
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車金路也）
又曰曾子問曰古者師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王命
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弊帛皮圭
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子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
就舍（以腯醊礼神乃敢即安所告而不祝即四里之）
又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
又曰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
車之左轂以其緩而復（私館則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為主人之惡）
又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
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氏之
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囚
使之行商容而其位庶民施庶士倍祿濟河西而
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服
弗復庫甲（斜音曩）而藏之府庫而服服復用

又曰大夫以布為輤音籍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端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牽自阼階升適所殯又曰大夫待客出入三積饔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木三十車

周禮春官下曰巾車掌公車之政令

又考工說曰輿人為車輪圜衣之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治才也如生如本從地生附如木之附枝也輞人為輞輞車輞也牙也国焉之輞深三又有三才輻三十象日月焉弓二十有八以象星行澤欲短轂欲長轂則安軽方象地蓋圜象天輪軽轂則利行山欲長轂則安

又曰市車云服車五乘孤乘下菓以五絲畫轂約也卿乘夏縵五絲畫篆也大夫乘墨車不畫者也士乘棧車不革鞔而深之也庶士乘役車方箱可載任器物以供役自孤已下之妻亦各對乘其夫之車也

又曰王玉后五輅一曰重翟錫面朱總二曰厖勒面繢總三曰安車彫面鷖總四曰翟車具面總有握五曰藩車組統翼羽蓋王之乘車乘一曰木車始遭喪乘也二曰素車卒哭所乘三曰蒲車既練所乘四曰駹車既祥所乘五者漆車北禪所乘其卿大夫士被喪三年者乘堊荅喪表車大功藻車小功駝車緦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漆車

又曰王后有安車翟五乘木車素車藻車駝服車五乘孤乘夏篆鄉乘夏縵大夫乘棧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散車其無用常

又考工記曰一器而工聚者車為多

傳曰太叔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宿宗京

又曰鄭伯之車僨于濟（俾粉反什）

又曰北伐侵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又曰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叔考挾輈以走之都挾輈以遂之（子都公孫閼也）

又曰秋大閱簡車馬也

又曰闘卅穫其戎車與其戎右必師

又曰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諸侯自常職貢）

又曰使公子彭生乘公公憂于車（公犓松桓公也）

又曰公如（公齊襄公也）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諸屨屨於徒人費

又曰南宮長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

又曰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

又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師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戎胄
又曰元年華車三十乘季年乃三乘
又曰戒爾車乘敬爾君事
又曰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
又曰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
又曰兵車百乘馬百匹
又曰趙旃為殿車之殖
又曰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卷出車吉
又曰晉人懼二十子臨于大宮且卷出車吉（魏錡之怨楚師也使執車逆之趙旃敗）
又曰遂疾進師車也卒弊
又曰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又曰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戰所獲者車而逃）
又曰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其鼓進退從之此車人殿之可以集事
又曰邶夏月射其禦者君子也公謂曰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坐越于車下射其右獘于車中
又曰綦毋張喪車喪從韓韓曰請寓乘
又曰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義為右載齊侯以免

又曰苟有險除必不推車子其識人乎子病矣
又曰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
又曰叔山冉田基曰雖君子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
爾再發盡殪叔山冉在搏人以投中車斬載晉師乃止
又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衆之甲以為櫓（狄虎彌秋人也衆覆也櫓大櫓）
又曰己酉師于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上有爭將禦堵
侯之師點其車（禦苟師牛也點滅損遂井使犬獻（下使獻所獲）
又曰子西文滋不徵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馬）
尺而追盜（先歸尸而逐賊）盜入於此宮乃歸授甲臣多逃嚣
周多喪子產門到于門（為閉門者置守）亢郡司閉庫府
完守備成到而後出兵車七十乘尸而攻盜於此宮
子蟜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乘書死
又曰鄭人賂晉侯以師悝繩師悝繩皆秉名）廣車軌車
淳十五乘甲兵（廣車軌以兵車名淳謂也）
廣軌其百乘
又曰魯人苫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
又曰魯人齊侯登巫山以望晉人使司馬卉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祚而巡陳之（侯也巡徧旋祚以陳為陳民衆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使乘車者佐實右僞以祚先於民柴而從之以陽鹿奔侯見之謂其乘也乃脫歸

又曰既實之使禦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

又曰丁亥癸諸士孫之里孫士人姓名其里四翼不躍下車

七乘下以兵甲下車送癸之車齊舊依上公礼凡乘又有甲兵令者降捐

又曰六月鄭子展子產師車七百乘伐陳霄突陳城

又曰賦車籍馬賦車兵車也兵甲士也

又曰大夫逆於境者逆迎也迎衛侯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

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令尽之而已領捷其頭言行驕仁易生

又曰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之字

孫叔曰豹聞之肥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

又曰獻車於季武子美澤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

澤人必瘠宜其亡也

又曰王聞郡子公之死也王靈也自投于車下曰之人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為小人老而無子知

捐於溝壑矣捐墜也

又曰治兵于郝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

又曰收向日寡君有甲四千乘在雒無道行之必可公假也況其率道其可敵之

公羊傳曰夏四月公繒絕侯于邳成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大簡閱兵車使何任而習之
又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曰夷諫曰楚
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兵以軍車會之往宋公曰不可
吾與之約以乘車會自我為之自我為之自我隨之
曰不可終以成乘車以會往楚人果休兵車執守公
以伐宗
又曰晉欲缺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
若有餘沛有餘竟七七膝乘
有車右御者
又曰晉秋蒐于紅蒐者何簡車徒也楚舉也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受民也以兵車會
而不用其伐也
論語曰叔車以王立執綏車中不納顧不疾言不親
指
大禮載礼曰王叔車則聞和鑾之聲是以非辟之心
無自入也在衡為鑾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
和應其聲曰和則敬此仰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
下車以珮玉為度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勾福草生宗
廟中松柏為常山車者自然之車句者曲也不操治
而自員曲故言垂

孝經授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應戰養萬物也）
家語曰孔子適衛矯僕靈公與夫人小子同出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為次連遊過市而孔子恥之
又曰孔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又曰三盡限空車不能登（陵故反）天子乘車（乘車貴其資也車有
史記曰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獨柰何與乃銘人載與是王笑下同泣而下車
又曰封禪為蒲輪車恐傷土石草木
又曰秦王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從千乘有余到關閱其寶器珠偉多於王室
漢書曰田秋千年老上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車丞相
又曰王莽造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赤幘（幘音側）上人擊鼓輒（音號）者乎登倦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以輭車非遷物也
後漢書曰袁閎二年忠弘節操皆亞於閎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友俱諠黨事得釋初平中為沛相乘蓽車到官以青亮稱及天下亂忠棄官容會稽上虞

縣也
又曰江華字次翁齊国臨菑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
天下乱賊盜並起華負母逃難備経阻險常拾以
為養数遇賊或劫欲将去華輒涕泣求言哀有老母
辭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示避兵
之方遂得俱全全于難轉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
母華以母老不欲　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
是鄉里称之曰江臣季
又曰井丹字大春建武末是王輔等五王皆好亮賓
客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陽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令左
右進輦舟笑曰吾聞集鴈入輦舟笑曰吾聞集鴈入輦起非此邪帝王世紀駕曰集以入車坐中皆免就不得已而今去輦自是隱檄不閱人
事以壽終
又曰博士張佚帝称善曰欲置傳曰以輔太子也今
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傳而以桓
榮為少保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
綬曰今日所蒙賜　右之力也可不免乎
又曰馬緩平南越封為新息侯授乃繫牛驪所綺切酒
勞
饗軍從容謂官屬曰吾従軍少游常哀吾慷慨既多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二

大志一生一代但取衣食裁足乘夏葛冬裘

車部二

叙車下

司馬彪續漢書與服志曰奚仲爲車正具物以時六材皆良

又曰輕車右之戰車也不中不蓋孫吳兵法云車有中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者爲先驅又爲屬車爲後殿焉

又曰大使車立乘駕四赤惟持節者重道從賊曹皆兩大車伍伯璅奴十二人辟四人從車四人從車乘元

單遵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幹泥油重絳惟
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與赤幹泥油重絳惟導無斧
車近小使車蘭惟從騶奇騎四十人此謂追補考案有
所勑取者之所乘也其送葬日翌巳下四駟車而後还
公卿中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凌出皆大車立乘駕
四駟他出乘安車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如施組組連
壁交結四角金龍首啣壁乘五彩折羽流蘇前後云
飛畫裳靈文畫曲轓長與車等大僕　駕六希者淳
白駱馬施也以黑藥灼其身為虎文
又曰諸車之乘輿倚龍仗虎靈文畫轓龍首鳶衡
班輪升龍飛轪皇太子諸侯倚仗虎鹿靈文畫轓　陟
周切　轓吉陽篇朱班輪鹿文飛軫旂九斿音由降
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轓朱班輪鹿文飛九游降
龍卿米兩轓五游降龍一千石以下各從科品諸
漢獻帝傳曰董卓作乘輿青蓋金范瓜盡兩轓者乘之
時人皆號曰軨磨車言近天子也後地動卓問蔡邕
邕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遠近
以為非宜太師之乘白蓋車畫轓
東關漢記曰郭丹字以卿從師於長安買符入函谷
關既入到符乞乃慨然歎曰不乘使者車終下出關

又曰梁冀作平上軿車侍御使張綱獨埋輪於洛陽都亭曰伏狼當路安問狐狸輪於洛陽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有五色安車皆駕四馬毛詩四者示有四方之志也是為五時副車孝景帝六年令二千石朱兩音網千石六百朱轓較車耳及出為藩屏也

又曰天子出祭陵常乘金根車春二月青安車在前秋八月白虎在前

又曰天子法駕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龍有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

又曰井泉鹵薄有道車五色游車九乘在與前

漢雜事曰古諸侯車乘秦滅九國兼其服大故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使乘之最後一軍縣豹尾

漢官解詁曰馬有廐車有馬皮軒以虎皮為軒

魏收後魏書曰安車紫蓋朱裏與公侯同子皂蓋青裏

晉書曰謝玄敗符堅於淝水獲堅所乘云毋車儀服等

又曰和嶠為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而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苟最為監嶠鄙最為之以意氣

加之每同乘高枕專車而去坐乃後使監令與車自
嶠嬌始也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齊王攸梁王肜給青蓋車
達九旒駕四車太常何曾太傅楊駿梁王肜乘車入
殿依漢田千秋故事光祿魏館軺車施里耳一乘
諸王及縣王皆級給孚薨葬給徘徊黑耳車一乘諸
王及縣王皆給青徘徊車花爪蓋孤李降給雲母陽
遂車一乘犢車二十乘鹿車五十乘
沈約宋書曰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輪皆朱班重
轂兩轄飛軨以金尊綠龍為與倚軨靈文畫轓文獸
伏軾龍首銜乾鵲雀立衡靈文畫轂翠羽蓋黃裏所
謂黃屋也金華拖轆音未建旂旗十二斿音留也畫日
月升龍駕六黑馬又加狨音猫牛尾大入人斗置左驂
馬駝上所謂右纛縣也其五色立車五色安車亦皆如
之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輅青
惟裳雲靈畫轂轅皇金塗五朱皇太子皆要車朱班駱
倚受伏鹿軾赤旗九斿畫降龍矣
又曰　慶之前辟帝主加九伏給三望車慶之每朝
賀常乘褚皇無憲虛偃切車左右從之不過三五騎覆
行園田每農桑處曰無人從行過者不知三公也及

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毎遊履田園有人　與馬乘
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
並皆固讓
孝經緯神契曰上德至山陵則山出木根車應大萬
物金車王者行德則出虞舜德盛於山陵故山車
出山者志行自然之揔也山藏之精與家車相似舜
時盛車山有垂綏
古史考曰黄帝坐車少皞時略加牛禹時奚仲駕馬仲
又造車更廣其制度也
神仙傳曰葛玄行過神廟乘車不下須臾有大迴風
逐玄埃廣張天玄怒曰小雅敢爾舉乎指風風即止
穆天子傳曰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皆有車轍馬迹
焉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魏太子從車百乘而送於郊太
子再謂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敢問如何則可
以驕人乎子方曰五文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国驕人
而亡者田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揆
尸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於太子再拜
而後退子方遂不下車
漢武内傳曰内外謐寂侯仙官到夜二更之後忽見

西南如白雲起翁鬱直來遥趨宮庭須臾王母或駕
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軿車或乘大馬群仙
数千光輝庭宇
関令内傳曰君喜常登楼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
應有聖人過京邑果見老君乘青牛車來過
神仙傳曰洗義學道於蜀中與妻共載路進逢白鹿
車一乘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王六年然立之国獻此
之沸海有蛇州蜂峯鐵峴山碻車輪皆剛金為輞比
趙鳥虫雌雄又一隻以玉為樊真其国使者拳頭參
陟加切鼻衣雲霞之布經百有餘国方到京師越鍼峴
至京師輞鋭幾書沸海湧起如前魚鼈皮骨堅強如
石可以為鎧汎海沸之時以銅薄毋底蛇龍蛟不得
近經蛇洲度則以豹皮為屋於屋中推車經蜂峯然
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虫経塗五年然至洛邑老
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莊子曰秦王有疾召醫破癰潰疽者得車一乘舐痔
者得車五乘
管子曰奚仲之車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
旋相得成器堅固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数
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孔燮子曰孔子使宰予子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
子宰子曰夫子無以為也王曰何對曰臣自侍衛夫
子也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清素好
儉妻不服綈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遺食粟若夫
觀物之麗靡窈妙之浮音夫子過之弗聽也故臣知
夫子之不用車也

孟子曰子產聽鄭国之鄙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韓子曰商太宰使庶子行市還云西市門多車太宰
謂庶子曰汝勿言及市吏至問曰市何多牛屎助吏
治問者也
惟太宰神智

又曰昔彌子瑕有寵呂於君衛国之法竊駕君車罪
刖彌子文毋有疾告彌子矯駕君車君曰孝哉為毋
之故犯肘罪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
矯駕吾車也

又曰孫叔敖為令尹棧車牝馬犗飯菜羹枯魚為膳
而有飯色

淮南子曰夫車之所能轉千里所者以其要在三寸
轄

又曰見飛蓬轉輪而知為車以類取之也

晏子曰齊人好擊鼓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為

新車良馬出與爲人相犯日犯轂者不祥下車而去之也然後国大不爲

又曰晏子衣緇布之衣而赬裏棧軫之車而牝馬以朝子思子曰終年爲車無一尺之軫則不可以馳君子曰文軒六駃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大者不成也

又曰甯戚爲桓公祝曰使公無忘在營管子無忘在魯甯戚無忘車下

又曰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

孫卿子曰三尺之岸虛車不能登百　仅之山負車登焉陵遲故也

蘇子曰房麗者趙之賢人立東門外有行商車轄忘麗之告悟復更告之商人怒曰吾轄自亡何須汝告惠加於已而反怨之吾欲此昆之草木有心矣

沈約與服志曰車服以庸着在唐典夏建旌旂辯其尊卑至于殷瑞山車者金車也故殷人制則大輅金根之色也周人則王金象華木五路之制其物至巧備於考上輦車周礼王　五路之卑也　車官中從宮客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駕車果下馬案文史圖班婕妤辭輦則乘之又復殷之

未制後伐遂行之耳
陸景典語曰朝貴戚或犯道皆理調車麗服横陸市
路車服雖後人不爲榮宮室雖美士不過門
又曰顯臣以車服天下與不瞻其榮
又曰飛車策馬横勝招追耒如霧合去石云散得志
則進失意則遊
異語曰仕乍不止車生耳長六尺六律六陰数也今
其上作簞文所以缺後者月滿則虧也
風俗通曰車一西謂兩兩相與爲躰也厚其所以言
兩者箱斐及輪兩兩耦故禾兩耳
通俗文曰車轄曰軋後車曰軒前重曰軽(陟利切)載衆
車謂之輊(音替)音六輜車聲曰轔(胡成切)雀車載曰偬
蔡邕獨斷曰永安七年見金根耕根諸御車皆一轅
或四馬或六馬金籍四輪皆以金鑄正黄兩壁前後
尅金作龍虎龜鳥
又曰緑車名皇孫車天子有孫乘以從
蔡邕車服志曰俗人失其名故名冕爲平天冠五時
副車曰五帝鸞其曰鷄翹耕根曰三蓋其皆非一
儀制令曰諸車一品青油纁道憲(許偃切)朱衰朱絲絡
網三品以上青道憲朱裏五品以上青偏憲(嶮碧)裏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品以下皆不得用憲
括地圖曰奇肱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西風乆奇
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西風至乃
復使作車遣帰其国去玉門四萬里
巴輿服志曰乘輿金車根五乘輪皆朱班重牙貳轂
司馬法曰夏曰子車殷曰胡奴車駟周曰輜車三代
之輦語林曰潘安仁兒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常滿
車中張孟陽至醜行每兒以石礫擲之亦滿車
傳暢故事曰尚書令軺車黑耳後戶僕射但後戶無
戶耳中書監令如僕射
謏周曰法訓鸞璜珮求中道心
石崇奴券曰作車當取大良白槐之輻策策堅之輞
說苑曰齊景公伐宋至於正提之上登高以望大息
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
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無
管仲與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魚大君明則臣忠皆
有桓公乃有管仲令令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晉
仲也
又曰趙簡主乘弊車癱音癱馬夜殺羊之衆其宰進諫
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夜孤豹之衆温則輕簡子曰

吾非不知聞君子服美則夜恭小人服美則益倨今
我以自備恐小人之心
又曰晉平公主曰爲馳遂之車掛錯之以羽車成立
於殿不君臣觀得竭田差三過而不觀平公作色大
怒差對曰臣聞桀以奢亡之紂以此敗是以不敢觀也
平公曰善令右左去車
世説曰王武子乘車着連乾障泥有水馬不肯度武
子曰此馬惜憧泥使解之馬乃渡
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
正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正君車也諸侯大軍
路大夫子廉切車士飾車
山海經曰崙罵生奚仲奚仲主吉光是如始以木爲車
郭璞曰世本曰奚仲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意有称也
袁子正書曰車屑刚課光武以頭輛輪馬不得前子
云光武近出未有得失而頭輛輪此之頭也
又曰輻車輻車即輦輜晉公卿小出嘗乘馬亦多乘
輿車漢諸侯貧者乃乘之其後轉見貴孫權云車而
貴輜斬輜晉賤軿車而貴軺又有追鋒如軺車而
駕馬又以雲母飾犢車臣不得乘之時謂之雲母車臣不得乘之時
以賜王公晉四之有四望車令制亦存又漢制爲貴

人不得其馬車餘皆乘之矣除典亦盡枉余則青蓋
扛雲其法非駕則紫罳蜀斬車案字林軿車有衣弊無
後轅其後轅其後轅者謂之輻
賈宜新書曰古之爲路輿也蓋園以象天二十八撩
音老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
天俯則察地里前視則睹鸞和之響四時之軍此輿
教之道也
後漢崔因車右銘曰震夏作車取象機衡君子建左
法天之陽正位授綏車不內雇臣不出軌鸞以一節
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舫玄覽午道求思厥中也

又車右銘擇御卜右揉德用良詢納耆老于我是匡
惟賢是師惟道是箴閑族貴內顧自勑匪望其度匪
愆其則越戒敦儉礼以華国
又車後銘曰敬其在路躰皃思恭望衡顧較几鎮茲
容無或好失匪槃于遊顧省厥遺虎尾斯求照德塞
爲柳盈以無雖有三晉成然若虛虛
後漢李尤小車銘曰盈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
動不相離合之嗛若琰切噓疏開通兩轄鄣邪尊卑從
輗之用信義所同
梁載曷車馬篇曰日朝集類烝烟晞至如吹雪子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亦何事門卷無車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四

車部三

輅

輅 輿 同 輿 附 輦

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輅輅亦車也謂之輅言行路也金輅輅以金玉飾車也象輅革輅木輅各隨所名也書曰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作階面敘輅王綏輅金先輅左右墊之前先輅象木則無飾右墊北面九列皆象生時以輅不金王象皆以飾車左禮曰大輅者天子之車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音鈞車夏后氏之輅也
又曰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青輅駕蒼龍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茶騑天子居大廟太室乘黃輅駕黃龍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曰輅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輅駕鐵驪
周禮曰有虞氏上陶下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輅
又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十有二旒以祀金路鉤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蕃国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四衛木輅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国
又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雕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皃面組總有搖簪車組鬱昭其也
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音活席大羹不致粢食音寺不鬱昭其也
又曰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論語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說苑曰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天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佼古巧切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

賜得以嘯三族以国交遊皆得生爲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世足矣晏子出公使梁立據遺之輅車乘馬三反不受公不悦趣旁從乃晏子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受墨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食飲之養以先斉国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金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後其衣食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讓下受也

董巴輿服志曰殷瑞山居金根之色殷人以爲大輅於是秦皇作金根之車漢秦爲制乘輿即孔子所謂乘殷之輅也

鹵簿令曰王輅駕六馬太僕卿馭駕士三十二人並平巾幘青衫大口袴千牛衛將軍一人陪乘執金裝長刀御乘輦其輅衫腰輿後行次金輅木革以次相隨並駕六馬各駕士三十二人並平巾幘大口袴衫色各從輅色次五副輅駕士各二十人衣服同輅次耕根車駕六馬士三十二人服同王輅

又曰皇太子金輅駕四馬僕寺令馭左右率府率人執儀刀陪乘駕士二十二人並平巾幘緋被衫大口袴

又曰王公巳巳下象輅駕四馬佐二人立侍一人武弁朱衣革帶在一人緋襦襈大口袴執刀在古駕士十八人平巾幘緋衫大口袴

又曰玉輅青質以玉飾諸宋重輿青龍右白虎金鳳趨盡菅文鳥獸黃屋左纛縣金鳳一在軾前十二銮在衡上輅銮数皆淮北耕根其副則入二鈴在式龍轅設鄣塵青蓋繡飾黃裏博山鏡子樹羽輪金根朱班重牙左建旂十有二旒皆盡升龍其長曳右載闕許及切戟長四尺廣三尺敬文旂首金龍頭銜結綬金鈴綏駕蒼龍金綬七切點方釘許乞切插翟尾焦鏤錫鞶纓十有二就錫馬當顱金之鞶馬大帶纓馬大皆以五彩罽飾文就成也祭礼納后則供之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餘與玉輅同駕赤騮饗射祀還飲至則供之象輅黃質以象飾諸末余同玉輅駕黃駟行道則供之革輅曰質輓冀官切之以車余同玉輅駕白駱巡倚臨兵事則供之木輅黑質以漆飾諸末余與玉輅同駕黑駟曰徵則俱之諸蓋旌旗之乃鞶纓皆從輅色黃裏俱用黃其鏤錫與玉輅同耕根車青質蓋三重余同玉輅籍田則供之

又曰皇太子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重較箱畫菅文鳥獸黃屋伏鹿軾龍軨金鳳一也軾前設鄣塵朱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黃裏輪畫朱牙左建旂九旒右載闕戟旂首金龍頭
御結綏及鈴綏駕赤騏四入銮在衡二鈴在軾金纓
方鈁插翟尾王焦鏤錫鑾纓九就從祝亨正冬大朝
納妃則供之
又曰王公以下象輅以象飾諸末朱班輅入銮在衡
在建旗旗畫龍升一右載闕戟革輅少革飾諸末左
建旜通帛為旜余同象輅木輅以漆飾之齊国原余同革
輅諸輅皆質朱蓋斿旜一品九旒三品八旒其鑾纓
就数皆淮此
張平子曰東京賦曰天子乃撫玉輅乘時龍
又曰乘銮輅而駕蒼龍
又曰奉引既畢先輅乃發
又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

輿

周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又曰輿説輻夫妻反目象曰輿説輻中無尤也
又曰壯于大輿之輹
又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
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續漢書輿服志曰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輅行可

載因物生智後為之輿
晉書曰王道有羸疾不朝會顯崇親辛之置酒作樂
又詔自今已後輿載入殿不得施拜
晉諸公讚曰司徒傅祗以足疾遜位不許板輿上殿
晉起居注曰太始四年正月餘軒太宰安平王孚載
輿昇殿
宋書曰陶潛解印後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詣
王弘既至欣然而與之飲酌
語林曰武侯與宣皇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
人視武乘輿葛巾羽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
宣皇聞而漢曰可謂名士
世說曰孟旭未達時家貧在京常見王恭乘高輿服
鶴氅衷于時微雪旭於籬間窺之漢曰此真神仙中
人也
陳畚耆舊傳曰洛陽令董宣死之詔使視之有蘭輿
一乘白馬一疋帝曰宣之青死乃知之
幽明録曰謝安石當桓溫文世恒懼不夜忽夢乘桓
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上莫有解此夢者及溫死
後代居宰相歷十六年而得病安恃云乘桓輿者代
君其位世十六里者得十六年也見白雞住者今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同輿

魏志曰太祖軍摩陂召夏侯惇常與同輿載諸將無得此者

蜀志曰曹公自東征助先主園吕布於邳先主從曹公還表先主為左將軍礼之愈重出則同輿

吳志曰太子登字子高善待僚屬略同布衣之礼諸葛恪顧譚等或同輦而載

晉中興書曰紀瞻字士遠為顧東左長史舟陽宣城新安三郡中正上幸瞻家同乘輿還府瞻甚見遇鄉郡荣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辟陽侯孝文初即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数不奉法上
寛赦之三年入朝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帝謂爲大
凡
又曰傅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恭王多伎藝上甚愛
之坐則側席行須同輦
又曰班婕妤成帝婕妤也賢才通辨帝
有名臣在側三代宋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無乃似
遊於從　嘗欲與同輦婕妤辭曰觀古賢圣之君皆
之君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人
有班婕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武故事曰又起明光宮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
常從行国載之後車與同輦者十六人負數恒滿
又曰止嘗輦至郎署見一人老郎髮眉皓白衣服不
見上問公何將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江
都人以文帝時爲郎上曰何其老也對曰不遇也駟
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尚少階陛下好少
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
晉書曰山濤吳平之後詔天子罷軍役示海内大安
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常講
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
兵之本以爲下宣去州郡武備其論其精于時咸以
濤不孝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
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郊起郡国皆以
無備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
又曰敞東宮舊事太子有卧輦步輿
王詔晉紀曰義軍起桓玄閉衆曰服其敗手曹靖之
對曰神怒民怨臣實憂懼玄曰神何爲怒民何爲怨
對曰殺音宗庙飄零薄無所祭之不及祖此其所以
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皆以爲堯舜之
世臣何敢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曰梁鴻與妻孫壽共乘輦張明蓋飾以金銀以駭
娛樂晉平鄉礼秩曰太暴平王給雲母輦
晉太康起居注曰齊王歸蕃詔賜香夜輦一乘
後魏書志曰礼大楼輦輈十二加以玉飾衡輪雕采
與輅同駕牛十二
人曰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階
玄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爲飾者皆亦周爲太皇
后助祭郊廟則乘之
鄴中記曰石虎大駕有金銀輦雲母輦武剛輦数百
乘虎皇后出乘嵩路輦文或玉路輦或朱漆卧輦以
純雲母代紗中外四望皆通徹
又曰石虎少遊獵射轉狀大不復乘馬作獵輦使二
十人檐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唑處轉関床
若射鳥獸宜有所向関隨身而轉
王君内傳曰神人乘三雲之輦
拾遺記曰周穆王馭黄金碧玉之輦後朝至暮而窮
宇宙之内
潘岳藉田賦曰天子御王輦蔭華蓋金銀照曜以炯
晃龍驤騰驤而沛艾

鄒陽上吳王書曰聞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
車相屬轉家流輪千里不絕
救叔云發田出輿入輦命曰　痿之幾機
又云輦道斜交隄池紆曲
曹子建公讌詩云輕輦隨風移
劉公幹公讌詩云輦車飛素質從者盈路傍
丘希範應詔記云輕葦承王輦細草籍龍騎美草輦
從上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車部四

指南車　軺車　畫輪車

四望車　畫雲車　雲母車

通憲車　象車　騾車

犢車　羊車　鹿車

露車　乘輿雜車轅

輪　軌

指南車

崔豹古今注曰指南車起於黃帝之與蚩尤戰涿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野蚩尤作大霧士皆迷路故作指南車
鹵簿令曰指南車駕四馬正道匝一人駕士十四人
皆平巾幘緋衫大口袴
洪範五行傳曰若晉獻公雖與指南車終不奪矣齊
桓公中才矣而指南而悟失之則感管仲桓公指南
車也
崔鴻後趙録曰尚方令解飛機巧言若神妙思奇舛
造指車南就賜爵関内侯
鬼谷子曰肅慎氏献白雉於丈王還恐迷路問周公
作指南車以送之

又曰鄭人之取王也必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
述征記曰去端門百餘步道南得方南北門中有指
南車上有木仙人持信幡車東西人恒指南
左思吴都賦曰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檻檻被練
陽遂四望車借飾過制免官

畫雲車

漢書曰武帝作畫雲車
曹子建洛賦曰六龍儼其齊道載雲車之容裔
雲母車
吴百官名曰刘蜀主得賜雲母車一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書曰惠帝自鄴還洛殿中官屬倫雲母車乃雲母車奉迎晉太康起居注四齊王出鎮詔贈清油雲母犢車傳

傳子曰以雲母飾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賜王公貴臣

通憲車

傳子曰有追鋒車施通憲車憲許偃切

象車

晉諸公讚曰平吳後南越獻馴作大車駕載之黃門鼓吹数十人

晉中朝散大駕鹵薄曰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

駟車

蜀志曰後刘主禪乘駟駟車降鄧艾

晉令曰乘傳曰出使曹叅喪以上耶自表聞聽白朕駟車副使攝事

犢車

釋名曰祥車祥善也善飾之車也犢車是也

謝承後漢書曰頴陽刘翊好賑貧之陳国張孝礼吊翊翊

軺車

釋名曰軺遥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
說之曰軺車小車也
謝承漢書曰許慶字子白家貧爲督郵牛車鄉里號
曰軺車督郵
晉書曰李矩假爲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
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
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駭馬伏發呼聲動山谷遂大
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加矩冠軍將軍軺車幢蓋傳
曰漢世賊人乘軺則貴人
李尤軺車銘曰輪以伐步是舛厥容

畫輪車

晉起車注曰穆帝永和六年皇太后嘗與帝俱出拜
陵尅曰尚書江啓太后乘輪車以輦爲副詔曰故當
乘輦車至建平陵門外易載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畫輪四望車

四望車

魏漢與楊虎書曰今贈足下四望通憲七香車二乘
青牸牛二頭
晉楊秋曰魏舒亡詔曰唯有一息足堪負荷思所以
散其衰懷給陽遂車四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諸公讚曰文淑破虜之後名聞天下當爲東鬼校尉入辭世祖見而惡之恐居邊不信密調監司秦淑師喪值氷寒車毀牛病不能進詡逢之推所乘車強牛與之季礼後知是詡還其車閔門不受

顧譚別傳曰譚時爲太常録尚書事後徒交阯初吳以罪徙者皆收家財入門官及君下獄簿其資又曰太傳王道妻曹氏姑道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之寶上聞而嘉之皆以君財付叔文移

晉書曰武帝賜汝南王亮追鋒皂車犢車

衆妾曹氏知將往焉道恐妾被辱遽令命駕徧遲之以啓執塵道弗之覺但謙之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道大怒

晉令曰百工不得服大絳紫襜音異假髻真珠瑞珥文犀琲蜺越豐以飾路張乘犢車

羊車

釋名曰羊車以羊所駕名車也

晉書曰武帝平吳之後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其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地以引帝車

又曰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異惣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觀者傾都

晉太元起居注曰司隸校尉毅秦軍羊琇私角弩回張文乘羊車請免官罪詔曰羊雖無制非索乘者所可如所奏

鹿車

後漢書曰更始拜趙憙爲五威偏將軍使諸將於昆陽憙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更始敗憙爲赤眉所圍迫憙乃踰屋之走與所有友善韓仲等十人携乃小弱越山阻僅武關仲伯以婦色羨慮強暴者言欲弃之於道憙責怒下聽国以沙塗仲仲婦而載以鹿車身推之或前逢賊或逼略憙輒言其病狀以得免

東觀漢記曰杜林寄隗囂器絡終不降志辱身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至簪高蓆草不倉其粟諸侯所不能友盖伯夷叔齊甘恥食周粟令且從師友之位須開通使順使志林雖拘於置器而於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置器乃聽林特喪東帰既遺而梅追令剌客楊賢於隴底選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歡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　殺

義我雖小人何士因士去
列女傳曰漸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
就少君父孝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
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尊寵習美餚而吾貧賤不
敢當礼妻曰夫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
櫛唯命是從宣笑曰然如是吾志也妻乃悉歸車侍
御服飾更着短衣裳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礼畢提瓶
出汲循行婦道礼節恭備鄉邦稱之宣衰地時為司
隷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永子昱嘗從
容曰問大夫人寧復識艷車時不日先姑有言存之
志安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晉書曰刘伶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
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脉如此
風俗通曰鹿車窄小裁容鹿也或云樂車乘牛馬者
坐軒飲飼達曙今乘此雖為世極然人傳舍偃卧無
憂故曰樂車無牛馬而能行者獨一人所致耳

露車

晉陽秋曰平原幹陰雨則憤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
曰露者宜內也
晉中興書曰王尼洛陽傾覆避亂江夏王澄時為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州刺史見尼欣然厚共給之尼常歎滄海橫流無安處早喪婦正有一息不用居室唯畜露車牛一乘毋行輒取便兒御詣人暮則宿車上無有定處小時鄧卒荊土飢荒居求食不能得乃殺車朱煮之遂父子餓死

晉王公百官志曰蜀刘主得賜霧車七十乘孫主賜霧車三十乘

道與元天公牋曰有霧車一乘輈復推折以犁輈續之左崎右嶇五結切彊弱相負傍行斫輈

乘輿雜車

鹵簿令曰記里曰白鸞鸞旗等三車並駕四馬正道匹各一人駕士各十四人皆平幘緋衫大口袴又曰辟惡車太卜令一人在車執琴前平巾情緋裲襠大口袴皮軒左右金吾隊正一人在車執琴服同太卜其令行正道駕馬數駕士服色人在數儀並同

記里等車

又曰安車四望車並駕四馬駕士各二十四人服同上

又曰羊車駕果下馬一小車十四人並青絲布裙紫碧腰襟青耳屩辮髮

又曰厲車十二乘並駕牛駕士各人人服同記里等車

又曰王鉞車或曰全鉞車在武衛隊正一人在車次豹尾車右武衛隊正一人在車皆執弁朱衣帶並駕三馬駕士各十二人服同上

轅

周礼曰輈人爲軸兩輈車轅也輈有三度圜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唯轅直且無橈也

左傳宣下曰軍行右轅左追辱

又曰改乘轅而北之

又曰公孫閼與顓考叔爭車顓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遂之弗及

又曰師及齊戰于鞌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兩輈縣約汰輈七入者三寸

東觀漢記曰江革母年八十革不欲搖動之常自居轅軛車不用牛馬

晉儀注曰皇后乘油畫雲母安車駕駟馬畫雲母安兩轅

趙書曰後石造衢車千乘轅長三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韓子曰吳起爲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欲攻之不足以徵卒乃取車轅倚於北門外令曰有能徒至南門外者賜上宅民莫之徒也有徒者賜之如令又置一石亦令曰有能徒者賜之徒也有徒者賜之如初民爭徒者之乃令曰明旦攻城有先登者賜之上田上宅民爭上一朝而拔之

夢書曰賈人夢車轅折敗者憂亡遺衣物可以言之轅字去衣故知亡衣物

方言曰楚衛之間轅謂之軸

司馬長卿諫獵書奢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潘正叔迎大駕傳云孤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

輪

釋名曰輪彌綸也周匝之言或曰較言惚入軸中也易曰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無咎

礼曰古者貴賤皆扶杖拜扶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扶闕較而輮音禍車者於是有爵而后扶也記疾人失礼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輪文管作車也

又曰御婦車而壔堶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

周礼曰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之是故察車自輪始察車之道欲其撲音朴厲而徵而至不撲無以

爲免父也

又曰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可以爲轂輻牙也各斬之時以材苦陽則中則中之在陰夏斬之三材具巧者和之九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謂削薄其賤也者侔上下等杼以行澤則是力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弊不數於鑿鑿於轂謂鑿孔也轂謂轂內之鐵也鄭司農云不觸之謂軌亦轍也以輪之厚不雖鑿鑿謂不動於鑿中也玄使其鑿傍動

又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福三十以象日月也

左傳日月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言病吾子忍之殷

梁傳曰晉人與姜戎要而繫之殽尸馬奇輪無歹者

史記曰古封禪爲滿輪惡土石草木

續漢書曰張綱文紀與杜喬等八人受詔行天下號曰八俊七人皆奉命唯綱獨埋曰於洛陽都亭不去也或問之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梁冀等罪京師震悚

莊子曰桓公讀輪扁斲輪釋追鑿問曰公所讀者何言曰聖人之言曰在乎曰已死矣然讀之者古人之糟粕也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有言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耳而不故能

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数在間而不能言有数在諭臣之子子亦不能受之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人與其不能者死年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 今古不同変化異時故宣絶孝

任住
之

張衡思玄賦曰鬼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雲霏ニ兮繞余輪風眇眇兮

張協禊賦曰摧威之族綵綺停鑣華輪方轂集乎長州之浦曜乎洛曲

曹子建七啓飛轉輪

又應制詩云輪不輟軍鸞無廢聲

應吉甫華林曰備言錫命羽蓋朱輪名曰 失名 奚氏

本造後齊飾雍輪以代步屏以從容輪軿并合出入

道同追仁赴義惟礼是恭

梁昭明太子選序曰 直追切 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

軌

礼曰国中以策彗卹勿驅鹿不出軌 仰仰蘇没切勿仰播播摩者没仰播播摩也又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輪

莊子曰軌結子千里之外輪不迹於地

張平子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被音弗于陽濱
張平子東京賦曰同衡律而一軌量齊急舒於寒吳李重與太子牋曰其皆克復旧戚追尋前軌令燭不然
曹子建七啓當軌見藉值足遇路飛軒奄逝遂輪轉謝靈運祖德詩曰秦趙欣來蘇燕魏逢文軌陸士龍荅凡機詩曰衡軌各殊迹帝牛非服箱王僧達荅顏延年詩曰君子聳高駕塵軌賁爲林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車部五

轍軸 轂輻 輞軛 軑軹 轡環 鍊鞅 轑杜 較幰 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轂輻 軛軶 箱轙 缸轄 當蓋 覆答拘心 紲

左傳曰齊師敗績公將馳之曹劌居衛切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既克公問故對曰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遂之

又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特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漢書曰戶牖富人張負其女夫輒死人莫敢娶陳平欲得之負至平家乃負富郭窮巷以席爲門多長者車轍歸謂

子仲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之女

老子曰善行無迹

莊子曰汝不知螳螂怒臂當車轍不知不勝其任也

又曰莊周貸粟于監河侯曰將得邑金貸子三百

周曰有中道而呼者周視車轍中百鮒魚焉子何爲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鈴具魚門中

劉伯倫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万其爲須史日月爲戶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

天席地縱意所如

謝靈運送礼令詩曰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顏延年贈王太常詩曰林閭時晏門巷迴長者轍陸韓卿荅弗朮詩曰駿足忘長坡柴車畏危轍傳武仲舞賦曰或踰埃赴轍霆駭電滅

軸

說文曰軸持輪也周礼曰有三里一者以為媺音美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媺節目也久忍心利謂容也釋名曰軸複也重複非一言也

左傳曰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如齊必殺已故詩以東為願也及因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苦結切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也欲絕追者載葱音窓虛寢於其而逃葱虛軸名追而得之因於齊又以葱虛逃奔遂奔晉適趙氏

史記曰淳于髡曰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不能運方穿

謹書曰臨江閔王榮立為太子廢為臨江王坐侵廟壖地為宮上徵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者涕流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轂

詩曰文茵暢轂駕我騏馬
周禮曰轂也者爲利轉也九輻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陽也者揖音輯理而堅陰也者阭而柔是故以大養其
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蘇音託轂小而長則柞鋤
革切大而頭短則勢音致
又曰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
安
左傳曰楚子欲若敖戟皐許射沐輈以實笠轂
轂梁曰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長轂兵車縣地四馬曰乘
春秋老異郵曰黃池之會滕薛扶轂魯衛恭乘
後漢曰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祖毋師氏能通經
學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礼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
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代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桓譚新論曰楚之郢都車掛轂民摩肩市路相交號
爲朝衣新而暮衣弊
左太冲蜀都賦曰累轂疊跡叛衍相傾
張平子東京賦曰乘軒並
又曰趹轂飛軨
又公讌詩曰神飈接丹轂輕轅隨風移

沈休文餞呂僧珍詩曰持轂二崤道楊旆九河陰

輻

易曰輿說輻夫妻反目（說音脫）

周礼曰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轂輻牙也）

以爲直指也望其輻欲其侳（音消）爾而纖也進而眡（音視）之欲其稍也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輻

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枕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故尤（音岩）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常而殺（音肢）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漦（讀如枯）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矢尽斬車軸而持之

輞

釋名曰輞罔羅也周輸其外

周礼曰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轂輻牙也）

或謂之輞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凡揉（而首切）牙外不廉而内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廉色也挫所也腫庞也）是故規之以眡其圓（音員）也萬（音短）之以眡其匡也

又曰六分其輸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不漆其也者）

軛

續漢書曰吳虎伏軾龍道衡軛
齊書曰吳興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不淂止太守
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礼安民奉佛法為太守到郡
不與神牛着屐上廳事又於廳上入閤斉俄而牛死
葬廟側令呼為李公牛家
韓子曰鄭縣人得車軛不知其名問人曰此車軛也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刑丘軛折為三　雨三日
俄得一人復問對曰此車軛也問之曰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
不休武王召太公而問之曰未為三也天雨三日欲西吾兵也
今又車軛是何衆也遂與問

音處

說名曰　似人履
又曰伏菟在軸上似之也

軺
館

說文曰軺車小車也
軺車駕馬一疋者也
館車舍也

枕

釋名曰枕橫在前若卧床之有枕
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曰車
周礼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祕音必六尺有寸既建

而迤音移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爲軫圍去一以爲式圍五分其軫問以其一爲之軸圍之軫方象地也

軾

周礼曰參分軫圍去一爲式圍叁分式爲去一以爲較圍

釋名曰軾式也式所以敬者

左傳曰齊與魯戰于長勺齊師敗績公將馳也之曹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

又曰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得臣與寓目焉

又曰叔仙舟傳人以投人車折軾晉師乃止

又曰長秋喬如之首眉隱於軾

漢書曰酈生憑軾下齊七十二城

宋玉九辨云倚結軫兮太息涕淫淫兮露軾

箱

方言曰箱謂之緋音裴

詩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通俗文曰車箱曰較音角

風俗通曰車一曰兩相與爲体也原其所以恭車獨

言兩箱轅及輸兩而耦故稱兩耳

轙音蟻宜二音

爾雅曰軨轡謂之轙郭璞曰車軛上環轡所貫

軨音衛

說文曰轄率軸端也杜林說轂鍇也

方言曰車轄齊謂之轆轤

鮑明遠蕪城賦曰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摩

音勵

門撲地歌吹沸天

環

釋名曰游環在休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

無常處

爾雅曰與環謂之捐郭璞曰著車衆環

音工江釭

詩曰游環脅驅

說文曰釭轂之鐵也

方言曰車釭燕齊海岱之間謂之鍋自關而西謂之釭

音戈

音古

續搜神記曰鄭茂病亡殯殮訖未得葬忽然婦及家人夢茂云已未應死偶閉絕耳可開棺出我燒申釭以尉頂頭如言乃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轄

釋名曰轄害也車之急害也

詩曰出宿于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萬牽與轄同

左傳曰諸侯賓至甸設庭燎撲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侍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

漢書曰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開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能去

蔡邕獨斷曰輿之車皆副轄副轄者施轄於外乃服設轄銘曰載馳非轄不行臨政誤教非賢不明

張平子東京賦曰重輪貳軹轊軫交經

潘正叔贈陸機詩曰昊星陳夙駕脂載轄

輖

釋名曰鍊簡也鍊缸軸之間使不相忘

輮胡輮切

釋名曰輮槱也軓指見於轂頭

礼曰叔孫武叔朝見輸人以杖閔轂而輮輸者以是有爵而后讀如前後之後杖也餘其輸事注中

史記曰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學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然而秉意觀色容為務故齊人謂之灰輮

輾者之盛高者矣之不尽猶有餘流言髪之智不尽
如矣輾

當

通俗文曰車當謂箄步軽切箄
郭林宗別傳曰宿仲琰為部從事營柴車駕牛編荆
為當

蓋

周礼曰輸人為蓋達常圜二寸達常蓋斗柱上欲尊
而宇欲卑上近部平者入杠中也上尊而宇卑則吐水是疾而
也隤下庀宇
雷蓋者主為兩設也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敵目也
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統敝敏而馳不隊謂之
国工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蓋方二十人以象星也
方言曰蓋在上如屋舍之復蓋
蔡邕獨断曰乘輿車皆黄蓋者並以黄為裏也
董卓別傳曰卓飌朝迁使光禄宣璠持節拜卓為太
師位諸矦上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
服乘金華青蓋盖兩輸時人號為竿摩車

轑音者

釋名曰轑似弓曲也
說文曰轑蓋弓也淮陽名車穹

周礼曰方鑒廣攸鑒上二枚鑒下四枚方轅鑒深二寸有半庇軹五尺謂庇輸四尺謂庇軫參分方長而捝其一以為尊之蓋之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扛

周礼曰輸人為蓋達常圍三寸捏音楹蓋杠也信其捏圍以為部廣六寸部長二寸捏長倍之四尺者二杠長八尺謂達常川于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尺也

覆笭

釋名曰笭橫在車前在織竹作之空笭笭也

廣雅曰覆笭謂之辟

拘心

廣雅曰從下拘軸也

通俗文曰軸限者謂之拘

較

周礼曰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者一以為較圍

釋名曰其較重卿所乘也

幰 許偃切

通俗文曰張布幰

儀制令曰諸車一品青油繅道幰朱裏絲絡綱三品以上青道幰朱五品以上青偏幰碧裏六品以下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德用幰

鹵簿令曰安車紫油通幰紫油纁朱裏四望車青油通幰青油纁朱絲絡綱后及皇太子車幰並准此

風土記曰周礼川拂拭車一義謂施嚴惟幰

潘岳籍田賦曰徵風生於軽幰纖埃起乎朱輸

潘尼書曰朝從長塗暮揺所集歸雲乘幰浮悽風尋惟入

緧

釋名曰緧道也在後道曰使不得却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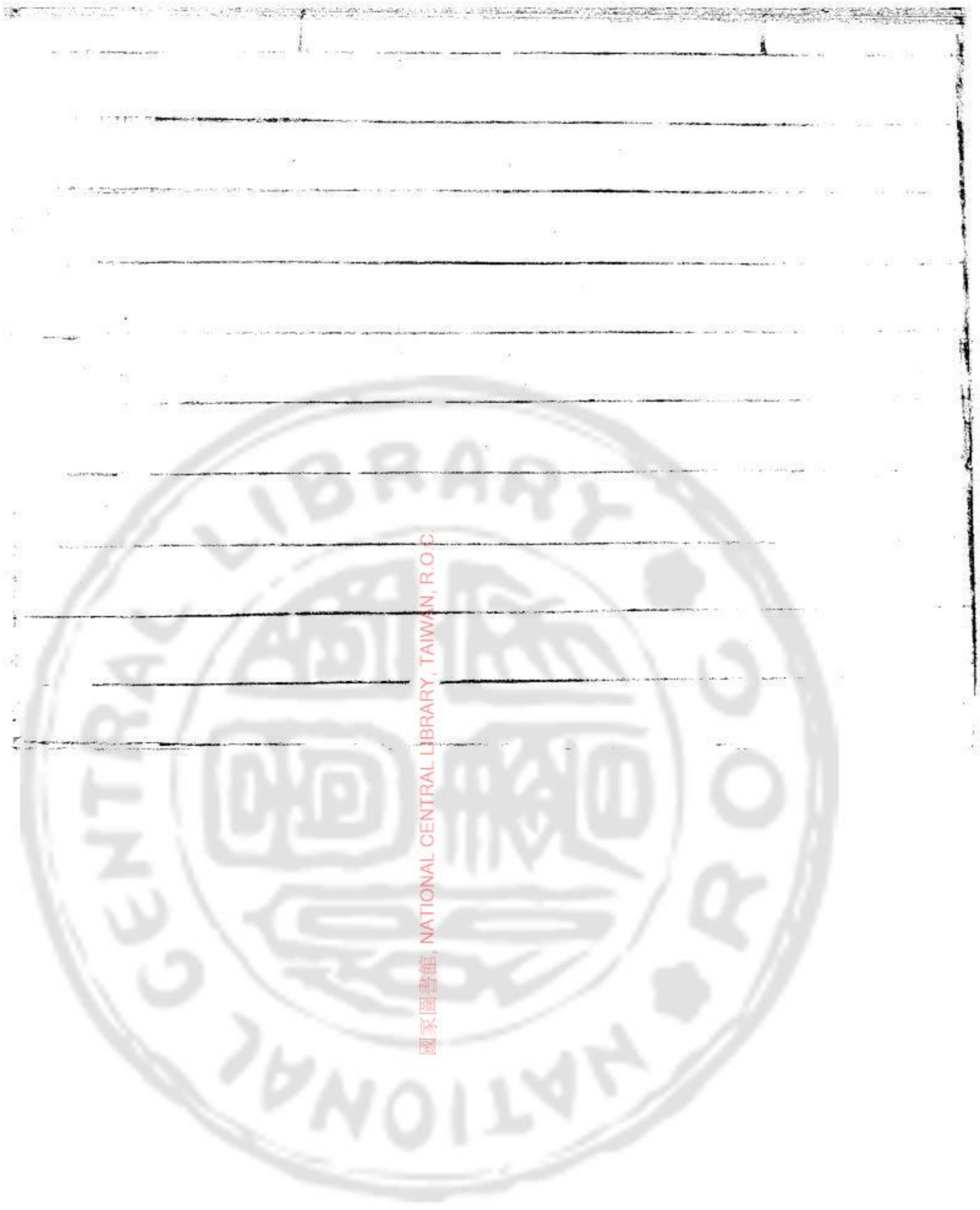
王隱晉書曰山濤爲上書有人題曰閣中有大牛王齊鞅裴揩緧和嶠踖跋不敢休

茵

釋名曰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

詩曰陰靭淖音沃績文茵暢轂駕我騏馬音注

漢書曰邴吉爲丞相馭吏嗜酒數逋蕩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放也常從吉出醉歐丞相車茵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也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復何所容西曹但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茵爾遂不去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七

奉使部一

奉使上

周禮小行人曰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德礼也存覩省聘同臣之礼也又掌邦國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辞凡使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又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

受命也
詩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
騑騑周道逶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又曰皇皇者華遣使臣也送之以礼樂言遠而有
光華也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左傳曰齊使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
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
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礼周礼所
以為本也臣聞之国將亡本必先顛而后枝葉從之
魯不弃周礼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有礼因
重固能重固者因而成之間携乃貳覆昏乱霸王之器也
又曰齊孝公伐北鄙公使展喜搞師使受命于展禽
柳下惠也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
將辱弊邑使下臣搞執事
又曰晉侯及秦伯圍鄭以其無礼於晉且貳於楚也
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孤言於鄭伯曰国危矣若
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
又文下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
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国鎮撫其社稷重之
以大器寡君敢辭玉賓荅曰不腆先君之敝器而使

下臣結二國之好是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
国乎国無陋矣厚賂之
又宣十五年曰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晋
晋侯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晋師悉起将至矣
鄭人囚之而献於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
許之登諸楼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君命楚子将
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而
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
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諆不失利以衛
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義不行兩信不
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也死而成命臣之
禄也寡君有信臣矣臣雖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
歸考城
又曰晋侯使郤克徵會于斉斉頃公惟婦人使觀之
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
能涉河郤克請伐斉晋侯弗許至成公三年衛孫桓
子臧宣叔亦乞師以伐斉晋侯許之
又曰斉叔老爲季武子介自是晋人軽魯弊而益散
其使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国之政將有所国難未歇故邑

晏子曰陳桓子厖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在照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紵故各獻日所貴示損己而不爲彼貨利謂子產曰鄙之執侈難冀將至矣政必及子爲政慎以礼不然鄙国特賂賂謂泊也

又曰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鄙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向曰楚王汰侈後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弊帛慎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礼敬始而思終無不復行而不失儀敬而不失礼道守之以訓詞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国雖汰侈若我何

又曰費楚無極譖太子建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出言於余口入於耳爾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

貳奉初已还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海之亦無及也
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
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奸犯也
論語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又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
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史記曰吳季札之為使北過徐君初好札劒口雖弗
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国未獻還至徐君徐君已死乃
解其寶劒繫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當誰
與乎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皆吾心哉
又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奉楚為琠瑁
簪丹劒室悉以珠飾之春申君三千餘人上客皆鏤
珠以見履趙使大慙
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辨士
居左有常使諸侯時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国王之
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佗魋結箕倨見賈賈因
說佗曰足下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国禍
且及身矣佗蹶迺然起坐謝賈曰生長蛮夷中久殊
失礼義因問賈曰我與蕭何曹參韓信孰
賢賈曰王似賢之復問曰我與皇帝孰賢賈曰皇帝

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
王之業統理中国之人以億記地方萬里居天下之
膏腴人衆車轂萬物殷富以由一家自天地剖泮
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蛮夷嶆嵔嵎山海間
譬若蹏一部王何乃北於蹏佗笑曰吾不起中国故
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漢乃大說至
孝文帝元年詔丞相陳平舉何使南越者平言陸賈
先帝時習使南越乃召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
立爲帝賈至南越王甚怒爲書謝於乃是令下中
国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也皇帝賢天子也
自今已後去帝制黄屋左毒縣賈還執文帝大悦
又曰汉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
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之使
河南失火燒千餘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
屋北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余家
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
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又曰司馬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又多爲發轉漕萬余人用
中發也蜀吏卒千人郎
興法誅其渠而已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

言[illegible]以非上意還報天子乃拜
相如[illegible]之傳因巴蜀弊物以賂
西[illegible]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
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而獻牛酒
又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贅也音女之夫比於子今剩故曰贅婿）
長不滿七尺（[illegible]）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
記曰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
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
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先生笑豈有說
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

酒一盂而呪曰甌窶滿篝（篝籠也音構甌窶猶拉摟也言豐年菓樹易可滿篝）
污邪滿車（行邪下地也則下地田之中有新菜可滿車也）五谷蕃熟穰家
臣見所持者狹而欲者奢奢笑於齊王乃益齎黃金
千鎰白璧雙車馬百駟髡而行至趙趙與之精兵十
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
漢書曰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
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万全隨何曰臣請使
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大宰主之（淮南大宰作內主也）三日不得
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強以漢
為弱使何得見言之而是耶是大王所欲聞言之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城胡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
屬亡卿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後單于死国乱騫
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騫為
人寛信蛮夷愛之騫昌臣在太下時見邛竹杖蜀布
問安得此国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国一名天竺
国在天夏東南数千里人乗象以戦臣度大夏去漢
萬二千里有蜀物其去蜀不遠矣於是漢復事西南
夷騫從大将軍擊匈奴嘗譜知水草處軍須不乏封
博望矣

又曰張騫使至安息王令将二万騎迎於東界東界

至王都数千里北至過数十城人民相屬甚衆使還
即發使來隨欲觀漢廣大以大鳥卵黎軒善眩人獻
於漢及宛西小国皆隨漢使獻見天子
又曰傳介子昭帝使道西城樓蘭嘗邀漢使殺人後
使介子往而讓衣旋謂将軍霍光曰彼王反復不誅
無以懲其惡臣嘗遇之近人易就耳願且彼刺之以
示諸国光曰可矣遂奏介子行其辛乘賫重幣揚
言賜外国而志在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
去至西其介使譯者謂王曰漢使持里重寶行賜
諸国王不來我之西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者還報
王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
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随介子入帳申屏
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忿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
散走介子告諭以王員漢罪天子貴我
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爲王漢兵方至無
兵輒動則戚国以遂持王首而
還詣闕朝廷嘉之封介子爲義陽矣食邑七百戸
又曰蘇武字子卿建次子也少以父任爲郎中武帝
遣以爲中郎将捷持送匈奴使晋在漢者武與副中
郎将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匈奴致弊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送
武等會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候王昆是
耶王姊子與昆耶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朝中及
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相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
及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張勝善私候勝曰
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
弟在漢幸蒙爵賞張勝許之事敗單于欲殺漢使
左伊秩訾曰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
常惠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乃引佩刀自
刺衛律大驚召醫（殹）酉瘡單于乃鑿地為坎置煴火
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氣絶半日復西惠勝
等號哭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愈單于逾欲
降之武不能屈乃幽武大窖中絶飲食天雨雪武臥嚙
雪與毡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
海令牧羊不得食徒野鼠去草實食之杖漢節旄盡
落積五六年昭帝即位與匈奴和親求武匈奴紹言
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夜見漢使教使
謂單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具言武
在北海中大澤牧羊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
視左右大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召武相隨官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等九人帰漢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師拜典属国常
等皆爲郎
又曰鄭吉會稽人累遷衛司馬神爵中王逐王亂
匈奴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於是漢使及迎之日逐
王并口萬二千人隨吉至河曲遂將詣京師吉既破
車師降日逐王威震西城遂護車師以西號故都護
都護之置自吉始焉
又曰陳湯爲人沉勇有大慮多謀策喜其功所過
城邑山川常登望以觀形勢常患位卑權軽不次
肖臆之謀時四方郅支單于常殺漢使侵横諸国
朝廷患之谷吉上書願往諭王遇害乃遣湯與甘延
壽使于西城陽謂延壽曰郅支單于結怨諸夷屈
辱漢使朝廷患之久矣雖然蛮夷無金城湯池之
固堅弩之器思義不行彼可取也若舉屯田吏士
并發烏孫兵直招抵城下彼亡無所保千載之功可
致也延壽然之請湯奏曰不可不如矯詔而奔之延
壽不從會延壽疾卧湯因矯制發城郭諸国兵胡漢
四方余騎置官吏而發也已行延壽聞而驚起上之
湯按劒叱之四曰大衆已集竪子胡敢阻衆耶乃
止疏自劾矯制之狀国分兵憂領赤谷兩道鼓行而

西去單于城三十里止而營單于惟之使人問之曰
漢兵已來湯曰見單于亡国本屈意居故來護單于
耳單于不知意旨猶豫無備因夜進兵圍城遲明拔
之斬郅支單于以歸
又曰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爲郡文學以孝
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議大夫寬饒爲衛司
馬有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
多所迴稱舉貶黜奉使稱旨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
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迕尉處其法半用半
不用以其咬劾故有不公卿貴戚及郡国吏縣使長
安皆恐惧莫敢犯禁京師爲之清平
又曰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関二吏子軍綿軍
問以此何爲使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
西遊終不復傳還至棄繻而去軍後爲謁者使行郡
国建節東出関吏識之曰此使前迺弃繻生也軍
行郡国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八

奉使部二

奉使中

後漢書曰伏湛子陸字伯文少有節操立石當時張步凡弟各擁強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者徐招降張步等五校尉皆降其冬拜隆爲光祿大夫復使於步皆招懷綏緝多附隆帝加其功以此之酈生即拜步東爲　太守劉永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生爵猶與未決陸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令可得爲十万戶矣耳步欲晉隆與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不從乃執隆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扤凶逆雖在困尼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叛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也臣隆得生帰闕庭受誅於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没身寃乎以父母兄弟長累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万国與夫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以其子瓊為中郎

又曰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起超假司馬

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誨多斬首虜而還祖吾匈奴中地名蒲類匈奴中海名在燉煌北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用也後改為鄯善云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鄯善王廣奉迎超礼敬甚備後忽便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其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国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絶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礼敬即廃如令鄯善收收吾

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豹狼食矣爲之柰何官屬皆
曰送匈骸骨令在官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
如虎灾不得虎子當今既獨百夜以火攻虜使彼不
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戚此虜則鄯善破膽
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事議之起怒曰吉凶決於今
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而無所名非壯
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会天火風超
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日見火燃者當鳴大呼
余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從火前後鼓譟
虜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余級衆許人悉燒死明目
乃從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
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
是召鄯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曉告撫慰
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善具上超功効并求
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
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令以起超爲
軍司馬令遂前功
又曰鄯仲字伯師拜越騎校尉使匈奴至北庭虜欲
令拜衆不屈單于大怒不與水火欲脅伏衆挾劒自
誓單于入止

又曰張綱字文紀爲侍御史漢安元年選八使
循行風俗皆嗜舊知明多歷顯位唯綱年少
官資最餘人受命之倍而綱獨埋其車輪於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
軍梁冀弟河南不疑皆蒙外戚之居阿衡之
職不能敷揚五教專務蛇豕而已帝觀雖知
綱言共真然而不忍行用也時廣陵賊張嬰
殺大守擾郡邑乃用綱爲廣陵太守綱至乃
陳示禍福嬰等開門出降綱乃無納離叛使
各得安居部內肅清帝加之賜錢十萬

續漢書曰大使車乘加四駟赤帷持節者重遵
伍伯瑣弩十二人小使車蘭與赤轂赤帷從
騶騎四十人

又曰周舉字宣光順帝時詔八使遣巡風俗皆
選素有威明者拜舉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
栩前貴州刺史馮羨尚書栾巴侍御史張綱兗
州刺史甄遵大尉張使列班普守光祿大夫分
行於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者驛馬
上之墨綬以下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爲百
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興故以手書暢至意足下雍忠誠眷委質是君臣
父子也今乃欲從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
遠背忠信吉凶之決在於今日因欲前刺置酒
起入部勒兵將殺歙徐杖節就車而去
又曰隗囂甚重馬援以為綏德軍時公孫述稱帝
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鄉里相善以為至當握
手迎如平生而述方盛陳陛以衛延援入交拜礼畢
就館更為援製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
廟立舊交之位述鸞旗騶驚澤充車礼甚盛欲
以援封矣食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因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夫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也
何賢之有伊曰以地言尉佗不在弊邑馮弘聞而大
悅還封都亭侯
後漢書曰然鳳字子章代人也拜大王左長使參決
國事常使符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也對曰寬和仁
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弁吞天下之志堅曰
卿輩北人無刚甲利器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兼
弁也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伏驅使若飛主上雄
傑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粮輕重推炎爨
自若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

註曰謂晉曰子騫毋弃底毫耳不如專意東方嘗
乃使奉書送陽接至引見於宣德殿上迎笑謂之
曰卿數返二帝聞見卿使人數心後頓首謝曰當今
之主非曷言是主與公孫述少相善臣
前在蜀述性戮而後進主今遠來陛下何知罪刺客
而聞先知於是主復受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
乃曰天下反覆自益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
郭大度同符高祖乃知晉王自有貢也
又曰郭升述師於長安貢事入西谷關乃慨然歎曰
丹不去秦者皇甫三人皆丹賢能數諫議

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国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数十万見馬一百万疋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餘里北至南山百餘里每歲自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尽鳳還堅厚加贈

又曰朱長生岱人孝文時爲散騎常侍使高車其王阿伏至羅国乃不以礼待長生長生責至羅王既稱臣内附何得口六舟拜而實不拜乃呼出帳令衆中拜至羅慙其臣下大怒乃以兵脅之曰不降則殺長生萬声曰我寧作魏鬼不爲汝臣留三歲乃放還

孝文比之蘇武也

又曰李虔使蕭頴親謂虔曰卿前使還日賦詩云但願長閑暇後復遊遊來果如言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虔荅曰使臣請重賦詩曰宴衍請都中一去永一去何事觀卿此言矣哉頴惘然曰清都可仝似成毛閣

隨書曰許熹字務本高陽北新成人也家有書万卷皆悉遍涉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隨遇文帝伐陳礼成而不獲反命留繫賓館陳亡素服號泣於西陛下藉草三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常侍嘉孟夜哀哭北面立垂涕舟拜受詔明日
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勝左右曰我平陳唯獲此
人既慊其稽君則我誠臣也勑以本官直門下省賜
物千段

唐書曰大歷礼以授歸崇敬倉　郎中兼御史中
丞賜金紫克昂祭冊立新羅使至海中流波濤
迅急舟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避崇
敬曰舟人凡數百我何獨濟遂巡波濤稍息故事使
新羅者至海東多有或所攜資帛而往貨易規利
崇敬一皆絶之東夷稍重其德

又曰殷侑爲童兒力學不念家産長能通統以講
習自娛五経登第通歷伐泓華擢爲大常博士轉
虞部員外郎爲入回紇副使回紇驕倨見漢使盛陳
兵甲與其相不拜欲受漢使礼侑堅立不動宣
命既畢虜使責之云欲留使者行人皆惶怖獨侑
謂虜曰今何可汗是漢家子壻坐受使臣礼是可
汗無礼非使臣無礼也虜憚其言正卒不可敢逼
荆州先德傳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吳與蜀和
遣使張溫字惠恕來修好溫辨好論議鮮能抑之諸
葛亮以禕有俊才宜遣報溫使以禕爲奉信校尉權

時竊尊號意猶豫未決禘爲陳存亡之晝開国建
家之策權甚悅滑稽時知名皆在會並使發異端
之難禘應機輒答坐席稱之由愛是敬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奉使部三

奉使下

三輔故事曰婁敬曰臣願爲高車使者持節往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敬至曰汝本處北海之濱秦乱汝侵其界居中国地今婚姻已成當還汝本牧還我中国地作冊書鉄券曰自海以南冦盜之士是處爲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爲割土盟子然後來還

華陽李創別傳曰創字孟君漢中人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循州郡觀風俗皆徵服單行使者二人當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益州按公舍宿時夏月露坐為出酒與談公仰視問
曰二君發京師寧知二使者何日幷耶二人驚相
視而曰不聞問公何以知之公指星有二使星伺益
部二人知其深明遂共談甚嘉異焉
風俗通曰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車之使采異代方
言還奏之事歲戚祕室
晏子春秋曰晏子使吳稱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
曰臣受命弊邑使於吳王臣述惑入于天子之朝敢
問吳王惡存吳王夫差請見以諸侯之礼
又曰晏子使楚楚王進稠置俎晏子不部而并食王
曰橘去部對曰聞之賜人主者瓜桃不削橘柚不部
臣故不敢部臣非不知
又曰晏子使楚；人為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
使狗国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狗門入也王曰
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三萬戶張袂成帷揮汗成
雨何為無人齊以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主嬰不肖是
故使王耳
又曰晏子聘楚；王知其賢智欲辱之使人縛一人
從殿前過佯問之此何罪左右荅曰此齊人也今犯
盜王謂晏子曰齊国盖盜也晏子荅曰臣聞江南生

橘江北爲楩土地使其使也臣察此人在齊不爲盜
今來楚而盜亦土地使然也楚王大慙
漢雜事曰吳楚七国反齊孝王城守膠西齊南三国
圍齊齊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還報曰堅守此屋三
国圍齊已数重矣無從入三国将與路中大夫盟若
反言漢已破大夫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
兵百万使太尉周並夫擊破吳楚引兵救齊齊必
堅守三国将誅路中大夫
韓詩外傳曰越王句踐使庸稽献民於荊使者越
夷狄之国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越曰王賢人也其
使者亦賢子慎之使者出見庸稽曰冠則得以見庸
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中国則處中国
江海之陂與黿鼉魚爲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
來至上国必曰冠乃得不得如此則大国使適越亦
將剔墨文身剪髮而後得見乎荊王被衣出謝
又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以爲嗣封
太子擊於山中三年不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父忘
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久矣未有所
使倉唐對曰爲之使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
何所好與所嗜曰君嗜晨鳧好北头遂求晨鳧地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倉唐至曰北藩山中之君有北大晨鳧使倉唐
再拜献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大晨鳧也即見使
者文侯曰擊無恙乎倉唐唯唯三問而不對文侯曰
不對何也倉唐曰臣聞諸侯下君既已賜弊邑使得
小侯国不敢對文侯曰中山君無恙乎倉唐曰今
者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君長短若何矣倉
唐曰文諸侯不朝則側者皆人臣也臣無所比之
然則所賜之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
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
晨風文侯曰黍離詩何哉對曰彼黍離彼稷之苗
行邁靡之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
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悲乎曰非敢悲
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何對曰詩云鴥彼晨風鬱
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如何如何忘我豈多此以
忘我者也於是大悅曰欲其知子視其毋欲知其君
視其使中山君豈不賢悪能使其使賢遂廃太子訢
而君中山君以爲嗣
說苑曰秦王以五百地封隃陵君三不愛使虞旦謝
秦王忽然作色謂且曰亦嘗見天子之怒曰乎臣未
嘗見也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且曰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亦嘗見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王曰布衣韋帶之士
怒則解冠徒跣以頭搶地耳何難知且曰此乃庸夫
起視耳布衣之士怒伏尸二人流血伍步即持其匕
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変色跪曰先生就坐
寡人諭矣
又曰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送之誡之曰必如
吾言汪事俱瑟門
又曰齊使淳于髡覘聘楚髡為人形皃短小楚王薄
賦之曰謂之齊無人耶而使子來乎何長也髡對曰
臣無所長要中七尺之劒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
戲子耳冉髡共飲酒
又曰晉楚之君為好會花丘之上宋使人臣晉楚大
夫曰趣以天子礼見吾我将見子使者曰冠雖弊義
居上履雖新義居下周室微諸侯礼未之能易也師
雖昇未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遂以諸侯礼見之
又曰江海之魚齊王享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
王曰江海之魚呑舟国之樹巨公使者王曰昔燕攻
齊遵堆路渡済橋楚雍問擊齊左而虚其有右王昇
絶頭乎杜山公孫羌格死乎龍門欽馬乎滔滴宣王
獲乎聊聊王與太后奔乎莒逃城陽之山此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梧之大小何如矣力渤對曰使者問梧之年即昔荊
州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凡子胥被髮食
於吳闔廬以爲相三年將兵後讎于楚戰勝舉級頭
百万囊馳奔鄭王保於隨師入郢胥行郢都親射宮
臨于王冢宮其墓若此則梧可爲拊也
又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之以辭
王逸子曰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曰周流斷城東
西数万里其中胡貊皆知其習俗得始大荻蒲萄首
宿等
語林曰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刑陋不足雄遠国使
崔季珪代當坐自捉刀床頭座既畢令人問魏王何
如使荅曰魏王信曰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
英雄也魏王聞馳遣殺此使
天文要集曰天鼢星主奉使小而明則使正中也
梁元帝鄭衆論曰漢世御命匈奴困而不辰者二人
而已子卿于漢鼢卧氷伏氷霜仲師固無下拜陽紀
大水況復風生稽落日隕龍堆翰海飛沙皐蘭走
轂豈不酸鼻痛心憶維陽之宮陛眉泣横悲想長安
之城闕直以爲臣之道義不爲生事君之鼢生爲義
尽豈望援幽泉出重伋經長樂抵未央及還望寒亭

來低依候火傍觀上郡側眺雲中雖在以之自隆而
於時之報未重
梁刘孝儀北使還與永豐侯曰足踐寒地身犯朔風
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颻亂辛苦起迄召氫鄉雜種覃
化頗慕中国兵傳李緒之法楼擬衛律所治而毛毛
幕難淹酪漿易厭王程有限時乂反王関射鹿胡
奴乃共歸国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御首葡嘶逼故
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苦隣相労捲握蟹
螯亟覆蝦抚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自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七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

四夷部一

東夷

叙東夷　朝鮮　濊貊

三韓 辰韓弁韓附

叙東夷

尚書堯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東表之地稱嵎夷暘谷日出也 於谷而天一明○又大誥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誥又蔡仲之命曰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成王即政淮夷奄国又叛王歸征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遂殲奄而作成王政為平淮夷徙之徙奄之政矣○又費誓曰魯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開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錯居九州之東郊不開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令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戒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覇察統叙故錯居九州之田秦始皇遂出之

善敦乃甲胄敽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砺乃鋒刃無敢不善

左傳僖下曰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杞无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傳言其夷也

又成公上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厲以我為虞

又襄公六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礼

又定公下曰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兵相揖弥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礼而無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莱人齊所滅莱夷也齊侯徙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莱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俘以兵乱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乱華齊侯聞之遽辟之辟之莱兵也

毛詩云莒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国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将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又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哀撥乱命召公平淮

夷江漢浮浮武夫淈淈也匪安匪遊淮夷秉求

論語子罕曰子欲居九夷（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或曰陋如之何乎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曰君子所居則化）

後漢書王制云東方曰夷者柢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国焉

又曰會稽海外有東鯷人（鯷音連奚切）分為二十餘国又有夷洲及澶州傳曰秦始皇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正此州代代相承有数万家人賤時至會稽市稽東治縣又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州者所在絶遠不可来往

竹書紀年曰后芳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又曰后發即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

又曰仲丁即位于藍夷

白虎通曰夷者蹲也言無礼義

史系曰天監五年册陽南山得死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下平蓋如合焉中得劒一瓮具十数時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裹盛也葬則用之代棺此制度畧小則隨當時矣東夷死則生葬之武帝服博識

臨海水土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

雪霜華木不死四面是山衆山夷所居山頂有越王射
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號為王分畫土地人民各
自別異人皆髡頭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種荆為蕃
鄣土地饒汝既生五谷又豕魚肉男姑子婦男女卧
息共一大床交會之時各不相避能作細布亦作班
文布刻畫其內有文章以為飾好也其地亦出銅鉄
唯用鹿觡矛川戰鬬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鏃刃斧環
貫珠璫飲食不潔取生魚肉雜貯大器中以滷之歷
日月乃啖食之以為上饌呼民人為弥麟如有所召
取大空材十餘以著中庭又以大杆旁舂之聞四五
里如鼓民人聞之皆往馳赴會飲食皆踞相對鑿床
作器如稀槽狀以魚肉腥臊安中十二有五五共食
之以粟為酒木槽貯之用大竹筒長七寸許飲之歌
似大嘩以相娯樂得人頭斫去腦駮其面肉留置骨
取大毛染之以作鬢眉髮編具齒以作口自臨戰鬬
時用之如假面伏此是夷王所服戰得頭着首還於
中庭建一大材高十餘丈以所得頭差次桂之歷年
不下彰示其功又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
就之居與作夫妻同牢而食女以嫁皆梗去前上

又曰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於棧格上似樓狀居處飲食衣服被飾與夷州民相以父母亡死殺大祭之作四方亟以盛屍飲酒歌舞畢仍懸着高山巖石之間不理土中作壚擲也男女悉無孀令安陽羅江縣民是其子孫也皆好猴頭美以菜和中川醒酒雜五肉臛不殳之其俗言寧自負人千石之粟不負頭負人猴頭美臛

朝鮮

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子也）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朝鮮今樂浪郡）武王聞之自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用之封不得無臣礼故於十二祀來朝

史記曰朝鮮賦張晏注曰朝鮮有溫水洌水汕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汕所晏切）

又曰朝鮮王滿燕人也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燕屬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也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王險地名）會孝惠高后時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在外蛮夷毋使侵盜過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旁眞番衆国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弗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又渠終不肯奉詔擿師右曰責讓也音言才笑切何去至界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裨王長名也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幕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

自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山遼東詩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天子為兩將軍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欲降恐兩將詐殺臣令見信節請服遣太子入謝献馬五千疋又餽軍粮人衆万餘持兵將度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也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左將軍破浿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急繫之朝鮮大臣迺陰間人使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天子使濟南

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得從事遂至以郡
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戲下執
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
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韓陶尼谿相參將
軍王唊（師古曰相路一人也韓陶二人也尼谿相參三人也將軍王唊四也唊音頰）相與謀使人
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儉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
已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
諭其民誅成已遂定朝鮮為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漢書地名志曰玄菟樂浪武帝時初置皆朝鮮箴須
句驪蛮夷殷道哀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礼義田
蚕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如淳曰有其四相殺以
當時償殺相傷者以谷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
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
嫁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
信不淫辟其四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
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
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相犯禁寖
多至六十餘條可貫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
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之不行乘桴浮入海
欲居九夷有以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志曰濊貊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万餘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道其後四十餘世朝鮮淮僭號稱王陳勝等起略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東入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魋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為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舊自謂與句麗同種其人性慤愿少嗜慾有廉耻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着曲領男子擊銀花廣數寸以為飾自單單大領川西屬樂浪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川濊貊為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為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其俗同姓不婚妻忌諱每疾病死王輒捐弃舊宅更作新居布麻蚕綿飲食亦有俎豆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豊約嫁娶喪葬之法有似句麗不以珠玉為宝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為儛天又祭虎以為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之名曰責禍殺人者償死寇盜作矛長三丈至戰時數人共持之能步鬬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饒文狗又出葉下馬漢桓時献之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厲勾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八年詣門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人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風俗通曰狛者謹案春秋傳大狛小狛狛者路也薄也不知送往労来無宗廟深盛賦軽薄也

三韓　辰韓　并韓　附

後漢書曰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與樂浪南與倭辰韓在東十有二国其地與濊狛接弁韓在辰韓之南有十二国其有亦與接接凡七十二國大者萬餘戸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十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国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韓之地其諸国王先生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蚕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鶏尾長五尺邑落雑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戸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少網紀国邑雖有主帥不能相制御其葬有無棺槨不知騎乗牛馬不貴金寶錦罽唯重纓珠以綴衣為飾又懸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

魁頭猶科頭也謂川髪榮成科結也

新音計

布袍草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
替戈縋川大木味呼爲健菩用弓矟手槽雖有鬬爭
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竟祭鬼神晝
夜酒食群聚歌舞輒數十人相隨踏地爲節十月農
功畢亦如之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
又立蘇塗蘇塗者似浮浮建大木以縣鈴鼓事鬼神其南近
倭亦有文身者
魏志曰馬韓植靈之未韓獩強盛郡縣不能制民妥
流入韓国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他爲帶
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遣人興兵伐韓獩舊人
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魏京初中明帝遣帶方太
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国臣智
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幘衣下戶詣郡
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部從事吳林川樂浪本統
韓国分割辰韓八国與樂浪
又曰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天島上其人差短小言
語不與韓同皆髮頭如鮮卑但衣襦衣有上無下好
養牛豕乘舡往來市貨韓中矣

辰韓

後漢書曰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韓

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国為邦呉為狐夙為寇行觴相呼皆為徙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祇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蚕桑作繒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礼行者讓路国出鉄濊倭馬韓並従市之凡諸貨易皆以鉄為貨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欵令頭扁皆押之以石（扁音補典切）魏志曰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継辰王不得自立為王其名為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也其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欵死者飛颺其国作屋横累木為之有似牢獄

弁韓

後漢書曰弁辰與辰韓雑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行法嚴峻其国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為衛滿所破乃将其餘種数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為韓王準後滅絶馬韓人復自立為辰王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諟等詣樂浪貢献（廉斯邑名諟音是）帝封蘇馬諟為漢廉斯邑君使属樂浪郡四時韓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乱若干流亡又韓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志曰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於竈皆在戶西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一　四夷部二

東夷二

百濟　夫餘　新羅

百濟

北史曰百濟之国者其先蓋馬韓之属也出自夫餘
王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国于帶方故地
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為東夷強国初以
百姓濟因號百濟其国東極新羅北接高句麗西南
俱限大海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里其都曰居
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
熊津城
又曰百濟国王姓夫餘氏號於羅瑕百姓呼為鞬吉
之言夏並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十六品左
平五人一品達率三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
扞率五品柰率六品已上冠餙銀花將德七品紫帶
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
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左軍十四品
振武十五品卷雲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
常員各有部分其人飲食衣服與高麗略同若朝
并祭祀其冠兩箱加翅戎事則不并謂之礼以兩手
擪地為礼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
為兩道盤於頭上衣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稍
俗重騎射兼愛墳史有鼓角箜篌箏竿篪笛之樂投
壷樗蒲珠揱圍等戲尤尚奕基行宋元嘉歷以建寅
月為歲首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苔量歲豐儉差等
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
倍徵之婦犯姦沒入夫家為婢婚娶之礼略同俗華
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餘親則喪訖除之士田下
濕氣候暖人皆山居有巨栗其五谷雜菓菜蔬及酒

體育縣之禹多同穴鳥鳧鴈
又曰百濟国本大姓有八族以氏燕人劦音協氏貢氏
孝武帝太平真君其俗每四仲月祭天及五帝
之
相立其始祖先曰之南於国城歲四祠之
又曰晉安帝初百濟王餘昌遣使貢方物并上開府
帝方許公百濟王東之歲載松雪至海東諸夷雜
国真私得還往于百濟昌貢送甚厚兰遣使奉表賀
宋元文章善之八年復使長史王茂弘冬獻方物属
真淫虐之政妻請
軍導高麗頭知其事兵侵其
境大業七年帝親征高麗其王餘璋使国智牟來請
軍期帝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彼與相知明年六軍
度遼餘璋亦嚴兵於境声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
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乱使命
遂絶
南史曰晉義照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為使持節都
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宋元嘉二年詔襲
謁者問丘恩子燕副謁者丁敬子往宣旨尉労其後
每歲遣使奉献方物二十七年上表求易林雜占腰
文弩帝並與之梁天監中進號征東大將軍尋為高

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並通二年王餘隆上表稱累破高麗今始與百濟通好更為強国五年隆死詔其以子明為百濟王所都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国之言郡縣其国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宗族分擾之其人形長衣服潔淨其国近倭頗有文身者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參諸夏亦韓之遺俗云中大通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請帽槃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並給之太清三年遣使貢献及至見城郭闕毀並覊慟淨泣矣景怒囚執之景平乃得還国

唐書曰百濟国王所居有東西兩城所置内官曰臣佐平掌宣納事内頭佐平掌庫臧事内法佐平掌礼義事衛士佐平掌宿衛兵事朝廷佐平掌刑獄事兵官佐平掌在外兵馬事其用法叛逆者死籍沒其家殺人者以奴婢三人贖罪官人受財及盜者三陪追贓乃終身禁錮凡諸賦稅及風土所産多與高麗同其王服大袖紫袍青諸賦稅袴烏羅冠金花為飾素皮帶烏革履官人尽緋為衣銀花飾冠庶人不得衣緋紫歲時伏臘同於中国其書籍有五經子史又表疏並依中華之法其国兩南海中有三島其上

出黄漆樹似小櫾而樹大六月取其汁漆器物色如金其光自奪目

又曰武德四年百濟王扶餘璋遣使来献果下馬七年又遣大臣奉表朝貢高祖嘉其誠疑遣使就冊為帶方郡王百濟王自此歳遣朝貢高祖勞撫甚厚因訟高麗閉其道路不許来通中国詔遣朱子奢往和之又與新羅世為讎敵数相侵伐貞觀元年太宗賜其王璽書令即停兵華璋因遣使奉表謝陳雖外稱順命内實相伐如故十一年遣使来朝献鉄甲雕斧太宗優労之賜綵帛錦袍等

又曰貞觀十六年百濟王義慈與兵伐新羅四十餘城又與高麗和親通好謀欲取党項城以絶新羅入朝之道新羅遣使告救請太宗親征高麗百濟懐貳乗虚襲破新羅七城二十二年又破其十餘城数年之中朝貢遂絶高宗嗣位始遣使朝貢六年新羅王金春秋上表稱百濟與高麗靺鞨侵其北界已沒三十餘城顕慶五年命左衛大将軍蘇定方統兵討之大破其国虜義慈及太子隆小王孝演僞将五十八人等送於京師上責而数之其国舊分為五郡統三十七城二百戸七十六萬至是乃以其地分置熊津

馬朝東明等五都督府各統州縣立其酋渠為都督
刺史又縣令命在衛即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撫兵
以鎮之
又曰百濟王義慈事親以孝行聞友于兄弟時人號
海東曾閔又至京數日疾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衛尉
卿特許其舊臣赴哭送就孫皓陳叔寶墓側葬之
夫餘
後漢書曰夫餘国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
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
初北虜槀離国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娠身王遂與殺
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鷄子來降我因以有
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冢宰豕以口氣噓之
不死復徙於馬欄亦如之以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
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
淲音斯水以弓擊水魚鱉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渡
因至餘夫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城冣為平敞土宜五
谷出名馬赤至貂豹大珠如酸棗以員柵為城有宮
室倉庫牢獄其人鹿虎鹿大魚男而謹厚不為寇鈔以
弓矛為兵以大畜名官有馬加馬牛加狗如其邑落
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并爵洗爵揖讓升降

以臘月祭天大會連食歌舞名曰迓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徙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蹏占其吉凶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声不絶其俗用刑嚴急被諸者皆沒其家人爲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溼皆殺之尤惡其婦即殺復尸於山上兄亡妻嫂死則有槨無棺殺人殉葬妻者以百数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預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為建武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報荅之於是使命歲至安帝永初五耳夫餘王始得涉騎七八千人冠幘樂浪殺人傷吏人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桓帝時亦朝貢獻帝時永厲東遼東云

魏志曰夫餘本厲玄菟其俗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死憂月皆用氷有槨無棺停喪五月以久為人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着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国相類漢末公孫度椎張海東威服東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厲遼東時句麗鮮卑強度以夫餘在三慮之間妻以宗室女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頎詣夫餘王倍居遣大加郊

迎供軍粮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谷不熟輒歸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其印文言藏王之即国有故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以也

晋書曰夫餘曰至太康六年為慕容廆所襲破其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武帝以何龕為護東夷校尉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使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国遣督郵賈沈以送之耳後每為廆掠其種人責於中国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夫餘之口自後無聞

新羅

秦書曰符堅建元十八年新羅国王樓寒遣使衛頭献美女国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又曰符堅時新羅国王樓寒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荅曰亦猶中国時代変華名號改易

南史曰新羅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或羅曰斯羅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梁並通二年王姓募名秦始使使隨百濟奉献方物無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内曰啄評五十邑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谷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貴旱文壹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齊旱文壹謁旱文壹斗吉文奇具旱文其冠曰遣
子礼褌曰尉鮮袴曰柯半靴曰沈其拜又行與高麗
相類無文字刻木為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
北史曰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国後
稍分為十二新羅者則其一也或稱魏将毋丘儉討
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国有留者為新羅亦
曰斯盧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属兼有沃沮不
耐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
国初附庸百濟濟征高麗不堪戎役後後相率歸之遂
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加羅国焉

又曰新羅王貞平以隋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文
帝幷貞平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官有七十等
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国次伊天干次迎干破強干次大
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咄洨干次及伏干次
大奈麻干次奈麻干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焉次
小焉次達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国選壯
健者悉入軍烽戍羅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
服略與高麗濟同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群
官其日幷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
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群官詳議定之服色尚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